

中學生文藝

中學生雜誌社編

== 1934年

中
學
生
文
藝
下

中 學 生 社 編 輯
開 明 書 店 發 行

830.8
454
1 民 23 / : 2

目次

做了人家的媳婦.....	徐光霽	一
自己的終身大事.....	憶琴	一〇
作了丈夫.....	一夫	一六
嫂嫂.....	尹玉銘	二〇
天命.....	朱烟影	二四
獻給父親.....	宋毅貞	二五
祖父.....	郭弗述	二九
憶.....	顧影	三二
父親的信.....	李仲善	三六
我的「十六年」.....	薛華民	三九
我.....	實君	四三
我的自白.....	廬廈	四七
全全.....	金桑戈	五〇
給弟弟.....	躍澹	五二



3 0526 3807 3

往事	任由 100
博士	翁開秀 101
死	王傳奇 104
華哥	徐無玄 107
懋與英	張萍 112
小黑子	劉宏詞 115
方先生	王金德 118
分家	周邦霖 123
傷痛的往事	張雨鵬 125
先普子	周定一 126
壽康藥號	鄒平山 131
春天的回憶	蔣學模 135
小蘭	雲雁 136
恐怖之夕	羅象賢 137
三記耳光的故事	白兮 138
回家	張若愚 139

寒假	周名非 一六三
暑假日記	得 更 一七六
暑期日記	楊成瑤 一七六
七點鐘	飛 曦 一七九
旅行黃婆洞記	崔鼎勳 一八〇
香山遊痕	小 友 一八四
頤和園記	詩 遠 二一一
徒步旅行記	羅彥興 二二五
遊蹤	彭 雪 珍 二二八
匡廬片錦	王 繼 善 二三四
廬山紀遊	王 克 讓 二三四
筑滄之間	夏 焜 二四一
廣九綫上	洛 沙 二四六
東湖紀遊	吳 錫 澤 二五〇
夢裏西湖	崔 月 可 二五三
荆門的勝景	陳 特 夫 二五五

冰島	江 鏗 二五七
八大處	修天真 二五九
焦山	陶叔美 二六三
九一八的陽光	尹雪曼 二六五
街市斷片	尹樂湯 二六七
早象鬍影	玉 瓊 二七〇
高塔	張笑冰 二七三
死的笑	忻元錫 二七五
紅葉小談	邵西鎬 二七七
霧裏的校園	胡 虛 二七九
廢園	徐禮章 二八四
葡萄棚	孫家瑛 二八七
秋	馬菊佛 二九〇
初寒	朱基猷 二九一
鷓鴣	方靈晉 二九五
獻詩	楊礪成 二九五

關山月	楊礪成 二六
弔	方慧心 二七
生命之歌	馬芭玲 二九
故鄉	薏 冰 三〇
霧	李塵帆 三〇
長相思	尹鏡岩 三一
你還是走你的	菊 隱 三一
懷思	劉 平 三二
憶	吳有秋 三二
別	王文耕 三三
眞火	王文耕 三三
會過了幾個春天呢	駱文華 三六
秋收	王壹軒 三一
秋江月	陳師穎 三二
奇蹟	陳師穎 三三
賣春婦底心	造 灰 三三

更夫	淺影	三五
縫衣婦	尹鏡岩	三六
挑水夫	白炎	三七
理髮匠	白炎	三七
盲歌者	李芝	三八
大車夫	宏詞	三九
討食女	秋水	四〇
風雨中的難民	丁志道	四〇
父親的手	劉文霖	四二
黃河碼頭	安狂夫	四三
龍蟠山的黃昏	沈寰澄	四三
倦旅	蔚人	四四
遐想	紫衣	三七
心聲	黃華琨	三七
深秋之夜	陶然	三五
黃昏	陶然	三六

秋月	吳小武	三〇
鐘聲	程 錚	三一
在雨後	尹 瑞	三一
夜半	白 浪	三一
眠兒曲	尹 虹	三一
朦朧月下的歌聲(詩劇)	蔣翹	三二
歸家(編幕劇)	陳 訕	三七

做了人家的媳婦

蘇張鄉師 徐光

天亮了。顯露出藍色的天空，真像水晶那麼淨瑩，流泉那麼清淡。誰不說這又是個響晴天。精神上頓然覺得鬆鬆轆轆地。蘭一奶並沒有怎樣地活動，背脊上就覺着熱烘烘地；額頭的汗珠，爬得很癢癢，滾落在褲腰裏。今天是七月十五日，在天臺邊只燒了一炷香，誰說這算喫果啊？

深巷底裏的犬吠，沉重的，幽遠的，嗚嗚地叫着。眠在小磚屋裏的雄鷄喔喔地，高亢的，粗聲的啼起來，趕着趁熱鬧。也像是爲了替主人盡義務似的。大忙的秋天裏，誰也不懶着多睡一忽兒，快起來趕到田裏去鋤地。蘭一公公早已提着荆籃子下田了。

蘭一奶知道老頭子出去了。剩下出嫁兩載的女兒，還沒有起來。在這裏住娘家，起得這樣晚，生怕小花皮動起暴性子來吵鬧，冒冒失失地總沒有好結果。又是多喫少做啦，晚起，還要午睡啦……怪膩煩地。年紀已經老了，蒼蒼的白髮，還要苦心地替女兒擔着憂。她老人家早就說過：要把她花枝，那鍾愛的女兒，嫁給一個唸書的學生，等着做了官，花枝便算是太太的份上，她老人家也跟着去享福。說啥也不能嫁給鄉下的小夥子，一輩子勞勞苦苦地，出力，種田，做得個莊稼漢，到老啃着窩窩頭，活像一條牛。現在蘭一奶總以爲死也瞑目了。女婿是個唸書的，住在城裏。女兒若是嫁了他，夠多麼好！人總誇着說：「我給花枝尋的婆家呀！住在城裏。女婿是個唸書的，白生生地。哈哈……夠多好！」天長了，無論見了誰都是這樣說。老太太們聽了還帶着點高興，年輕點的便覺得太俗道，討厭了。蘭一奶把這事在全



村裏宣揚滿了，連親戚說上沒有不知道的。因此花枝出大門便覺着害羞，往隣居家去的次數便減少了許多。日子飛快地，駁駁地馳去了，花枝嫁到婆家滿了兩年了。蘭一奶再也不說女婿多好啦，見了人說着便氣得罵起來。原來，那婆子是個驕貨，女婿是個會化錢的小鬼，騙錢去唸書，說什麼上濟南愛美中學裏。家裏沒有半畝地，供給不起上學。預備叫媳婦也學着去賣笑，這事多麼丟人呀！當然不能依從着他們。蘭一奶是惱透了的。既然做了人家的媳婦，解除婚約罷！不能說到那裏，也不能這樣辦，咱是正經經的人家。婆家是蘭一奶當家定的婚約，蘭一公公眼看這收場着實也生氣，現在還能埋怨受了媒人的哄騙麼？自己原是甘願的。雖然，女兒哭哭啼啼地，已經到了這步田地，還說什麼呢？蘭一公公趕馬車進城，把女兒叫來鄉下住。小花皮總是嚙嚙嚙地，嚷着糧食不夠喫。花枝捏一把鼻涕，吞一聲淚，裝做啞吧。蘭一奶想到這些，喉嚨裏像嵌着個活塞似的，怪氣悶。忙了一陣，想這，想那，看看天色亮得更分明了。

太陽從村東頭的矮林那邊慢慢地爬上來了，灑下金黃的光，照耀着那小小的沈靜的村莊。光熱漸漸的強烈了，火灼似的。坐在屋裏一股地悶塞，窒息，簡直喘不過氣來。渾身蒸炙得直是流汗。花枝纔起來，在婆家學來了懶睡的壞習慣。蘭一奶對她女兒沒有不滿意的地方，顯然地，對於這種壞習慣，便有些不對勁！

「花枝，你也該透氣些，嫁的人家好罷，壞罷，公公婆子都晒紅屁股起，咱卻比不上！眼前住在鄉裏懶着睡，小花皮固然不認可，作哥哥的，隣居許多人也要說短論長。年輕輕的別家不識趣！」

子！

蘭一奶囑咐着女兒，她把花枝剛喚起來，嘴裏囉囉着許多話，沒喝一口水，嗓子有點沙，像隻苦鴨。

「你的爹，那老頭子從前看中的是你呀！你看，他多擡舉你。」

沉默。

時間拉長了，又是蘭一奶的話頭接上來。

「花枝，你的哥哥，小花皮，他愁得也有理，窮人家在鄉裏過日子可比不得從前了：天旱水災，兵禍匪亂苛稅，雜捐，人多，歉收，糧食喫不夠，年年接連不上，落下了一筆債。這就是說：一座大石頭從頂上壓下來，永沒有直脖子的日期啦！」

沉默。牀頭上聽着老鼠息息索索地咬東西。突然一隻皮毛光澤的小老鼠，滑膩膩地從花枝腳邊溜走了，一脚沒踢着，忙嚷起來：

「娘，小老鼠！花枝用手指着那隻狡猾的黑影兒。「咱的老貓呢？喚來罷？花，花，花……」

花枝這沒有睡過娘的剛二十歲的媳婦兒，始終聽她母親嚙嚙着，回答不出什麼來。找着這一點點的小事情，插來打趣。這樣子滿可洩些兒鬱悶，把緊張的情緒鬆弛一下。

「又這麼說了，還孩子氣哩！做了人家的媳婦啦，能和作閨女時候的嬌兒一樣嗎？……唉！婆子，騙貨。女婿，小混蛋！公公，是不要臉的！」

蘭一奶嘆口氣，翹起腳，拍拍牀沿。

花枝雖說她傻，倒伶俐聰明，苦難磨鍊得她生命力像消失了一半。已經沒有眼淚了，淚泉涸竭了似的，她呆呆的瞪着眼。

在這秋天大忙的季節裏，人們大半都跑到田野裏去了，所以顯得死樣地沉靜。看看天，太陽已升得高高地了。怪熱，淌着汗。

蘭一奶受不住悶騰騰的苦熱。就是那可怕的沉默，也使得她透不過氣來。抹一個臉，吐口唾沫，挽起破布衫袖子。左手牽着衫襟，右手揮着大圓葉的芭蕉扇，坐在門邊槐蔭下的厚木墩上，忽搭忽搭地扇着，覺着很風涼。

這地方真涼爽，真清幽輕快呀！

花枝留在小屋裏燒早飯，蘭一奶心想替女兒攢一把火，剛要站起來，花枝已經搖着油紙扇子，流着滿頭汗走來了。

「坐坐罷。樹底下有點風，涼颯颯地。」

蘭一奶拉過一條三根腿的長凳子，靠着樹根自己坐下來。把木凳讓給花枝。

頭幾天，雨連着只管下，這兩天纔放晴，好鬱蒸呀！

收割田禾的勞累，酷暑的薰蒸，毒炎火灼的太陽，焙炙得小花皮的臉皮黑貼貼地。三花皮十四歲的小伙子，臉蛋兒紫油油地，像塗了一層醬似的。慌慌張張地背着一畚箕亂札札的青草，吐着香噴噴的草腥，跟在哥哥後面。怪可憐地，兩個沒娘的小孫子，雪文二不哼，各人捏着一把鐮刀，跳着橫飛過來。

纏住蘭，奶吵嚷飯，小花皮一把巴把雪文劈倒了，嗚嗚咽咽地哭起來。花枝怪心酸，噙着淚盛飯去。蘭一奶扯起孫子，把小花皮罵走了。

「雜種！你是二十五六的漢子，餓了自然能忍耐點。小孩子割一天草啦，正餓得慌，還能打的麼？好好說哄着他。」

「都是你慣了的。」

「又吵什麼啦？」

蘭公公提着荊籃子，盛着滿滿的荳角兒，從巷口走來了。年紀六十一了，還很硬朗，壯健。見蘭一奶拉着孫子，噉着小花皮憤憤不平的嚙嚙着。小花皮也沒有好氣兒，問一問八成倒是因為閒事。窮人家裏，總像有鬼似的，慳吝着，時常鬪起口角兒。

「別問啦，喫你的飯去罷！孫子長大了，好比竹竿紮深了根，自己有武藝要去罷。受屈，喫苦，也有個到頭。您姑姑呀！唉！算我把她送到火坑裏，苦海裏了！幾個算命的先生都說花枝估的八字，命裏苦。現在死活任命罷！天意如此，人能怎麼着？」

蘭一奶像破嘴苦鴨子似的，對着不懂事的孫子嚙嚙嚙的，說下去，說下去……

「當媳婦的有幾個像您姑姑那樣的？咱這裏幾千年來行下的規矩，有理不能說，受苦那活該壓在火石底下討生活，熬煎煎地到死落個苦壓吧！」

雪文這時候止住了哭，對着蘭一奶默默地呆望着。

「本來，在婆家當媳婦，沒有好過的。雖然，做大人的橫豎不能叫她風流起來。小心的找個婆家，誰知女兒命裏苦呢？還是任命罷，反正做了人家的媳婦，再也不能說旁的什麼啦。有朝一日，天爺爺有眼的。我沒有作過壞事，孩子不會偷過人家……」

槐蔭轉過了屋簷上爬下一片陰影來。

雪文把厚木凳搬到牆角邊，當着風口。秋風也是那麼熱！

開飯了。孩子們帶着歡喜跳到矮桌邊。松花黃的老南瓜，熱蓬蓬的冒煙。圓的黑窩窩頭。怎麼喫呀？雪文拉長了臉，抿一抿嘴。一望着小花皮，那火性子的爹爹，冒了一身汗，只有啞着喫了。

蘭公公慢吞吞地嚼着南瓜，又香又甜。花枝坐在一邊，搖着油紙扇。兩手不時的拭着眼睛，兜着一張苦臉兒，誰能猜透她心中難過的滋味？有婆家不能住，侮辱人哪！

飯喫到半天。

下田忙到黑。太陽落下去了，紅光溶進烏鴉的翅膀裏。農家炊煙四起，黃昏輕輕地從古樹梢頭走過了，送來一陣秋天的晚涼。

七月裏的天氣，白晝酷熱，夜來新涼，人們穿着被露水打溼的破褲子，從田野裏歸來了。道旁的長草，禾穗上，全溼漉漉的，從這裏走過去同涉水一般。這時候，田家的矮桌子，條凳，又搬出來了，這已是晚飯時分。

藍天變成深灰。一剎那，亮晶晶的月兒，蹲在那高樹的枝頭上，靜幽幽的，怪恬淡。——花枝或者以

爲十分的淒涼！

這時候，收拾喫飯的傢伙了，碗筷觸着，叮叮噹噹地。

「嫁給那樣的人家，當爹娘的硬往荒野的火坑裏送，自己的孩子受苦，那是明擺着的。媽那個混賬的，什麼唸書的！」

小花皮不吸煙，只舐舐嘴唇，心裏躁急，氣憤憤地。

「那王八婆子教唆着孩子，和那不相識的野男人……斷子絕孫的小混蛋，愛美中學，幹不起，給咱來兩封信借錢，罵他娘的！」

蘭一奶又噙噙起來。

小孩子蹦蹦的打着鼾。月朗風清，倍覺淒涼！

坐在破蓆上的花枝始終靜默着。偷偷看她兜着一張陰影的臉皮，黯淡極了。從動作裏，拭眼睛，扭鼻涕，便可以看出她的表情來。唔，歎氣了！

睡罷，那裏睡得着，明日的曙光出現了，希望着能夠安靜下去。花枝一夜在心裏盤旋着這個念頭。夜在眼不見的時候溜走了。東方已白，有那麼一點淡淡的霧籠罩着，在情緒上自然又添上了一種的憂鬱，苦悶！

棲在院中的孤零的棗樹上的烏鴉，不知爲了什麼，啞啞地叫了兩聲，撲撲翅膀，忒楞楞地飛去了。——沉向淒慘的漫霧中。這有些不吉利呀！花枝心裏忐忑着。

大家都起來了。秋天忙得沒空兒，照例去下田。

蘭一奶花枝都起得早。蘭一公公不多會兒整回來，持着一封信，雙掛號的，打着大紅印。皺着眉頭，聳一聳肩膀，從腰裏掏出五百大錢，交給送信的人，回去了。媽媽的，自己不認字，我找對門的戌紳去。在路上想着：二花皮當兵打死了，還有誰給來信？女婿，混蛋別瞎想，心裏惶恐着。

啊！天大的禍。小混蛋，向咱要五十塊大洋。放屁，窮人家那裏來的？這不是夢，明明寫着：山東濟南路。口水文台河務局宋誠。姓宋的是那小混蛋。信上稱岳丈。現在又換了地方。媽的，是讀書麼，在流浪。蘭一公公，拍着大腿直叫起來。

「戌紳，五十塊麼？」

「唔。」

「放屁，那裏來的五十塊？連寫三封信，向咱要錢。咱這全家一夥子，死裏逃生，整天餓着肚皮，沒啥喫哩！你娘會賣，去找五十塊。」

「罵吟啦，動這麼大的氣？」

蘭一奶走出來，很驚慌。

「氣媽的不能活啦，沒命啦！」

「你先說個明白。」

「城裏的那個小混蛋，你找的好女婿。雙掛號的信，要咱寄五十塊洋，咱那裏還有命呢！地賣淨罷，

文契交給他。」

蘭一公公大腿都打紅了。那一部絡腮鬍子，亂蓬蓬的直豎起來。臉發青，嘴裏吐着涎沫，像是點點珠瓊，向四外噴射，滾落。又活像烏龍吐珠一般。牆根下臥着的一隻花白老狗，也豎起鼻子聽着。

「閨女咱也不要啦，送她走。死活是他家的媳婦。」

「哎呀！我的娘呵！」

蘭一奶坐在地上嗚嗚地哭起來。

花枝早聽得明白，撇下枯皮，把火塞滅。跑來撲在母親懷裏，號啕的大哭起來。散着髮，吊下鼻涕，誰見了都酸溜溜地。隣居走來相勸，慢慢想法罷。不，不信，不完了麼？

蘭一公公揹起黃銅斗長竹竿煙管，拚命地吸起旱煙來，噴着烏煙。吸透了，把煙斗狠狠地向地上扣，如此便像出了氣似的。

太陽出來了，灑下慘淡的光，還那麼鬱塞着。天色怪晦氣！

「火坑，火坑拚死也得送走。既然做了人家的媳婦，還說什麼說媒的時候，咬死說城裏的唸書的好。看看罷，活該！」

「她命裏苦，那有啥法？命裏注定。」

「聽命罷，一天都不要活啦！」

「嫁了這破家門的人家，那有法唸。」

「娘呀！我也不連累你們。我知道女人生來該受罪的，明知道不想跳火坑，就不該生在你家裏。娘呵！讓我跳下火坑死了罷，便什麼都算完了！」

花枝哭得更悲痛了。

倒霉的天氣，眨一眨眼，烏雲又合縫了。

蘭一公公只跺脚，拍大腿。吸煙，煙斗狠狠地往地下扣。

蘭一奶的嚙嚙截斷了。因此，都覺着像少了什麼。然而，事實上，她張着嘴嗚嗚地哭着。

隣居越來越多了。亂噙噙地。小花皮還沒有下晌。

蘭一公公蹲下去，又站起來。瞧瞧手裏還拿着那封要命的大紅印的信。怒火衝上來，一脚踩在地

上。

的！

「窮人家的閨女攀高，卻是入了火坑來生轉生個富的罷。我並不想富，有錢的是烏龜，該罵。因攪

「花枝走罷，死活算是一生的事。」

她瘋了。擡起頭來，望望衆人，昏過去了。

這小小的村莊，被哭聲震撼得顛簸着，動搖着，落落無着了！

自己的終身大事

新陸師範 憶 琴

在中學生三月號裏，我看到幾篇隨筆，大題目是青年婚姻，寫這些文章的先生們，都坦白地直率地說出了他們各自的意見。

這在我覺得是異常親切有味，比別的一切 high sounding 的文字親切有味得多，因為這是關係我們「終身大事」的討論和參考啊。別的青年也許有同樣的感覺。

我以為對於我們的「終身大事」最妥當的辦法，當然如鄧生先生替他的令郎所訂的那種婚姻，最為妥當；男女雙方是認識的，並已有相當的感情，然後徵求他們本人對於這事的意見，以後，再徵求其家長的意見，這樣，既可避免包辦婚姻之弊，又可避免盲目的自由戀愛之弊，真是再妥當也沒有了。

但是鄧生先生的令郎究屬是幸運的一個：生在好的環境裏，且已有朝夕相伴的相當的對象，終於由別人輕輕的從旁一撮合，事情是完滿地解決了；終成眷屬。但是能夠像鄧生先生令郎那樣幸運的，世上究有多少人呢？我恐怕我雖找不出一個統計來作具體的有力的證明，但以意度之，恐怕為數也不多了。

我就是恰巧和鄧生先生的令郎相反的一個。

我是在幼年時（那時還記得是八歲）就由父母替我定了一個妻。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孩，一些也不知道什麼。當我的母親在我「喫小喜酒」的那一天下午「盤」回來以後，將女家的「玉帖」塞在我胸口的時候，我還是嘻嘻哈哈，跑跑跳跳，和別的孩子一樣，不過心裏稍有些害羞而已。接着，我跟

着許多孩子去看母親把女家盤裹來的「葱薑」種在向陽的東南宅角；我親自看見她用菜刀把它種下去，種好了，仔細的用泥土培養着，心中似乎也有一個小小的波動；但當時的感想如何，現在是無從知道了。

此後我也曾做着種種的幻夢，夢想着將來結婚後的美滿的生活；我也曾把她的姓名和自己的寫在一起，表示我的心目中只有一個她，我把關於她的一切皆擬成理想化，我對她的期望是何等大呵！

老實說，我的妻，在小時候還是很好的；臉雖那麼的黑黑，但人看去很乖巧伶俐，別有一種韻致；然而「黃毛娃頭十八變」又那知到了成年以後，人是變得那麼的愚蠢、暴戾、固執自大……完全與我的理想相左；進一步說，要她具有普通女子的美德也沒有，這未免太使我失望了。

在我十八歲那年的秋天，爲了某種關係，我的母親把她討了來做童養媳。在事前，我也曾與母親竭力爭論，想阻止她不要討她來，但我的母親是一個鄉下的「不字勿識雞腳爪，大字勿識木馬撐」的舊式女人，當然沒有郭生先生那樣開通；而且她的經濟狀況又不允許她這樣做。把兒子背到中學裏讀書，已經背得背脊骨都要斷了；何牙屋已跌跌倒，須得重建，兒子長大成人，須得給「喫大喜酒」——「會項」要理下去各種事情——父親是出外人，喫慣「外口飯」，「腳板頭」向外，不管的——完全婆集在她一人身上，又那裏能允許兒子這樣做呢？就是經濟可能，自己這些錢是自己早起、晏睡、苦喫、苦熬，掙起來的，一個銅鈔折開來真是血筋也有，當然也不會允許她兒子這樣做的。於是我的妻終於

來了。

妻來的那天，除了上述種種她所具有的劣點以外，還加上滿身「黑漆」，耳朵邊、頸部、臂上，這些人家注意到的地方全有，那是母親過後告訴我，這要使我感到如何的痛苦！我是被一個暴雷霹靂倒似的跌在失望的深淵裏了。

家庭裏的融融洩洩的幸福，本來是誰都羨慕的，但自從她來後，便被她擊得粉碎了；陰慘慘地，另外卻置上了一層悲愁的暗雲。母親也會用種種方法：硬嚇、軟騙、苦口婆心地想使我和她和好。但硬嚇，不幸地，我這個不肯子，她雖待我那麼好，她的大恩我雖畢生不能報答；然而爲了這問題，爲了我自己的「終身大事」，我是寧願死在她「棒頭」底下，而決不與之妥協、屈服、軟騙，那我更有理由：「媽，你待好我，我是知道的。但這是我的妻子，我的終身的伴侶；我要和她同居一世的，我終身的幸福完全繫在她身上，當然我應該有我自己的主張。現在我不要，你偏要，那麼，就做了你和父親的媳婦吧。」

實在，母親也是沒有辦法。真的順從了兒子的意向，爲兒子離婚，恐被人家談長論短，沸沸揚揚，面子上不像；自己身輩上又沒有「大腳膀」鬧起事來，更有「地頭鬼」從中作梗，播弄是非，恐怕要用去許多錢。

母親是陷在兒子的終身幸福和自己經濟能力及環境底夾攻中而送了命。她是在六月裏的大熱天，害着慢性腦膜炎死的。在她死後，就在那天晚上，我被父親、伯父、母舅、隣人們強迫着和她結婚；穿着厚厚的蘆蓆花布衫褲，被人牽着在這裏拜幾拜，到那邊拜幾拜，「與拜，與拜」的鬧了一陣，過後便

算正式的夫婦了。也會反抗過，但沒有用；父親是恨不得寢我皮食我肉，纔肯甘休似的，憤怒地罵着我：「我曉得你肚裏搵子長梢木頭哉！像末像，勿像，牽你死人脚上去……」接着，「哼！你倒還想學裏去，勿曉學裏去你勿着格哉！除非我和我的娘一樣的閉眼睛。」我那時想，牽在死人脚上，那倒是不緊要的，死的是自己的母親，爲了我，致使這對她兒子太負責任的母親，鬱鬱而死，這罪過我是不是不能巧言辯解的？我自己是應該牽在她遺體的脚上，聊贖愆尤的。但一想到自己不這樣，將來便沒有繼續求學的希望；一個剛從初中畢業出來的青年，社會上有什麼事情給你做呢？那豈不是死路一條？於是不得不暫時和他們妥協，徐圖別法；因此，就在這死了母親的大悲劇中完成了一齣悲劇的喜劇，那時是十九歲。

自從母親死後到現在，已有四五年了；我結婚到現在，也已有四五年了。在這四五年中，我雖因求學任事，在家的日子不多，然而一到家裏，我感到比李陵答蘇武書中所述他在匈奴的那種苦况，甚且過之。在日間是像仇讎一般，大家含着敵意的過着整整的一天，這種痛苦的生活，使我小小的小靈像刺蝟那麼地緊縮成一團，齊眉之樂，我疑心這是古人掉筆頭造出來的，在事實上是沒有那麼一回事的。一到夜間，大家各自假枕，同牀異夢，這一種痛苦，筆墨是不能描摹它一些輪廓出來的，然而有誰能知道呢！

也會向她提出過離婚，但她起初似有允意，後來卻因爲受人唆使，不願意了。憑你條件讓她提，她也不願意；憑你多方譬解，她還是不願意；不但如此，她更用喫生鴉片尋死覓活的舉動來恫嚇你。

但我對自己「終身大事」的前途，並不灰心。對於她的慚懣，我起先是恐懼的，恐懼着「破身家」；而到現在這慚懣對我的效力卻也就很有限了，因為我想長此遷延下去，苟安下去，就是能「保住身家」也有什麼意思呢。並且，即使萬一有三長兩短，也不是我害死她的，是她自己害死自己的。我已經給一條路與她，並且預備在可能範圍內接受她的條件，她不願走，這只是她的自私；她爲了她自己欲得空虛的名譽和地位，也不願及別人的痛苦，無形中做了壓迫者，不惜蠶食着別人的幸福，使別人的青春荒蕪掉！那麼她是不對的。

我始終相信：一物對一物，每個青年應有他自己合意的配偶，我決不苟且地與一個維繫不住自己的心靈，而且使自己感到劇烈痛苦的女人暫時妥協，造成自己終身的悲劇。

因爲有這一個大刺激，使我不敢自暴自棄，使我不致在茫茫的人生的旅途上「稍息」或暫時「開了小差」；這是我應該感謝她的。本來，在高中師範科讀了年半，因經濟關係被迫輟學了二年的我，終因爲婚姻的絕端不滿意，使我覺得我的 home 並不 sweet。在種種的阻抑下，我拼着一身，不顧了父親的詈罵，也不願親戚隣人的哂笑，更不顧「一進一出」的利害的計算，終於重來讀這高中師範科，現在是快要讀完了。

此後，我預備和她作最後一次的離婚談判，條件在可能範圍內，能接受的盡量接受她。假使她再不願意，那麼，她願意再在我家做個掛名的妻子，不出家的尼姑；她願意再在我家做個有丈夫的寡婦，我父親母親的媳婦；但我做厭了那掛名的丈夫，不出家的和尚，我可做厭了那有妻子的寡漢，無形的

可憐的被壓迫者，我將從此飄泊天涯地角，以四海爲家，而且多看些人間不平事，和種種社會相，這倒也是一大快事。

何況「缺陷的美遠超過完滿的美」！自己對於婚姻這一方面有了缺陷，人生便會變成了一個「藝術的人生」；這些不完全處，也「留有餘情，使在記憶中永保持着回味趣致」，不見得是不幸的吧。

事情還沒有走到最後一步，中間還有些路，還有些光明，所以我還是積極的向前邁進。

作了丈夫

一 夫

這是將舉行學期考試的時候。

瑣獨自坐在仁字五號的寢室裏，他不能預備他底功課，只能呆呆地望着他底凌亂的書桌，未整理的被窩，落滿了塵土的砚池，半死不活的火爐。他願意拋棄他所有的苦悶，所有的惶恐，去預備他底功課，以保持他自入校以來屢次的名列前茅的榮譽。但是他怎麼能夠呢？他疑惑，疑惑他新得到的壓迫不是真的事實。他把剛才撕破的家信，重新一塊一塊地由地下檢起來，再一個字一個字地看下去。呵！他實在不能再疑惑了。因爲那「古曆本月十六日爲汝結婚」以及「汝必得在十四日以前趕回家」等字樣，確確實實地在那信紙上出現。他又翻一翻牆上的日曆，計算着十六與今天只有十天的距離了。他盤算三四日前所發出請求家裏再過一兩年才爲他結婚的信，大概已可到家。他猜想着父

親也許正在罵他的不遵父命，母親也在爲着父親的生氣而憂鬱着。於是，父親底面龐，那個目光灼灼，怒不可遏的臉子，母親底面龐，那個滿臉皺紋，皺紋裏藏着慈愛，同時，又藏着憂鬱的臉子，開始在他底面前搖盪了。他更記起他底哥哥，他底三年前爲着婚事而出逃，近來又因了生活的壓迫而返家，仍與他底原來的妻子勉強維持着夫妻關係的哥哥，在他家裏所處的地位呵！好一個可憐的地位！他知道哥哥現在也是不能幫助他的。因爲他已經幾次來信，勸他底與他同樣命運的弟弟，不要對婚事堅持強硬的態度。他會用「善體堂上好意」以及「維持父子感情」一類的話來誘惑。他也會用「與吾弟求學有直接關係」的話來恫嚇。他也恨他底哥哥了，因爲他沒有以自己所親歷的無愛的結婚的苦悶去予他以同情幫助。不過，他也可憐他，因爲他是個弱者呵！他又估計起他這次的反對會得到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馬上不能念書了，這一定會成爲事實的。」他確切地能夠把握住這個估計。因爲事情曾經如此地演奏過一回：

本年的暑假，一個悶熱的下午，父親請來了兩位家門中的長者，把他叫到跟前，用一種似乎和藹的口吻對他說：

「今天你三爺你大爹都在這裏，也沒有別的事情，就是你底婚事。你說吧，我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們當兒子的，你們就是這樣一個個的來氣我？」說着就把他手裏的旱菸袋往椅子背上沉重地一掛，站起身來，把椅子向後一推，又重行坐下去。臉色馬上變得黑暗而有光，高起嗓子來：

「我簡直叫你們這干子活活地氣死了，噯，我『屎壩牛白受苦』，我還有什麼想頭呢？我現在也顧不得面子了，你哥哥琳，那個忤逆不孝的東西把我氣夠了，他現在在外邊還不曉得幹着什麼勾當，給祖先丟臉，他還不是自作孽？現在你又來了。」

三爺跟大爹看見父親的樣子，連忙搶着說：

「席珍，不要氣，有話慢慢地說。好在他們現在都已經是十七八歲的人了，書也念了七八年，初中快要畢業了，他們總該懂得些人情世故的。」

「你說吧，人家女娃子有什麼地方配不上你？一不是瞎子，二不是跛子。你爲什麼嫌人家……？你也沒有見過人家一面，你知道是好是壞……人家也是大戶人家。論家當不比你娃子壞，該也配得上你娃子。人家底祖父是前清的貢生，大哥，也在外面坐官；我常說這門親要不是早定，現在人家恐怕還不給你呢！拿你還五哩，六哩……呵，你要一個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披起頭髮鬼一樣的，你要自由，你要家庭革命；不行，聽明白，不行，放明白些，你老子不是糊塗蟲……」

「看，你還不跪下？給你爸爸說咯，說你以後不再不聽說了！咯看把你爸爸氣得那樣了！」七十來歲的三爺摸着鬍子，依然呈着泰然的神情，支着他哆嗦的軀幹。

「跪下？你三爺說的你還不聽？」大爹也說話了。他勇敢地分了席珍一部分氣憤。

「他，他們現在講究革命，家庭革命；他給我跪下，我不稀罕他跪……」

「說咯，跪下說咯，教你的話都不會說嗎？」

「跪下說吧，跪下那有你這樣儀的！」大爹離開自己的椅子，把掛在手膀上的旱菸袋掉在地上，捉住瑣底胳膊就往下按，把瑣按到席珍前地上跪着。

瑣，在跪着的瑣，他不能說出一句話來；他只能哭泣；哭得縮成一團。大爹見他跪得不像樣，又捉着他底肩膀往上一提，叫他身子挺直；又往下一按，叫他好好地跪着，叫他說，說他以後聽話，不再反抗父親的婚姻處置了。

但是，瑣，他依然地不能說出一句話來。他只能哭泣，哭泣着想他自己底命運。他底父親是要把他底幸福埋葬起來，把他底痛苦培養起來。他還要他說這是爲他。他要他替他顧全面子。他擡起頭來看父親，眼睛裏冒出火燄，嘴裏很氣地吐着煙霧的父親，他低下頭來，他讓眼淚矇住他底眼珠，隔斷他底視線。他底身子雖然是跪在地上，但是，是漂搖不定的。他願意自己能倒在地上，暈絕過去；但是，沒有他……

「怎麼還不說呢？光哭？那事把你委屈了？」理直氣壯的大爹，有力地樹立在他底身旁。

「說咯，說你以後不反對了咯，這還不會說嗎？以往也還聽說的，怎麼今天這樣。」三爺也有些着急了。

「叫你念書念得到肚子裏去了？白糟蹋我幾百塊錢。好吧，總算我做過了，落得你們這子報應。我也不想怎樣了……你也不要再念書了，念有什麼用？都給我滾，我只當沒有你們，我沒有你們這樣的兒子，我是孤寡。世上孤寡一層，也沒有人笑得了。」父親似乎沒有了氣憤，他底臉上浮着苦笑。他似

乎真的是孤寡了，無掛無礙的。也沒有了恐懼，因為他不再怕別人笑他，他也不再有雄心。

「說咯！說咯！怎麼今天……」大爹依然樹立在旁邊。

「爸爸！……」璜只叫了這樣一聲，但是他又停止住了。他用衣角揩他底眼淚。他想到今後不能再念書了的痛苦，不能再念書，自己原來的滿腹壯志不也都要因之而消滅了嗎？於是他又加勁地哭起來了。

「說你以後聽說，別的不要說。」大爹指導着璜。

「爸爸！本來對於這件事我是知道……」

「不要說那些廢話，你就說你以後一切都聽說不完了嗎？」樹立在旁邊的大爹，顯得無聊地着急了。

「說吧，讓他說吧，看他有什麼委屈，有什麼理由。」父親收了他底苦笑，釘子樣的把他底兩條視線釘在跪在他前面的璜底臉上。

「本來對於這件事，我是知道你老人是為我們當兒子的；不過，爸爸我總以為夫婦的關係不應當看得太簡單了。就是俗話也有過：『請壞了長工，只有一年；接壞了老婆，一輩子』的話。固然，我現在還不見得就是接壞了老婆。但是，誰知道呢？再說，我以為兩夫婦的結合，是必定要彼此都經過很長的時間的認識，一直到彼此都知道彼此有幫助的可能，有需要幫助的必要，於是才有結合的可能，於是才有結合的必要，才有幸福。不然，爸爸，請你老人替我們想想吧：兩個人生來就不會見過面，連長的是

麻是光都不知道，那裏知道彼此的性情呢？假如她是十分怪僻的性情，那以後又如何過日子呢？大哥哥現在不就是這樣嗎……」璜止住了哭泣，用他平常和同學們辯論的語調，一口氣說到這裏。這父親聽來是如何的不入耳。呵，難道這還能辯論嗎？

「啊！你們現在真特別，你們要自由戀愛，你們要……你們要革聖人的命，革老子的命，還叫你們念什麼書呢……我真不知道幾千年都是怎樣過來的……書也不要再念了，念什麼呢？」

「不是，爸爸，不是特別……」他不能再繼續說下去了。他只能仍舊哭泣起來。

「是這樣的，看，璜，你也不要哭了。席珍，你也不必氣得那樣。咱們有話慢慢地說好了，反正今天咱們總要弄個清白的。」這是三爺在說。他開始覺得事情的確不是太簡單的了。大爹，璜底大爹，他裝起一袋菸吸着，仍舊去坐在先坐的那個椅子上。室內的空氣暫時呈着安靜的狀態，除了「息息」的璜底抽咽聲以外，可以說一切都歸於寂靜；寂靜地在期待另一種的現象的到來。璜底母親，她悄悄地立在門外的一旁，她把她整個的五十歲年的老軀，不讓室內的任何人可以看見。她也哭泣，但是沒有聲音，她怕她底璜會和她底琳一樣，被趕出門去，去受別人的凌辱去。她要跑到璜的跟前，抱住他，不要他給他們趕走。但是，她那能夠呢？她不能在叔叔大伯子前拋頭露面，好叫他們罵她老了，老了不守婦道。她躲着，她哭着，她恐懼着。她着急她底兒子爲什麼不趕快說他以後一切都聽說。她終於還是等待着。

「三叔，我說這樣你老人看要得吧。」璜底大爹停止了吸菸，他發現了良好的辦法，向着璜底三

爺這樣地說。

「你說怎樣？」

「璜，他現在也不是三歲搭兩歲，總該知道些好歹，艱難苦楚，問他到底想怎樣再說。」

「那能由得他們？」父親反對他大哥底提議。

「誰說由得他們？我說是叫他說出他到底想怎樣以後再說。」

「現在也沒有別的話說，璜，你就說吧，你是不是我底兒子？」

「爸爸怎麼這樣說……我當然是你老人底兒子……」璜又止住了哭，他覺得悲哀已經逝去

了似的。

「是我底兒子，就得聽我說。」

「……………」

「那麼你到底還想念書不？」

「念書。」

「念書……念書就不能不聽說。不聽說就給我滾。我奴才也當夠了。」

「可是，可是不願意今年就結婚。因為我今年還小，什麼本事也沒有……」

「今年不結婚那年結？」

「再等兩年，等我在高中畢業的時候。那時候我也不過才二十一二歲，也不晚。」

父親一度遲疑以後，應允了。他的高低不平，顏色深褐的五十來年的臉上此刻也泛着光輝，浮着凱旋的微笑。然而，他底所有的勇氣，所有的計劃，怎樣可以使一家人衣食充足成爲祖先的好子孫的計劃，又都重新出現在他底腦際。他叫跪在地下的璜站起來，去給三爺磕頭，給大爹磕頭。三爺及大爹也叫璜給席珍磕頭。於是他們又教給璜許多的話，是念書人應當知道的聖人的遺教：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他們又給璜說：婚姻由父母主持是古之常禮。孟夫子也贊成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實說，一個當父親的都管不了兒子，傳出去是如何的難聽，以後還有什麼臉見人——這一切，璜都聽着，有時爲他們底目光所逼，也間或點一點頭。但是，他也有他底計劃。

璜回到母親的房裏，母親正在作她疲乏後的休息。他看見他蹣跚地走來，眼泡紅紅的，漲漲的，不覺就忘掉了自己的疲乏，拉着璜底膀子，沒有憤恨，只有愛惜地吻他，勸他。她表示她是能爲他而犧牲她底一切的。然而她也表示她是無能，他也明白她的苦衷而予以不言語的原諒。他把頭深埋在她底懷裏，無言地度着一秒一秒的安靜時間。此刻，他是屬於她底了。

於是，這一幕才告了結束。

璜，他不能再想什麼了。因爲失學以後的情形，是黑暗的，是慘淡的。但是他固然不歡迎這黑暗的，這慘淡的生活的到來，但是他對於牠們的到來也不覺怎樣的恐怖。因爲他已經認爲：一個人到社會上來，自脫離母胎以後，一直到死去爲止，這其間的每一分鐘都在和他底困難作着很激烈的鬭爭。這鬭爭的總的過程，就是「人生」。他想，假如一個人生來就不會有過鬭爭，那麼他也就沒有了幸福。這

種人，翻破人類的歷史也找不出的。

「是的，幸福是鬭爭的結果。」他沉重地唱出來這樣一句以後，他去整理他底被窩，他底書桌，他底一切，預備着他底新的鬭爭生活的開始。

「就是這個屋子。」這是學校工友的聲音。

「璜兒！」

璜兒聽見這聲音，這熟悉的聲音，他呆着了。他一手提着被窩的一端，轉過頭來，向着門的這面。他看見進來的是母親。但是她怎麼會跑到這兒來呢？這五六百里的路程？然而她加速度地搖起她底小脚，終於搖到他底跟前。她攔住璜兒底手，她拚命地睜她底眼睛，釘在他底眼睛上，讓視線排成兩個尺來長的平行線。

「璜兒！你不認得我了嗎？你……你怎麼？」她說着就坐在牀沿上，她叫璜兒也坐下，貼着她。他底手依然在她底手裏。她又搖搖他。她另一隻手去梳他底蓬在額前的短髮。

「璜兒！你別難過……」

「媽！」這是璜兒的叫聲。這聲音叫醒了他的積慮。他把頭很快地放在她底腿上，他要用她底多年不穿的兩綾緞衫來堵住他底眼淚的奔放。但是他沒有達到目的，反在她底衣襟上畫了一幅雄壯的圖畫。他底聲音，抽咽的聲音，一點點地緊張，一點點地高揚。他底身子的搖盪，使她失掉了身體的

重心。他底長短不一的抽咽，燃起了她與他的愛火。她彎曲了她底身子，把臉貼在他底後頸。她底眼淚順着他底頸子流到他底兩腮和他底眼淚合流了。

但是她很快地又擡起頭來，措了自己底眼淚，趕走了悲哀；同時又像她不愛他了似的接連地推開他底頭，要他坐起來。

「媽！我真不知道還要你老人這遠……這遠來一趟。」他依然抽咽着。

「這也沒有什麼，省城裏我也沒來過，來開開眼界也不錯。」她顯然是在虛偽，她也知道她是在虛偽，他也知道，她也知道他知道。但是誰也不去管了。

「路上走了幾天，媽？」

「轎夫走不動，要不，昨天就到了，一共六天。」

「住在那裏的？」

「南關得勝棧——走，你三舅也來了，他在棧房裏，你去棧房去。」

他們沒有雇車，爲的是走着可以說些話。她告訴他她本來可以不必來，只是他父親放不下心，日子也逼近了，要她親自來接他回去。她又勸他一些話：什麼遲早總是要接的啦，年齡也不小了啦，人家姑娘大了，這種世道，不放心啦……一類的話。

「那怎麼了，改一下日子不行嗎？再過兩天就考試。不考試還成嗎？我前幾天還寫了封信請求遲緩兩年呢，誰知道就這樣快！我一定不……不回去。」

「璜，你放聽說些呵？你爸爸這兩年的脾氣又大，一點不對就大的小的罵個到頭。我真怕他，我也五十多的人了，你也叫我過幾天快樂的日子，不要活活地氣我咯！跟你大哥一樣，把人幾乎叫他氣死了。」

璜，他不說話，他也不哭泣。他呆呆地一步一步地緊跟在母親的後邊。母親見他不言語，放慢了脚步，於是他們併成一排。他低着頭，就像在數路上的石子的樣兒。他底眼淚，慢慢地湧上眼珠，擠到淚角。但是，不一會，們們又停止了進行；這正是他的對人生的認識，每一分鐘都在和他底困難鬪爭着的認識強壯了起來的證明。她側着臉偷偷地看他，可是不知道怎的，她並不做聲，馬上又恢復了她底勇氣大踏步地走將起來。於是，他又被拋棄在她底後邊了。

「走快點，璜！你三舅在那裏等的會着急。」她說了，她可並不增加她底速度，反倒又停了下來，她與他又重新擺成了一個「一」字形，慢慢地拖着他們底沉重的脚步。

「璜！你還是和我一塊兒回去呵……」她又側着臉去看他，這看，是滿帶着哀求與要挾的氣味兒的。他不做聲，他底頭依然地低着。他底眼淚重新又在他底眼珠上泛起光亮，但不久，牠們又消滅了。

「璜兒！你聽我說呵！不是你還是和我一塊兒回去呵！不回去……日子，你爸爸已經看定了，十六，帖子也都撤出去了。依我，依不得我呵！依我就不這樣急，他們女子不帶也帶了十六七年，再帶幾年又什麼要緊？我這不是沒辦法，如今你爸爸脾氣又大，我也不敢插一句嘴，我真怕他……」

……璜，你聽我說啊！你跟我回去啊！你別學你哥哥樣，你爸爸把他趕走了我真……我洵夠氣了！你不知道嗎？好不容易我才託人把他找回來，託人給你爸爸下話，你該知道吧？……」她邊走邊說，邊說又嘆氣。他明瞭她，她是愛他的，不，她簡直是以她底兒子當作她自己，所以要生活的理由。尤其是他，璜知道：他在她底心坎上佔着最重要的地位，因為她特別愛她底滿兒。他又想起他哥哥出逃以後的她是如何的苦痛。尤其是她聽說他哥哥在外邊冬月間還穿的是單衣服的時候。她求神，她許願心，請神仙把他哥哥找回來，他底父親能夠允許他回來。她又儉着託到蒲鎮去的人給他哥哥帶棉衣去，因為她聽說他哥哥在蒲鎮一個什麼軍隊裏邊。她又留些錢給他，要他哥哥把他作路費回家；回來了先在他三舅那裏，再給她一個信，她好託人給他父親下話。後來，帶衣服的人回來了說沒找到他哥哥，因為隊伍被人家打敗了逃走了。於是，她病了。他記得：先是她要他替她到廟上去燒香，抽籤，許願心；是爲他底哥哥。後來就是他爲她而燒香，抽籤，許願心了。因為她會幾度暈死過去了。待她在他們底嘈雜的叫喊聲裏甦醒了以後，她並不去理她底含着眼淚坐在牀沿上的丈夫，她也不去看立在傍邊橫身哆嗦的璜底大嫂，她只射着她無光而有力的視線在他底臉上。她作出要他近她一點的表示，他把頭送到離她底只有三寸來的距離的地方，把手也送給她。於是，她清楚地復活了。她握住他底手，她流着她底淚。她低聲地慢慢地說：

「璜！我現在只有你了！」說了，她又哭泣。她不理他們底解勸。因為她覺得他們就是所以使她如此的原因。她只貪婪地握着璜底手，她作出不要璜也離開她的樣子，璜他此刻是不願意用言語去解

勸他底母親的；他只把他自己一點一點地接近她。他覺得這就是他底解勸，而且是有力的解勸。他也止住了哭，止住了叫，他只低着頭看着握着他底那個烏筋暴暴的手。他只聽着：

「璜你好好地……我，我是不能離開你的……我是不會死的……」

「如今我離開她嗎？」他想起了這個問題。他想起了這個問題就猶豫了。

「璜，你怎麼不說呢？你跟我回去呀！」她又側着臉望他，眼光也在向他請求答覆，答應她。她跟她回去。他也把眼光移到她底臉上，呀！她底臉上，他不能不又迴避了。

「跟我回去，是吧？」

「好！」這是個小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但是，她聽着了，而且滿足了。

太陽，那冬日不容易見到的太陽，和緩地曬着他們母子。此刻似乎牠也在滿足，在愉快，在爲着他們母子的愛的完成。

「怎麼沒坐車走路？」璜底三舅在一家棧房的門前迎着他們，打頭就是這樣一句。他本來還打算問問璜關於璜底身體，以及學校的事；但是一看見璜底潮潤潤的眼球，紅紅的眼角，漲漲的眼泡皮，他又止住了。他不言語地跟着他們慢慢地向屋裏走去。

「呀！二少爺你好啦？我們來接二少爺的太太，二少爺也坐頂轎吧，人，我們可以在南關裏找；找得着的。」張三，那個璜底隣居臨時充當轎夫的，正坐在門檻上修理草鞋縫，一見璜就很親熱地站起來了說這麼一大套。其餘的兩個轎夫，一個是璜家裏的佃戶，另一個就是長工；他們也依次地問着璜

的好，可是沒有張三大方，他們褐色的臉上，浮着不好意思的雲彩。他們看到張三那種舉動，他們覺得他太放肆了。

「人家要坐轎，還不會找人，要你說。」當璜他們走進裏邊屋子的時候，他們對着張三說。可是張三並不理會他們，他把手上草鞋往屋角落裏一塞，很快地跑到裏邊屋子門上說：

「二少爺！我答應給人家買幾把梳子，我不知道地方；一會兒，請你領我去買。」

璜、底三舅、母親，他們都不說話，也不做事；他們只呆呆地各人坐着各人底椅子。三舅，他不時地看看璜，又看看底母親。

「他怎麼說？他跟我們回去吧？」璜剛走出門不幾步，三舅低聲地問璜底母親。

「回去。」她用着和他同樣高的聲音回答他。臉上也浮着微笑。可是馬上她又收住了，嘆一口氣。「那末，就快點收拾，當買點什麼今天就買，明天就好走。明天就初八了。」

經過了六天的跋涉，他們到達了他們所要回到的地方。這地方，就是別人都稱做「家」的地方。這「家」給與他們的印象是華美的，是快樂的，最低限度也是安適的。但是璜，他卻獨自沒有這個，而且是相反。他奇怪為什麼他底苦悶，他底恐怖，恰恰與着「家」的距離成着反比。他覺得「家」對於他就是「獄」的別稱，最低限度也是個不需要的東西。但是他不敢拒絕他底到來，不，簡直是他底吞蝕。他以為前邊沒有過這樣的一個東西，前面是漫無窮盡的路；於是，他就在他母親的轎子後面跟

着，跟着。

他們到家了。

家裏的人，個個都忙着，也不知道他們在忙些什麼。並且，那個戶們，隣居們，他們也來興高采烈地幫着他們忙。璜可清閒得自在呀！他清閒得去笑。他底哥哥忙碌地摺紅紙，又在紙上寫些「百年偕老」「鸞鳳和鳴」「……」他父親在殷勤地和人商量圓飯席應當用多少菜，過禮應當拿多少對布，多少酒，多少肉；他又在爲催索一筆借款生氣；母親和嫂子也忙着，什麼客鋪蓋還不夠啦，還得請誰到誰家去借啦，還有，還有隣居們，佃戶們，他們也都忘掉了自己還有個「家」，還得爲着牠而做些事情，他們都整天地在這裏趕熱鬧似的，拖腳拖手地跑上跑下——這一切都是他底笑料。

十六，這天終於到來了。於是，這所宮殿式的住宅的每一個地方都充滿了人或什物。看來，使人的呼吸都爲之滯塞。但是璜，他依然地還是那樣，無所期待地期待着，期待着，只是時間的過去。

「新郎新娘真福氣，有這樣個好天氣。」新來的女客們，她們幾乎不約而同地首先就是這樣一句。可是他璜對於這只給以友誼的微笑。

中午的時候到了，到處都起了一陣嘈亂。放不完似的紙炮在院子裏狂暴地發出使人心裂頭暈的叫聲。璜他已經被人給脫去了制服，穿上長衫，馬褂；脫去了籃球鞋，穿上夾得腳痛的自造的緞鞋；在頭上，也加上了一頂綴着紅頂子的緞帽。於是，他被人擁着站在堂屋裏的右方，背向着門。他此刻與其說是難過，毋寧說是失掉了知覺。不過，他也覺得猛然屋子裏發黑，他急速轉過頭去，原來是那僅可以

透進陽光的門上已經塞緊了一個扎彩的囚籠似的東西。

「拜祖宗！作揖，磕頭，磕四個，起來，作揖，磕頭，磕四個……」這樣的聲音從屋的上邊發出。於是，他也就作揖，磕頭，磕四個……他就像在上課間操「兩手叉腰，兩腿撒開……」一樣地隨着舉動。

雖然轉了好幾個方向作揖，磕頭，但是頭終於磕完了；作揖也告了段落。於是，他跟着一個端紅燭臺的向一個布滿了新棹子，新椅子，新這個，新那個等等，充滿了油漆味道的屋子裏走去。他被安排在掛新帳子，鋪新被窩的床的右端坐下。隨即，兩個熱氣騰騰的茶碗被他們端了來，他們又把這兩碗裏盛着的水，互相地倒換了兩下。於是，遞給瓊一碗，另一碗卻遞過床的另一頭去。瓊底眼球本能地跟着那碗轉動；呵！這是個多末好的景緻呀！看，那紅的，綠的，白的，緊緊的一團。不過，等他發覺那不是個景緻，是個也有生命的生物以後，他又本能地把他底眼光轉到另一個方向去。這時候，這小小的屋裏都不知道是些幹什麼的人把牠塞得滿滿的，他們（也有她們）並且用些寸多長的，尺來長的，兩尺多長的傢伙來造些青的，白的煙霧，去填滿他們所留下的空隙。他想一步跳出這個重圍，假如他想一步跳出去的話，也是不可能的事。棹上的兩個閃閃而不安定的燭光，只在拚命地一高一低地一衝一衝。於是，瓊，他只好回到以前整夜失眠以後的混沌情況了。

棹上又增加了一盞煤油燈了。這是時間已經走到晚間的標記。屋子裏的人，數目上又增加了；於是「鬧房」開始了。「三天不論大小」，所以「鬧房」就先由長輩開始。父親，母親，以及大爺，除了三爺，他們也都在座。不過今夜的父親，顯然不和往常一樣，不知是什麼時候他把臉上的尊嚴取消了；

他只微笑着，微笑着。大爹，也很舒適地坐在火盆旁邊的一個矮椅子上。他也不再逼迫着璜給父親跪了。母親呢？母親，她雖然並沒有負擔偵查的任務，但她卻一再地去偷着窺探璜的臉色。但是這，除了璜知道以外又有誰注意到呢？

「媽！我不是丈夫，我是兒子！」璜發覺了他是「丈夫」以後，他掙扎了。他以為「丈夫」是一種罪名。他不理他們所有的鬧房的提議，他只死死地釘着他底母親。

「媽！我不是丈夫，我是兒子！」他只惟一的所有了這個信念。他幾乎要跳到母親的懷裏去，去叫她承認他這個要求。母親呢？母親，只有母親才是他底母親，因為只有她才是明瞭他的。他不能再在這裏支持片刻，他要脫逃，脫逃就是他底解放。

「怎麼？你到那裏去？」母親大約剛走出房門，他決定也要追上去。可是被他底一個堂兄一把拖住了他，他們也都把視線殘忍地集中在他底身上。

「不……不是，我是要去換雙鞋。」這是個多麼聰明的答覆呵！

「格外……」父親顯然又被激動了。

「……這鞋，夾腳。」

「換換換，好，你去換。」停下一會兒，父親又向着鬧房的說：

「這孩子真不懂事。」他願意他們能夠給他底原諒，不去笑他沒有家教。他成功了，他底話奏了效。他也滿意了。

璜跑到母親的房裏，卻並沒有見母親。但是他也並不失望地退轉來，他決計就要留在這屋裏。因為在這屋裏，他會得到快樂，得到幸福，得爲「兒子」。他立着，他呆呆地立着。

「這是那裏來的『息息』的哭的聲音？」他追着聲音找去，他找着了這聲音是母親的聲音！她和衣橫在床上，她把整個的腦袋用被窩去埋着。她是在哭。她爲什麼哭呢？當她發覺是她兒子壓在她底身上以後，她猛勇地擡起頭來。擡起頭來又幹什麼呢？她不幹什麼呵！她只有哭泣，哭泣着，勸她底兒子。她要止住他哭出聲來，但是她是在枉費了！

「媽！我不是丈夫，我是兒子……我是你底兒子……」

「幹什麼？那有你們這一下子不懂事的東西！是你娘死了，你老子死了，哭？」父親，他依然不敢提高了嗓子。

「爸爸！我不是丈夫，我是兒子，我還是兒子呵……」

「他媽的，那有你這樣丟人的東西！你活了十幾歲活了十幾斤……」他把璜一把由他母親懷裏抓過來，丟在地下。

「……我是兒子呵……我不是丈夫……」

「璜！我底璜！你是我底兒子呵！你也是丈夫。是吧？你也是丈夫。」母親要把他由地上牽起來。

「璜！你也是丈夫呵！」她牽起了他，她叮嚀着。

「是嗎？我也是丈夫嗎……」

嫂 嫂

平大高中 尹玉銘

嫂嫂又在暗泣。

暗泣對於嫂嫂在最近是極平常的事；一般人已不去注意她了。然而我卻不能；每次我發現她在哭泣時，脆弱的心裏便生出一種無名的疼痛，臉上遮滿了灰厚的愁雲。

我沒有方法去幫助她安慰她；安慰她只是增加她底苦痛。她也不願使人知道她時常哭泣。如果有人在她哭泣時走進她底屋裏，她會很快地拭去淚痕，強笑着談些閒話。如果問她為什麼哭泣，她又會很巧妙地造些理由回答：

「誰哭來？眼睛有點兒難過，用手揉揉罷了……真的，我這兩隻眼時常發癢，藥也治不好……」

然而，從她微頷的聲音裏，從她苦笑的面孔上，可以看出她底心上，會劃上許多不能消滅的傷痕。嫂嫂實在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人！自幼她便失去了父母，寄居在她底外祖父家裏；幼時和表姊妹們在一起嬉戲，年歲大些便幫着她底外祖母作些針黹和田裏的零碎活計。

年歲漸漸增長，她生成一個美麗溫柔的女孩子，誰不稱讚她呢？聰明，美麗，又是作得一手那樣巧妙的活計！

女孩子長大，家長底事便多了！雖然鄉間人不讓女兒去讀書，也應該替她物色一個丈夫，完成了作家長的一部分重大的任務。

但是多麼困難的事呢？沒有娘的女孩子竟沒有人要！因此，她底外祖父和外祖母一看見聰明美麗的外孫女，便暗暗怨恨自己死去的女兒，不應該那樣早便拋開這可愛的女孩子死去。她自己底幼稚的心靈裏，也許感傷自己底命運吧！——那時，她已經十二三歲大了。

「女孩子沒有老死在家裏的，有女兒還愁找不到婆家……」
一對老夫婦想到外孫女底終身大事，便這樣互相安慰着。

果然女孩兒不會終身老在家裏；她很容易地被她底外祖父替她辦理完了她底終身大事，做了我哥哥底未婚妻。

事實是這樣進行的：父親和她底外祖父閒談，漸漸談到兒女們底婚姻問題，這問題恰巧觸到那個老年人底心病，便向着父親發起牢騷來。

「唉！有兒女的人真是罪孽！像我家底外孫女，竟找不出主來……已經十三四歲了！」
「爲什麼？」父親詫異地問。

「因爲沒有娘！老人有些忿怒了。」
「沒有娘的孩子，難道不是人！」

父親非常同情老人底話，也有些忿怒了。慷慨的氣概，從面上流露出來。以後，姑母做了兩家底媒人，使她成了哥哥底未婚妻。她只十四歲，哥哥年歲和她相等；還是一對

天真的小孩子。

過了兩年哥哥十六歲了。父親很歡喜地帶着他回到鄉間，替他完了婚事，又將他帶回北平來；嫂嫂留在鄉間，侍奉年老的祖父和祖母。

結過婚的哥哥，變得沈默了，臉上的活潑氣象換了一層愁雲。他不再喜歡談話，也不喜歡笑，常常地在沒有人的地方癡思。他不願聽別人談到新嫂嫂；有時人們故意向他打趣，他便含着滿眼淚珠，默默走開。

哥哥漸漸消瘦了，但沒有人去注意他。他常常在母親面前吞吞吐吐地發揮心中的牢騷：「買個梨還要挑揀半天呢……」

淚總是在他底眼裏盪漾；臉似佈着烏雲的天一樣黯淡。

然而沒有人會了解他；每年寒假時，父親還是強迫着他回家。

娶過嫂嫂兩三年後，祖父和祖母相繼逝世，父親便將她接到北平來。

「哥哥多幸福啊，娶這樣美麗的一個嫂嫂……」

第一次看到從鄉間來的嫂嫂，我不禁在心裏暗暗地讚美她。真的，她多麼美麗呀！穿着樸素的布衣，紅潤的笑臉上沒有一點兒脂粉；兩隻黑大的眸子，閃着活潑的光芒……

然而哥哥一眼都不看，悄悄地帶着黯淡的臉兒走了。

哥哥更消瘦了！他每天只躲在學校裏，不肯回家。有時回來，也只苦着臉兒癡坐。小妹向他糾纏，也

不會引出他底笑容。終於，他又帶着一張陰沉的面孔，含淚走去。

兩年來他不會和嫂嫂說過一句話；嫂嫂也不敢接近他，只躲在屋裏暗泣。她底黑大的眸子裏再沒有活潑的光芒了，紅潤的臉兒一天比一天蒼白憔悴。

父親和母親也曾因為哥哥底事憂慮，但他們沒有辦法解決；也用不着去解決；是的，兒總是父母妻的，父母喜歡便可以，縱不喜歡已經妻了，還有什麼辦法？

母親暗暗地請些親友，用些不相干的話去向哥哥勸說，但是那些人也只得到幾聲可怕的冷笑，此後，再沒有人敢去勸他了。

今天，哥哥又帶着憂愁的臉兒回來了。他底臉瘦削得可怕，兩隻深陷的眼睛裏，射出陣陣刺人的寒光。

他仍舊坐在古舊的楠木椅上，癡癡地，不言語也不笑。

我想和他談幾句話，給他一點兒安慰，但看了他底冰冷的臉兒，竟不知怎樣說起。

他立起身來，又要走了。

我鼓着勇氣，輕輕地向他說道：

「哥你來。」

他轉身隨我走到我底寢室裏，無力地坐在床上。

「什麼？」

他用詫異的眼光看着我；我強壓住心跳，努力從喉中擠出幾句話來：

「哥，看你底身體壞成什麼樣子，何必還這樣自尋苦惱？而且嫂嫂也是可憐的人，你竟這樣忍心……」

淚從我眼中流出來，我不能再說下去。

他聽了我底話，面孔立刻變得鐵青；兩眼射出令人可怕的烈火。如果他不是我底哥哥，我早被他嚇跑了，我怕被他將我吞噓！

「妹，你也不了解我——」

他恨恨地說了這樣一句，淚珠隨着湧出來；眼中的怒火被淚澆滅了，臉上可怕的顏色被淚洗淨了。他底瘦削的臉上，充滿了熱情和溫柔，啊！我看見數年前的哥哥了，我覺得他底臉非常可愛，像大雨後的藍天。

「妹，你說我是殘忍嗎？」

他悲切地、溫和地向着我發問，但是沒有等着我回答，他又繼續着說下去：

「是的，我是殘忍，無論對誰我都殘忍，對我自己也是；我底身體就是被我自己戕害的！」

「但是，妹，你知道：從前我並不是這樣，在結婚後——啊，從頭說起罷：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時，便被強迫着結了婚，我不愿意，但是不敢反抗；因為我年幼，另一個原因是祖父和祖母底年齡太大了，我不願使他們傷心。這樣，我便替自己撒下了苦痛的種子！」

「傀儡一樣，被父母玩弄着替我完了終身大事，他們心裏自然歡喜，可是我卻被埋在墳墓中，感到的只是空虛。因為憂鬱，我底身體漸漸瘦弱，我荒廢了我應做的事業。」

「我懦弱，我沒有力量制止我心中的病，恨和憂思！」

「祖父故世，給我一個解放自己的機會，但我失掉了，因為看了白髮的祖母和正在悲哀的姑母。我殘忍，爲了免去別人悲傷，犧牲了我底幸福，失去自己寶貴的青春！」

祖母去世，帶來我底噩運；父親將她帶到北平來了，我不願見她，所以我不敢回家，我便得罪了父母，我失去了家庭中的幸福。

「我沒有力量反抗，我也不願屈服，妹，你以爲我能和他們講理？夢想我現在只有養成我自己底力量，有一天，你可以看見一個非常的風浪，在這牢籠裏掀起來！」

「我知道這樣對待她是不對的，可是，我還有什麼好方法沒有，她相信命運，我卻要創造自己底命運！她可憐，不是我給她的，如果歸罪於我，我失去的青春，失去的快樂誰償還我……」

「妹，不要存一點無用的惻隱之心！別人永不會給你惻隱的……」

我靜靜聽着，像沉入夢中，直到他毫不留戀地走去時，我纔清醒。他最末的幾句話還在我耳邊振盪。

「誰造成這樣的悲劇呢？——父母哥哥嫂嫂……」
我底腦中浮起一片疑雲。

嫂嫂又在暗泣？

我走到她底屋裏，果然她又忙着拭淚。

「嫂，你又哭什麼？」

「誰哭來——」

她又想掩飾，但淚卻像雨一樣地落下來。兩肩一聳一伏地動着，喉嚨裏發出輕微的哭聲。

「嫂，快不要哭了！哭管什麼事？」

我像哄小孩似地要她停止哭泣，我不能安慰她，我怕哭。

她長嘆一聲，漸漸止住淚。她握起我底手，慢慢向我低聲告訴：

「妹，你說我除了哭還有什麼辦法呢？」

「只怨我命薄，自幼沒有父母，現在又遇到一個這樣的丈夫。」

「你底哥哥不愛我，我知道。可是有什麼法子呢？能像一件物件一樣，不喜歡時就棄掉嗎？」

「我沒有得到過他底一點溫情，但是我總期待着，希望他能心回意轉，將來會有幸福的日子降臨。可是現在我失望了，妹，你看這兩年間的情形，我底希望還有沒有實現的那一天？」

她用含着淚的眼望着我，等待我給她一個滿意的回答。

我又陷入沈思，她底話和哥哥底話同時在我耳邊飄盪起來。

終於這件事能得到怎樣的結局呢？——哥哥只是憂鬱，只是向着別人報復，嫂嫂只是忍耐，暗泣。

但他們將要怎樣解決這件事呢？

他們沒有方法，我知道。從今天的談話中，我知道他們沒有方法解決這件事。

誰能解決這個難題呢？

我只默默地想。

「快說，到底能不能？」

她不能再等了。但是我怎樣回答她呢？告訴她沒有希望了嗎？將哥哥底話說給她嗎？不，我不敢，那樣說無異於催她自殺！

「也許能吧！不過你儘每天哭泣有什麼用？」

「唉！你只知這樣說，一個女人除了哭了哭又有什麼方法……」

她又哭了，我不能再安慰她，我怕哭。

只是哭，只是哭！我底淚快要被她哭出來了！

我搖搖她底聳動着的肩，嗚咽地說道：

「好嫂嫂，快不要哭了……」

一九三四，八，二七於北平。

天 命

杭州工學院 朱烟影

本來，叫喚時往往帶着極甜蜜的口吻的「龍困」這名字，現在竟都改爲「阿龍」而更含有恨根的神氣了。這小小的嬰兒啊，什麼是他應得的罪名呢？

做週歲的那天以前，他是家庭中的驕子；生得那麽樣的玲瓏有趣，常常笑嘻嘻地向着任何人，因此任何人都拿他視爲稀有的珍寶一樣，又似乎是一件最可愛的玩具。但是，過了做週歲的那天以後，他便改換了另一種環境；本來受到父母的異常鍾愛的，已奪過了哥哥姊姊們的幸福來了，終於，他的「天命」摧毀了他。

居然還能得到這麼一個最後的小寶貝，他的四十多歲的父親母親真說不出的歡喜，願意一刻不離開他地撫護他。已有的二男一女，父母都覺得這些大孩子是頑石了。

「不知道他的命怎樣呢？」母親還有這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這個極重要的問題。她爲了這，已經不安了許久了，似乎應該早一天解釋去自己的憂疑。

當許多親戚朋友都到來恭賀，看見這週歲的小孩都現出了羨慕的笑容，嘴邊便溜出一串讚美嬰兒的和慶祝嬰兒的父母的喜詞的時候，嬰兒的母親就專差去請城裏最有名的王瞎子來爲這僅有了表面的一半光明的嬰兒推算天命。

母親的心中織着很滿意的幻網：

「龍困的命一定是好的，幾個大的都是福命貴命，龍困應該是更好的！父母不會作過什麼惡事，那裏會生多苦多難的小孩；何況我在生他之前，不是常常做着美麗而幸福的夢嗎？」

這些話，她已和丈夫說過好幾遍了，丈夫也很勤的點頭，她看得出他的內心也同樣地充溢着無限的歡悅。

她還想：

「這真是多末光榮的事啊！在許多親友面前，給他們看見了我們這個可愛的小寶貝的外表之外，還要讓他們聽到小寶貝的大富大貴的命哩！」

然而，王瞎子竟大膽地從他的「鐵口」裏宣佈說：這個嬰兒的命卻極壞極壞，關煞多，并且要討飯終身。

就因了王瞎子的決算，真使他跌進了極壞極壞的命運裏了。

母親是沮喪而忿恨，這個騙人的小傢伙怎麼會闖到她的肚子裏的？又非常懊悔，空費了一整年的注意，不料是爲的一個乞丐。

雖然親友們都對她解嘲王瞎子的謬說，總不能使她滿意；她受不起那種失望的打擊，這惹她憤懣的小傢伙，留他在家裏什麼用呢？父親也覺得有一些不樂，不過究竟不忍心拿小孩拋棄。

因爲見了他就得生氣，母親如何肯親自管育，便將他託付給乳娘，由乳娘去料理一切。

十二歲的大哥，八歲的二哥，先是嫉妬他們新生的弟弟，現在卻得到報復的歡快了。從母親處知道了弟弟原來是將來的討飯的，就是可以加以欺侮的，便隨時在經過他的面前時攆他一下，打他幾拳，含了勝利者的威武。乳娘或許有些保護他的誠意，但對於頑劣的少爺們又無法避免，也只有存

着自己的同情代他難受罷了。大哥更細心地設法教導五歲的三姊，三姊也能夠在高興的時候來打他的臉頰而使他哭了。

斷了乳，乳娘離開他去了，他改歸僕婦陳媽帶領。陳媽事情很忙，只好讓他一個人玩。在日間哥哥姊姊都上學去了，他嘗受着寂寞；哥哥們在家的時候，他笑着去參加他們的一羣，結果又被他們推他摔交。

然而他那裏知道自己的「命」

讀書是有福氣的人的事，乞丐決沒有這樣的權利！他仍然寂寞，被欺侮，在流淚中度他的歲月，度他的幼稚時代。

哥哥們冷淡他，仇視他的情形，刺激了他小小的心靈，他感到了奇怪，想明瞭這個隱謎，便偶然向陳媽問起。

「你不會懂的！」陳媽回答說。

「我懂你說。」

這樣天真的他，而承受着這樣惡劣的待遇，真的他的命太苦了，陳媽心裏想。

「因為你的命不好。」

「什麼叫做命呢？」

「命是天生成的。你不懂這些。」

他真的不懂。天生成的命不好，所以哥哥們不肯同我玩，他想，大概是如此的。但是他們怎麼知道我的命不好呢？他又疑惑起來。他們難道都是好命嗎？天生成的命，又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看到哥哥們上學校，看到他們有好看的圖畫的書本，他意識到讀書一定是很有趣的罷，於是又問陳媽：

「我幾時也去讀書了？像大哥他們。」

「再歇幾年。」果然已達到入學的年齡了，然而他這個希望會實現嗎？陳媽知道，但不得不騙他。一年一年地過去，十三歲的時候，他被父親送進了一家洋貨店去做小學徒。

對於親愛的父母，他感到的祇是生疏、懼怕，他不會得到他們的慈愛；雖然明瞭父母子女間的關係，像自己家庭中其餘的人所表現的親熱情形，他也祇是奇異、懷疑。他覺得保護他的，除了陳媽就沒有別人了。

前一天，難得同他說話的父親，把他叫去對他說：

「明天，我要送你到後街上源泰祥洋貨店裏學生意去了，以後，你就住在店裏。你在店裏要好好做事，不能時常回來。」

作了久時的求學的夢，他知道現在是醒的時候了。但是他還不相信這是不可能的事，命不好，和讀書也有關係嗎？難道又是命不准我讀書嗎？他想向父親提出要求，可是不敢說；至少，父親應該爲他解釋這個理由，他又想，可是也不敢問。終於將這件事留到晚上和陳媽談。

「能夠有學生意的地方，很好！你只要肯用心學，將來不一定……」陳媽說，拿「做乞丐」的意見翦住了。

「我總要像大哥他們一樣的讀書啊！」

陳媽便安慰他，讀書和學生意差不多好，在學生意的時候，同時自己也可以設法認字的。她並不知道他的心中塞着什麼苦悶，所以沒有把另外的話告訴他，還恐怕說到乞丐的事使他更傷心。

「那末，究竟爲什麼不許我讀書呢？」

「因爲命不好。」

這樣簡單的話，現在是不能使他滿足的了，疑慮懷在他胸中，再不能忍耐了。

「命是什麼東西呢？現在我能夠懂了，你一定要告訴我！」

忽然地，她轉念到了激勵這一方面，於是帶着笑把一切都告訴給他聽：

「命是天生成的。天生成的命我們怎麼會知道呢？是街上的瞎子能夠算得出來。你的命不好，就是瞎子說的，說你將來要苦到討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你的哥哥們都不肯同你玩，你的爸爸媽媽也不疼愛你，書也不肯給你讀。但是……」

「瞎子的算命，一定是準的嗎？」他趕快截斷了陳媽的話，不服氣似地問。

「不當然是不準的，沒有道理的不過有些人卻也瞎相信他。譬如瞎子說你懶人多，但是你從小到現在沒有生過大病，你再想，如果你好好地學生意，好好地認字，一點壞事都不做，無緣無故會討飯

嗎？

他很注意地聽陳媽講，對她的話非常感動；他明白了自己的命以後，把拳頭向桌上一擡，表示堅決地說：

「好，陳媽我一定照你的話做，好好地學生意，好好地認字，看我將來是不是討飯的！」他便撲到陳媽的懷中；他覺得她是關心他，鍾愛他的唯一的人，他感激得流出了眼淚。

這個年老的慈祥的婦人同樣地流着淚，她是歡喜他有偉大的心。

在月光中，她吻着他的頭髮，額角，臉頰。

第二天，他便帶着一肩簡單的行李，被父親陪着進了那家洋貨店。父親教他拜過師傅，約略和他師傅談了幾句話，就似乎毫不顧恤地爽然地離開他了。

以後，他很安心地做着學徒所應做的瑣事。

師傅並不凶，在他看來和陳媽一樣的和藹，這影像給予他的壯志以極大的幫助。爲了報答師傅的恩惠，他愈加勤懇地工作。

店裏的夥友們除需要他偶然做些私事以外，待他也不苛刻；他的有禮貌和聰慧，都足以使他們發生親愛。

有二位師兄，最初卻時時要用長者的威嚴呵嗎他，然而在他也不以爲痛苦。而他的寬大的胸懷，磊落的態度，不久反感化了他們，他們又受着師傅和夥友的責罰和指導，和他成了親蜜的手足。

因了他是這樣努力的原故，任何人都願意親近這一位可愛的小朋友，所以他的詢問，都能得到滿意的答復；在這樣環境中，更養成了他的靈敏，增進了他的思想，絕不覺得學徒生活的辛勞，所得的知識，他還以為是太多了呢。

進店四個月後，附近有一所民衆夜校設立，他獲得師傅的允許，又成就了他的願望去求學了。

有時候，他免不了思念起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固然不曾給予他半分的慈愛，可是他的長成，卻還是有賴於這個家庭，他想不到這一點，所以他並不因為父母不愛他而就怨恨他們；父母是迷信了無根據的瞎子的話，也不是他們的本心，不是有意地仇棄他，所以他不能像他們那樣不關心，他常常思念着他們。

他又很想不時可以回家去，去望望父母，哥哥和姊姊們，以及陳媽，將自己從生活中所得來的經驗、趣味、思想等等報告他們，同時請他們瞭解他的意志，希望能恢復天倫的感情。但是，父親不明明說過不要回去的嗎？他要到家裏去，是出於懷念父母，然而卻是違反父親的教訓，他們怕要不快樂，罷聽明人是不忍這未做的，他只有忍耐着等待機會。

光陰不留情地逝去，實際上的變化，他的進步和天命所定正是相反。現在，他已經度滿學徒的限期了；因為自愛，無論對於職業或普通方面的各種知識，差不多都很豐富，雖然他的年齡只有十六歲，也因為這樣勤學的小孩不很多見，經理特別優待他，鼓勵他，早存着收為自己的助手的意慮，處處給與他許多便宜。當然，現在應算作夥友了，開了每月四元錢的月薪。

真的，這三年之內，他不會回家過一次。有幾次上街，經過自己的家門口，涵湧的熱情幾乎要迫逼他的脚步跨了進去，但終於屢屢拿自己的天命和父親的訓言來遏止住了。

今天，他認為是一個應該返家的時期了，學徒的生活已告了結束。這在自己是生命史中的重要事件，那末當然要去向父母報告，讓他們歡喜的。

生命的延長，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才終止，這一段短短的過程，他不能就確定了自己已經戰敗了天命，所以他恐懼着，也許他的父母兄長仍然迷信着那瞎子的荒謬，雖然他自信着自己的毅力。

剛是星期日，二哥和姊姊都在家。他們已都作了中學生，不再是孩子了。他猜度：哥哥們從幼時到現在，一直受着學校的新教育，對於渺茫無稽的天命大概不會再信仰了罷。

二哥躺在廊下藤椅上看小說，一壁呼着香烟，他哥哥的生活和他自己的相對照，顯然的他是太不幸了，可是他並沒有羨慕或悲哀的情緒。

「二哥」他微笑地叫。

這聲波不會沒有傳進二哥的耳官，然而二哥不答應他，他再走近幾步去喊二哥，不料二哥回頭來睜大眼睛對他說：

「走開些，把我的光線阻礙了！」說完就回復了原來的狀態。

失望了他的恐懼果然實現了，誰說這一位中學生有新的頭腦呢？不必再加爭辯，爭辯也不會把二哥的夢喚醒的，免惹他發怒，還是走開罷。

在甬道裏遇着陳媽。他和陳媽會會見過好多次，自他進店以後，或是在街上，或是她來買東西。

「龍少爺，你怎麼……」她見他的頭低着，彷彿是不愉快的神氣，她有些喫驚。

他還沒有看見她，聽到她的聲音，抬起頭見是陳媽，才笑了。他便把自己的好消息告訴她；他又告訴她剛才受二哥厭惡的情形，陳媽安慰他說：

「這也是沒法的事，你反正不靠他們扶持，只要對得起自己就是了，他們不收你的好意有甚麼要緊呢？你媽媽恐怕也仍舊不歡迎你的，不過你去見見到也是應當。」

他就去望他母親。母親在房裏，和他三姊在談話。他跑進去很恭敬地向母親鞠躬，叫一聲媽媽，也叫一聲三姊。

母親像蚊鳴一樣地答應了。三姊沒有理他，祇願向母親說：

「媽，昨夜才做得真好哩！貴妃醉酒，可惜媽你沒有去看。」

立在旁邊，酸苦從他的心之深處泛溢着，他忍住了，裝出微笑說：

「媽，我滿師了。我在店裏，師傅他們待我都很好。以後，師傅說我有四元錢一月的薪水了。」

母女倆的談話是停止着，似乎在聽他講。他講完了，希望她們會有什麼話問他罷。那末，他便從此可以鑽入慈母的懷抱中了。

「後園的菊花開得很好看了，我陪媽看看去。」三姊說的是這樣一句。

誰料到，他又被冷淡和漠視所圍攻。三姊扶着母親從他身邊走過去了，他不能再容留在此地，便

像罪犯般慚慚地退了出來。

這時候，他忿怒極了，他認為母親他們的對他冷淡，就是一種侮辱；自己也是母親親生的，為什麼那樣地受到歧視？命不好，這種迷信是早打倒了，爲了迷信而虐待兒子和弟弟，簡直有罪啊！他懷着奮激的心情，預備至少要責罵他們幾句，使他們悔悟。

獨立在客堂內沉思，由忿怒而變成哀感，又漸漸變成了諒解。他既然愛他們，也希望他們愛他，他就不忍更觸起他們的不安了。

正要回店去時，父親從外面進來了。他向父親鞠躬，將滿師了的話稟告父親。

「很好，我非常歡喜！以後望你繼續努力，不要自棄！」父親到底最明白，很溫和地說。他又把在民衆夜校讀過書，現在在自修的話詳細說了。最後，又說：

「自然，我總想報答爸爸的爸爸，不過媽媽和哥哥永遠看我是一個討飯的，我覺得很難過，想請爸爸代我懇求他們不要再厭惡我。」

「也不必難過，我會同他們講。」

總算不是完全的失望，他從父親那裏取得了熱情；父親已看出他是一個耐勞任怨的好孩子而改變了態度，這也就是他和天命相搏戰的第一次勝利。

二年以後，父親勸化的效力還沒有表現，他正在渴待着；突然，他父親竟病重了！

陳媽來通知父親病重，要他回家的時候，並且說了幾句簡單的他父親得病的原由：他大哥因曠

課過多，在暑假裏被學校開除了，事後又得到一位親戚函告，說大哥在那邊差不多每晚都在跳舞場胡混，據聞在某人處已負有一筆很大的借款；同時，他二哥也和女同學戀愛成功，要向父親索取一千元錢爲訂婚費；可憐的老父親，就被這兩件事刺激而病了，病得很厲害。

到了父親牀前，見父親氣喘咳嗽，顯得呼吸異常地困難，憔悴，枯瘦，全不像康健時候的父親了。他俯下去輕輕地叫了兩聲，父親睜開那雙深凹的眼瞳，看見了他，現出淡淡的笑容。

「你來了，龍兒，我就快死了！但是，我沒有做好，爲你的事情，你不要……」父親斷續地說。

「爸爸，不要想這些啊！靜靜地息養着，爸爸的病就會好的！」

「只有你，才有志氣。近來，店事怎麼樣？我，我是沒有希望了！唉，那裏……你大哥，二哥，全是可惡的，下流的，不用去顧着，也算，你幸福……我，有，有，我可以……」父親一忽兒憤激，一忽兒稍稍寧靜；但喘嗽得很厲害，不能再說下去。

母親和三姊本來都坐在父親牀邊，但始終不會對他講過話，他的稱呼禮也不被接受。她們常用含有不平和鄙夷的眼光投給他，裝着監視的態度。這時候母親似乎不能夠再耐了，像攻擊敵人一樣地向他說：

「爸爸在生病，你多說什麼呢？害他更加喫力！」

「我要他同我談天！」父親也起了反感，大聲地嚷。

爲了自己而使父親受氣，他的心又不安起來，安慰了父親幾句，然後無可奈何地向父親告別：

「明天再來望爸爸，現在我去了。」

在兒子，怕父親爲了愛他而反發生不幸，所以不會把在家伏侍父親的意思實現；在父親，也恐怕兒子爲了他的愛而受苦，所以不願叫兒子伏侍。就是這樣地，這父子倆永別了！

第二天，他正想再回家去望望父親，又由陳媽送來了悲慘的消息：昨天晚上，他的父母二人大大地爭鬧了一場，父親痛罵她無理的壓迫兒子，母親卻嘲笑他老糊塗，因此，他父親顛狂了一夜之後斷了氣。

他的神志昏迷了，淚水像泉流似地湧出。跟陳媽到了家裏，便哭倒在父親的屍身邊。送過父親的葬禮，他母親和哥哥們送給他一番最後的決絕的言辭：

「阿龍我們都是不要見你的，此後，你無須和我們發生關係了！有一百元錢，是你爸爸的遺產，送給你拿去。」

「媽媽，你們爲什麼不要見我呢？無論如何，請求你們不要當陌路人看待我！」他用極熱烈的，極誠懇的話向母親請求。

「我們不願意看見你就是了！」大哥說。這位大哥，現在的思想並非是迷信了，卻是真的不願意看這樣誠篤的弟弟，以及預防他加入了家庭，以後對自己有害。

「不希望得父親的遺產，我只希望要媽媽和哥哥們的精神上的賞賜，使我不孤獨，不痛苦。」可是，隨便怎麼說，他終於得不到同情；於是錢也不拿，帶着淒情遠離了母兄。他不十分咒恨他們，

他祇咒恨着自己的「天命」。

從此，他是個無家的人了！每當工作疲勞，枯坐憩息的時候，或者萬籟俱寂，風雨敲窗的時候，他就想起了他親愛的家屬。自己的滿腔熱情，一顆赤心，竟不能使他們接受，他禁不住要慨嘆自己成了一個被遺棄者！

他的境遇一天一天向上發展，而他原來的家庭卻相反地一天一天頹敗。大哥不找事作，整年和一班無賴們賭錢玩女人，度着荒蕪的生活。二哥分得了遺產就往別處去了，大概早已忘記了家。三姊出嫁了，但她的丈夫就是大哥的同伴。至於母親呢，她是最苦惱的一個！丈夫死了，財產由三個子女你搶我奪地分完，她祇拿着最少數的最少數，子女們便誰也不再來顧到她了。

這些消息，自然使忠厚純孝的他意外地驚駭而悲傷，他知道了母親是這樣地孤獨無依，更覺哀矜。自己的孤獨，還有事業可以安慰，但母親的孤獨，用什麼來安慰呢？嚼着過去的歡樂，只有更引起她的酸辛啊！

於是，他又流着熱淚去跪在母親身旁說：

「媽媽，就是兒子的命真是不好的，現在，懇求媽媽也暫時忍受一下；由我來奉養媽媽，請媽媽答應了罷！」

「唉！我真是太糊塗了！」這白髮的老母親嗚咽地不住抽噎着。

我更要求母親：「說我的好事情，說我的好事情！」這時，母親從她那慈祥的面孔上，射出她所獨有的愛的光輝。我在她的溫柔的愛的撫摩之下，慢慢地聽她說着：「孩子，那時你不過三歲吧，你的身體長得已經像個五六歲的人了。我常常抱着你到外祖母家去，人人見了你，就問我：『孩子幾歲了？』三歲啦！」我驕傲地答。真的，他們聽了都驚喜起來，而且還爭着要抱你。你不願意，就把臉藏在我的懷裏，直到他們走去，你才慢慢地抬起頭來，望着我笑了，望着我笑了。」當母親說到最後一句時，她搖着我的頭，笑着說：「孩子呆了呢？」後來，我便不知不覺的在母親的懷中熟睡了。

父親這雖是一些零星的瑣事，然而正是象徵着我們的家庭的幸福。但是，不幸的事情，正在幸福的後面跟着呢。

那是在一個黑夜，當你左手提着一盞燈，右手拉着我的左手，自街上回家的時候，忽然一陣涼風吹過來，燈光搖曳得幾乎要息滅。同時，我的身體也顫抖了一下，便畏怯似地向你靠了一靠，說：「爸！我怕！」到家了，快見媽去。」你的手便緊緊地握着我的小手，慢慢地走回家來了。當母親看見了我，她異常驚恐地抱起我來，一手按着我的前額問道：「孩子的臉色怎麼這樣黃呢？」你聽了便趕快把我從母親的懷中接過來，也一手按了我的前額說：「怎麼又發熱呢？」受涼了吧？叫他跟着你，我總是不放心的！」母親抱怨着你說。果然，在第二天的早晨，我便洗入重病的狀態裏了。你和母親也就瘋狂似地焦急起來。等到下午，親戚朋友已經擠滿了一屋。而且每人的面上，都籠罩着一層驚恐的愁雲。當時的我，閉了眼睛，昏迷不省地躺在牀上。這樣地過了一月之久，或許幸福之神又顧及到我這條小生

命吧，她便把我從死神的懷抱中奪了過來，重新放在你們的慈愛的懷裏。然而這時你和母親已是比以前瘦削得多了。

爲着我的病，我聽母親說你對於你的事務驟然漠視了不少。本來，你所經營的那座店鋪，生意上就有些不發達，現在愈是感到了經濟的恐慌。況且我們的家鄉，又是在加速地起着變化，以前人人都享受着安居樂業的優閒生活，此刻各處卻散佈着綁票的消息。因此，我們的店鋪竟在經過一次土匪的搶奪之後，倒閉了。等到這風聲傳遍了我們的家鄉時，霎時各處的債主便擁滿了我們的家門，他們一聲聲地喊着還帳。後來，多賴村主的竭力調停，才算暫時把他們勸了回去。然而就在這一夜的十二時，你竟步着黑暗的大道，奔赴濟地尋找叔父去。

父親！這初次的別離，誰能夠想到也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死別呢！

這時，我已經九歲了，雖然不明白這事情突然發生的原因，但從母親的悲哀的哭泣裏，我確也感到了十二分的恐怖與悲哀。我親眼看見自己的土地上耕地者已是換了面目，然而我不敢走去干涉。其實，一個九歲的小孩子，縱然指着他們大罵一次，也不過引起他們一陣哈哈大笑而已。

此後的幾年裏，我同母親便在困苦的情況下，飲泣着過活。弱小的我，已由愛的溫柔鄉裏鑽入牧羊孩子們的羣中。從那時起，我的兩隻小手也漸漸乾枯了，而且還刻上一條條的血痕，這血痕一直到現在，到我寫這封信的此刻，還深深地印在我的手上呢。

又是在一天下午，當我正在荒野中刈草的時候，曾祖母忽然找到我說：

「孩子，你媽叫你回家去。」

「爲甚麼？」我直起腰來問。

「家裏有事情！」

「事情」兩個字，當時猶如針般地把我的心刺跳起來了。我飛風的跑回家中，我看見母親正在埋頭痛哭。於是我顫聲問道：

「媽哭甚麼？」

母親沒有回答，我再問：

「媽哭甚麼？」

「爸……死……了……！」母親顫聲說。

這一個「死」字，好像大似喜馬拉雅山的一塊鐵突然壓上我的一顆小小的心，於是我的呼吸窒息了。

一滴一滴的淚，從我的心，被那塊沉重的鐵壓榨了出來。

果然，三天以後，叔父帶着你的棺材回家了。

七天以後，在我常往刈草的那塊地方，就隆起一座新墳。

隨着你的新墳而生起來的變化，就是家中屋宇的倒塌；隨着屋宇的倒塌而來的，是你生前所謂「要好」的「親朋」漸漸和我家斷了「來往」。父親家庭就這樣的衰落了。

從此刻起，我對於「人」也根本起了懷疑與恐怖。

父親徘徊在絕路的我，幸賴叔父的力量，才由懸崖上得到一條生路。此後，叔父對我像餵養一隻將死的小鳥似的，將一粒豆子放在我的嘴中，很久才吞下去；他再放一粒，又待很久，才吞下去。這樣撫養了我好幾年，我的羽毛才算豐滿一些了。這養育的大恩，雖是使我萬分的感謝，然而我卻有些憤恨。叔父當時爲甚麼不把我弄死，以致使得我如今再有這樣深的煩悶呢？

父親！現在我是飄泊在塞外的北國裏。世事的荆棘已經把我的身心刺得血肉模糊了。但是有誰會給我以同情呢？根本人們的「同情」是與「金錢」的多寡成着正比例，我所受的人們的冷視，在地下的你總可以想像到了如何的程度吧？

父親！我寫到這裏，眼花已漸漸撩亂了。一絲的燭光也將要滅了。即使是自己的影子，也都要避我而去呢！

父親，你快快歸來吧！

祖 父

南京中學 郭弗述

祖父去世已將一年了，我總是被不斷的慘痛的回憶侵擾着。輾轉於風塵的人世者的悲酸，春江潮湧般的愁思鬱結的梗塞在心頭，我將積十日哀怨，迸作一夕之淚，來寫我祖父的生平。

是我六七歲的時候，父親已誤入人生的歧途。祖父額上的皺紋一天深似一天，而面容是由愉快

變爲沉着了。每天晚餐後，都是氣喘喘地對父親懇切地訓誡着，說一些我當時還不能了解的語。祖父越說越氣急，越說越悽惋，有時燈裏的火油點盡了，祖父還是反覆地叮嚀着。當祖父勸勉父親的時候，我總是偎倚着母親，每逢祖父轉過了話鋒來問我將來怎樣，要說又苦於不能說的，我便只有泣啜。於是祖父拉我到懷裏，默默地撫弄我的短髮。

一個春雨泥濘的洞黑的晚上，祖父帶了一個鄰人去找我那三夜沒有歸家的父親。回來時全身沾着汗泥，聽說是在中途滑跌的。以後祖父便嗟歎着求速死以了此殘生了。隔日我把這幕悲劇告訴一個同族的老婦人，她便敘說起我祖父生平的事蹟和人格的高尚：什麼兒時讀書的勤奮呀，縣考是案首呀，決事斷獄的公正廉明呀，救了幾十個人的性命呀，胸襟浩闊呀，地方上人民的景仰呀……自此我對於祖父的天性之愛格外的增進，而祖父從這時起就教我的書，雖老眼昏花，喘聲雷動，不會有一天中輟過。

一九二六年的冬天，我摯愛的唯一的母親病篤垂死的時候，祖父終日憂慮得寢食俱廢。「就以我代她吧！」他默禱着。在破例的至情奔放下奔到我母親的臥室，淚水縱橫地去審察她的溫度，以顫慄的聲音去問她的病況。當我母親掙扎着想和他說一句永訣的話而抽噎着的那一刹那，祖父是不忍熟視而號啕大哭地走出了。死呵，玄秘的死，你這人世與鬼域的鴻溝在多少人的心坎上刻下永不可以填補的創痕呀！我母親終於去另一個世界了，祖父的感傷與悲憫是增益到怎樣的程度，當年就攝了一張半身的像，拿回來對祖母說：「人世滄桑，我那能知道我再在這人世生存幾天？往事都像

煙霧一樣的過去了，兒媳死後，我好像是受着凌遲處死的罪人。我的兒子不像我，惟望他努力起來做後人的典模。我眼看着去死不遠了，把這張相片留給子孫罷。」

我十二歲以後的生活，完全是和祖父相依爲命的。家庭的境遇是一天一天地惡劣下去，然而祖父的心靈卻漸漸死灰復燃地由絕望變成希望。家庭生計的來源，我的求學問題，姊姊的這嫁……他無一不用盡心血絞着腦汁去做。關於公益，諾首年邁的他依舊不遺餘力地去做。公理的戰勝就是他愉快。眼光深遠，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的祖父，不僅沒有他前半生的八股垂髮時代的封建觀念，而且渴慕着理想的大同生活。他的思維，大約是深得了儒家的骨髓，明察了歷史上的事變，默察現代的社會而融匯成的。社會環境鑄成他的思維，而他的思想是入世的。然而，在理想未成事實以前，理想者是痛苦的。祖父帶着他未成事實的理想去到死的天國了。縱使這理想有實現的一天，而祖父也不獲見了，這不是宇宙間最可悲憫的永恨嗎？

盡了培植的劬勞，而沒有獲得收穩的喜悅的祖父，爲我的出路，是整日地憂慮着的，他希望我成名，曾於火傘高張的暑天送我應試；祖父爲審查我的學力，叫我把日記、劄記和在棧作業按月寄回。祖父每見着我總是正聲厲色地呵責，但是和旁人談及我時便莞爾而笑了。笨笨的，我有時是辜負了他的願望，有時是沒有體諒得他的心情，我是曾經在他的心靈上刺上些痛苦呀！他心靈上的痛苦有些是我刺上的呀！如今再想順他的心情做一件使他高興的事，除夢魂相接外，恐怕是再也不能的了。去年的初夏，祖母因病逝世。人世的寂寞和孤獨的悲哀，祖父因感傷而陷於深刻的悽惋。對於我

們格外的鍾愛，好像自知是不能久在人世似的。在一天內寫四封信教我回家省親，信上的話是：「生命愈是短促，越發覺得要乘此多做點事。你祖母去世，我能送之歸山入土，是我了一心念；然而我對於你們的責任還是沒有完了，並想實踐我的願望……」一九三二年的十二月七日，祖父身患類中，我在京接到姊姊的信，惶惶趕回，見祖父頹然地不勝痛苦的侵擾躺臥着，看見我便問學校的考試可曾終結，問我的面色何以這樣的蒼白。被滿腔熱淚梗塞了咽喉的我，再也忍不住地放聲大哭了；祖父見我泣啜，便拉我的臂膀摸撫，一面無力地搖着頭，囁嚅地說：「不要哭吧，這樣使我難過呀。」堆在眼角的淚珠溼溼的落下。祖父的神志依舊清楚，過往的事蹟一幕幕地飛過，斷續的記憶和想像使他發出斷續的焦急的語言，終日對我們希望着囑咐着。這將臨永別時的慘狀和血淚的言詞，我此時怎忍回憶？死者的心情與生者的煩怨，我又怎忍臆測？侍病九晝夜，我回到學校裏應學期考試，隔日於風雪中再回家省視了一遭，看看祖父漸有起色。——在一月八日接到家信，悉祖父已在五日的早晨棄養。

祖父悄悄地懷着他的哀怨與希冀離開人間了，剩下我們孤危冷落的在塵世上飄零；奮鬥的苦樂，世俗的褒貶，無疑祇是哀傷。身邊幾封字體纖細而老健的祖父生前所寫的信，不滅的靈精充滿着願望與鍾愛在向我默語；我再也不能看到那黃燈白髮，祖父孜孜的讀書的情形；更不能再有一個時期，傾聽我祖父花前酒後的論辯與沉吟！當此夜闌人靜的月夜，我遙望着江東的故土冥想追憶。

憶

上海中學 顧影

夜是深了，我孤獨地靠着窗櫺。上弦月帶着輕紗似的雲衣，像那玉琢的船兒，在深藍的海裏航行着，揚起了清白的微波。疎疎的星，在深深的天空裏閃爍着。清涼的風吹拂着，一切都是靜寂的，祇有那壁下的秋蟲哀鳴着，以及那遠處的犬吠聲，不時的隱隱地傳來。

室內的煤油燈熄滅了。一縷澄澈得水瀉似的月光照在灰色的壁上，我跟着望去，玻璃架裏透出半截母親的遺像。在這深深的夜裏，我望着慈母的溫柔的臉，我哭了，我淒涼地哭了，淚珠兒斷串珠似的掉下。可是在晶瑩的淚光裏展開着我八年前的事跡：

* * * * *

那時我才十歲呢！

是個酷熱的夏日，火一般的太陽無情地照着；樹木靜靜地豎着，一切都呈現着枯萎與焦黃，沉悶的炎熱的氣息籠罩着大地，只有鬧人的蟬聲不耐煩地響着。

那是母親產後第四天了。在伯母姑母的切切的細語裏，她們臉部的表情上，我知道母親沉重地病了。可是稚小的我，不懂怎樣去服侍母親，雖然她是愛着我的，我也愛着她的。但是母親真的病了，沉重地病了。似乎一塊重重的大石壓着我稚弱的心靈，我難受，我沉悶，我很快地跑進她的房裏，迅速地走向牀前。母親是半坐半睡着，長髮蓬蓬的，半閉着疲倦的兩眼，抱着小弟弟在哼着催眠歌，我緊抓着她的臂，可是那灼熱的高溫使我心勃勃地跳着。

「媽……燙燙……火一樣的熱……爲什麼……媽……」什麼東西像梗在喉頭似的，我只顧

抖地這樣說。

「不……不相干，媽的身不燙……兒呀，天熱，別熱壞了身……」她撫着我的頭強笑着說。眼中含着熱淚，我只是酸痛，一陣陣的酸痛，在胸懷裏，在鼻尖上，我緊緊地偎着她那熱烘烘的臉，我又顫聲地說：

「媽，媽……睡一回，一回……不要抱他……熱……燙……」然而什麼東西又像梗住在喉頭，不能再說什麼。

「媽很好，沒有什麼，媽……好，你，兒呀，去，天熱，熱壞身體可不是玩的。聽媽的話，好孩子！」又是個強笑。

我腳蹣地離開了牀沿，弱小的心靈在顫慄，在酸痛。小弟弟安寧地躺在母親的懷裏，似乎吸着最後的乳汁。當我走出房門時，母親無力的柔弱的模糊的催眠歌聲消失了。

在臨去的一刹那，還愛憐着小小的嬰孩，緊抱着喂乳，而不願自己是沉重地病着。爲着安慰酷愛的稚小的我而強笑，把「病」與「死」輕輕地隱藏。然而，母親啊，我知道你的苦心的。在當時，我預想沒有了媽後的生活，我終於哭了，在一間小書房裏誰也沒有留意到。

待我第二次走進母親的房門時，室內立滿着家人，現出驚懼的臉；父親低垂着頭，坐在牀沿，呈出一副枯寂的臉色。我走近母親去，啊，使我驚奇了，母親灼熱的臉已變成蒼白色，燙人的手已有些冷了。我急得哭了，然而不敢出聲，只輕輕地拿袖管抹着淚，回轉頭來望着她，她伸出一手摩撫着我，對我悲

切地微笑。

「媽……」以下我就梗住了。然而母親似乎懂得我的，點着頭，也不說什麼。

「醫生來了。」家人喊着。父親連忙招待着，我悄悄地靠着牀沿，身子只是顫抖，心坎只是酸痛。那醫生診察了一陣，默默地與父親走出一室的空氣頓然沉下來，似乎誰也不敢透氣似的。

父親帶着一副陰沉的臉，掛着一絲淚痕，緊蹙着眉進來，問母親：

「覺得怎樣啦？」聲調也是抖的，然而母親只是搖搖頭，臉比前更蒼白了，手比前更冰冷了。我只是守着。

不久母親發出微弱的呻吟聲，我頓聲喊：

「媽……」她露出骷髏似的笑。

「怎麼啦？」父親急問，母親的無神的眼裏流下兩滴淚，乾枯的嘴在動，在嚙嚙，似乎在說話，可是誰也沒有聽到。

終於在摩撫了我一回，斜眼看了看牀角裏的嬰孩後，掙扎了一回去了。不動了，永遠的不動了，蒼白的臉，冰冷的手，半閉着的無神的眼……

「哇」的一聲我哭了，全室的家人也紛擾起來，父親默默地站着，我走過去緊抱着他，仰着頭大聲地哭。

「爸爸……爸爸……」

「不……不要哭！……媽不會去……」

「爸……騙我……沒了媽……怎樣……過活……啊，媽媽……」哭我仰着頭更大聲地。

「不……不要哭……好孩子不哭的……停……」然而他兩顆黃豆大的冰冷的淚珠掉在我臉上。

我仰起滿面淚痕的臉，舉起悲哀的眼，一縷月光已輕輕地移向窗外。

在這匆匆的七年旅程裏，我是嘗盡了苦痛與冷酷，內心的悲哀與創傷向誰訴？母親啊，佷依着慈親的夢境，偉大的母愛的蜜汁裏，再不是我的份了。然而，母親啊，我是衷心地感謝你的。我將以短短的十年的愛苗，種向更痛苦的人間去。你給與我的健全的體格，將爲羣衆而鬪爭，做個改造社會的戰士。我又悲切地飲泣。和着聲聲秋蟲的哀鳴，奏成悲哀的交響曲。清涼的月寂寞地航行着。可是月啊，你願把我的淚珠串成圈兒，掛在你的船緣，送向我母親活着的世界去！

父親的信

武昌省立鄉師 李仲善

富兒：

假使我們能發「心神感應」的話，我想你時刻都要不安了。自從得到你們要受「暑期軍訓」的消息以後，知道你們須度三星期的軍人生活，要受嚴格的軍事訓練，我和我的母親，真時刻爲你耽

憂。

在這酷熱的夏天，要你們立正在烈日如火的毒饑下，整齊步伐，鍛鍊體格，與我們鄉農之「掘苗助長」的方法何異？奇怪！在動作宜人的春假期內，「軍訓」爲什麼不施行，卻要你們在汗流頭昏的夏天喫苦呢？驕養慣了的你們，如何捱苦得下！前天得到你的訓滿歸校的回信，才使我們「備老」心頭上的血壓減輕了許多。

「富兒」今年的奇旱，我想你多少知道一點。新聞的記載，口信的相傳，都能給你一些零碎的報告。個多月沒有見到一片浮雲，城市裏步步的米價高漲，這是告訴着天乾的一個最有力的旁證吧。但是乾到什麼樣的程度呢？我想你們住在高樓大廈，深居寡出的人，就難得知道了。

今年的天乾，確是出人意外的。受乾的範圍很廣，各處的災情很重。就本鄉（廣濟）而言，受災的厲害，真百年所罕見。記得春天的時候，農事初動，小雨纏綿，大家以爲秋收定好；誰知自從插秧以後，日漸暹兇，秧苗不絕蒸發，日夜車水，供難應求。人民望天落雨，天反而晴得更加酷熱，池塘由深而淺，由淺而涸，現在已是由涸而龜裂了。全縣的池塘，除了各院場中留下二三尺深的水，以供應用外，其餘無論大小深淺，一概乾涸已久。

因爲亢旱不雨，池塘無救，正在生長中的禾苗，就受到莫大的災害了。嫩綠的莖葉，由乾枯而黃萎，由黃萎而白死了。靠近池塘的田地，我們都是很痛心的看牠這樣走到最後的階段。至於近河的田地，就比較的好一點，因爲河沙裏有點積水可車。但積水終究有限，必須時車時歇。俺家的兩畝河田，就

是我和我的伯父野居，露宿，頭昏眼花的救到了三成。但我們披星戴月的結果，還不穀兩個月的家糧。富兒！一家十多口，將怎麼辦呢？年近六旬的我，怎能長途奔走的領着他們出去逃荒？

說起太陽的惡烈，真是以前沒有見過。院前的塘內，水分的蒸發，每天差不多要淺矮一寸的程度。塘岸水淺的溼影，天天不斷的低落，用水的缺少，更使我們驚駭和恐慌！

上星期以來，縣上「求雨」的聲音遍佈，我也是參加求雨者之一。科頭跳足，喫苦不少。無論怎樣誠心致敬，天上總沒有表示一點雨意。本來，求雨是一種崇拜上天的迷信，但是在目前的中國，種種人事，都是使人渺茫莫測，無法解救，怎麼使人不求之於天道呢？富兒！正在研究「鄉村問題」的你們，多注意點人事吧！

下月初旬，還要請東道（地主）踏田看稞。雖說年成無收，但是照例的一餐酒肉，卻是推脫不得。尤其糧米，不能缺少他們一粒。奇旱的今年，不但得不到收穫，并且拖欠得使我們再不能翻身了！唉，還談什麼！

你的下學期學費問題，待我萬難中籌措幾元寄來，但是你要知道鄉村中金錢是多麼困難啊！

望你

努力於鄉村問題！

你的父親

陰曆六月二十五日。

我的「十六年」

薛華民

前奏

我坐在環境的船中，
時光的槳兒盪起匆匆。
美啊，海闊天空！
我在這人生的海中。

船兒快到海的中心，
記否來時的路徑？
來時的情形？
記下了吧，十六年來的事情。

一 幼稚的童年

誰人沒有童年？然而誰的童年也沒有我底苦吧！一般的孩子都有他們底爸媽替他們製下了美

滿的童年。可是我的爸爸在我三歲的時候便永別了我，童年已受了這樣大的創傷，何況又加之活潑的靈魂被人束縛着呢？於是我底應有的美滿的童年便破產了。爸爸被死神奪去，那有什麼辦法呢？誰能去反抗死神？可是我的活潑的靈魂被人束縛着，卻有反抗的可能，不過在我知道需要反抗的時候，我的活潑的能力已溜走了。——我這一生，沒有再比這更痛心的事了。所以我十二分地恨我的姨母，那錯愛了我的姨母。——我從五歲起，在姨母面前被束縛着生活了十年。

她愛護我是無微不至的。可是她太會保養太會溺愛我了；在十四歲前，我沒有一天不是被關在裏面，除了進學校之外。她唯一的理由是怕我在外面惹下什麼亂子，或者喫了人家的苦；在天氣較涼的早晚，更可聽到強迫我穿衣服的語調。這是她關心我的地方，可是也就成爲害我的地方了。我直到現在，身體仍然是弱不禁風，很顯明的，單靠消極的保養，於身體是無補而有害的。然而這消極的保養已成了她的「養身主義」。

童年的我是一個被做了「消極養身主義」的實驗者；是個度着由學校到家庭，由家庭到學校的啞鈴式的生活的孩子。

二 讀書的時代

六歲的時候開始與書本做朋友。那時進的是私塾，因爲四歲時，母親便教我識單字，所以在私塾中，我就沒有再經過這識字的過程而直接地讀書本了。第一本是三字經，接着便是百家姓，千字文，更

夾着幾本新學制教科書。在私塾中共讀了兩個年頭，卻換了三位先生。想想真可笑，兩個年頭就只讀了那幾本薄薄的書。那些私塾中所認為重要的課本，如論語、孟子……我直到現在還沒有和牠們會過面呢。

離開了私塾，便進了一所教會學校。學年終了時，我的成績竟為全校冠。在聖誕節的那天，舉行給獎式，震耳的掌聲中，我領到了獎品。稚弱的心靈在那時是有不可言說的愉快。

在教會學校中就只讀了一年，便轉入 S 小學，經歷四載，又轉入 M 校，小學才告卒業。升入 L 中學後，只讀了一年，便病倒在家裏，這真是不幸，直到現在我還未完全恢復健康。

談到病，我是常被牠糾纏着的。在學業上，牠也給了我不少的阻礙。我之出 S 校就是被病逼着的，這一次直病了一年。所以小學也遲了一年才能畢業。現在我是脫離 L 校了，不也是病在作祟嗎？可是離開了 S 校時的我，尙能再入 M 校讀書。現在的環境就不然了，此後能不能讀書，這個問題卻在猛烈的動搖中。

「以後大約不能讀書了吧？」我想到這兒，良心便責備自己：有書讀的時候不好好地讀，到現在想讀書也沒有機會了。真的，我雖讀了十年的書，苛刻點說：只認了十年的單字罷了！

我最怕數學，說徹底些，我最怕讀科學的書籍，尤其是自然科學，除了數學之外，化學、物理……也都是我所不願學的。

國文課我卻最願上。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作文簿上就常有紅色或藍色的「甲」字批在題目

上面國文考試時，成績也都很好。

藝術，我愛牠到了極點。但，這也是在小學最後一學年才這樣：開始學着彈鋼琴，同時知道欣賞美術品；至於工藝，因為我這個窮家庭卻將我養成了布爾喬亞的懶動性，平常任何事體也不幹，所以每件工藝都做不好，有的時候還不能做成功。

美麗的小品文同詩歌，尤為我所愛讀，我知道自己是個歡喜象牙之塔裏的東西的人，因為這是我的特性，我也知道不願學科學是件很壞的習慣；但，不幸我有了這劣根性，矯正是很不容易的，不過我現在卻願皺了眉頭，忍耐着去和牠們接近。

三 性情的轉變

升入了L校，性情也似乎隨了學業變更了。以前的就在這個時候告了個結束，其實最大的原因，還是失去了活潑。雖然，以前的我是在姨母嚴厲地管理下生活着的，活潑也被她壓制着。但那是人爲的，在她管理不到的時候，我仍能照常的遊戲，照常地使我的活潑得有自由奔放與表現。然而現在就不同了，上帝收回了他賦予我的活潑，即是姨母已不再那樣嚴厲地管理我，我也不能夠再那樣的活潑了。更加之看了幾本萊根譚一類的書籍，同受了升學時經濟困難的刺激，於是我的性情便由活潑轉到呆板，由呆板而又變爲消極了。所以在L校的一年中，我總是很沉默。與同學們也是落落寡合，在L校的朋友只有一位解君——但是我現在已很積極了。消極的我，能感到需要積極。這不能不歸功

於解君的勸告。至此，友誼的偉大，才開始被我認識。

四 會見了煩惱

這是現在的事了，環境逼迫着我揭開了童年歡樂的幔幕，這裏面藏着千鈞的重擔，藏着與希望所違背的事實……籠罩着這些的是煩惱。啊！我會見了煩惱。

家裏的經濟窘迫到極點。然而我還是一味的想讀書，進學校。有的時候我也感到：這就大不對，今年我不是十六歲嗎？對於家庭仍然不能擔負一點進款，還要讓家庭多一筆學費的開支。啊！不能這樣我應當服務。

「××局長已接事了一個多月，叔父怎麼還沒有點消息傳來？」

「××先生答應的事，大約總有把握？」

「明天寫信給舅父，請他在他那邊找找看吧？」

母親常對我說這樣的話，我總是默然；我的心碎了。我不能答，不會答。她的話繼續的說了三個多月，可是我還是我，什麼服務的所在，都沒有加添了一個我進去。據說，謀事需要錢，需要所謂「人力」。我一樣也沒有，自然只好在家裏坐坐。

啊，我會見了煩惱！

尾聲

踏上了這人生道，

已是十六年了；

我不願我的足跡，

被風過後的塵土掩滅。

過去的是一無成就，

看，前面是霧濛濛的；

我應握住了「努力」的南針。

去步霧濛濛的希望之程。

這「生」之途，

走過了多少的人們；

然而留下的足跡些許，

啊！我應使我的足跡深深。

△我

實君

我，一個大時代中的青年，既不是系出名門，也不見得怎樣貧苦；既不算聰明過人，也不是愚魯得像癡子。我，我只是大時代中一個庸碌的青年。

在我的全部生命中，已減去了十六年。這過去的十六年，像是一瞬，又像是那樣的冗長。但過去的總是去了，永遠不會重臨。雖是那樣的簡單的過去，但畢竟還有一些能給我神往的資料，還有值得我自己保存的事跡。回憶像做夢，就讓我暫時沉醉在甜蜜或悲哀的夢裏吧！

是一個炎熱的夏末的早晨：還只七時左右的時候，出得很早的太陽，早已散射着牠的未充足的
光輝。大地是在金黃色天空的反映下。

一所中國鄉村式的建築，是這樣的低矮，這樣的古舊的二層樓房子。住在城的中央，前面是一邑之尊的「城隍廟」，後面是全城商店蒼萃的前街。房間是黑魘魘的，永遠有些悶人的空氣。四周糊了紙，在藍白的上面更有了一層灰色。

就是在這一個炎熱的夏末的早晨，在這一所古舊的房子裏，我——大時代中的一個庸碌的青年出世了。

有誰因我的誕生而驚奇，有何處因我的誕生而進益？可是我的出世足足使體弱的母親六小時的昏厥，我應該怎樣來報答我的不自知的罪愆！

比我早五日出世的對門少鋒，是我幼年最密切的伴侶。他的神情是慷慨的，他的體質是強健的。常以小俠客自名。可是八年前在農村經濟的逐漸破產下，是隨着他的家到繁華的大上海求食去了。去年因自己到上海就業，想了種種方法，打聽到他的住址，抱着十二分的熱誠去訪八年前的舊侶。可是當我跑進一所黯黑的房子裏，一個使我很熟識的有着皺紋的面——他的母親——告訴我：說少鋒在半月前因患肺癆死了！

因為是「書香門第」(?)而且父親曾經做過教書匠，在教育不發達的故鄉，我卻例外的在六歲上就送進了一個低低的刷得粉紅色的圍牆裏。

比我大八九歲的二個哥哥，是在異鄉求學。和我幼少在一起的就只有我的惟一的姊姊。

八十餘年的老房子究竟是大破舊了。父親盡他所有的錢造了一所較新的建築，和舊的前後毗連着。我們的居住驟然的寬裕了許多。父親雖是要紀念造舊屋的曾祖，不肯拆去，但在我們覺得這實是有礙美觀的討厭物。

有着極豐富的封建思想的祖母，對於我——男孩子——是特別的疼愛，爲了這，姊姊不知和我鬧過多少次。可是在我十一歲的時候，一個冬天的早晨，她握着我的手，拉了父親含笑地慢慢地閉上眼睛的時候，我是放聲的痛哭。在我天真的童年中，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誤別的可悲。

我不是用功的學生，我不留意學校的一切。在初小的時候，我是幼小的不被人注意到的一個。當四年級考試後，大家都拿了修業文憑回家去，而我的手裏只是一張英文不及格的報告單，我會痛哭

了二次。我想起祖母鼓勵和勉勵我的話，父親爲我的學費而憂愁的情景，母親爲我而辛苦的操作；而自已所得的結果是多麼使他們失望！良心使我不得不懺悔了，使我不能不用功讀書！

在補考，我僥倖的過去了。初次受到刺激的心開始用功讀書了。五年級上學期努力的結果，我獲得了一級裏六十多同學裏的第三名。

是初中二的時候，瘦長的虞先生引起了我對於文藝及詩的興趣。更承他課外的教導，對於舊詩詞也有相當的認識，而且能勉強的謠幾句。現在詩詞是大多忘了，因爲多看了世界名著，使我對於文藝不敢輕易動筆。

在去年，結束了我的初中學程，很可欣幸的找到了和學校讀書差不多的職業。於是我和正常的學校生活分別了，但我卻繼續了非正常的帶有幾分遊嬉性質的夜校生活。

在這短淺的時期中，或許也可以說是冗長的十六年中，整個的學校生活包括了一切。我的憶想所及，和我所聽來的，就只是這樣的簡單，這樣的凌亂的幾點。

幼時的伴侶星散了，不能重聚。失去了的祖母，不能復見。身體瘦弱的父母，永遠爲養育子女而奮鬥，遠離了故鄉的遊子，在靜夜的時候，想起了嚴父慈母的面，在荒僻的孤島幹着鄉村教育的姊妹，能不使人感到童年時依着母膝和姊姊遊玩時的可戀呢？

△我的自白

盧 廈

記得是寒假中的一個晴朗的上午吧，離別已數年了的崧君，遠迢迢的從新加坡寄給我們一封掛號信。這使我們多麼興奮，多麼感動，而過去的一切情境，都被這意外的信喚回到我們的腦裏來了。我們用歡喜得發抖的手把信封拆開，把信一字一句一句地細讀了。崧君與我們同學的時候，雖然年紀比我們大，但那童年的天真和活潑的舉動，還很充分的從他的談話和姿容上表現出來。不料只是幾年的工夫，他竟變得這麼快，已經結了婚，而且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他在信裏還夾來一張他的兒子和兩個幼弟的相片。

我和隱雨人的全副精神都被這相片裏的四個兒童的眼睛吸住了。我們離開美麗的南國已經數年，看不見椰林的波動，聽不到番女的歌喉，現在從相片裏看到了南國的特有的建築，南國的兒童的服裝，怎能不深深地感動呢？

我們把四隻貪婪的眼睛定定地釘着崧君的子弟的臉孔，心房裏像有一團什麼東西在移動着，接着散了開來，傳布於周身，使我們覺得酸一陣，苦一陣，眼眶被興奮的酸淚所充滿了。這像片裏的四位兒童不就是我們的弟弟們嗎？他們穿着同樣的服裝，有着同樣的笑容，難道這不就是他們嗎？但當我們再仔細看看時，這原來並不是我們的弟弟，而是我們自己。我們小的時候也會是這樣的活潑，天真可愛，但現在我們的可愛，天真和活潑到那裏去了？如果這時候母親或朋友們看見我們，他們難道

還會承認這就是從前的隱從前的軒嗎？我把像片丟在桌上，將沉重的身體同着悲哀的心靈，模糊的淚眼，倒下床去。我悲悼我已逝的童年，同時懷疑我們的弟弟和崧君的子弟的童年的是否可喜。他們此時還同在像片中所見的那樣活潑，天真和可愛嗎？再過幾年以後，他們不就跟我們現在一樣煩悶與悲哀嗎？

在十三歲以前，我們是住在廣東一個僻靜的鄉村裏。從物質的享受上說，我們那時的生活確實是清苦，但那究竟是我們一生中最快樂最幸福最可紀念的生活了。我們和村裏的兒童同在私塾裏念書，放學時便跟他們到野外放牛，到山上採薪，或做各種有趣的遊戲。在我們簡單幼稚的腦筋裏，除了認識自己的鄉里，知道日裏入塾念書，黃昏上山採薪，或在田野放牛遊戲外，並沒有與廣大的世界及真實的人生接觸。

但人類到底是不能在超時代與超現實的環境中生存的。就像我們那樣偏僻，那樣落後的農村，也免不了受時代潮流的洗禮：革命的怒潮像大海的狂浪一樣，衝向我們寧靜的鄉村來了。無知的小兒是往往會把殘酷的殺戮當成有趣的，當革命的軍隊攻擊我們的鄉村時，我扶着年老的祖母到城裏躲避，並不覺得怎樣可怕，聽祖母說，這樣的災難從前也曾經過一次，那時我只三歲，被母親背着走時，還高興地唱着兒歌。現在扶着祖母逃走，固然不好意思再唱歌了，但在路上看着村民把家私搬進城去，把牛趕進城去，還不禁在心裏覺得高興。在城裏躲了幾天，城雖然沒被攻破，但我們的鄉里卻被焚毀了。我們全家也於此時搬到炎熱的南國了。

在帝國主義管理下的新加坡，有着平坦的街道，高大的建築。從農村進入都市的我們就像從破舊的茅屋踏進華麗的皇宮一樣，在驚異之外，還感到無限的喜悅。使我們接觸偉大的世界，得過真實的生活的，不就是湧入我們的鄉村的革命的潮流嗎？我應該感謝這突變，紀念這突變。

新加坡的社會經濟情況卻與物質的建設相反，是非常的不自由，非常的黑暗。在英國政府派來的總督的治下，不許有一切革命思想的發生。在社會上，他們造成華僑尊敬和畏懼英人的觀念；在教育上，他們灌輸淺薄的腐敗的基督教思想於華僑子弟的腦裏，以服從、安分和忘記中國爲其教育的宗旨。所以我們雖然脫離了消沈的落後的農村生活，現在卻感到思想上的苦悶與壓迫了。我開始懷念起我的祖國。雖然她還沒有脫離苦難，沒有踏上大道，但她總是我的祖國，她一定張着雙臂在等着異國的遊子投進她溫柔的懷抱。所以在酷熱的七月，我和隱告別了赤熱的星洲，告別了親愛的親友，投向祖國的心靈的上海來了。

輪船駛進了黃浦江，那幾十層樓的大廈，像巨人一樣映入我們的眼簾，那人的潮，車的潮，在外灘馬路上流着，這使我們多麼歡喜，多麼感動。當時我們的心靈在叫喚着：我的祖國呀！你是這樣美麗，這樣偉大，我真懷念你，崇拜你，愛你呢！

但理想與現實總是互相矛盾的。在我們心靈中的祖國原是美麗而偉大的，但實際上她卻不能盡如人意。她不能治療她的遊子被帝國主義所加害的創傷，反而給他看到了許多不順眼的情形。難道這就是異國的遊子所希望於他的親愛的祖國的嗎？

進了O校，我最先感到中國教育踏上迷途的悲哀。教育的目的難道不是促進文化，造福人羣，使人們相親相愛嗎？現在世界不是非常混亂，人類不是非常痛苦，而且人們不是在互相殘殺嗎？教育負担起他自己的責任，難道這不正是時候嗎？但我們看見一部分辦教育者把教育宗旨大大地在紙上書着，在嘴裏響亮地喊着，而在他們的心中，在他們的行為中，卻是連教育宗旨的影子都沒有的。

教育有時竟被利用為升官發財的手段。要是你能夠言其所言，思其所思，行其所行，或是你能夠拿出錢來，則你將大被優待；反之，要是你在言語、思想或行為中表現你為人類愛人類的純潔的理想的時候，則你便會碰釘子。

有自己的理智，自己的思想的青年，為什麼要碰釘子呢？為着文化的前途為着人類的福利，有為的青年難道不應該起來反抗嗎？

在物質與精神的壓迫之下，我的童年的天真漸漸的消逝了。我與我的年紀很不相配地表現得很憂鬱，很沈靜，很消極，好像久經世事的磨折的中年一樣。有一次受了現實的重大的刺激，我幾乎想吐出最後一口氣，以解除人生的痛苦，但知友夏用着責備的口吻厲聲的說：

「你經受不起這小小的刺激，將來怎能成就偉大的事業，負擔重大的責任呢？刺激是青年的動力，我們應該由刺激得到知識，得到經驗，而不應該上刺激的圈套，做刺激的奴隸。」

夏的話像一盞燈明，照着我面前的深淵，使我不至墮落，同時我由此得到可貴的教訓。新思想的確立，與新制度的建設是非常艱難的，在確立與建設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大的障礙與迫害，但這是

無損於偉大的思想的實現的，只要爲理想戰鬥的青年不因障礙而灰心消極。

一九三四，三六。

△全全

金桑戈

——爲紀念O君的弟弟——

說句迷信話，真像命裏註定的，全全他該死在南京。

他病的沉重得不可挽救是避免不掉的事，自然，七歲的孩子被病魔侵蝕得這麼悠久，那小生命總有一天會喪亡的，就像沒成熟的果子會被蟲咬爛一樣。

本來，這次他到南京來求醫已失去時機，充其量也只有九死一生的把握，爲的是他現在已立生死的交界線上而且失去了平穩。祖父在家裏就說過：「你們隨他留架屍骸在家裏吧，不要送他到外面去死。」可是，祖父的話不過是從那頑固的不信西醫的腦袋裏發出來的，完全是盲目的。然而這就奇了，全全他自己說：「媽媽，我不要去到外面去醫，如果出去我當天就死。」在當時，總以爲這是孩子們無頭腦的傻話，雖然事實上死神任何時候都有威脅他的可能，而大人們聽了不免有點芥蒂，便用

着悽惶的調子說「孩子，別亂講呵。」如果是媽媽，她說的時候定會嗚咽的。

誰知道，這話竟成了讖語？昨天，黃昏到京，午夜就死了！難道是神早就告訴他而他早已就知道，以前受了神的啓示而終於很坦白地說出這麼一句話來的嗎？

全全的死，我說最大的原因是處在該死——不必死的環境裏的緣故。家鄉沒有一個好醫生，雖說多，而全全差不多也給他們個個都按過脈膊，其結果，只有漸漸沉重。可是，全全的病並不是急性的，如果就錯了醫，媽媽們有「懸崖勒馬」的機智，也不會弄到這地步。只因祖父儘做劈扭，爸爸瑣務忙，媽媽沒有主張，反正因為把病勢遲慢，又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而被擱在忽路上，漸漸地，悄悄地，在無形中生牢病根，彷彿一座古牆有了支離的內部，終於會在人們不經意之下突然頹坍的。

幾個弟弟之中，就算全全頂嬌弱，病魔也和他特別親近，牙痛喉痛在平常是不算怎麼一回事的。去年寒假返家，見他就不如我在暑假中那麼好。但還是活潑潑地喫玩，他對於自己的精神似乎並不感缺乏。後來，短促的寒假逝去了，我又到校中，沒有多時就接到錫妹的信，告訴我全全的身體不好，我那時只回信叫他們當心保養。大概是三月裏，又接到錫妹的信提及全全，說是他的身體更不好，腰部浮腫着，彷彿裏面有水，不便行動，喫些粥。我當時就着急起來，教他們趕快尋醫，否則就出來。但我仍不知什麼病（自然，他們在家裏也未必知道什麼病）。隨後家裏來信總不提及，看來他們已不把這事放在心上，於是我也就淡然地忘卻了。何況後來又說好些呢。

直到如今兩個月，沒有提及一次，我總以為全全好了。

五月六日是二哥的婚期，爲了某種關係從家鄉到六七十里以外的P鎮來舉行婚禮，P鎮是京滬鐵路上一個小站，從家鄉要到外面來搭火車，除去T城便P鎮。家裏人以及親友差不多都來了，一天離不開媽媽的全全當然不會例外。

這次在P鎮我看到全全，是和記憶中變得太差的全全，我簡直不相信，我當時在腦袋裏便浮上一幅可怕的幻象。

他那蒼黃的臉像秋天落在地上的梧桐葉，瘦得顯了皮包骨，凹進去成了兩個大窟窿的眼眶，尖尖下巴，呆呆地沒有絲毫神氣和木鷄似的全身浮腫着，腰一動就喊痛，自己難得走移。然而他究竟不像年老的病者，殘酷的病魔抓不住他活躍的童心，他還得仗着人家的扶助而行動，到處要去，喫也喫得兩碗粥，一天到晚仍是嘖嘖地說和笑，只是一碰到他的腰便帶着哭聲喊痛了。

這麼小的孩子受着這種病刑的桎梏，和他童心的本能是起了多麼大的碰擊呢？我體會到他的難受，全全，太可憐了！

我問媽媽爲什麼不給他醫，弄到這樣子，媽媽告訴我：

「醫是給誰個醫生都醫過了，就是不得好，而且醫生說是沒有希望的了，所以這次出來預備順便到南京去。」

跟着媽媽的幽悽的嘆息後是接了一串我的慇懃，我求媽媽趕快跟我上南京，我恨他們到沒有希望的時候才想到上南京。

不幸，全全會如此的不幸！真是命裏注定是逃不脫的！否則，在他將墜入死的阱陷裏而還有一根細絲繫住他的當兒，怎麼還要一個人拿着刀子來割斷這根絲？我只能說：「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

那天，我和媽媽講了許多利害關係，總是慫恿她送全全到南京醫院裏去，她聽了我的話似乎更有決心。我想：此地沒有祖父的頑固的牽制，也沒有蹉跎這個機會的別的事故，全全總可以把病魔揮在南京換到本有的健康回家了。

誰料到我們的一個來喫喜酒的二姨媽會從中作梗！

她說着最愚蠢最冥頑的話，譬如：西醫開刀太危險，說不定送命，反正也不用醫不醫，只要她三更天起來求點露天仙方，供供菩薩，自然會好的。而她以前，也曾用了這種方法把她的小兒子從死境裏挽回來。

媽媽是不懂什麼的，雖然不像她那麼渾噩，給她過激的捧喝與誘惑也就有些猶豫，終於被搖動了決心。

我雖然極端地反抗，但不生效力，因為媽媽有些不好意思，峻拒二姨媽媽。非常嚴重地，二姨媽媽幾乎和我口角，她聲色俱厲地對我說：「給你外面唸了幾年書，便信洋鬼子了。如果你要同全全出去醫，就寫保票！」

我是孩子，她是姨媽，反正她也是同別人一樣地愛全全，希望全全病好，我可以恨她嗎？我只傷心，媽媽也染濡了她的愚蠢。

能夠少使我安慰的，我想全全的病又不是急性症，幾個月下來了，雖然日趨沉重，總不在乎幾天功夫。即使不能立刻就從P鎮直接到南京，等幾天他們回家，二姨媽媽回上海，就可以叫他們同全全出來的。於是，七日那天，我只能讓他們回家，我回校，心頭繫了一大塊灰色的鉛。

好在我走的時候，媽媽又瞞了二姨媽媽叫我打聽打聽住醫院的手續，我到了南京，當晚就到C醫院去訊問，八日便打長途電話給家裏，叫他們最遲十號來，因了家裏才做過喜事，瑣事蠟集，媽媽難於脫身，結果是十二來。

我想就攔三四天總不見得有大變化，我來的時候全全不是和第一天到P鎮一樣的嗎？只要能夠，便不絕望。

十二是全全戰勝病魔的凱旋日，新生命的開始！我暗地裏爲他誠虔地祈禱：「上帝，可憐全全，賜給他以健康吧！」我感到無上的喜悅，同時，我想起全全過去的病中生活之黑暗而戰慄。

這是媽媽告訴我的，我真想不到他們會做出這種事來：

離我家一百五十里的一個村落裏，一天，在泥土裏發現一個沒腐爛的三年前死去的一個老和尚的屍體，這當然是一般鄉民的奇蹟。在一種傳統的迷信思想之下，他們來擁戴這具屍體，說是他已得道成仙，現在應該替他裝金（註），奉爲地方上收災降福的靈神。因此，一種百病可治，起死回生的神藥，就在這玩意中產生出來了。那就是說，在裝金以前替老和尚洗屍骸的水是「起死回生」的神藥。

全全，我們的全全，爲着生命的掙扎，也喝過的呢。

十二，是全全生命史上最可紀念的日子，我想。

十二，我在學校裏請了假，在晨光曦微中我去下關接全全，一直等到下午四句多鐘，還不見他們的蹤跡。以後就是三四等慢車了，我以爲他們不會來了，因爲照家鄉到南京的旅程便利說，搭這班三四等慢車是頂不合算的。隨後我便頹然返校了。

事情總是出人意外，他們竟就在我走後的三四等慢車裏來了。這還是十三早晨我的一個在C大學的叔父打電話給我才知道的，在電話裏我只曉得他們已到南京，住在三姨媽家裏，以外就一點不知道。

我歡喜得什麼似的，我想上一堂課後就可以去看全全了。

在課中，我簡直沒聽課，我體味着異鄉骨肉的歡樂，我繪描着全全恢復健康後的軀體的輪廓，我……突然，門房來找我會客，我料定是爸爸來了，就非常愉快地用了加速度跑出去。

會客室裏，只有爸爸和媽媽，自然，全全是不便移動，他們把他留在三姨媽家裏來看我的。然而，說也奇怪，似乎是被了一種偶然的靈機的啓示，我當時看到他們面上罩了一層濃厚的慘霧，這使我聯想到不敢想的境域裏去，頓時一陣陣烏雲就浮上心頭。

爸爸和媽媽見到我只微微地苦笑一下，默默地望着我，好像要在我身上發現奇蹟似的，畢竟還是我先開口問及全全了。「全全」兩字才出口，爸爸的面就變了色，用了慘鬱的顫抖的聲音回答我：

「全全……」媽媽的淚珠也泉一般地湧出來。

一陣黯澹的火花晃在眼前，冰水似的冷汗滲進我脊骨裏，我的腦袋，周圍牆壁，以及整個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的東西在搖撼，在旋動，我疑惑，迷惘，如墜進萬丈深淵裏！

我第一次受到死的威脅我第一次淪了爲死而滴的淚！我埋怨爸爸爲甚昨夜不通知我一聲，但他說電話沒打通。

是神的捉弄嗎？全全到南京趕不及醫，是專門來尋他的葬穴的！然而，神呀，死也得給我聽他一面啊！

這是媽媽說的：

「在途中還好好的，誰料得會這樣快！唉！

我曉得全全不能坐長途汽車，因爲汽車的顛簸定會加重了他的病勢。所以今天乘輪船到上海，只趕到三四等慢車，所以也沒有搭到二等車。可是，在火車裏我相信是很平伏的，他坐在那條厚厚的被上如同坐在沙發上一樣，到一個車站，你爸爸便抱他在手裏，免得受撞車的直接振動。在車上他面色很好，和在家裏一樣，不時地逗着玩，他驚奇鐵路旁邊的電桿之多，我就問他：「全全，難過嗎？」他搖搖頭。又問他要喫什麼不他也說不喫。但大便倒有好幾次。

「到了下關車站，你爸爸就去雇汽車，好些時沒有成功，我抱着全全膀子也酸累累的了，剛好這時一架馬車兜上來，不知怎麼就乘了這架馬車了。唉！馬車，許是全全的權命符吧？我想至少總有點關

係。石子路上的顛簸，背後窗口的玻璃又簌簌作響，（很厲害的）連我也覺得振得頭昏，我就又問他：『全，難過嗎？』他不答什麼，反而說些閑話：『媽媽你看前面的馬拉得可憐啦！這馬路多闊呵！』顯然，他是很舒服的，至少沒有痛苦，在當時。

「不一刻，他說：『我要喝茶呢。』這時，熱水瓶裏的水已經完全在火車裏用完，我就說：『乖乖，我們馬上就到三姨媽媽家裏了，那裏就有得喝的，你等一刻兒。』

「偏偏馬車夫又不認得路，走入歧途，尋不到三姨媽媽那裏。而全，似乎來不及了，病勢起了意外的變化，面孔慘白，氣也喘喘地，眼珠也蒙了白翳。那時，我真發急，只是在車裏發顫。

「到了三姨媽媽家裏已八點多鐘，我輕輕抱他睡在床上，問他要不要喝茶。他又說不要了。這時，看他面色已轉好了點，你三姨媽媽便拿餅乾給他喫，他還很清楚地說圓的好喫，長的不好，接連就喫了四塊圓的。

「以後，我和你三姨媽媽去說話，叫奶娘在房裏伴他。一刻，他叫奶娘去喊我，我就坐到他床邊上去。他說：『媽媽，你靠近我，我怪難過哩。』那音調是輕弱的，而且樣子也變得比馬車裏的更壞了，我真想不到這剎那間又起了變化，我答他：

「乖乖，我們馬上送你進醫院了。」

「那末，快些呢。」說着就緊緊攬住我的臂，那手是火熱的，定了神的眼睛瞅着帳頂。我知道不對了，他平時不是最怕到醫院裏去嗎？現在反說快些，而且又如許地和我親熱，這不是一個人知道自己

將和人永別而在那剎那間就和他最親愛的人作極度熱烈的表情嗎？這時，我知道他的身子已大半個傾在死的領域裏了！我彷彿看到猛獐的羣魔在拉他，我感到全身的汗毛都豎起來，我恐怖，我壓制不住我的眼淚……

「這時，你爸爸去打電話給你和請醫生，你的電話沒打通，醫生一刻就來了。連忙差人抬到醫院裏去，然而，剛出房門，聽他喉嚨裏的痰在嘩嘩地轉不過氣來，看他眼睛一翻，試一試他的脈膊和呼吸是完全停止了。」

「這時分，正當午夜十二點多鐘，靜得很，只有深巷裏的狗在哭樣地狂吠。」

「唉！這孩子，怪可憐的！五點多鐘到南京，十二點多鐘就死！」

「他說過的啦！『媽媽，我不要去外面去醫，如果出去我當天就死。』誰叫他說的呢，誰又知道這是真話呢？我們這次出來不是送他到他的葬身地來的嗎？天呵！」

「……………」

「這孩子，是命裏註定的，他該死在南京，不得錯。」

全全，你真是命裏註定的嗎？唉！

一九三三，五一四。

全全，是我的朋友C君的小弟弟，我認識他，他也認識我，就在這種不幸的環境中，他是死了！這情形是C君在他哀慟之餘對我說的，所以這文是一篇沒有修飾的哀辭的紀錄，只看文中的

語氣便知道。

—— 桑 戈 ——

註：拿屍骸視在裏面製成菩薩謂之「發念」之此謂「肉身」〔按「肉身」外又有「泥身」「木身」也〕

給 弟 弟

四明中學 躍 澹

弟弟啊！你爲什麼對我說出這樣非常難堪的話來呢？爲什麼如此的呀？難道你這樣的忍心嗎？你大約並不知道我聽了這話以後感到非常的痛心罷！

弟弟，不再幾日我就要離開你了，要永永遠遠的離開你了，並且還要離開這個世界，我要死了！我死，卻感到非常滿意，因爲我對於你已經盡了我完全的責任，已經將你養育到現在這樣了；這能使我微笑地死去，但弟弟！你今天下午，卻會對我說出你本來所不願說的話來，這是使我非常驚異，弟弟，你說出了這句話來，你是忿怒的走了，但你知不知道和你同住有四十餘年的，愛你撫育你的老姊姊，偷偷地在房裏痛哭着呢！

現在，弟弟我告訴你罷！你的身子是靠誰長大的啊？老實對你說罷，盡了父親和母親的責任完全是我一個人啊！你不要以爲希奇，你也不要以爲我發狂了！我現在先要問問你，你有記憶的能力以來，你可曾看見過爸爸媽媽的面貌嗎？

你實在是一個可憐的孩子！當你還在媽媽的肚子裏的時候，爸爸就離開你遠逝了；就是在爸

爸死的那一晚，你跟我們的哭聲從媽媽的肚子裏出來。我和媽媽哭，你也哭；但我一面痛哭我從此失去爸爸了，一面我還慶幸着我得了一個弟弟。但那裏知道也就是在那一晚，媽媽也跟着爸爸去了呢！她是爲了你的緣故死去了的！在她死的瞬間，她攔住了我的手，一手抱着你，悽悽慘慘地對我說：「明兒，我想不到會這樣快的離開你，現在我要同你們分離了，我不能爲這孩子盡母親的責任，但希望你愛護他，養育他，看顧他，代我盡母親的責任罷！我們張家的骨血，就是這一點，要是你爸爸看見了他，要如何地欣喜呵！可是現在他卻沒有看見這孩子一面，我也不能再講什麼了，只希望你不要離棄這個孩子！」她說完了就緊閉了雙目；死了！從此，家裏只有我們孤另另的二個孤兒了。

我是如何地沈痛呀，想起了將來的命運，前程的黑暗，生活中的荆棘，因爲那時我已經嘗到了世態的滋味，我不能預料，再要遇到點什麼，我更擔心，我怕不能負起媽媽遺託給我的那重重的責任。但我下了個極大的決心，負起這個重担。無論遇到了什麼，是苦，是樂，我終拚命的向前，要達到那最後的目的，去嘗嘗那完成後的甜蜜的滋味，從此，我倆就在茫茫的人海間流浪，流浪！

但你還是一個剛出母胎的嬰孩，你需要的是奶。我到那裏去辦奶來給你喫呢？僱一個奶娘罷，那裏來的錢？但你不能沒有喫，因此我就拚命地工作，日夜的工作着，整夜不睡地工作着，有時，我實在疲倦得不得了，想睡一忽，但一閉眼的時候，眼前便浮現出臨死時媽媽的容貌來；她那最後的遺言也在我的耳邊蕩漾；因此，我又堅決的睜開眼工作。

記得是在你三歲那一年冬天的一个夜裏，寒風不斷地吹着；雪，一片片的蓋覆着大地；一切都非

常靜寂。那時，你已經甜甜蜜蜜的睡在床上，我看見你那一個圓圓的臉兒，小小的口，聽到你和勻的呼吸，我便得到了異常的慰安，增加了我工作的勇氣。雖然空氣是非常的寒冷，衣服又是薄薄的一件，但我並不感到冷，我覺得非常快樂！

我輕輕地走了過來，在你的臉上微微的一吻，我便睡下來。

吹熄了燈，眼前一片的黝黑，我害怕，我怕得發抖，我緊緊地抱住了你的身子，恐怕你被黑暗的魔鬼奪去一般！

遠遠的幾聲疏疏落落的更鼓聲，盪漾在靜寂的空氣中，我忽然想起明天早晨的早餐還發生問題，因此我又起了身，點了燈，仍舊工作着。

這一夜，弟弟，我沒有合過一刻的眼！

到天還只有剛剛黎明的時候，我怕驚醒了你，就輕輕地開了門，走出去；外面寒冷的空氣接觸着我的面，感到了一陣寒意；我冒着雪向着街直奔；那時，天還籠罩着陣陣的陰影，幽闊的街道上除了幾盞半明半滅的路燈閃閃地發着幽暗的光，和幾個不分晝夜勞動的車夫蜷伏在路旁外，一切都沈沈在酣睡中。

弟弟，等我帶了勞苦換來的糧食回來，你還靜靜地睡着呢！我並不驚醒你，讓你甜甜蜜蜜地睡着，我看見你的臉微笑着，那時，你大約在夢中遇見了可愛的夢境吧！

你一睜眼醒來的時候，就急急地對我說：「姊，肚子餓啦，要喫飯！」於是，我便服侍你起身，喫飯。

我眼見着你漸漸地長大起來，我也跟着快樂起來，我看見你笑，說話，走路，這一切都感到了快意。

但這樣平靜的生活中，終於遇着了不幸：

是一個晴朗靜寂的夏夜裏，空氣沉悶得非凡，沒有風，只有在日裏留下來的熱氣，漸漸地向空中蒸發；天空中閃爍着星星，螢火蟲在密叢叢的樹林內飛舞，我和你因為受不住屋內熱氣的侵襲，所以孤另另地一個人陪伴着你睡在露天裏；那時，你已經五歲了，並且又是一個聰慧的孩子，懂得了一點點的人情世事，你也知道自己是早早地失去了母愛了！我因為忍受不住那久久蘊藏在心中的悲哀，而又是一個最易引起愁思的夏夜，我禁不住嗚嗚地低泣起來；那時，你的小小的心是受不住了這刺激，所以你也跟着我哭起來！

我恐怕你太悲傷了，你又是我的生命，我不忍見你的淚，所以我竭力的強忍住了低泣，安慰你，安慰你的小心！

你因為身心的疲憊，所以不久便睡了過去。

那已是三更的天氣了，遠遠的幾個黑黝黝的陰影，漸漸地向我們這面移過來，我怕極了，快快的將你抱進房子裏去，關上了門，屏住了呼吸，吹熄了燈，在黑暗中不安地坐着，顫慄着！

果然，外面一陣急急的脚步聲，接着便是一陣急急的扣門聲，我嚇得失去了知覺，不敢動一動，但終於門倒了下來；一道強烈的光射到我的面上，我感覺得一股火燒似的熱，我跪倒了！

我哀求着，我苦苦地哀求着，哀求他們任意地拿一切的東西，但卻不可驚動睡着的你。他們冷笑了一聲，倒翻了一隻破舊的箱子，包了一些比較值錢的舊東西，但天哪！最後他們卻抱着你走了！

我拉住了他們的衣服，拚命地拉着，就是死我也不願放手，我希望他們能了解我心中的哀苦，放了；但這般狠心狗肺的賊強盜，提起了腳，將我踢倒，冷笑着走了！等我跑到門口的時候，他們已經在黑暗中消失了。我哭着，我大罵着，我爲了傷心你的不幸而暈了過去。

我覺得我是沒有生存在世上的滋味了；我的安慰，我的幻夢，我的未來的甜蜜的生活，都破碎了；一切快樂的滿足的現實，都離開我跑了，因爲已經失去了你！

我還有什麼希望呢？前途黑得怕人，像是惡魔張開了手等待我的降臨；於是我想死去！我曾經幾次自殺過，但都被人救了！

有一次吧，那是夜裏了，天黑得可怕，黑得看不出眼前的東西，我靜靜地摸索到惠慶橋上去，心澎湃着，狂跳着，一道熱的勇氣催促我急急地上了橋頂，我下了個決心，我不願再在這世上了！唉！我已經不能完成媽媽遺給我的使命，我不能再負責護你的責任了！我想到了我的罪，我沒有臉可以再見你的面，我想到了這，便拚着命跳下橋去！

但忽然一雙粗暴的手抓住了我的臂膀，一個粗暴的聲音向我靈魂的深處攻擊。

我感到非常的驚奇，我怕我也會遇到了不幸，而不能讓我自囚地死去。所以我掙扎，想掙脫他的手掌，但反被他牢牢地握住了。

我大喊起來，可是在這靜靜的深夜，有誰來聽我微弱的呼喚呢！但他嚴厲地對我說：

「好一個懦弱的女子啊！爲什麼這樣輕輕的就送去了寶貴的生命呢？這是弱者的表現哪！你有什麼不能解決的事？使你這樣輕易地去送完生命！你告訴我，不要緊，你儘管告訴我，我情願極力的幫助你，倘若有用得到我的地方。」

我屈服了，屈服得像一隻柔軟的羔羊，跪在他的腳下，放聲的大哭起來。捧住了他的腿，用淚和頭髮洗刷着他的腳。

我感激得說不出話來，我只能哭……

「不要哭了，快快的起來，到底受了什麼冤枉，好好地對我說，讓我代你去洗冤。是的，不要怕，有我在，天大的事我就代你去當！大丈夫一言既出，驢馬難追！我對你說罷：我說什麼就做什麼，難道你不信我嗎？」

弟弟，你想我那時能說什麼呢？

快樂，感激，羞愧，一切都交織在我的心裏。我不能對他說什麼，但我只用淚來表示我的悲哀。

他有點忿怒起來，更大聲地說：

「真是一個懦弱的女子，難道『哭』可以解脫你心頭的悲哀嗎？不能，不能，哭也只不過是弱者的表現。現在你快快地起來，這裏不是我們談話的地方，你跟着我去！」

他不曾允許我回答，就拉着我的臂膀走了。

弟弟，你倘若看到了這，一定會替我担憂起來的吧？是的，我自己也疑惑起來，我恐怕上了他的當，遇着了不幸，那麼我是一個弱女子，怎能擋得住這樣粗暴的一個男子呢？所以我的心戰慄得非常利害，我不願再同他走了，想掙脫他的網羅。

他好像知道了我的內心一般，他回過頭來，便放了手，停住了。

「好一個小心的女人啊！你看我還是一個惡人嗎？唉！算了罷，我不願負這樣的惡名，也不願你担着這麼多的心，你自己回家去吧！」

他垂着頭，感着不快似的在黑暗中消失了！

弟弟，當時我的心情是非常的紛亂，失去了主意，孤立在冷靜的街頭，我蹣跚着，我徘徊着，好人惡人回家去還是追上去吧？請求他的原諒，和他商量，或許可以救出你的希望！但是我沒有勇氣，並且叫我到什麼地方去追尋他呢？

你的憂鬱的臉在我的眼前浮現了，我看見你在受鞭打，在受辱罵，我受不了這樣的刺激，所以就鼓着勇氣不顧一切地追了上去。

跑了許多路，並沒有看見他的影蹤，我便懊悔着回到家裏來。

我的耳中好似聽見媽媽責罵我的聲音，像尖刀一般的刺入了我的心；我懊悔，我痛哭，可是無論如何，我的眼淚是不能洗去這重重的將弟弟置於死地的罪了！我怎麼可以再去見爸爸媽媽呢？

是的，我更對不起那個曾經救過我的生命並且還要想救我唯一的弟弟的生命，那個好漢，我誤會他是一個惡人，而把他憤怒地憂鬱地走了！天哪！我真是一個世上最大的罪人了！

那晚，弟弟，我沒有睡過，我只不過在迷濛中度過了那一晚，讓憂鬱佔據了我全個的心靈，黑暗緊緊地包圍着我的四周。

我聽見三更，四更……敲着過去。

我希望再能遇見那個好漢，可是一日，兩日過去了，並沒有見過他的一面。

弟弟啊，你想我是感到多麼的傷心呢！可是還有什麼辦法？

三日過去了，第三天來臨，剛剛在早晨四點鐘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敲門，於是我便跑出去，弟弟，等我把門一開，我便低下了頭，弟弟，你想到什麼呢？天哪，就是那個每日我所希望着的人兒，已經站在我的眼前了。我感到羞愧，我感到快樂，我的臉漸漸地起了紅暈。

他走進了我的家，溫柔地對我說：

「那一晚離開你回到家裏以後，我憤怒地堅決地立了誓，再也不願來問你的事了。可是過了一夜，我的心感到非常的不安，受到了非常的嚴厲的責備；我自己問着自己：別人有了患難，難道可以坐視着不救嗎？有了痛苦，難道不應該代人代負一點嗎？一個柔弱的女子……呀，是的，我的心痛得非常緊，雖然我曾經立過了誓，再也不來問你的事了，可是良心的痛苦我也受得夠了，所以我就到各處探聽你的住址，終於就在昨天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我是知道你住在這裏，因此，今天一早就跑了過來。

只要你肯信我，我是萬分的願意扶助你，並且我也沒有什麼期望於你的。」

於是，我便將你的失蹤那一晚的事完全的告訴了他，他聽了我的話，便憤怒地立了起來。

「媽的，這樣的事，你不要担心，我去探聽你弟弟的信息，一定要救他回來，是的，一定要救他回來！你期待着罷。」

他說完了便急急的奔了出去！

弟弟，我是多麼地欣喜呵，我的眼前現着光明，正如初升的朝陽一般的光明。

於是我期待着，靜靜地期待着；果然有一天早上一開門就遇見了你。

那時的事，你終還記得的吧！

我歡喜得快要發狂了，我緊緊地抱着你狂吻。

抱你進了屋，我問你一切被劫後的情形，和那個好漢打救你的事情，可是你因為是個小孩子，所以記不清，說不清。

到後來，才知那個好漢爲了救你的緣故，而與匪徒激戰受傷死了！天哪！我的恩人……

以後，我們在患難困苦中過着生活，我苦苦地作工，送你進了學校，最後也替你找到了位置。

現在我是盡了我完全的責任了，墳墓張大了口在等我的降臨，

你不愛我也罷，可是弟弟，我是始終愛你的啊！

你的到墳墓裏去的姊妹。

往事

南洋中學 任由

一夜讀

我最不易忘記的是假在母親膝上夜讀的一幅回憶。

這圖畫裏，點着一盞發亮的油燈，我倦伏在桌上，母親呢，卻在我的後面，指着字，一個一個地講解。外面是狂吠着的犬，緊吹着的風。

我恍惚地睡了，但是我給母親推動了。她手裏隱約地拿着鞭子，不一張弓，一袋慈愛的箭。我便張大了眼，母親才笑了。

母親是受了一世的委屈呀！她只忍着忍着。她幻夢着我雄武地起來，報復她的隱痛。所以便給我念書，念得起勁，她便快樂得笑了。有一次，她促着我說：

「念書念會做什麼呀！」

我說：「賺錢給媽用。」

母親搖搖頭。

「買東西給媽喫，買布給媽穿。」

母親又搖搖頭。

「書念會，做大事情，欺媽的人都不會欺啦！咱們比他們好，媽的委屈就沒有啦！不對？」母親笑了，點點頭說：「要你爭氣呀！晚上多讀書。」

我的淚來了。這是晚上的時候，隔了這已有十年哩！在十年前的現在，我正偎在母親的膝上念書呀！我怔視着電燈，這電燈好似暗了下去，我又好像做着兒時的幻想，但是我一睜開眼來，我又感到悲傷了。

母親的欺侮還不會洗，母親的敵人還不會報復，但是卻已過去了十年了。

母親十年的夢，我又醒了，這個悠長的夢呀！

我一閉住眼，我又恍惚看見母親的鏗箭，射中了我的心靈。母親！我還有明天，在明天我奮發起來，今天我得預備我的晚課，明天就是未來，在未來我得洗去你的受虧。

二 俞先生

三年裏，我同俞先生一塊兒住在一個房間，在一桌喫，我一閉了眼，我就記得起，俞先生有一雙小得異常的眼，和竹布長衫，可是久不見他啦！

俞先生常常拿故事來感動人的，聲浪是和緩的連續着，我在他旁邊讀完閱微草堂筆記和曾文正集。

尤其他善於講聊齋，每在深夜，他還不息地講，往往嚇得不敢再坐，才去睡了。

三年裏，我造成級裏「國文大王」的綽號，都是俞先生賜給我的。他不見，在和氣的容貌中，漸漸地灌漑那肥料在我知識的田園中。後來他的父親去世了，俞教師也從先生的職業改做別的事情。本來他吸水煙的，每天總是「咕咕」地吸煙，後來他便改吸香煙了。

俞先生是一個有天才的人，他的辯論是很使人佩服的。在閒時他就獨自睡在簷下。他是一個有經驗的種花的園丁，這花是我們，他是培植我們的。

我祝福他永遠平安的，過去的三年，他教訓我，勸戒我。或許他在失望啊！他失敗了，因為我是這般不長進哪！

博 士

汕頭大中學 翁開秀

博士府啦，多麼堂皇，今晚爸爸請客，大備筵席。席上左一句，右一句，把我爸爸恭維得像宇宙般堂皇，他們說：爸爸是博士的爸爸，這是榮耀得像太上皇般啦。父親呢，便——

發着開心的微笑，口掀動着說話——我知道父親是在發歡虛的話辭。

「爸爸是博士的爸爸，」我想：那我可不是博士的弟弟嗎？我的嫂嫂自然是博士夫人了。哈，博士哥哥，有了你，真是快樂啦，哈哈！

一天，在書房裏，博士哥哥躡着步，眉頭似乎帶着什麼苦悶般的。我靜悄悄地走到他的睡床上，意外的發見：一個「番婆娘」的像，眼珠水波兒似的，恁地美麗；髮是黃的，是水波狀，像金絲般的。我知道

了：這定是博士哥哥異邦的情人吧？看完後，悄悄地蹣出，往學校去。

等到日暮的時候，從校裏放學回家來。是什麼玩意兒？家裏的人怎麼這樣鬧着啦？嫂嫂在嗚咽，哥哥在跳喚，爸爸樣兒就夠怕人的。那對八字鬚，同鼻裏呼吸起伏，臉孔是他罵我時才裝出來的，紅得像塗着圖畫用的銀朱般，母親坐在沙發上，手指着我的博士哥哥：

——「奴啊，是什麼花樣？我上了這些年紀，尙沒曾見這樣的事……」

到底什麼事體？五里霧中的我，心止不住，總是怦怦地。

——况且媳婦是賢淑的女子，我如何捨得？

哥哥靜着不作聲，臉孔越不好看，青黃而帶莊嚴。

空氣不會在沈靜觀望中延續過去的，爸爸又打破着剎那的靜寂：

——「什麼的話？讀幾年洋學府就變去嗎？像這樣敗壞家風的，丟那媽，在堂皇李家府是不行的。况且，誠如你母親所說：媳婦是極賢淑的，大有婦德的女子！你，什麼政治博士連這事都不可做，讀書怎用住了這十幾天，官沒弄一個，反說現在人失業是必然的事，什麼現在經濟危機四伏……」

爸爸脣口開河說了許多話。那邊嫂嫂哭着要自殺。嫂嫂怪可憐地，那淚珠顆顆地堆在她好看悅目的嫩臉上，眼眶是那麽紅紅地。

我知道了。這定是哥哥戀着那異邦的女郎，那異邦的女郎作的祟。

哥哥說了一大堆話駁爸爸，有許多聽來也似乎有理由的，但是爸爸不理他。

第二天，東方剛升着太陽，我要入校時，母親拉住我說：

——你的父親不給你讀書了，他說學堂裏讀書，是愈唸愈壞的。他還要請個老秀才來書房裏獨自教你。像你哥哥般既做不起官來，又險些做出敗家風的事。所以，不叫你到學堂讀書。

哦，博士哥哥，你竟把我在學堂讀書機會也斷送去了！

死

河南焦作工學院 王傳奇

清雲：

從您的來函中，知道了劉君永明離世的消息，我同劉君雖說是素昧生平，但是不由的也引起了我一陣陣的悵惘。

「死」本來是一個極神秘的字，有時令人感到莊嚴，又有時令人感到殘酷，最巧的又是任何人都必須接觸到牠，無論逃到窮荒僻野，天涯海角，也逃不出牠的掌握之中。無論是英雄美人，帝王志士，也要屈服於牠的權威之下。一經接觸到牠留下的，只不過是一塊的黃土和數莖的枯骨而已。

死也是社會進程中的一個極大障礙。沒有死，社會進步的程度決不止僅是現今的樣子。牠消耗了人們的壯志，磨滅了人們的銳氣，使人們易起苟安的思想。記得前些時曾經看過一篇散文，談到死，牠說：「人生勞勞碌碌的，想為國家為社會為人類謀幸福，看起來似乎是極其壯大堂皇的了，但是造

物者憑高下視，人類只不過像微細的小螞蟻，辛辛苦苦的，爲同類馱負米粟一般。僅僅的只要幾點小雨，一陣微風，就可以把人的微軀，打死吹飛，牠的工程也就隨着完了。我們人類，僅僅只在大地上，就已經同這些微蟻差不多，何況又在這渺茫無涯的宇宙之中，那麼，就只是連微小的螞蟻都不如了。可見人生是太短了，短得像一個夢，僅可抑制着理性，隨他走去就是了。何必勞勞碌碌的，想爲國家社會人類謀幸福，結果仍是鏡花泡影。」這類的思想，不如沉淪了多少人類的光明幸福。但是，「人生的謎」並不是絕對的找不到解答。清，讓我告訴你我尋到這個解答時的情形吧！

是在去年的七月間，那時我正在青島，一個夜晚的時分，天空中似乎不但沒有明月，就連閃爍的星光也沒有。那時，我同着一個朋友，由棧橋順着海濱往上走，海風吹到身上，微微的感到一點寒意。這時，左邊是燈光輝煌的高樓大廈，一陣陣的音樂聲在鼓舞着些醉生夢死的人們，右邊是深沈壯偉的大海，漆黑的什麼也看不見。只有耳朵可以聽得海潮同海風互相追逐的聲浪。這漆黑的一片，裏面包含着有無窮的與不可形容的美妙。這種美妙是幽靜，溫柔，莊嚴，偉大的交織品。這時，我們被這無言的美妙感動了，兩人都默默的坐在路旁椅上，兩眼凝視着怒吼的大海，嘴裏隨意的漫談着各種問題。後來談到死，我那時也以爲人生是太短了，這短短的時間，有志者能爲人類求得若干的光明，幾許的幸福呢？

「人生就是這個樣子啊！」我的朋友說：「就如你我今晚在這裏欣賞海的奇偉，一年後，一月後，甚至於一日後，再回想起現在的情況，還不是像夢一般的麼？人生本來是個謎啊！」

「這謎難道就沒有解答了嗎？」我說：

「稍微沉默了一會，他指着前面說：『你聽，這就是解答』」

這時，聽得海潮的怒吼聲，由遠而近，由弱而強；忽然，消滅了。隨後又是一陣陣的，繼續不斷的襲來。聽了他的話，我不覺的說：「固然，海潮聲，牠暗示了人生的真諦，是要不斷的努力。但是，你聽，他每一次的努力，終究不是也消滅了麼？」

我們都覺到無話可說了，站起來對着空闊的遠方，深深的吸了一口長氣。無意中，我忽然看見了前面遠遠的有一點時明時滅的燈光，我想着許是對面小青島山上燈塔所放的信號，便無意的數着牠明滅的次數。突然，我的朋友歡呼了一聲，搖着我的肩頭，說道：

「我找到解答了，你看，這燈塔內明滅的光亮就是我的解答，牠的……」

我微笑了，這是會心的笑，我截斷了他的話說：「是的，我也明白了，這明滅的燈光，同海潮一樣，是代表綿綿不斷的努力。在人生道上，每一次的努力都有一些效果。恰同這燈光一樣，每一次的明亮，時間雖說是那樣的短，光線雖說是那樣的弱；但是對於飄泊的航海者，就是他們唯一的引導與慰安。」說完了，我胸中覺得爽然。人生的解答算是得到了。同時這一晚的印象與談話，也深深的刻入腦中。

你說對於人生感到懷疑嗎，看了上面我得到的解答後，覺得怎樣？

清漆對於永明的感情一定是很好的。你可以勸慰她不必為死者難過。本來，燈塔內的燈光，雖說

是每一明亮都有牠的價值，但是牠明滅的久暫，卻是無法估定的。這就同無法避免人生的歸宿——

死——是一樣的事情呀！

祝你好！

夢如
八月五日。

華 哥

開明函授學校 徐無玄

在禮拜六的下午，照例華哥又來了，這一次他帶來了許多東西，剛踏進門東西還沒有放下手，他就說：「我現在決定要到××去了。」

突然的給我這個消息，當然我是免不了要喫一驚的，「什麼時候走呢？」我這樣的追問着。

「下個禮拜。」他說：

「這樣要緊嗎？」

「是的。」

「現在不是很冒險嗎？」

「那有什麼？憑着我過去的經驗，還怕什麼意外嗎？況且老是守在這兒，有什麼意思呢？」他停了會兒，又繼續的說：「年齡一天天的大起來，不趁這年壯能幹的時候去幹我們意志所願幹的事嗎？否則就這樣的過着平淡無奇的生活？這樣的生老病死，那有什麼意義呢？」他是很正經的如想好了。

似的一口氣不斷地說着，他吐了一口氣之後，又接下去說了，「其實就是發生了意外的事情，那又有什麼呢？頭掉了頸根，也不過是碗這麼大一個疤兒，我以為這樣半生不死的活着，還不是那樣的死了有意義些。我們要知道，螞蟻過水，如果前面的螞蟻不掉在水裏，那無論那一個螞蟻都永遠的不會走過這水的。」他很興奮地說了上面這一大套。是的，他這次確實是興奮了，你看在他那很久沈悶着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絲的歡容，好像是一般人能夠確定自己會中航空獎券的頭獎似的，所不同的是他的高興帶着悲壯和含着偉大的，並不是像想中航空獎券那樣的輕下和淺薄。

人總免不了死，就這樣的與人全沒關係的過了一生，那未免太辜負了這「生」了吧！不能留芳百世，也得遺臭萬年，這樣才算不負此一生——我這樣默想着。

「菲哥，他已經覺得我在那兒默想了，他說：『我說你還是決定去考×××學校，因為你現在年紀還很輕，應該在學問上再做一些功夫，同時如果在那兒畢業之後，進可攻，退可守，機會也多，一定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

他又叫我進這學校了，我記得爲了考這學校的事，曾經在日記上寫過下面的幾句：

考什麼學校？

增些兒資格來做我的退路嗎？

嚇！不在乎什麼資格。

我也不願有什麼退路。

我得斷絕我一切的后路，

那才能幹出一點兒事情。

我願幹，我更願犧牲；

不過犧牲得須有點兒價值，

怎樣說是價值呢？

就是，至少得對人羣有些兒影響。

所以我等他一說完就接着說：「我不願造成這些來做我的後路。」

「這並不是什麼造後路啊！」華哥很嚴正地說：「這是我們前進的另一方式，你要知道，我們目的是要相同的，但手段可不必機械似的一致——像我這個樣兒，只要稍稍留意一下的話，在路上就可平安無事的了……」

反過來說，像我這樣的人，就不容易像他這樣了。

那麼除了別離之外，別還有什麼呢？

x

x

x

x

今天是星期四，太陽不知道爲什麼躲在雲的深處，使這天氣好像怪悶沉似的。風也沒有一點兒，

樹葉和草兒都是硬板板的站在那裏，湖水也沒有一點兒波動；就是人吧，也懶洋洋的沒有精神，這一切就好像要死了似的。

華哥打來了一個電話，說他決定今天下午二點鐘走，要我們把他的皮箱送到火車站。

咱們在車站的門口會見了，但是都沒有什麼話說，真的在這時候叫咱們說些什麼才好呢？

除了在那火車開動的時候，彼此間麻木似的臉上掛着不自然的苦笑之外。

別離本來是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咱們間的別離，更尤其是這一次的別離；在我的情感上真覺得有無限量的痛苦，但我在廣大的意義上着想，那又是多麼偉壯呀！我真要替華哥慶賀，慶賀他光榮偉大的前途。

x x x x

我了解華哥，還只三年多一點時候，但在這三年多一點兒的時候裏，他對我的影響真可說是太大了。他對我的影響有這樣的大，可以說三年前的我與現在的我，除了軀幹之外，沒有一點兒是同樣的。在這三年多的時光內，他告訴了我人生，社會，和世界，以及其他的一切。我現在的了解人生，明白社會，認清世界，不都是他——親愛的華哥——所給與我的嗎？十多年昏昏沈沈的生活，經他如濾紙一樣的我濾清，我又應當怎樣的去感激他呢？

他說過：「有偉大的思想，才有真實的感情，否則不過是熱性的衝動而已。」有理智的人並不是沒有感情的，富於感情的人卻並不見得有真正的感情，換句話說，有理智的感情才是真實和偉大的。

感情，沒理智的感情只不過是熱和性而已。」

他這樣指正過我情感的發揮，又這樣告訴我什麼才是真實偉大的感情，所以這一次的離別，在我並不覺得怎樣悲傷，反之只有口兒裏悲壯的歡呼，心兒裏熱血的激盪；雖是在這次以後不能再會面還是問題的。

但他的一切總是使我深深地刻在腦裏，所以他的一切在我自己沒有毀滅之前，也總是忘不了的。

他是一個壯年的人了，臉孔瘦長的，淡紫色，但也不怎樣長，而瘦倒是確實的。剃的是一個和尚頭，在嘴唇和鼻子之間，留着一叢黑黑的鬍鬚，眼睛雖然不怎樣的大，但也很有精神；身體是和平常人那麼高，因為他走路時腳跟老是在地上拖着似的，所以有了一個「日本人」的雅號。

不和他熟悉的人，一見就會怕他或者討厭他的，因為他的臉老是陰沉沉好像對任何都有仇恨似的，又加上了他不大理人的皮氣，這當然是必然的現象了。但在和他時常接近的人，尤其是澈底熟悉他的人，那可一切都不同了。他是熟知普通一切的人兒，尤其是社會，因為他對於社會的認識是從理論和實際兩方面得來的，所以他不像學院派那樣的「閉門造車」，也不會和一般人那樣的胡亂盲從，又因為他很熟知論理學的緣故，所以他也長於辯論。

他那清淨的頭腦，正確的思想，偉大的志願以及百折不回的精神，和那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人格，都是我所欽慕的。

這一次是離別了，誰知道以後能不能再見面呢？這倒底是一件悲痛的事呀！無限的熱情，從心頭似潮水般的湧起，恨不得痛哭一個爽快……但是……哭有什麼用呀……何況……何況這本來是我們的志願呢！我們所需要的是偉大而真實的感情，並不是什麼淺薄的私情，所以這一次的離別，並沒有什麼悲恨，反之有的卻是歡慶，因為這是偉大的，無畏的。

懋與英

張萍

一個平淡的午後，不十分強烈的陽光斜斜地從桂樹葉隙透過玻璃窗，射向窗前桌上平鋪着的白紙。無所事事的我正伏着在這紙上沙沙地寫些什麼；因為紙上除了疏疏的陽光外，又間或有淡淡地搖撼不定的樹葉的影兒，所以把眼弄得花了。於是輕輕地放下了筆，站了起來，凝神地望着玻璃窗上涼蠅飛碰的情形。

偶然抬頭，看見一個圓圓的小臉，兩顆黑溜溜的眼珠藏在深深的睫毛下面，閃閃地發着光。稀疏的幾根頭髮隨意地向四下披着，不過長也不太短，很適合地在這小頭上。

當時這雙小黑眼珠似乎正注意到另一件事物在出神地微笑着。不過在片刻後，伶俐的她已經覺察到窗子裏有一個正在注視她的我，於是歡欣地連跳帶跑地來了。

在凝神的我，看到這種跑跳的態度，忽然起了一種茫然的感覺。

——這種可愛的活潑的影子，似乎在那裏看見過。我慢慢地想着，然而究竟是在什麼地方看見。

的呢？於是我重復茫然地沉默着坐了下來。

這剛跳來的小朋友——英望着我突然的沉默態度，覺得有些新奇，於是急忙用她兩隻小而柔靱的手拉着我的手指，半個身子斜倚在我的膝上；眼光閃閃地直望着我——

阿姊！你想什麼？

聰明的英，她使我不再沉默了，因為這種悅耳的音樂般的聲調，已經掀起了我靈海裏的波濤，湧起四年前的一個小朋友的一朵生命的浪花。

和英有着同樣的漆黑的眼睛，同樣的漆黑的圓圓的嘻笑着的臉，更有同樣的不長不短地疏疏的頭髮四下隨意地披着；也是一樣的短短的個兒；那小朋友叫懋，她們真是同樣的活潑聰明。不過她們都各自有一個兇狠的母親，致使她們都不能盡量地發揮她們所有的聰明和活潑。

從現在向前計算的第四個新年，活潑的懋穿着新的衣服，元旦日一大早便跳着到我家來喚，「媽媽阿姊！」當時我們正喫着東西，所以隨意地給了她一點；她也就天真地接受了，並還報我們以可愛的微笑。這可愛的巧妙的微笑啊！我永永遠不能忘懷。

在片刻之後，我們聽到一陣急促的板子聲和呼喝聲。由她家僕人的傳達，知道懋竟在挨她母親的打了，而且打的原因是爲了我們所給的一點食物——據說因爲懋是用金錢買來的，所以她母親絕對不痛惜她。並且除了重打以外還用一根大針用力刺着她的小嘴：「你好喫，看你好喫，把你的嘴釘爛！」

可憐的懋，只爲了我們偶然的錯誤而受了這樣重的懲罰；我們的內心真是充滿着慚愧。

自從這一次以後，她的活潑的態度便完全改變了；她也沒有到我家來玩的興會了。一直到她死，我們從沒有再看到她的面目。於是我們的慚愧便永遠地蘊藏着，更固封着一重不可消釋的悲哀。

英是剛搬來一月餘的人家的孩子，她和懋同樣地可愛。我們也同樣地歡喜她，愛她，她也常常乘她母親不在家的時候，偷偷地到我家來玩。

那一天，天色漸漸地昏黑，英的母親和父親都出去沒回來。英是負了守門的重職，不敢出門一步。夜之神終於展開了它的翅膀，大地上的一切都呈現了陰暗的色彩。我們都已點上燈，可是英的母親依然沒有回來。英只呆呆地坐在大廳的門檻上，目不轉珠地望着大門，她希望能夠在門開處顯出了她的母親，然而四扇門儘是靜閉着。於是她覺得四周的物件，都像伸長了可怕的臉，張大了嘴，要向她的吞嚥的樣子。因了恐怖和飢餓，終於她流淚了。

我們剛走過大廳，見了她哭喪着的臉，便去攆着她的手，問她爲何哭了？她嗚咽地回答，說是因恐怖而且飢餓。我們爲了同情她的淒涼，便牽她到我家來，拿了一點食物給她。

然而不幸的事終於這樣迅速地接着來了。

在很急迫的敲門聲裏回來了英的父母，於是可憐的英便張皇地奔回去，喊着爸媽。弱小的英又因爲不敢撒謊而說出了在我家喫食物的事情，兇惡的父母不稍加以憐惜——因爲英不是她母親親生的——打着她，並且不許她哭出聲，但這件事我們終於知道了。從此以後，英不再到我家來。

可憐的英所以得此懲罰，也是爲了我們偶然的錯誤；於是我們的內心又漾起了同樣的慚愧的波紋。

今天是例外，因爲她母親須出去一天而寄在我家的。平常她的父母出去時便把她單獨關在房裏；我們雖然同情於她，也只能隔着板壁聽到一二聲爲懼怕所激發的驚哭聲。

兩個相同的孩子，兩件相同的事情，慢慢地溶合，變成一個影子在我的腦海中顯現。分不開的兩個影子，兩重慚愧的波紋，牠們予我以無限的悵惘！

「小黑子」

河北天津中學 劉宏詞

小黑子一手提了一桶米飯，一手端着一碗起尖的炒韭菜，又從我家門前過去。他的背有些彎了，他的眉頭總是蹙着，白小褂有了二重的補綻，而且已成了地皮色，走起路來兩腳常是擦着地沙沙的響着。

小黑子是我們同院何嬸的孩子；可是有人說不是她的親生子，因爲她待他非常的不好。你想他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每天要往鋪子裏送二回飯，好幾回開水，那每回的重量，就像我這麼大個子也夠一拿的，累的他的小身軀都不能發展了。

何嬸的丈夫在××街開成衣鋪，何嬸是北平人，說話那麼响亮脆生的，見人是那麼和氣的一個中年婦人。但她對她的孩子（？）小黑子，我很以爲不然，雖然見人她常說：

「我們的小黑子呀！用那麼慈愛的腔調，但是誰不知道呢？你待你那三個月的小阿栓如同寶貝般的，而長到了十二歲的小黑子，卻如同一個「小聽差」。

天發亮了，太陽還沒有一絲何嬌在她的被窩裏向外間屋喊了起來：

「小黑子死過去了，怎麼還不起來！」

小黑子是很想早起的，無奈眼皮一個勁的往一起合攏，身體也不十分的隨意。這時若是一個有親娘的孩子，他會安心的睡一大覺，但是他是不行的。他睜開了眼睛——紅邊的眼睛，看見了窗外射進來的光線，他驚駭了，趕緊爬了起來，胡亂的把衣服穿好，便聽見了他娘的叫喊，他很快的回答：

「娘，我起來了！」

「把院子和各屋裏的地都打掃乾淨了！」這是每天的頭一個命令。

小黑子半開着眼睛蹣跚着找到了條帚，一下一下的掃乾淨了屋子同院子，便去生爐子預備娘起來做早飯。

「打漱口水呀！娘喊叫的聲音，便又跑去伺候娘跟爸爸洗臉漱口。

「火生起來了嗎？什麼事都等我指使！」娘擦着粉似乎是發了怒。

「早生着了！」小黑子長籲着說。

「水煮開了嗎？沒開，拿茶壺到水鋪去泡！」娘去做早飯。

茶泡來了，爸同娘喫了飯，喝了茶，到鋪子裏去了。小黑子去洗碗，娘便結紐扣。

小黑子洗完了碗，便煮上了一壺水；也許在水未開之先是他的休息時間，但也不能說是一定，有時是叫他洗手帕或抱小阿桂的。水開了便送到鋪子裏去；其實鋪子離水鋪並不算十分遠，那便爲了省一個銅板的原故。

要不是小黑子的腦筋比別人特別好，買菜的時候一定弄成一塌糊塗，油鹽都是現用現買，菜單我也知不十分清楚，反正每天準有醬酒五大枚，鹽六大枚，香油二十枚，一大枚的香菜，一大枚的胡椒麵……有時小黑子也要挨揪的，便是忘了買胡椒麵等。

小黑子的爸午飯及晚飯是在鋪子裏喫的，所以他必須送去，連司務們的飯在一起。

小黑子送了晚飯，等他們喫完了把碗筷及剩飯拿回來，自己喫完了洗刷了碗筷，便到鋪子裏去幫助趕夜活，自然是縫個口袋，釘個鈕扣等。夜裏二點鐘跟着爸回來，司務們多半是打通宵到四點多才睡的。

伺候爸睡了，那時娘早睡了；自己再去睡，至少也得到二點半，這時候他算是可以將筋骨舒舒服服的伸一次，但還沒睡得十分沈熟，便又聽到熟習的聲音：

「小黑子死過去了，怎麼還不起來！」

小黑子便不敢遲疑的起來，去進行他的工作。

方先生

廣東省立三中 王金德

今朝妹妹很早就回來，我問她因何這麼早下課，妹妹天真地說：「孫先生給我們氣跑了。」我問她因什麼緣故，她說：「孫先生從來對我們是很要好，不會責罵我們的，今天上課，孫先生叫我們背誦國文，我們大家都背不出，孫先生就翻起臉來，責罵我們之外，還要罰立正。我們便用消極的方法來抵抗他，一味不理——坐着不動。他因此便氣跑了；臨去時還恨恨地對我們說：『做乞兒亦不再回來。』」妹妹說完後，洋洋得意地伏在我懷裏。我聽了這樁可憐而又有趣的事情，忽然憶起了我的方先生。

方先生是六年前在××小學教我國文的教員，她是××女子高級師範第一屆畢業生。她的性情非常柔和，很是憐愛學生。我那時只有十一歲，也不曉得什麼緣故，她時常要來撫摸我的臉兒，後來我見她和藹可親，也時時跟着她耍子了。

日子久了，方先生愛我之心愈切，我也依着她不離了。當時同班中以我的年齡為最小，在在都受同學的欺凌，方先生因為屢次替我出首，因此對他們的感情也漸冷淡，同時他們欺凌我卻隨之而更甚。所以我每天只好躲在方先生的房裏，避開他們的欺侮。

方先生的房子，除我之外，其他同學是很少到的。在課餘飯後的時刻，方先生總是伴着我玩耍。她待我如兒子一般，時時撫摸我的小臉兒，吻我的小手，擁抱我，溫馨我，加意教我讀書，寫字……我也非常愛她，敬重她。她會要我給她做兒子，商諸我的母親，不過我母親只敷衍地說：「阿德，以後我便教他

叫你做媽媽罷，」而已並不曾認真地答應了她。

方先生是個近視眼的人，她把眼鏡放在桌上的時候，我每每拿來戴上，無形中也染上了短視的毛病。這是方先生留給我的一個永不能忘的印象。

有一次，方先生對我說：她的丈夫是在××大學讀書的，明年要卒業了。他們是在兩年前結婚的；他現在讀大學的錢，還是由她做教員賺來供給的。她又曾說：待他畢業後，小學教員可以不做了——在家裏賦閒一輩子。

我記得有一趟，與同班黃國實君打架，給黃君追來，我怕喫了虧，急在地上拾了一塊石頭，回頭向黃君猛擲。黃君猝不及防，給我打破了頭顱。本來這件事我該挨一頓痛打，卻得了方先生鼎力為我周全，說黃君平日是如何頑皮，如何懶惰，終日好尋人打架；說我是如何謹慎，並說石頭擲中他頭顱是無意，使校長連罵我都沒有。

此事發生之後，本班同學便與方先生發生了惡感。連我也和她少了往來，尤其是受了委屈的國實，視方先生簡直如同仇敵。

方先生究竟是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對於兒童心理學深有研究，所以無論本班同學如何地攻擊她，毀謗她的名譽，她始終都是抱「軟化」主義。因此那些頑皮的同學，以為她軟弱可欺，竟愈鬧愈凶，甚至當面毀謗她的名譽。後來此事給校長知道了，便面責方先生「管束無能」。這小輩子亦管束不來。方先生曉得「軟化」主義終不能實行，便改用嚴厲手段。

久被放縱的他們，見方先生忽然改變方策，認為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便聯合起來實行罷課。方先生見情形難以收拾，便向校長自行辭退了。

當他們攻擊方先生的時候，我因為是站在級長的地位，曾竭力為方先生辯護。可是我倒給他們大罵，甚至幾乎被打。後來得了校長的保護，始免受辱。

那時候我已十三歲了，祇差半個月便畢業，本來我已不敢再到校裏去上課，好在方先生臨走時會流着淚對校長說：「我走不成問題，只是王生要你認真看管，使他畢業為幸。」因此，我才得安然地讀到畢業。

在方先生整理行李那一天的情景，是我日記裏最悲痛的一頁。那時候我躲在她房裏，兩人關着門痛哭了一頓。方先生含淚對我說：「此去萍踪無定，或要去見丈夫，或是回母家，抑或是往香港找舊同學——不能測定。」我見她說得悲楚，就拉着她痛哭不放，她亦緊緊抱着我不肯鬆手，兩行熱辣辣的眼淚，滴在我頰上，眼裏，與我的熱淚相溶和。

痛哭的哀聲和淚，終為鏗——鏗的時候鐘聲擊斷，方先生爲了要搭三點鐘快車過香港，不得不收了淚，改用一副和藹的面容來安慰我：「德，我此去雖然萍踪無定，但遲早總有信來給你，你只要靜心讀書，畢業後千萬要升入中學，我們終有相見的日子，決不致就此永別了你……」說着的時候，不覺又流起淚來，我亦跟着痛哭！

我送了方先生上火車，看她在灰塵迷濛中消逝了。

當我含着淚走出車站時，心頭覺得有塊大石壓着一般。路上的一切，都露着淒涼的景色。我回到家中，倒在床上痛哭起來了。

方先生去後四個月，才給我一封長信。信裏大概說：「別後很想念我，本來想早日寫信來給我，因她丈夫在××校裏已經另找了個愛人，現在與她離婚了，如今她在某女同學處」云云。我接到她的字字如血的信後，曾爲着她的遭遇與環境痛哭了幾日，然後寫一封長信去勸慰她，請她善自保重身體。

此事離現在已經六年了，以後不見她再有信給我。我連寫了幾封信給她，依然是杳無音信。也許這不幸的方先生已經離開這混濁世界——在極樂的天國了。我願方先生的靈魂憐愛我這伶仃的雛雁。

回想到這裏，不覺潸然淚下。忽然間一張和藹的面孔又在我面前出現，兩片熱唇又在吻我，一雙溫柔的手又來撫摸我——哦，「我的方先生，我最愛的方先生」我說着張開雙手，向方先生撲去。

「啊啊哥……哥你做什麼？原來抱着的是我的妹妹。」

我凝視着空房，隱約中尚聞「你要靜心讀書……」一種溫和而又顫動的聲音在空中蕩漾盤旋。

分家

周邦霖

是去年這辰光，家庭中開始起了變化，內中的主角，是爸爸，哥哥，嫂嫂，和一位尚未成年的弟弟。媽媽離開我們已經十年。這時，我在蘇州讀書，也不能不列入他們的一幕中去表演一節離奇的劇本。

一般人的家，也許沒有我們家庭這許多問題，也許沒有我們家庭嚴重；而這許多問題，也曾使我煩悶，奮怒，流淚痛哭，一幕一幕被他們攤上了「人生舞臺」，刻上了許多創痛，在心的深處。

在寒假的盡頭，校裏來了一張成績報告單，同時，附着一張可怕的入學繳費單，七十六元的費用，不算多，這是省校的特別恩惠，在一般人的眼光看來，還認為極便宜。

爸爸看一看成績報告單上的各門功課，都及了格，甲字有六個之多，丙字一個都看不見，在他很老而多皺紋的臉上，刻劃出一個歡喜的笑。

然而，那七十六元的入學費，已使他半身軟癱了。注意了好久，於是，勉強帶着笑容，拿我的成績便向大家公佈，他說得滿心歡悅的當兒，驀地嫂嫂從房裏走來，說一句冷水潑頭的話。

「用錢去買來的，有什麼希罕呢？」

她說着走了，帶着盡量的訕笑。我站立在旁邊，熱火從肝臟裏噴出來，直衝腦門，使人簡直要嘔血。爸的臉也繃得緊緊地，空氣非常的緊張，下面的話也就打斷了。

這一次的寒假，非常之短促，在陰曆的年關將近，就要開學了。他們唯恐學生到得不足，不得不行

官制一樣地下一道命令，吩咐各家長命子弟如期入學。

可是這就糟了。在年關比死關難當的時候，家裏那裏還能拿出如數的錢。爸在我秋季入學時偷偷地借王爺一百元，年底的本利一併還的話也對我說了，我聽了無從爲力，幾次想退學，他老人家都沒有許。

這次，要這末多的錢，爸沒有別的辦法，盡量地揀家裏值錢的東西去當了，再籌劃一些錢比較容易；於是，他老人家一個老早，叫田夥計推着小車進城。恰巧天陰霾得可怕，厲害無比的東北風，吼吼地叫着，大地無處不結冰。

本來，爸爸進城當押物件，家裏的人很難知道，不知誰在中間搬弄事非，哥嫂們得能知道，他們在家裏發了一天脾氣，時常對着我不同意。

當天晚上，爸還沒有回來，時光已經不早；而在東北風怒吼的冬夜，非常寒冷，人們早已鑽進被窩去安置了。從家往城裏去要走六十里的大道，爸這時正在路上走。

我因爲聽了他們一天的謔話，很不容易入睡，並且幻想了許多時候，頭腦有點昏沈，便從床上跳起身來，輕輕地推開窗戶，鐮刀似的月亮，掛在天空中，幾點寒星，發着癡人的笑，屋瓦上的寒霜，放出冰厲厲的面孔，我不覺打了一個寒慄。

這時，隔壁哥嫂倆的談話，從微弱的燈光裏滲露出來，涉及到我的入學問題，又涉及到學費方面，我靜心地聽。

「這次你不發作他們，你就不如死了。我命裏注定苦……」
這是嫂嫂的話。

「他上學也是正當的事情，叫我也難……」

這是哥哥的話。

「……………」

以後的話，我可聽不見了，在極細微的嘆息中，彷彿聽到嚶嚶的啜泣聲。我正在很不快的當兒，聽到敲大門的聲音，我早知道是爸爸和田夥計。

我急忙開門來看，老父戴着一頂風帽，露出一張凍紅了的臉孔，而且像傷了風一樣帶着咳嗽，身上那件老羊皮的袍子，也不見了，他那種甘心挨凍喫苦的心，使我要流淚痛哭了。

「爸！你們還沒有喫過晚飯嗎？」

我禁不住要流淚的問。他老人家點頭，咳嗽更加厲害。這時，嫂嫂也不起來給晚飯他們喫，這件事我權來試一試，到灶間下，先燒了臉水給他們洗臉，然後拿今天臘下來的飯溫一溫，切一點鹹菜蘿蔔端上桌，讓他們喫。

他們正在喫的時分，驀地哥哥從房裏裹着鞋出來，一句不響，不問三七二十一，向爸身上撲去，來勢很兇猛，那一隻碗跌落到地下，聲音非常之淒慘。

我驚恐萬分，先是嚇得像木雞一般的，後來醒轉了，急忙前去擋住哥哥的攻勢，還沒有解決的時

候，嫂嫂又像瘋人一般地滾來，要死要活，號啕大哭，前來拚命。

四歲的姪女，也在床上翻地翻天的哭叫，鬧作一團，把親房鄰舍都從夢裏驚醒，有的來看演劇，有的前來勸解。

哥哥被四叔拉了去，嫂嫂被四姨勸阻，都離開了此地。我這時很氣，恨不得要自殺，才能解除我的罪惡，才能不使骨肉間發生殘鬥。

爸爸氣得臉上發青，吐出幾口鮮血，眼淚掛在他的臉上，沒有一句話說；雖然有許多人和我的安慰，好幾天沒有起床，家中幾天也沒有人去主持家政，伙食也成了問題。

終於爸爸給我如數的錢，到校裏去上學。沒有到一個月，接到爸一封快信，要我立刻回來。

我回到家裏，舅舅和族裏的人們都在了。爸頭上包紮一塊布。這一幕武劇不等人說我也猜到了；至於今天有什麼事，我還不知道。

後來，爸拿出三張紅紙，寫上三份平均相等的家產，叫我們弟兄三個簽字，我才曉得分家了。分家之後，我便脫離了學校生活。

傷痛的往事

南通女子師範 張雨鵠

「如果不是爲了你們的話，我早就死了，在你們父親死的時候。」一直到現在，母親遇到族人欺侮或是我們不聽她的話時，總要含着滿眶的淚頭聲的這樣說。

我，明姊和已死的冲妹是大姊二姊和哥哥的繼母生的。父親死時我還沒到周歲；母親也只廿幾歲的青年人。大姊們雖然大些了，然而正因為母親是繼母的緣故，所以大家都不能母親了，同時，強狠的族人也因爲我家稍稍有一點產業和母親年青，便教唆了十一歲的哥哥來施行他們殘忍的手段，欺侮我們的可憐而年青的寡母。

剛剛才過着孤獨生活的懦弱的母親，便受盡了族人的欺侮與壓迫，和大姊們的冷落與輕鄙。真是一點也不講情理，這些可惡的族人，他們領着年幼的哥哥學壞，驅他不要上學。每天所幹的事是進館子上妓院，到梨園要用錢，便以我父親的遺名出去支付；而對於母親每天限定支出，不許母親說一句話，或單獨的做一件事。一方面族人又指使了哥哥在家裏作威作福的要怎樣便怎樣；有一件極細微的事情不如意時，便指着母親臉上辱罵，或是推桌子，丟碗，而且這一班如虎似狼的族人還要每天早晨便大夥兒的擠到我家來。母親的一舉一動他們都細細的觀察，啖在這種周遭都是虎狼的冷酷的環境裏獨處的母親，怎能不吞聲飲泣而存尋死之見呢？真不對了，形勢是越來越嚴重；他們竟敢勾誘了姊姊哥哥們在外商量了一種極苛刻的無人道的計策——一個錢都不讓母親經手，所有的進款都經族人們管理；每天也由族人那邊煮好飯送給我們幾個孤另另的無可憑依的寡母孤兒喫。

啊！當這種消息傳到母親的耳朵裏來時，母親是幾乎瘋狂了，她日夜只有哭泣，不想睡，也不想喫。她真是迷惘了。這些日子，在她的腦海中的是，沒有天沒有地，更沒有太陽和星月；所覺得的只是一片

的黑暈，籠罩了她整個的腦海；於是她決定了，唯有死才是最好的一條出路，在她夜深人靜獨自咽泣的當兒，她已看到死神在向她招手了。她覺得死神是和藹的，是溫柔的，所以她決定到死的國度裏去了，然而爲了年高的外祖母在此陪伴，不易完成這種希望。

一天夜裏——那正是深秋時分了。室內靜寂寂的只一點細微的鐘擺聲；窗外是西風吹落葉的沙沙的聲調，淒涼極了。在那時，母親便蹣跚手蹣跚的偷偷的起來了，拿好了繩和剪在顫抖的手裏。

啊！就在這一剎那間，母親的生命便要無聲無息的輕輕斷送在這一根繩和一把剪上了。可怕的一分一秒鐘啊！

母親那時起來，便把電燈扭息了，極目的都是黑暗的分分子擠着；堂屋裏父親的靈前的七燈正小得如豆。

在片刻的躊躇裏，爲了是死別的關頭，便又扭亮了燈，含着淚到床前看着幾個無知的天真的我們安然微笑地熟睡着；白髮蕭蕭的外祖母也愁容滿面的睡在一旁。在每個人很均勻的呼吸的狀態裏，她斷定我們都已熟睡，於是她果決的把剪拿好準備死了。然而，母親並沒這樣做，因爲她是那樣的懦弱而沒勇氣啊！在她幾度的淚眼模糊的回顧裏，幾個幼小者和年邁者的老母可憐的狀態，惹起了她的生的留戀，她終於忍不住的淚如泉湧而發聲痛哭了。

在靜極的境地裏，突然一種哀痛的音波顫動在靜止的空氣裏，應該可以驚醒一般人的好夢的。然而，並沒一個人來慰問；被驚醒的只有外祖母一人，在猛時的迷惘的倦眼裏看到母親一手持繩一

手持剪而哭倒在地上的慘狀時，便急忙從床上跳下來抱住了母親相對號哭了。啊！在這偉大的哭聲裏驚醒了我們三個幼小者，以爲不知什麼大禍來臨了，我們都哇的哭起來。

每回聽母親說到這裏時，大家總要相對哭泣的。

自從那夜母親求死而未得之後，外祖母便日夜的陪伴着，不使母親稍一放步。啊！賜與我們幸福的是外祖母，而母親以後幾十年的辛苦源頭也由此外祖母開導了。

時光是這樣的飛度過去了，父親已死十五年，這些日子在母親是怎樣的在苦捱。受着族人們的譏評與壓迫，尙掙扎着把我們撫育成成人，先後完成了幾件大事——大姊、二姊、哥哥三人的婚嫁，和沖姊幾年的肺病而繼之以死。這些都是母親獨力主持的，母親真是心身交瘁了。現在無論如何都不能見到她豐腴的面龐了。自從母親敵過了艱難困苦而得到現在的圓滿的結果後，大姊們的心目中才漸漸的明白有這麼一位賢良的繼母。然而，在我們三人是嘗夠足了苦痛了。

「如果不是爲了你們，我早就死了，在你們父親死的時候。」一直到現在，母親遇到族人欺侮或是我們不聽她的話時，總要含着滿眶的淚顫聲的這樣說。

先普子

周定一

在我幼年的一些友伴之中，先普子是我不能忘記的。雖然他死去已有八年了，然而他那副常帶微笑的面孔和赫赫的笑聲，仍不時地出現在我的腦子裏，在我的耳朵邊。

他和我是在一年出世的，然而在族譜上我卻比他大了兩輩，所以他帶着他的弟弟總是叫我做「叔公」；他弟弟的舌頭太不行，每每叫成了「篤公」；我聽了笑着，他也笑着，「篤公赫赫……什麼篤公！」

我們同住在那只有六棟屋的一個小村裏，村子裏四面都是高山，他住在山腰，我住在山脚。山脚下有條湍急的溪流，他背馱着他的妹妹常常和我在怪石磷磷的急流裏翹螭蟹，網小魚。

他父親在城裏的團防局裏當團兵，不時地穿一套灰色軍服回來；有時還帶了一把鎗。我們常常叫先普子去問他父親要子彈殼子，要來了就裝些火藥在殼子裏燃着玩，他還爲這傷過一次手，但沒有哭，只把塊濕黃泥敷在傷痕上，點着頭說，「這是好火創藥，萬靈萬驗！你不信麼？赫赫……」於是，他再敷上一搭溼黃泥。

他母親靠替人家幫零工養活她的一羣兒女和自己，因爲他父親非但出不了錢，而且每回家來，還要向老婆要這樣要那樣的。

我從來沒見先普子發過怒。他總是一副微笑的臉和赫赫的笑聲。全村的人都說，「先普子是個好孩子，可惜家裏窮，難得出頭！」

我六歲的時候入私塾，那時他的弟弟只有兩歲，妹妹還沒生出來，而他自己也還太小，所以他母親尚不用他在家里帶小孩，也就送他到我入的那個私塾裏來了。記得他讀的是皮紙條訂的「三字經」，而我讀的是線裝的國文。那「國文」裏有許多很好看石印圖畫，他間常借了書去用薄紙或竹衣

把簡單的一些描下來：他還能別出心裁，有時爲山石添一兩根草，或在羊頭上加幾條長鬚鬚。

我們上學要經過一個樹林，學堂就在林子外面的山腰上。我們常常在林子裏尋鳥卵，摘果子。有時還用山藤做一條龍，每人捧一節在林子裏的石路上一來一往的舞着。先普子高興到極頂的時候，總是赫赫地大笑；我們怕給先生聽見，就掩着他的嘴罵他，他也不怒，仍是一副笑臉，把頸子縮一縮，好像他已在心裏笑。

他十歲的時候，因爲小妹妹已經去世了，於是他母親不肯再放他在學堂裏——要他回家去帶小孩，何況油鹽柴米都一天貴似一天，要他母親在窮困中每年拿兩塊錢出來做學費，雖然不多，然而還是難支持下去的。因此，我同他玩的機會也比較少了。但每當黃昏放學歸來，兩個人仍舊一道去燒泥灶，或帶條狗到山裏去追野兔子。

同年，他父親因爲團防局裏老沒餉發，於是心裏一紅，遠到外省當兵去了。記得臨去時是當夏天的一個清晨，太陽剛出山頭，我還同祖母睡着沒起床，朦朧中聽見有人在窗外低低的叫，「老叔婆，我去了，丟下一家大小，要請你老人家照顧照顧呵。」那聲音有點發抖，我驀地清醒過來，才曉得是良元。於是祖母馬上起來到房外去了，我在床上聽得祖母在窗外吩咐他：

「良元，你要常常寫信回來，在外邊第一要緊莫學壞樣，好你去吧，你一家大小我們自會照顧的。」

我聽了心裏有點悶，喫過早飯就跑到老屋裏去找先普子，我低聲問他：

「你阿爸走的時候你曉得麼？你哭了沒有？」

他搖搖頭，隨後就是赫赫地笑了起來。又拖我到籬笆外面去，附耳對我說：

「我阿孀在房裏流淚呢！我們還是到河邊去吧，那裏有一些水楊梅已經紅透了。」

過後他又常常告訴我，他父親答應回來時帶支小洋鎗給他，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到深山裏去打野豬了。

他攆着妹妹，攆着弟弟，間或走上私塾裏來玩。當冬天，他穿一件破棉襖，手裏提一個火籠，到課室裏後，就靜靜的蹲在壁角裏看我們讀書。我們偷偷地對他裝鬼臉，引他發笑。先生很和氣，每每掉轉頭去問他。

「先普，你阿爸有信回來沒有？」

他總是紅着臉搖搖頭，又好像害羞似的，一面拉拉站在他身邊呆看我們的弟弟：

「弟弟！回去媽怕從田裏回來了，回去喫飯去。」

然而他並不真的站起來就走，一定要等到我們停止書聲把各人帶來的中飯送到廚房裏去蒸的時候，他才攆着他弟弟慢慢的踱出課堂；若在下午，則要一直等到我們散學，好同我們一陣到林子裏或田間玩去。有時他背上的妹妹忽地哭了起來，他就站起來在屋中踱來踱去的，還一面唱着催眠歌，又擔心着弟弟的走路，村裏的老人看見了就攆着鬍鬚歎氣，「自家也還要別人帶就攆一個，攆一個，先普子不曉得那世造下的孽！」

十四年春，父親帶我到省裏去讀書。臨走，他攆着他的妹妹正站在他家屋角的水溝邊。我在行李

凳子後面叫了他一聲。

「先普子，我下省去！」

而他忽然哭了起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哭，兩行淚珠掛在被霜風吹裂了的頰上，他舉起破爛的衣袖去揩。我不知所措地走前去問他，「爲什麼哭呢？」

他抽噎着說，「你走了我找不到人玩了，而且他們都將欺侮我。」

我只得這樣勸解他，「我不久就要回來的，不要哭。」我又告訴他在上屋的屋角裏我還藏着一把竹鳥銃，要他快去拿來玩。他於是微笑着轉身去找，又回轉頭來說：

「普兆叔公回來時帶枝活鉛筆送給我。」

我初臨異地，在省城裏處處感到孤寂。於是每當閑暇或夜雨不寐的時候，就想起了美麗的故鄉和一些遠隔了的友伴，尤其是先普子的笑貌和誠懇的音調。

次年秋，我帶着一身重病回故鄉去，然而我一路是歡喜的，因爲我又將和先普子及村裏的孩子們在青山綠水中間奔逐遊玩了。

但是當我將要到家的時候，就聽到了他在去年秋天死了的消息，我心裏就忽然歷上了一塊石頭似的。又聽說，他在病重的時候，還想跟我大伯到外省去找他父親，因爲他父親有年多沒有信了，而母親又常常生病，生了病就不能替人家做零工，那來的錢以養活一家大小，更那來的錢去買藥。

我常常想邀村裏的孩子們到他墳墓裏去看一趟，把那支爲他帶回來的活鉛筆掛在他的墓草

上，然而聽大人們說，他是埋在烏鴉壩，那兒常有豺狼和野豬，我們於是被嚇得沒有去成，只對着那一片山望望；而每當在山田裏放野火或捉泥鰍的時候，總覺得少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大家都沒有先前的那股勁了。

幾年來，故鄉匪類橫行，殺人如麻，聽說鄰居快死完了，那個小小的村莊也已渺無人跡。我幼年時的一些友伴，多已成爲刀下之鬼或者逃亡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什麼事都是夢一般的去了呢；但先普子赫赫的笑聲知誠摯的語調，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二十三年秋於北平。

壽康藥號

鄒平山

「哦！原來這裏就是壽康藥號！」

當我到了常州做事，第一次從「千秋坊」走，經過一家張挂着「壽康藥號」四個大金字招牌的店門時，心中突然這樣地遐想。同時，腳步也放慢了；眼光注射到店內的櫃檯，打量牠到底有多少高矮。又回首過去看看靠左壁正對着櫃檯的一排椅子。我這時很奇怪，我跟着母親在這家店裏買藥回去醫治她自己的病的時候，還剛祇有八歲，也曾到過醫生的家裏，也會在旁的店家買過東西，怎麼這一家便特別記得清楚些——母親坐在靠左壁並列着的三張椅子的中間一張，我坐靠外的一張，另一張是空着；爸爸、叔叔，統是在櫃前站立，和櫃裏的人講着話，他們並不來坐。一張藥方，好像還是兩個

人在配藥的。我會幾次走向櫃檯邊，想看看上面有些甚麼，但點起腳尖時，眼光總是被櫃面的凸出部分阻止住，終於一些什麼都沒有看到。

我們那次來城，是自己僱的船，在「壽康」買藥時，船就泊在他家左近的一個碼頭邊。我跟着母親離船登岸，在河邊還拾到一個完好的小玻璃瓶，這時我的衣袋中又添了一件有趣的玩物了。至於方向，我因為那時只有八歲，七橫八直的市街，那裏辨得起來我髻髻記得這裏的一條街是向南北直走的，還明明記住「壽康」的店門是正向着西的……現在纔知道這條街是橫列東西，壽康藥號是朝南的。

我還特別記熟了一條街叫做千秋坊，一條橋叫做甘棠橋，這條街名和橋名，此後便永遠像鏤刻在我的腦海中，再也不會忘記。因為我那時雖只有八歲，但已經讀過整整的兩年書，「千秋」、「甘棠」筆畫多一點的就是「壽康」，都很已認識。並且，似也知道這幾個字裏含着很好的意義——甚麼「千秋萬歲」，甚麼「薇蒂甘棠」，甚麼「俾壽爾康」等一類的句子，耳朵裏都會聽得爛熟過；那容我對於這些橋名坊名不發生特別的趣味呢？

在這店前停留着不到三十秒鐘時間，我的思想潮湧了。一幕幕的往事，反來覆去地在我的腦中映着；歡樂的，本不要再講，因為事實全已幻滅；那悲傷而悽慘的事蹟，卻不得不使我在歸途中暗自流淚。

記得我八歲那年，正跟着我的祖父讀唐詩，還讀孟子。學塾設在自己家裏。父親在離家二里的一

所新設學校裏當教員（那時是民國二年）。祖父平時待我很是珍愛，甚麼事情都可原諒我些；獨有教我讀書，尤其是讀唐詩，便絲毫都不肯放鬆了。一天教幾首，就得讀熟幾首；讀的時候，如其不依照他的音調和平仄，便得喫幾個栗鑿，有時還得每個手喫一下手心（這是學塾裏體罰的一種）。母親疼痛我時，便暗暗向我使個眼色，我帶着書本走進房裏，她便三遍五遍的指着教我了。

我十一歲時已在外鄉讀書。那年的春天，恐怕是二月中旬吧，我在校中忽染痘症，回家時寒熱已十分沉重，簡直連人事都不知。母親日夜服侍我。她看我的病勢一天重似一天，覺得我的生機恐將從此絕望，在暗地裏不知落了幾許眼淚！她本來不甚信神明，但在這時候，她只好相信世界上確實是有神明，往往在更深夜靜萬籟俱寂的時候，到天井中向着天空祈求我的病勢速出危險。母親在我那次大病的當兒所嘗到的苦味，現在我這枝筆實在無從寫起，旁的不講，單是和衣兒徹夜不眠地伴着我，就接連有十五六夜哩！啊！誰知這一番辛苦，母親竟爲我種下不治的病根呢？

我的病在三月半後就漸漸痊愈了。一到五月，精神也復了原。可是，母親的病卻天天在加重起來。起初總算可以勉強支持着在外行動；後來竟是臥牀不起，百藥無靈。到我十二歲那年的二月二十四日，親愛的母親便把她最心愛的孩子——我的一個妹妹，一個弟弟和我，統統丟下而逝去了。唉，真傷心哪！母親在家生了將近一年的病，我還只是在校裏讀書，沒有回家服侍過她一月或半月！

我幼時不知道沒有母親有怎樣的苦處，這時候看到別人家的小孩，常包圍在她或他的母親的慈祥底甜蜜底愛的當中，滿懷的孺慕便在胸臆中蓬勃地膨脹起來。我有時一個子在操場上散步，一

把拉住了一兩個小學一年級裏的孩子，順口問著——你的媽媽在家做甚麼，那回答的話假使說是「媽媽在家抱小弟弟，做新衣服我穿」我便即刻生了敬重他和羨慕他的心；若回答的話是「我沒有媽媽，只有爸爸」那麼我就立刻會發生一種可憐他和同情他的心。這種脾氣，近來發生得特甚，也不知道到底是甚麼道理。

我因為自己常常思量母親，一定也要教人家思量他的母親，於是往往喜歡教同學們把這一個題目來作文——「我的母親」；到看卷的時候，還得照前發生些思潮。記得有一次上作文課時，在黑板上寫了這一個題目，突然有一位同學（因為是女校，所以這同學當然是女的）伏案嗚咽起來，經過旁座一位同學的說明，纔知道她是沒有母親，是和我一樣一輩子都得不到母親的慈愛的。我當時很懊悔，不該寫出這一個題目來，使沒有母親的一班青年同學傷心，但過後卻竟得到了四五篇出乎天性發乎自然的好作品。其實，這也用不到奇怪，因為這個題目已對那幾位同學供給着豐富而特殊的材料了。

總之，有母親的人，她日日在她母親的照顧之中，愛護之下，那裏會覺到特殊的樂趣？只有是沒母親的人，尤其是常和許多天真爛漫的小孩子——父母們的驕子愛兒接觸着的我，無一時一刻不在想念着有了母親的種種樂趣。於是「壽康藥號」便成爲引起我思母的動機的唯一對象；只要是經過這裏，不管你胸中滿藏着多少快樂或別的思潮，都立刻會雲散烟消，把十五年前一幕幕的事，迅速地映進眼簾裏來。

春天的回憶

上海敬業中學 蔣學模

「鶯嘴啄花紅溜，燕尾剪波綠皺」的時令又來了。

春在每人的心中都劃下了一條溫柔的留痕。尤其是在天然環境特別優秀的江南，誰都會沉醉在她的懷抱裏。她來了，她終於又帶了「愁」踏進世間來了，不知有幾多人暗暗地爲着她祝福。

春是可愛的，可是在春天卻特別地容易感到煩悶。尤其是曾經一度被春陶醉過而失意的人們，在這時很容易回憶到往事。

回憶是甜蜜的，可是或許在甜蜜中帶着些酸溜溜的味兒。

每當柳條輕輕地拂過我的頭髮，或是在杏花深處徘徊的時候，對着明麗的山，清澈的水與那長堤旁的青草，在我的心頭又浮起小翠的影子來。

那時我還沒有到上海來，是十歲吧！那年春初，父親送我到離家二十里外的明強小學去讀書，父親與那裏的教員梅先生是朋友，所以我便寄居在梅先生的家裏。

梅先生有一個九歲的女兒，那就是小翠，她真美麗，又紅又白的圓臉上，配着一雙像水一樣的流利、像星一樣閃爍的眼珠，走路的時候，兩條小辮一跳一跳的覺得非常有趣。起先她有些怕羞，可是不到兩天，我們便熟悉了。

放了晚學，我們常常偷偷地背着別人划了一隻小船，在附近的白洋湖裏遊玩，在湖的深處，我們

停止了癡，把帶來的餅干慢慢地嚼着，她依靠在我的懷裏，我輕輕地撫着她的頭髮，爲她敘述一個有趣的故事，天上的浮雲悠悠地從蔚藍色的天幕下飄過，一片片幻成異樣的怪獸，慢慢地集合，又漸漸地消失了。或許還有一羣雁鵝從蘆葦中拍啦啦地飛向空中去，此時我的心中感到異樣的快樂。

最美麗的時候在黃昏，太陽沉下在安山灣的時候，西方映得如山上的野花一樣鮮紅。湖上的柴船一隻隻嘩嘩呀呀地搖着回來了，小孩子們都在湖邊等候着爹們回來，那時我們總喜歡坐在湖邊的草地上，靜靜地看那攪亂了的湖水慢慢地平復，又突然被另一隻船攪亂了。

唱歌，講故事，採果子，編花籃，差不多是我們每天的工作，我們在一條小溪中洗過腳，在牛背上渡過水，我倆是沉醉在春的環境，愛的環境中了。

不幸的事是往往在人們幸福的當兒發生的。父親因爲要到上海去做事，便要帶我到上海去讀書，那時我雖是萬分的不願，可是也沒法。

乘着父親在與梅先生談話的當兒，我便偷偷地溜了出來，什麼地方都找不到小翠，我便走到她的房裏去，一進門我便見她獨自一個伏在書桌上，兩肩微微地在抽動。我輕輕地走到她的身旁，抬起她的頭，見她兩隻眼睛微微有些腫了，鼻子的兩旁，淌着兩條淚痕。我幾乎也要哭了，可是怕她見了更傷心，便硬把眼淚咽到肚子裏去，勉強的笑道：「噯！你爲什麼要哭，爹說的哭的就不是好漢，我們自然要做好漢的囉！」她只是呆呆地望着我，哽咽着說：「你爲什麼要去……」說着又哭了起來。我將手帕輕輕地爲她揩着眼淚安慰她說：「不要哭！我仍舊要回來的呀！將來我到了上海去買一部汽車回

來，我們一同坐在汽車裏，好不好！她一聽這話便快活起來說：「你回來，你什麼時候回來呢？」她臉上顯着希望。」明年的春天，記着，春天再來的時候，我便也要來了。」你不要說謊呀！」她笑了，我也勉強笑了。

在當時所說的再來的春天，現在已成了過去的陳迹了。可是從此我再也沒見過小翠。小翠一定很大了吧，她一定比以前長得更美麗了吧！她或許還在想念我吧！她或許在做一同坐在汽車裏的美麗的夢吧！在每年春天到來的時候，她會怎樣地感想呢？

柳條瘦了又肥，杏花謝了又開，長堤旁的芳草枯了又出，每當和暖的春風拂着我的臉龐，一陣陣花香飄入我的鼻孔中，而我默默地吟着關於春的詩詞的時候，我便又要想起往事來。唉，我負了小翠了。

小 蘭

雲 雁

大清早，小蘭就提着一大籃衣服往河壩上走，懷着那顆比這籃衣服還沉重的心。今天——不這一會，這十七歲的成熟了的姑娘底心，充滿了煩惱與悲懼底分子。

河壩上已經有着十幾個女人在那兒洗衣，這些都是榔環村底人。小蘭底瘦削的臉上浮上一層

不自然的笑容，一面招呼着這些女人，一面走到平時洗衣的地方，放下衣籃，蹲了下去。

溫暖的太陽光灑遍了河壩，河水在紅色的光線下閃耀着金黃的色彩。秋風一陣吹過，洗着衣的女人們就感覺有點兒寒意，雖然說是有着太陽底照耀，但是，這終究是秋天底太陽哩！

灰色的濃霧密密地籠照着女人們底心靈，她們只有輕聲的談話，不自然地笑；以前那種欣悅的心情，已經爲着那一種惡勢力的來到而消失了去。活潑潑的小蘭也變成了一個陰沉的姑娘，她見着村裏的每一個人底笑就以爲他們是在哭，那笑聲裏包含着說不盡的悲苦底成分。她還感覺到成羣的魔鬼環伏在她底家庭——不，那環村底四周，不久，全村底人都要在牠們底脚下呻吟，被牠們驅打着向滅亡底路途走去。

小蘭儘埋着頭沈思，直到一隻烏鴉「了了」地叫着飛過，抬起頭，河壩上的洗衣的女人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走個乾淨。回過頭，她見着縷縷的炊烟在茅屋頂上冒出，是喫早飯的時候。懶懶地提着衣籃往回家的路上走；經過田畝時，她見着兩旁田裏的低矮的稻稈隨着秋風底吹動而搖擺；那細細的穀粒現着憔悴的色彩。她底愁苦悵惘的心情再加上點愁苦悵惘。

她剛走近她家底門口，門是關着的。她聽着屋裏有人在怒罵着，她停止了前進，走去挨在窗下。她知道那怒罵着的人准是那肥到沒有稜角的李先生——黃葉鎮裏的王老爺底管事。她聽着李先生同她底父親在說話：

「趙鴻發！你的穀子打完了，怎麼老是推着不交齊？你難道只交這點兒就算完事？」是李先生底

聲音。

「李先生，不是我交齊，實在今年雨水不調，又落了幾次冰雹。」趙鴻發——小蘭爸——帶着哭音這麼說。

「收成不好，你去問天。你租王老爺底田耕，我就向你要穀子。」

「李先生實在是無法，請……」

「不管無論怎樣總要你交齊穀子。」李先生打斷趙鴻發底話，怒詛着，走了出來。

小蘭向屋後一閃，她還瞥見李先生底油膩膩的臉上掛着怒容。她輕聲地這麼自語：

「天怎麼好？」

李先生回鎮上去了。趙鴻發賣去他底最寶貴的財產——屋後那塊小菜園，償還所欠的穀租。但是，因為他底延期交穀，李先生決意請王老爺明年不再把田租給他，雖然他曾向李先生哀求過多次。

二

從喫早飯時起，天氣就悶熱；風吹來也是怪熏人的。這種現象，令人會感覺到現在不是秋天，喫午飯時，天空就堆滿着大塊的黑雲，密密地。天這麼陰沉，誰都料到今天準有一場暴雨落。

在腰帶後插着那十年來沒離過一天身的青竹水烟筒，拿了唯一的五百錢裏的四百，光着頭，趙鴻發就要出門去。

「小蘭爹！你又出去做什麼？不看就要落大雨。」小蘭媽盛着眉憂愁地問。

「老子要你管！爾媽！就是你這娘！害得老子這樣。」趙鴻發怒着說，大踏步走了出去。

小蘭媽懷着滿心的悲傷退到牆邊，坐在那斃腳凳上。小蘭是靠棹坐着，她見着她媽不住地用衣袖擦着眼，走過去，媽是在悲泣。

「媽！你又哭了！你一哭我心裏就怪難過。」

「你看你爹這幾天來變得這麼兇，動不動就怒。家裏的事他一概不管，成天只是去王家集喝酒賭錢；前天，那賣園子剩下的兩塊錢就用個乾淨，後來還是請李大伯到城裏當了那個土香爐，直到今天，纔算還沒有餓肚。但是，看現在僅僅的五百錢拿去了四百，明天包穀飯（注）也沒有喫的了。這個年頭，就是由早忙到晚，還恐怕沒有飯喫哩。何況只是賭錢喝酒。看你爹那模樣……」小蘭媽抽咽着說，淚珠只是不停的流下。

每一個字都像一隻尖銳的針，深深地刺着小蘭底心靈。真的！這幾天來爹全變了。他以前那刻苦耐勞的精神消失了。代替那種精神的是一大串壞脾氣。

「是那一個使他變成這樣的呢？」小蘭底心裏起了這麼一個疑問。

黃昏時，暴風雨果然來了。

「呼呼！嘩嘩！」風雨在怒吼。茅草被狂風吹的滿天亂飛。雨從屋頂的漏縫裏無情地直瀉而下，小蘭娘兒倆手忙腳亂地拿木盆，水罐去接漏下來的雨水。

屋裏，因為沒有油，就不能點燈，只有讓牠這麼黑暗。本來，這時已經是睡眠底時光；但是，爲要等待小蘭爹，娘兒倆就都坐在小蘭底牀上，聽風雨的怒吼。

兩顆心都虛空地懸起。由瑯環村到王家集整整有三里路，中間還要經過一座獨木橋，娘兒倆都在這座橋上走過的。橋下的水是淹不死人的。但是，那可怕的是那些鋪滿河底的尖銳的石頭，像利刀般樣，在平時，大白天，人由上面經過，都是提心弔膽地走，那還是異常地危險的，何況是在這暴風雨的夜晚。

「假使爹跌下橋去時，那……」小蘭不敢再想了。她把思想轉到別一方面：

「或者爹今夜不回來了。」但是，這種思想並不能止住她底內心的恐懼。

明天，一羣人由瑯環村到王家集去趕場，走過那獨木橋時，看着橋下的流水漲高了些，並且還變了黃色，一塊尖銳的石頭上躺着一個屍身，下半身浸在水裏，背向着天。

用了大氣力把屍身搬到岸邊，肚皮上大大地開了一個窟窿，血染了整個肚皮；鼻子只剩下半個，眼睛半睜開，赤紅色的背後腰帶上還插着失去了煙斗的青竹水煙筒。

「這不是趙鴻發嗎？」許多認識他的人這麼喊。

深夜，月披著雪白的舞衫在蔚藍的天空漫遊；幾顆小星半閉著眼跟著牠。月光斜透過院子裏的梧桐樹底樹葉底間隙，在窗上灑了一條一條的銀波，只要一陣秋風吹過，銀波就在窗紙上盪漾。

小蘭總是睡不着，一切的往事都湧上她底心頭，爲着爹底死，小蘭不能被賣到王老爺這裏來過婢女生活。

最使小蘭思念的是媽。自從爹底性情變後，媽就受著無限的痛苦；不幸，死魔又把她趕上死道。天呵！那已經是破碎的心，怎麼還再受得住暴風雨底襲擊呢？

臨別時，媽那雙含滿淚水的，那抽抽噎噎的哭泣，那成串的淚珠，那蒼白的臉，那聽不清的話，那一樣不刺傷小蘭底心？

那潺潺的河流，矗立的高山，密密的叢林，悅耳的鳥鳴，慈愛的母親，溫厚的村人，以至破爛的房屋，那一樣不使這少女對家鄉思戀？

但是，她終於來了，來到隔家鄉有二十里遠的黃葉村——這陌生的地方，並且還是到這可厭可怕的王老爺底家。那是有一種勢力在拉着她，推着她，使她不能不離開那可愛的家鄉——瑯環村。

家鄉的一切——母親，鄰人……甚至那沒有煙斗的青竹水煙筒，都在她底心版上刻下一個痕跡，一個永不會磨滅的痕跡。

「啲呀！」門輕輕地開了，這打破小蘭底思潮。她側過頭來，因爲門是正對着牀，所以有人進來，她定看得清楚。瘦瘦的一張青白的留着兩撇八字鬚的臉——王老爺。小蘭陡的一驚，坐了起來。王老爺

走近了，在癡笑。突然，王老爺撲了上去，硬硬的骨頭壓着小蘭，一手去遮她底嘴，一手就去褪她底下衣。小蘭在王老爺底重壓下掙扎……

四

第二天底清晨。

小蘭借說買菜，就逃出黃葉鏡，逃出那萬惡的地獄——王老爺底家；那是她經過半夜思量的結果。

昨夜，她在被侮辱後，就起了許多思想；她會想自殺，但是小蘭媽底那張瘦臉的印象打破了她底這個念頭，她又不能再住在王老爺底家。所以最後，她決定走這一條路——逃回家，雖然她知道她逃走後，王老爺定會派人來捉她。

現在，她是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了。她底心像亂麻一般地亂。她想自己失去了自己底最寶貴的東西，自己底幸福是失去了，永遠失去了。

一路，小蘭碰着許多認識的人，他們見着她，就對她投下奇異的眼光。羞羞地小蘭同他們招呼，她覺得一切的生物都知道了她被侮辱的消息，認識的人用驚奇的眼光看她，正是表明他們已知道她已經不是處女。那在樹上的高鳴着的秋蟬，那潺潺地流着的流水，不是在奏着譏笑地歌曲嗎？牠們也是知道了昨夜的事情吧！

她厭恨一切，尤其是那正開得燦爛的野花，更引起她底嫉妬。她覺得一切生物都是在幸福地生活着，只有她在痛苦的陷阱裏。

到那環村了，到自己底家門口了。

心是忐忑地，小蘭輕輕地推開了門，一眼她就見着了牀上躺着母親；走近牀，她聽着媽底低聲的呻吟。

小蘭媽底瘦削的臉更是瘦削了。兩頰深深地陷了下去；凹下去的眼是閉着的。像是那個吸完了她底血液；她那手和臉是這樣異常地蒼白。

流着淚，小蘭輕聲地叫了一聲「媽！」小蘭媽底眼半開了，見着她底女兒，瘦削的臉上浮上一層驚異痛苦的色彩，滴滴的淚珠流了下來。暫時，娘兒倆都不出聲，兩個底心裏交織着悲苦的綢。

「怎麼，你會回來了？」最後，小蘭媽細聲地這麼問。

「媽我……」成串的淚珠代替了話。

注 包穀飯即是玉蜀黍與少數米做成的飯。

恐怖之夕

羅象賢

一隻，兩隻，三隻……漸漸地飛來了許多老鷹，它們攢集一團，它們好似有靈敏的聽覺似的，感到了一種恐怖的聲音，於是它們越飛越高了，帶着恐怖的情調——雖然已是黃昏傍晚。

一陣驚恐的聲音，似人們的血管破裂了，似人們的靈魂顛抖了，街頭上來來往往的行人都帶着一副恐怖的面孔，溜得特別快，有些搬運着零零碎碎的小傢伙的去來來地跑着，更有些年老的婦人，欲望走快而不可，幾乎被這些來往擁擠的行人們擠倒了。也有青年人們的背上負着老年人的，也有青年人們緊緊地拉着老年人的，幾乎所有的行人都是在跑了。

家家戶戶都準備着把門關的緊緊地，在這樣紊亂而且緊張的空氣中，全然沒有什麼生意可做了。

遠遠的槍聲，乒乓地傳入人們的耳膜，於是漸漸地，漸漸地街頭上的人又變得急慌了。可憐的人們都不知往那里躲了去。後來街頭上只有一些穿着黃色軍裝的警兵，一面吶喝，一面跑着，他們的聲音粗暴得聽不清楚。

「張雲清，快穿起草鞋來，你聽局長的口笛越發響亮了，是在叫喚集合呢。」一個手中持着槍的警兵站在我家的門前停住了，他惺忪的兩眼這時注視到我家側面的一個雜貨店裏。

「季占雲，走路，橫豎我們是沒有命了的，聽隨——」一個警兵從他的背後跑來，向他這樣喃喃地說着。

「噢！我們始終是警兵，爲什麼要叫我們去爲他們作戰，好我們走到再說走走走！巡長快要下來了。」占雲滿臉堆着不可捉摸的鬼笑，他用着「自有把握」的口吻，安慰着那蒼白色的臉的恐怖非常的警兵，他們一全跑向那邊去了。

街頭上幾乎沒有一個人走了，家家都把門關得緊緊地。只有一兩個似店員模樣的小伙，由鋪門中伸出頭來探聽什麼似的，猛的前面跑來一個小伙計氣喘噹噹地好像在報告什麼了不得的消息。

「咳——在那面公安局的門口，×局長穿着軍裝，集合起大隊警兵，要親自出馬了。」小伙計訥訥的對那個由鋪門中伸出頭來的漢子說。

「什麼什麼？」漢子驚訝地問。

「打進×城門來了，派那些警兵去補充的。」

「快進來了，那麼真危險，又是我們老百姓該死！」

乒乒乒乒這聲音就恰像我們在學校裏打的乒乓球一般，只不過有些駭人罷了。

父親並不驚惶，他不管他們誰和誰打，於他會有什麼利害禍福？他雖是一個老軍官，也打過仗，但那是為國家而打的仗。他並不像其他的那一流軍官都覬覦着「打仗」，藉機會好升官發財。要是父親想升官發財，和他全時的許多人都做了軍長，師長，他應該去逢迎他們，那何愁不得大官做。只是這並不會打動他的心。他只貢獻他的身體給國家，每天盡力地去做一切他所認為安適(?)的工作，得到一點所應得到的薪俸來養活我們。

「A營長反水了，聽說已攻進×門城。」父親嚴肅地這樣說。

槍聲越響越發宏大而緊密了，這好像證實父親說話的真實，而由槍聲響亮中更增加了父親說話的勇氣，父親的兩頰上放出奕奕的光彩來。

「活捉×××！」

嘩啦一聲，不知是那裏的房屋倒坍了，混亂了兵士們的吶喊聲，使我鼓着勇氣由牀榻上跑到院子裏來，想聽聽究竟他們喊的是什麼？——原來他們已經走遠了，聽不到了，槍聲也漸漸地稀少了！也許是我聽不到了。

蒼穹間，一顆，兩顆，三顆，……數不勝數的繁星聚在一團，好似在議論着什麼似的，板着一付嚴肅的面孔。

一九三四一月，錄查稽於貴陽。

三記耳光的故事

白兮

雖然被人打耳光是件侮辱的事情，可是在我卻也以為是值得紀念的一回兒事哩！

人家都至少有一個甜蜜的回憶，或是愛人呀，或是被人愛呀，可是我，既沒有愛過人，也沒有被人愛過。值得使我回憶的，就是那麼三記辛辣的耳光的故事呵！

愛人，被人愛，確是件甜而又蜜的事。被人打耳光，耳光上熱烘烘的，只是一陣子的辛辣的是痛呢，不知道還是癢呢，卻連我自己也難以說得出來，因為當粗大的手掌「拍」地重打在耳光上的時候，人早已有點兒像喝了幾杯白乾一樣，昏昏然了！等到意識清醒過來點，只覺得耳上熱烘烘，像舌子上塗上了一層腥紅的辣椒一樣。——可是，我當牠是甜蜜的而常常被我回憶的呵！

當我拿了一張文憑從尚公小學出來，父親就把我送進上海工部局設立的×××華童公學讀書。在我小小的腦袋子裏，滿是「康白度」的思想：汽車，洋房，娶兩個或甚至三四個老婆……一切，使我用心地坐在課堂裏，聽「洋先生」講授「洋書」（就是「華先生」來課堂教書也用「洋話」教授的）。所以，雖然在頭幾個月裏，我猶如踏進到另一個國度裏，然而到後來，我也習慣了，一知半解地聽講着。

一九二五年偉大的五卅爆發，在我單純的心地裏，認為抵制英貨，必然包含英國文的，因此，跟着其他一部分同學，就脫離了×××華童公學。可是不幸，因家庭經濟的關係，就在那年上失了學。——那時我不過十六歲半。

在×××華童公學只讀了一年，一年裏，被「洋先生」曾打過三記耳光，不料就是這三記耳光，卻成了我很短促的中學生時代生活的永生也不能忘懷的一個辛辣的，然而在我卻認為是甜蜜的一個回憶！

「人家多幸福，有六年的中學生的生活的回憶呵！」

這個暑期裏，看見報紙上滿登着中學招生的廣告，我不禁那麼傷感着。可是在傷感裏，我畢竟也想到那三記耳光的故事了，在一張悲鬱的臉子上，淡淡地流露出一絲的慘笑來。

我還是幸福的！

一 第一記耳光

那時我還可算是個 New boy，因為這 New boy 兩個字，曾解了我一次患難中的患難。我們這一班最不幸，因為今天體操課是那位最兇的長腿「洋先生」好倫上。

所謂體操是玩皮球。那個皮球實在是重，怕總有六七斤吧？

我們一班三十多個人，直行排着，大家把腿子跨開着，身體前俯，從第一個人把那個六七斤重的皮球，在兩跨之間，pass過去，直 pass 到末一個人，那個末一個人就拿了皮球奔到第一個站着的位置上來，再把皮球在兩跨之間 pass 到末一個去……那麼循環着，直到個個人都做過那麼一下為止。這是有幾排大家一同比賽的。我真倒霉，排在第一個，抖動着手捧着那個重重的皮球，我豎起耳朵，等待着「叫子」的命令。

「噓里里……」

我用力把球一拋，可是不知怎的，在我後面的那個同學卻大叫着「痛」哭起來啦！我回頭一看，啊呀……那個同學的鼻子裏正滾滾地在流出着鮮紅的血來哩！我正在驚恐裏，一記辛辣的耳光打上了我的左面頰。在昏迷中我看見那位長腿先生撇開大手掌，正預備他的第二記哩！我恐懼着叫：

「I'm new boy! Pardon me! I'm new……」

總算饒了我第二記以下的耳光。

我捧着臉，全身索索抖着，淚點兒直流，用着恐懼到極度的眼光，瞧着那位長腿先生對我露出的猙獰的面貌。

我被這「玩意兒」中 *Crash* 出來，遠遠地站着，瞧着同學們興高彩烈地玩着。

我從一記耳光中得到一種經驗，就是把球 *kick* 過去，應該把球放在地上「拍」過去的，剛才我因為「拋」而後面同學的臉是又仰起着的，所以鬧出亂子來了——可是我總算嘗到了外國 *Charade*!

二 第一記耳光

這記耳光被打的原因，我直到現在還不明白。那是課 *Object* 教的是位蘇格蘭的「洋先生」他的名字叫「勞傑生」，同學們卻都叫他「老鬼三」(鬼音作居音)，他有一小叢小鬍子黏在鼻子下面，很像笑匠查理·卻別林，在黑板上大大寫着一個字：

「Stamp」

於是他拿出各各不相同的郵票來講着。他講到有一張郵票的當兒，大約是那張郵票頗為特級吧，所以他老先生問：

「Any boy wants that」

許多同學們嚷着：

「I want, sir!」

我卻聽着特別響亮悉是三叫我。

「Come here, boy!」

我就跑過去。

「You want?」他問我。

「Yes, sir!」我笑微微地回答着。

「All right, here!」

我正伸出手過去接受那張郵票的當兒，「拍」我攢在第一排一個同學的位子上。等到我站直了，我十分憤怒：

「Why do you beat me?」

「Yes, you want my stamp!」

同學們都哄然笑了，我摸着左面頰回到座位，那位老鬼卻卻別林式地向我發笑。

三 第三記耳光

是 Geography 的課。

教我們的是「但浮士」，同學們都叫他「爛浮屍」又因為他的頭頂是禿的，所以又叫他爲「汽」

油燈，不過大家叫他「爛浮屍」的時候比較得多。

爛浮屍是最起碼的「洋先生」，他常常被長腿好倫「吃牌頭」，因此同學們也都不大怕他。他一進來：

「Good morning, boys!」

「Good morning, 爛浮屍。」

同學們像讀書一樣的叫着。

他叫我們畫地圖，畫英倫三島，並且對我們說，要畫得不粗不細。不粗不細本來是很難標準的，而我的「G」字筆尖又是今天新買，因此，畫的細了點了。卻不料爛浮屍站在我後面看着我只見他罵：

「Why are you……」

以下的話，被他打在我的後頭頸上發出來的巨響遮着了，可是我曉得他是責我畫得太細了。

因為打在我後頭頸上，所以並不昏昏然。我的心裏是十分氣惱，這麼起碼的洋先生打我麼？這不是明明說明了我也是「起碼人」麼？於是我站起來惡狠狠地告訴他，我是先打個虛線，預備慢慢再畫起來的，他卻信以為真了，就對我說？

「Excuse me!」

我就得意地坐下位子。

回家

張若愚

學校的畢業禮已經在兩個星期以前舉行了。我和超、幹因為沒有錢的原故，直到現在還不得離開學校。同院子裏的同學們，除了幾個和我一樣地有家難歸的窮鬼而外，大部份已經都走盡了。超的錢是昨天上午兌來的，所以今天早六點他和幹也走了；這樣大的一個院子，只留下我一個人了！天也不湊巧，我自從送了超、幹他們回去以後，紛紛的大雪遮天蓋地地下來了。「呵，這樣冷，還是睡罷。」我一個人自言自語地說着，又把伴我四年來的那牀爛被掀開，繼續睡去。

「張先生：門外有個軍官叫W的找你。你起來吧！我給你生火啊。」校工老趙把門推開，這樣對我說。

「甚麼W嗎？奇怪呵，他爲甚麼這樣早就來了呢？好，你去給我生火吧！」我對老趙說着，W已經走進來了，我穿上了衣，讓W坐了，他開口便說：「老張：你還不知道嗎？S城的風聲現在是不好極了。昨天晚上，司令親自接到前綫的電話，說是敵人已經到了十里舖了，恐怕不上兩天就會來圍城，所以從今天早晨起，S城就宣佈戒嚴了。在這戒嚴的期間，凡是居住在S城的老百姓，一個也不得隨便出城。你現在又沒有錢，假如不幸把你圍在城裏，你不是會餓飯嗎？所以我今天先來給你送個信，你還是快點走吧！至於出城的問題，有我給你想辦法。這幾天我們軍需處要派人到西區去買糧，我給你弄個軍需處的證章，你只說是軍需處派赴西區的城門上自然不會發生甚麼問題的。快點呀！你再不要遲延

了。W說完話，老趙的火也生好了，我的精神似乎也從前興奮起來了。

老趙總算能替人設想，他知道我沒有錢，來了客當然不大好招待，竟然自動的給我買了一包煙捲，泡了一壺茶送進我的屋子裏來。W嘴裏吸着煙，用他很銳敏的眼光望了一望我的臉色，又說：「老張，你大概是沒有路費吧？好在這路也不大遠，昨天司令部發餉，我還有幾塊錢，你可以拿點去用吧。反正這是大家的錢，我們大家來用，你就不要客氣了。」W說着，在衣袋裏掏出一張十塊錢的陝西省銀行鈔票，給我放在桌子上，喝了茶，他又鄭重地對我說：「十二點鐘的時候，你無論如何要到軍需處來啊！」

我把W送出了校門，回到屋子裏急急忙忙地把那些破簡殘篇又收拾了一下，老趙就把飯送來了，我一面喫着飯，一面硬着頭皮對老趙說：「老趙，我今天也打算要回家了，我不是還欠你二十多塊錢的火食賬嗎？現在我實在是沒有錢，這是你知道的，我這次回家的路費，都是朋友送給我的。至於你的錢，反正少不下，我想等我回了家以後，再給你兌來，你以為怎樣咧？」

老趙畢竟是個「老」趙，我說完話，他接着就說：「好張先生了，二十多塊錢，還值得你先生一說嗎？況且先生現在又畢業了，我們還打算世道太平一點，就要到府上去喝先生的喜酒咧。這裏風聲也是不大好，先生不如早點回去，比較要穩當些；以後先生高陞了的時候，把我們這些窮人照顧一下，甚麼都有了，啊這一點小事還說甚麼？」

喫畢了飯，冒着大風雪，從學校一口氣跑到軍需處，找到W，取了證章，出來又到利和達的家裏去

望了一望，回到學校，已經下午三點了。仁₁和佛₁也來了，談了許多關於我們離別以後的話。

「五，四點了哪！今天你可以不走了吧。冬天的天氣既短，而且世道又不太平，明天趕早走好了啊。」

C 先生在院子裏說着就走進來了。

C 先生平素對人的確不壞，同時他給我們教課的時候，也是很要好的。大家看見他走進這亂七八糟的屋子，都站了起來，招呼他。

C 先生還是拿着他平時的那副和藹可親的臉面對我們說：「好哪。你們現在又畢業了哪。這以後的成就，只看你們現在努力的程度怎麼樣？你們睜開眼睛，仔細瞧瞧，現在的中國被他們鬧成甚麼樣子了？政治是這樣的黑暗，軍閥是這樣的紛爭，弄得人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們既是現代的一個新青年，就應當認清你們正當的責任，努力你們應做的工作。絕不要一從學校畢業，就跑到社會上去做個新土豪，新劣紳，又來繼續着剝削，壓迫這一大羣可憐蟲。」C 先生說完話，歎了一口氣，低着頭就出去了。

月亮正照在大院子裏，仁₁和佛₁和我都默默無言地坐在爐火旁。只有那城北雙溪寺的鐘聲，無形地給我增加了不少的「離愁別緒」。

啊！明天就回家了啊！我四年沒有回去了哪。父親對我的態度不知道是怎樣哪？二哥呢？我更是不知道哪！他們怕都以爲我現在畢業了，應該要給他們賺錢了。如果我再要住在家裏一點事不做，父親一定要罵我沒出息，二哥也會說我不中用……啊！我還是到小學去。師範生是應當去做教書匠的。唉！

我……我只是慚愧，而且我今天才曉得慚愧啊……升學，大學生畢業就有學士的頭銜，是多麼榮耀呀？父親和二哥該會允許吧……我睡在牀上，翻來覆去的這樣想。

時鐘已經指到六點了，仁和佛因為我今天要走，他們也沒有回去。我起來收拾了東西，背着包袱，佛把我送到校門外，說了一聲「前途珍重」！我就離開了四年來處在他的懷中的母校了。

「司令有命令：凡是老百姓都不得出城。」城門洞裏的衛兵手裏提着槍，大聲對我這樣說。

「我是司令部軍需處派到西區去買糧的，你不信，我有證章可驗。」我說着就把證章拿出來讓他看。

「請行，這是司令的命令。我們不敢違抗一點，望先生不要見怪！」衛兵驗過了證章，和顏悅色地這樣對我表示歉意。

從S城到我的家鄉，雖然只有二百多里路程，但是這一段路既沒有車，又沒有船，唯一的交通工具在一般有錢的人，只是坐轎——三個人或四個人抬的轎——而我們這些窮小子呢，當然只有專靠着從母親胎裏帶來的這兩條腿的力量。所以從S城回到我的家，至少也要三天或兩天半才可以走到。

時局是這樣的不穩定，路上的行人當然也是極其稀少。到了第三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已經走到了我們村前了。明弟站在門口，和別的一個孩子說話，他瞧見了我，似乎想喊，而始終沒有喊出來。

「老七，你就不認識我了嗎？」我走到明弟跟前問了。

「呀！你才是五哥啊，我先瞧見你，本想喊你一聲，但我不敢斷定到底是你不是。二哥昨天還說給你兌錢啊，你怎麼今天就回來了呢？」明弟很高興地一面說着，一面向自己的屋裏跑，我也跟着他跑到二門上，明弟忍不住大喊了。

「爸爸呀！媽媽呀！五哥回來了啊！」

父親正在書房裏坐着，高聲朗誦的在讀感應篇，聽得明弟的喊聲，連忙從書房裏走出來，笑着對我說：「呀！你前幾天不是還在寫信要錢嗎？我和你二哥天天在給你打主意，想在明後天就把款給你兌到學校去，不想你今天就回來了。這回考畢業你還考得好吧？」

「我今早晨還在催你二哥給你兌錢，你今天就回來了。甚麼時候從學校走的呀？一路都還平安吧？」母親手裏拿着白銅水煙袋，笑瞇瞇地從臥房裏走出來。這樣對我說。

母親的臥房，佈置得雖然和四年前沒大差別，但是房裏的爐火，是再也沒有從前那樣大了。東西也弄得凌亂不堪，更不及從前那樣整潔了。

父親的鬍子白得真可怕，連半根黑的也找不出來了。母親雖然還是那樣康健，走路是不及從前那樣快了。

「這幾天S城的風聲實在是不好極了。同時學校對我們的手續，已經都辦完了。我本想早點回來的，但是因為沒有錢，始終不得動身！老前天S城戒嚴了，朋友們怕我沒有錢將來圍在城裏會餓飯，才送了我一些路費，在前天的上午七點才離開學校，一路雖然人少不好走，但是我身上絕沒有多餘

錢，所以也很安然的就回來了。」我把包袱放在母親的牀上，坐定了以後才對他們這樣說。

「洗臉啦，」五年前父親和母親給我娶下的那個大臉女人，把水放在一個凳子上，毫無對象地這樣說了一句，連忙轉身就出去了。

二哥是七點鐘的時候回來的。晚飯已經擺在桌子上了，二哥大聲喊着：「老五！你也來喫飯嗎！我還有要緊的話問你哪。」我去了，二哥也並沒有問我的甚麼。

母親房裏的爐火比我剛回來的時候要旺得多了。父親，母親，二哥，略弟，明弟我們都坐在爐火的旁邊，對門的章老三也來了，嘴裏啣個旱菸斗，呼呼的吸着。

章老三是我們家裏過去的長年，現在還在我們家裏做點工，他瞧見我穿的學生服，很驚訝的對明弟說：「你五哥當了老總了啊！他一月能賺多少錢咧！你還記得吧！他臨走的那年，還沒有這樣高嘍，到底在外邊喫得好要肯長些啊！」

「光陰也是過得快，雖說四年沒回來，好像也不見得有多久咧。不過村裏的孩子有些我都不認識了。」我對章老三這樣說。

「照說起來，四年也是不大久，不過在我們這村裏，過去的四年中世事變得真了不得咧！你要走的那一年，你舅叔的家事，不是正好着的嗎？現在可是窮了啦！去年和今年，連飯也弄不到口裏來了。他的兒子B，去年看到不得下台，硬跑去當了土匪，今年二月就被團局捉去殺了。嚶！你道他心甘願去當土匪嗎？你道他是天爺生下的土匪嗎？不的，他實在是沒有飯喫了，逼着去當的土匪咧。你想想嗎，這

幾年不是天乾，便是雨滂，弄得人已經不得開交了，何況又加上那些接二連三的甚麼稞石捐，挨門捐，烟火捐，支應捐，剿匪捐，愛國捐，維持費，烟畝捐……我一時記不起來的那些古怪名目，真把人弄得頭昏眼花呀！兒，你怕現在派款還跟從前一樣呀？不得了咧。他們把幾個有錢的人都鬧窮了，於今連窮人也派起來了啦，好不可憐。連我們村裏裝水烟的那個八娃子，一回都得出兩塊銀元。唉，世道到了這裏，窮富都活不成了，我們父子今天再得見面，不曉得是那位神仙保佑着的啊？你看你楊家表叔看，今年八十九歲了。四月間因為捐款逼的，不得下台，他自己上吊吊死了。

父親口裏說着，眼睛裏已經包含了不少的眼淚了，大概是因為我初回來，始終忍着沒有流出來，用手在衣袋裏掏出一個手帕，擦了擦眼睛，接着又說：「你這四年在學校的費用，我也不知道是怎樣的供給下台了啊？你二哥在區團部寫字，一年雖說能拿百多塊錢，真是像賣給了人家一樣。雖然離家只有五里路，半年都不得回來一次。我於今也老了，差不多的事我也管不了。管他的，你現在總算是畢了業囉，明年還是趕快的找個事幹幹，多少家裏總可以得到一點幫助，你要知道祖宗創業的艱難咧。我們能把祖宗的基業守住，那才算是孝子賢孫。」父親說完話，眼淚再也忍不住了，終於流出來了。

「只有你爸爸啊！兒今天才回來，你不該對他說那些話，你也換句別的話說說囉！父子多年不見面了，喜喜歡歡的多好咧？」母親聽畢了父親的話，這樣對父親說。

「老五，你現在到底是怎樣辦咧？教書到你正當的出路啦，不過我覺得……」二哥說到這裏又停了一下，接着又說了一句：「現在的這個社會，資格最要緊啦！」

我的心亂了，大家都沈靜下去了。只有章老三長噓短歎的說：「在這年頭真不得了呀……」說着，啣了旱菸斗就走了。

「K，你走乏了吧？去睡去，有甚麼話明天再說不遲。」母親說完話，二哥走了，我也走了。

一九三二，二於北平。

△寒 假

杭州高級中學 周名非

他一踏進寢室就覺得有些兒異樣，好像這不是他從前住過的。自己牀上衣服、被頭、襪子亂得像狗窠，其餘兩張牀上的鋪蓋已經捲去了，剩着光光的白木牀板，看上去好像在吐着冷氣；地板上亂丟着空墨水瓶，破布鞋，舊抄本，簡直是一個垃圾堆，兩天沒整理過的桌子堆得又高又亂；看見了這些，一股憤氣便冲上了他的腦筋。他拖過一張椅子來坐下，室裏是淒冷而寂靜，附近寢室裏拖箱子和東西掉下的聲音能很清晰地聽得實在太寂寞了，他只得拿起桌上的舊報紙來看，一行漆黑的大號字便躍入了他的眼睛：

××匪未退

淪陷在匪窟中的家，一個幾星期來未曾脫離過他腦筋的思想又出現在他的腦中，心裏感到非常的悲苦，想哭又哭不出來，丟開了舊報紙，走出寢室，他看見一輛一輛洋車載着快樂的臉向校門拉出去。

「志平再會！」一個同學在行李擠得很緊的車裏喫力地轉着身子向他點頭，臉上透露着心底快樂的笑容。

「再會！」他只好強作微笑向那位同學點點頭。他想到人家在寒假裏都能回去享着團聚之樂，自己的家不知被土匪糟蹋得怎樣，母親也不知避往何處，心裏又是一陣酸。很快地走進了寢室，和衣倒在牀上，閉上眼睛想睡他一覺。家的思想纏繞着他的腦子，他浸入了夢亂的回想中。

母親斜倚着門，默默地看着他的行李一件一件搬上了車，末了他自己也走上另一輛車。

「平！我真有些捨不得你走！」母親顫顫地說。

「……………」

「……………」

「媽！爲了前途，我不得不……」他靜默了一息，從心底裏掙出這些聲音，但是抬頭看見母親多皺紋的愁苦的臉，又說不下去了。

他的腦子昏沉沉地像要裂開來似的，他不要再想下去，可是這些思想盤據着他的腦子不肯離開他。許多幻像出現在他的眼前！一些高大漢子，一張張兇惡的臉，一些殘廢的屋子。

「哦！」他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得很利害，耐了一個身，面朝着壁，果然眼前就暗得多，嘴裏低數着「一，二，三，四，五。低得好像心裏在想一般，竭力迴避那些思想，腦子太疲乏了，漸漸地睡着。

醒來看看錶已是一點鐘，一骨碌跳起來，腦子還是暈，肚子倒並不覺得餓。走到桌旁提起鋼筆來

寫家書，剛寫下母親兩個字，想起前兩星期連寄了七八封信都像丟下水去了似的，連忙放下鋼筆。

他決定要到外面去走走，頭上繞了圍巾，開了門，太陽正照在積雪上，靜得什麼似的，只有幾隻雀兒在枝上叫。校裏是一個人也沒有了，寢室門大多是開着，裏面是空空地，地板上拋着些破舊東西。他也不理會，垂着頭衝出校門，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走的很快，也不把眼睛稍向旁邊瞧。路人有的用奇異的眼光投在他身上，他也不知道。忽然有一個紅色的，高大的東西在他眼前晃，他不由地抬起頭來。

「到了圖書館哪，且進去吧！」

裏面生着兩隻火爐，比較外面要差上幾個月天氣。他走到放雜誌的架前，抽出一本彗星來看，經過眼睛的每個字都是極平常的，可是他的腦子已缺了把牠們連綴起來的力量，看了半頁還不知道書上在說什麼。慢慢地眼睛花起來了，書上的每個字都變成了兩個，又漸漸地都變成了家字。他醒了似地把頭拾起來，覺得書是看不進去的了，於是把牠插到原地方去。同時有人把一本良友也插到架上，牠封面上那個穿粉紅色短袖袍子，半露着白手臂的女子，向他作誘惑的微笑。他淡淡地把牠拿過來，一頁一頁地翻，翻過的無非是××號飛機命名典禮，×女士擲瓶，某校校花×女士的小照，這些東西在他腦中全不留個影象。

「太沒有意思了，翻這些！」才翻了半本，他正要把它放到架上，馬上就有人接去，他索性書也不看了，用手撐着頭，任腦子活動着。

自己的家出現在前面，一切如昔，並沒有被匪糟蹋過的痕跡。

「謝謝天！」他懷着快樂的神情走上去，伸手輕叩了一下門，心是忐忑地跳動着。
「哥你來了啊！」來開門的妹妹，見了他，天真的臉上露出驚喜的神色。

母親從裏面走出來了，還是和從前一般地健康，臉上浮着一絲微笑，他欣慰地呼出來：

「媽！」

他的思潮忽然中斷了，想着方才的幻境，心裏覺得無限的悵惘。同桌的一個閱書人的眼睛直瞪着他，他心裏不由一怔。也許我在幻想中真的叫出來了吧？也許他是聽到我的嚙語才這般注視我吧？想到這裏，臉上就燒辣辣地熱起來，不好意思只得離開圖書館。

到了外面好像走入另一個世界，但是他臉上還覺得有些熱，心還是撲通撲通地跳的很急。方才圖書館的事還映在他腦子裏，他想那人現在也許在笑吧，這的確是個笑話。他身子抖了一抖。

走進校門，校裏的氣象還是和方才一般冷寞，他想以後要在這冷寞的環境中過一個寒假的生涯，心裏不由得害怕起來。

「你還沒有回去？」劉先生剛從裏面走出來，看見他這副頹喪的神氣，喫驚地問。

「家裏被匪佔了，回不去。」

「那麼寒假只好在這裏過了。」

「沒有法，也只得這樣。」

劉先生站着默然了一回，覺得沒有話可說，點一點頭就走了。

他一面向寢室裏走，一面想：

「這個異樣的暑假，將怎樣過去！」

作於抗高校園。

暑 假 日 記

得 更

六月二十八日 整裝

今年是例外，爲的是畢業班了，所以今天就能整裝回去。

「你有思鄉病嗎？爲甚這樣地急？在這裏玩幾天不是很好嗎？」同學C彷彿有些捨不得馬上分別而要求我再留下幾天的意思；同時他那種說話時的懇切的態度，竟使我爲難起來。

「不，並不是患了什麼思鄉病，實在我也有不得不回去的苦衷，你想，在這樣的天堂裏多住幾天，誰又不願意而一定要跑到鄉間去過那炎熱如蒸，蚊蚋亂撞的一般人都認爲苦的生活呢？告訴你罷：一月前我回去的時候，看看家父的病確是加重了些。直到現在沒有得到消息。同時，天氣也將一天熱似一天，我們沒有錢去坐頭二等車，連三等也還要夠不上，只能在四等廂裏擠擠。現在的天氣幸而尙未十分熱，或者可以不致擠出病來。還有一點是我已五六年看不見『毛蟲』樣的栽秧的農夫了，至於參加則更不必說。今年回去或者可以提一提我已消沉了五六年的興趣。」我終於忍心地提出了回家的理由。後來我一邊整理行李，一邊獨自在心裏想着：「人」究竟是最富於情感的一種動物啊！

○在平日並不是和我十分交厚的同學，然而一旦分別，居然也會將三年的平淡的感情，頓時變成了濃厚的情緒，使兩下深深地受到一種別離的苦痛。這樣地把三年中相聚的快樂要在分別的剎那間才得呈現出來，這真和「鄉下人喫橄欖，回味再思量」相彷彿了。

我幼時最喜玩水，所以一年裏也特別喜歡這一個蒔秧季節，因為東也是白茫茫，西也是水泱泱，那時是怎樣地高興呵！現在雖然這些情景只是成了腦際的回憶，可是這個興趣倒還沒十分減退，同時記起了父親常說的一句農諺：「夏至端午前，蒔秧勿搶前；夏至端午後，蒔秧勿落後。」不過，除非有特別情形，大概在夏至節前後三天之內總會開始的。現在夏至節已過了有一星期，雖然近來沒有下過大雨，但大概終已動手的了。因此更加堅決了我回家的念頭，更何況還有父親的病在掛着我的心呢。

六月二十九日 回家

到了城，時間已經不早，再要下鄉是來不及的了。晚間在鄉下走路，我又未經習慣，雖然我是個生長在鄉間的鄉下人，所以只得暫住在姨母家了。

本來我是預備乘班船——民船——或快船回去的，但一問之後，知道本年年來自始就沒有開航過，原因是爲了河水太淺，近來更因農夫辱得起勁，格外不能通航了，就是一隻很小的船，也成了問題，所以水道交通是差不多完全停頓了。

太陽的炎威，近來已經很猛烈了，未經習慣而初次在這種陽光下行走的人，確是可怕的，尤其在

中午的當兒。因此，我就決定在清晨四點鐘動身，這樣，或者可以在炎陽下少晒一刻吧。

出了城，走未多遠，忽然從村莊裏的林間送來了一聲知了聲，頓時使我想起了「知了叫，黃秧無人要」的一句故鄉的俗諺。但一路看到了許多連土也沒有翻過來的稻田，不禁使我對於這句農諺起了懷疑，雖然這諺語並非是十分可靠的一種農事定律，但它到底是一種農夫的經驗的結晶，決不會絕無理由的。至少我們可以這樣地解釋一句：若是雨水調勻的話，現在「黃秧」確已到了「無人要」的時節了。

爲了陽光的逼迫太利害，彷彿在蒸籠裏一般地熱，就把長褲脫下，只剩一條短褲。在路上遇見的厚水的農人，除非較爲年老的，大都是赤裸裸地一絲不掛，可是他們看到了穿着短褲的我，那一種驚奇的神態，卻不得在每個人的眼眶裏面龐上表露出來，他們在無形中把我另眼看待了。

到剛能看見自家的竹園的當兒，那樹蔭下的躺椅上，橫躺着的隱約地可以辨認出就是父親。我的心上一頓時就寬泛了許多，高興了許多，腳下也輕鬆了不少，而無形中脚步也快了起來。

當我在他跟前叫了一聲之後，他含着笑用他兩根瘦削如柴的手臂在躺椅的兩側，用勁地把他那只見皮和骨頭不見肉的身體支撐了起來，說：「今年怎會這樣早回來蒔秧的嗎？可是今年這天真是笑話！時裏（我鄉稱夏至節後的半月爲時，分頭、中、三、三時，每時各五天）竟會看不見一點雲絲！你看！」說着，昂起頭來看天。接着是一聲疲乏的呻吟聲。

「這有什麼辦法呢。不過時候還不十分遲，再過幾天或者說不定就會下雨的。」我用了安慰似

的神氣回答他。

「落雨哩！這樣的天氣會落雨真是笑話。自出娘肚皮沒遇到過這樣的怪天，黃梅頭裏會看不見一絲雲！」

「橫縱這不是一個人的事，用不着這樣急，就是急，又有什麼辦法呢！」我依舊安慰似地對他說着。

「孺弟，回來蒔秧的嗎？天也等你哩！哈哈！」在溝對面犁田的祥大哥，趁着犁到了這一頭，停止着，順便用手指括去額角上的汗，遙遠地說。

「啊，這樣熱的天氣，犁田，牛和人不要弄出病來嗎？」

「種田人怎能怕熱。種田人越熱越要做，怎還能管他病不病，病了再講。難道你幾年一來把種田的情形都忘掉了嗎？」說着，他把犁掉過了身，策着喘呼的黑牛犁往別一頭去了。

七月二日 搶水

祥大哥和寶林哥都在緊張地議論着喫過點心快要到流溝上去駕水車，準備喫過晚飯就要動手「搶水」的事。

「搶水」我覺得這是最不好的習俗，是最不公平的一件事。田少人多或牛畜多的人家，一畝水屏得兩畝水般的滿。反之，就得眼巴巴地望着人家屏着滿田水，自己則屏到溝水潤了還是不蒔秧，結果弄得上不上，下不下，不蒔吧，到下次再蒔時因土變硬而更費力，蒔吧，又恐秧苗不能活。雖

然這種情形不會很多，沒人的人家到那時都知道預先請了許多人和人家搶，但是工資至少要比平時昂貴一二倍。如果遇到根本上溝水不足時，上述的情形還是不免要發生的。這樣，至少每畝田要多支出一二元錢，這也就是農人的無形的損失。但在既沒錢又沒人的人家，那就只得眼巴巴的看着人家蒔秧了。所以我覺得這實在是一件不公平的事，也是件不好的習俗。如果大家規定一個適當的辦法，如每畝田至多只能厚到怎樣程度，另外公推一人或數人專到全溝上去視察，以防人家多厚了水。這樣，不但可以多蒔幾畝，而且田多人少的人家不致額外多支，甚至沒錢人家只看着別人家蒔。

七月四日 蒔秧

太陽像烈火一般地在每個人的頭上燒着，茶水是整壺整桶的叫小孩們送往田裏，雖在早晨，已非如此不可。所以無論人畜，工作的時間，只能在清晨和夜晚，至多也只能在早餐後再工作個把小時而已。因此除非蒔秧，農人的工作差不多都分配在夜晚了。雖然做起來時仍不免要汗流浹背。

爲了泥土太過乾燥，每畝田所需的水幾超過往年至二三倍之多，而且保持的日子還不及往年長久。於是「今年的水，彷彿在鍋裏煮，這就是荒年的預兆」的話，在每個農人的口頭吐了出來。

經過了幾夜的辛苦，總算厚滿了一區田，可以蒔秧了。「蒔秧晒背皮，擔稻馱蓑衣」的咒詛陰晴失時的怨憤的話，不禁由每個人的嘴角露了出來。但又有什麼辦法呢？除非你預備將來不生活。

我乘輿也隨着他們去蒔秧了。

「隔了這些年數，忘記了吧？」祥大哥這樣說着。

「沒有，這樣的事怎會忘記，那麼書都不要讀了。」我驕傲地回答着。
 「那麼今天就請你誦『頭道』吧！因為你又是客人呢。」寶林哥接着對我說，這，他們是顯然在把我開玩笑了。

我笑着道：「天氣這樣熱，雖然笑話，也同樣的要流汗的，快些誦完了可以早些休息呢。」

田裏的水，簡直比洗面水還要熱些。初次涉足，竟會不由自主地很迅速的提了起來。大家互相苦笑着。

七月五日 敲竹槓

河水淺得比殘冬時候還甚，看去是闊闊的河面，然而深不過膝。因此這裏那裏，大船小舟，無論輕重，都一視同仁的到處擱淺着。船夫沒晝沒夜地在河邊上爭鬧着，更夾了終夜不息的漚漚漚漚的水車聲，把平時靜靜的一條河道，彷彿臨時變成了熱鬧的街道，尤其在潮水湧漲的時候。

大家正在空場上背陽處進早餐的當兒，只聽得河邊傳來的嘈雜的人聲，比平時增強了幾倍。培弟說：「他們又在敲竹槓了。」

原來有些好事之徒，每到軍河水時，終有一個尋「外快」的念頭，這彷彿是他們在一年中唯一的生財機會，同時也可說是他們工作煩悶時尋開心的機會。他們到了這時，彷彿無法無天的唯我獨尊，什麼事都不怕。「裁黃秧是比其他的一切事情都重要，就是官來也不能怎樣我們」他們個個都是這樣地信仰着。航船來往，當然是不在話下的了。

潮水湧進的當兒，擱淺的船隻當然要乘機開行，但農夫們也得在這時加倍努力，所以數十架水車在一邊大施其活動時，水量之被吸收是很可觀的，很清楚地水平竟成了一個斜面。更何況他們在遇見船隻來時另有存心呢！倘是船夫們一不小心，船被吸去了，擱在水槽上，損了一些什麼，那就船上活該倒霉了，數元數十元的賠償只得任他們喊，結果，至少也得數元了事。如果船上裝着什麼東西，那他們也會游到船上去自由選取，船夫是沒辦法的。這時的老闆，最好還得以走爲上着，否則，損失是只會更大一些，倘使是一隻富有的或是裝着大量的比較值些錢的東西的船的話。

這事，在每年的夏季，差不多成了一種不算什麼的慣例，除非是雨水充足，用不着到大河裏去屙水。

這事，在船戶是十分可憐的。我想：至少也有數十里長的一條大河，他們航到江口，不知要經過數十個這樣的地方，這樣，他們的損失也就可觀了，雖然每次只是數元或者數角。

七月六日 求雨

太陽的炎威更加逼人了。家裏的無論什麼用具，彷彿都剛剛蒸過了一樣。泥地上簡直燙腳。孩子們捉到了什麼小蟲，就放在階沿石上，看它燙着亂動，一會兒就死去了，高聲喊着：「死了！死了！」於是再去尋找了來，雖然他們也都汗流浹背，但彷彿並不覺得熱；至於什麼是「殘忍」，在他們是更加不知道的。

照例，時秧的季節是快要過去了。然而不但沒有下雨，依然是連雲絲也看不見，而烈日當空把很

深的泥土裏的水分也吸了出來。豆苗不滿一尺高，連牛喫的草料也成了問題，李家的小田夥，每天爲了割不着草而挨老闆的惡罵，但根本沒有草可割，罵又有什麼用呢。

農夫們看到了這種天氣，漸漸地由驚駭而入於恐懼之境，最後則由恐懼而入於迷信。自然，一班素抱「靠天喫飯」主義的農人，和素來「靠菩薩喫菩薩」的人們，兩相結合起來，成爲一種設壇祈神的求雨運動，是必然的趨勢了。而且花樣方式是異常繁多而新奇的：有穿着楊柳葉編的衣服在河裏划龍船的；有到各村去掉草龍的；有把木偶人搬到烈日下晒的；更有趣而又覺得可笑可憐的：是一個看廟的僧人，在求了幾天雨之後，不見靈驗，自認有忤厥職，深感不安，自己和木偶一同搬到門外烈日下，同時把兩人——木偶與僧人——的頸項用一條繩繫了起來，並誓言如不下雨，決不回去，以表示他爲地方求雨的真心與堅決。

七月十日 屏水的糾紛

近幾天來，車水的糾紛非常多，原因是爲了季節已經不早，如果再遲了，即使能蔭下去，也不能望其有收成，所以大家趕着在這幾天內要多蔭些，但是水沒來源，又怎樣辦呢？

用抽水機戽水，原是件很好的事，不過想到這裏，又覺得事情的好壞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做這事的人。明明是件好事，如果爲非其人或是做的人另有目的，那事情也就被他弄糟了。如果反轉身來說，那麼壞事做成好事也不是不可能。鄉間利用抽水機灌田的已很多了，農民的確覺得便利不少，但在今年這樣的天氣，糾紛也就起來了。原來這些抽水機都是私人的營業性質，自然他們對於利益之

收入是「多多益善，」來者不拒。」可是自己的機究竟能最多灌到多少田，這卻從不加以估量的，所以一部只能包數百畝水的機卻包到千畝的水，他們當然是存了僥倖心的，因為如果雨水調勻，便可不勞而獲得一筆巨款了。恰巧今年又是天不佑人，入夏以來，滴雨未降，包了水的農人都盼望着機器來辱水，但無奈應付不及，所以糾紛也就起來了，結果是包了水的田也一樣地跟着不包水的旱着不能栽秧。

七月十六日 報荒

「鄉公所裏有公事來的，說我們鄉裏也報荒了。」噢了午飯差不多，全村人都在竹園裏談論着，而且十分鬧忙。自然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呵。

「聽說先要造荒冊呢。這是調查荒了多少，或者每家蒔了多少，不蒔的有多少。這樣才可准報幾成哩！」

「幾成？全荒今年的年成。他媽的，難道蒔了就有收了嗎？這樣的天氣。」素稱莽漢的六寶，似乎萬分氣憤地努着嘴用力地說。

「有什麼辦法呢！他們要這樣做呀！我們只希望能多准幾成就好了。」

「至少要准九成否則我們去請他們到鄉下來看，他們不曉得，老子還有家婆男女嗎！」

「我們在這裏都是嘴上塗石灰，用不着這樣起勁。我們還是先睡了個中覺再講，橫縱這不是一個人的事。鄉長大先生終得替我們想法子的吧！他家也種着數千畝田呢！」一場雜亂的議論，被根寶

的這幾句話打散了。
他——根寶的這個意識，在我們中國的社會人士裏，可說是個最好不過的代表者。我私自在想着。

暑期日記

浙江寧波中學 楊成瑤

七月六日

母親對我說，苦着臉，

「今天米價漲了四角呢。」

我聽了她的話，知道了，怎麼叫它不漲呢？天晴了這樣久，田裏的水早就乾了，稻草兒也快枯萎了，眼看得不久的將來，我們沒米過夜的人，就有餓肚的危險！現在米價雖貴了些，我們有得繼還是幸福的哩！

七月十日

昨夜有人說着今天會下雨了。他們的理由是昨夜的月兒被雲兒遮得不大亮，風兒吹得有些各別。但是到了今天，一輪火球似的太陽，仍是雄糾糾的視着大地，整整的一天。於是又有人失望地說了：旱天多雨勢，惡婦多眼淚。

十二日

今天大田村來秋水山取水，爲的是求龍皇爺爺賜點恩，把雨來落個遍，使田裏將死的稻苗復活過來；使將爲餓殍的許多與我同病相憐的窮鬼得免此難，再來苟延殘喘。所以，他們不辭勞苦，不惜一切，在此炎日之下，跋涉了五六十里的羊腸小徑，來秋水山取水，且回去的時候，全村的老幼皆須出十里之外，禮拜（三步一拜）迎接。試問所爲的是什麼呢？

啣龍皇爺，你忍心給他們的誠心誠意以一個失望的報答嗎？

十六日

前天早上溪東來秋水山取水，晚上缺家也來取水，他們大家都懷着一腔熱烈的希望。可是至今已三天了。大田不必說，龍皇爺還不會賜過一滴雨。龍皇爺在村民來取水的時候，本來與他們約好在上山後三天內把雨落遍的，然而至今已過了期，失了約，不說落遍，連點滴之雨也還不會見賜。這豈不是龍皇爺爺有意與他們開玩笑嗎？也許是故意與窮鬼爲難呢？因此，富兒們則談升米價，窮鬼們則苦嘴苦臉，一愁明日無米，二愁袋裏無錢，三愁米價急漲。弄得人人無笑容，個個皆懷憂悒。

十七日

喫早飯的時候，母親苦笑着對我說米沒了。喫中飯的時候，她老人家又苦笑對我稱讚大伯伯的好，說自己向大伯伯借糴了一元米，他給了她一斗。她想拿點東西去謝謝他的好意，但又苦於手中空無一物。她這句話念了又念，我記不清有幾遍。

喫晚飯的時候，母親又苦笑着對我說：

「瑤兒，我已把預備給你做生日的幾隻肉饅頭拿去給你大伯伯的珍兒喫了，我想你年紀大了總懂事些——下午願你父親店裏的生意好……哈哈。」

我們剛喫好冷粥，打算洗鑊，珍兒雙手捧着饅頭，臉上笑嘻嘻地，把饅頭輕輕地向桌上一擲，天真地向母親說：

「媽說這饅頭不新鮮了，說是喫不來的，叫我送來還你，好給瑤哥喫。」

「是，你們喫不來，瑤兒是會喫的。」母親好像有些不高興。

珍兒去後，母親又苦笑着對我說：

「窮人買『有錢』買死不討好。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呀！」

我見了母親苦笑的臉，聽了母親苦笑的聲音，真覺得非常難受，但是她老人家卻偏偏又這麼喜歡苦笑。不是嗎？她差不多每天整日都是苦笑着的呢。所以我有時忍不住要悲傷，自己偷偷地要下淚。那怎叫我不傷心呢？

二十日

喫中飯時，梅香十三村去白沙白龍潭取水，打我們村前經過，紅紅綠綠，頗形熱鬧。據說他們上山去取水，是無有不靈的，過去的事實，可以作為明證的。

果然，在他們第二天下山後二點鐘光景，就有牛毛雨了。到了黃昏時節，雨就很大了，於是，個個人

都稱頌着白沙龍的靈顯。

二十三日

一落就是三天，大家都歡天喜地，揚眉弄眼，快活個不了。尤以我們這些窮鬼。富兒們一方雖也十分高興。但另一方他們又慮起米價的前途來。

八月五日

自廿四那天雨晴了後，一直至現在，田裏的水又乾了。田土也又龜裂了。那麼稻苗也當然重復萎了。所以我們一班窮鬼們又是整天地哭喪着臉，噓着內心沈痛的氣。富兒們則又在那裏議升米價了。

母親喜歡苦笑的習慣，也重復來了。於是，我又常常要禁不住悲傷，禁不住偷偷地流淚。我那不肯輕易流的瑩潔的淒酸的淚呵！

七點鐘

飛曦

我們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午夜了。

在二樓上坐息一會兒，店裏靜悄悄地，因為人都已到夢鄉去。全說：「散了罷！」

舖牀上的我，祇閉攏着眼睛，事實上還沒睡熟。我底腦海裏就這樣浮泛着一段有趣的偶然的生

活：

我和全兩個人從下午五點鐘出發，坐着剛纔駕駛老闆夫人們到會場而又打回來的汽車，離開店屋。在車上，任輪子疾轉着，眼前的道漸漸展開，世界也覺得大了，這像是爲了找食而被捉住的鳥兒，關在那侷促的籠子裏，不知春夏，也沒有秋冬；一旦主人例外寬宥，給一點時光，讓牠出去遊一趟似的。——想不到今天老闆也會給我滿口的應許，而且和我說些嚮導的話，表示好意。

我正在這樣思想，彷彿忘記了一切，但車已在會場旁邊停住。

這是一年一次的「馬尼刺嘉年華會——Manila Carnival」，我們很快活的出了汽車，從那小小的窗洞裏買好入場券，正在找着入門，猛覺來一種東西，要投到我口袋裏，我忙用手阻住它，頭回一看，原來是一個菲童（Filipino boy），拿一包橡皮糖，要投賣給我，我拒絕了；又投給全，全也拒絕了。他很和氣的告訴我們這裏不是入口，會場的大門是在那邊，他想這樣給我們一點貢獻，好叫我們買他的糖菓，但我們終於拒絕了。我們辜負了他，我們自己知道。

一剎那，走進會場之門，無數景物，轟地同時映進我眼裏來，這使我那幾乎失去了似的本能，頓覺復有生氣！我們仍舊談話，當被感官驅使的時候。

「他們說，入到會場裏有時或竟不易找得出路。像這樣高起的門樓，還怕認不清嗎？」
廣大的會場裏，又劃分許多小部份的場所，作種種娛樂。這些是屬於個人營業性質，要觀覽或參加，應該另外付錢。

我們最先站定的，是一個小小的駕車場旁邊。這是個孩子們的世界呀，許多小朋友各自駕駛一

輛小汽車，在那小車場——四方的大木盤——裏，橫衝直撞，喜氣十足；他們有時故意把車頭互相碰撞，但不論碰得怎樣厲害，總是毫無危險，因為車頭有橡膠保護着。

這裏另外一團會跑的木馬，也是孩子們的恩物。但，轉着別一邊，一個很有趣的東西，我可不不懂它叫甚麼，只是好些能夠迴旋狂擺的坐具，配置於高低四兀的大環子上。這可是成人們找開心的勾當呵，看他們誰也張着驚樂的口！

笛聲響着，一隊黃色服裝的軍人，跟了抑揚的樂音，從我們旁邊經過。步伐整齊得很，他們顯見是美國兵；隊の後半是馬，馬背上除開三兩個黃衣軍官外，便是那扮飾各樣人種的武人了。他們各有各的表現：有的裸着上半身，肌肉很發達，又很黑，頭上頂着好像樹葉也似烏毛組成的圍冠；有的從頭後垂下很長的尾，恰如一條大毛蟲掛在馬腹間擺動着！

一切穿著，總是奇奇怪怪的。他們手拿各樣簡單的武器，正如元始或古代的勇士。從他們的裝飾，我可以認識他們中有的代表非洲人，有的是代表印地安人……他們有的執把槍，在發着正望 Army Show 場中去，要在那裏表演各式的武技和軍操。

一陣油香，叫我尋找來源。回轉頭才發現那小亭子裏在燒小豬，許多非人 (Filipinos) 爭買着。

一會兒，我們已環遊會場整圓周。夜來了，它把整個大氣染成漆黑。場裏所有電燈一齊放亮了。特別是會場大門的峯頂，顯得格外輝煌，它底美麗是很引人注意的。

無數遊人在會場裏漫走，漫看，漫談，漫玩；其中有菲律賓人，中國人，西班牙人，美國人，印度人，日本

人，我們也看見穿着紅色或黑色底寬大套衣的人，男女都蒙着布做的鬼面，預備進另一舞部去跳舞狂歡。——這是「嘉年華會」的特色。在這期間，快樂的人們特有這樣底權利，舞部裏面還分別參觀和參舞的範圍。聽說華僑第一女學校下午在這裏表演「木蘭從軍」呢，可惜我們來不及看見。

「花后」更是「嘉年華會」的主要色彩。今年的「花后」是馬尼刺女士，據說也要於晚上在舞場裏加冕。——「花后」每年會前，要預先在島中各省（Province）選出一個代表省女士，然後把各省女士集合起來，再行投票複選，得票數最多的，當然是這屆的「花后」了；其餘的，祇有「宮女」地位。菲律賓小姐誰也歡喜獲取「花后」的冠冕，因為誰做了「花后」，她的地位便可自驕，而被多數人們傾慕了！

大會場的另一角，是商人排列着貨物在各自宣傳。有一個完全用各種菓莖和番麥組成的屋子，中央掛一幅鄉村風景，又陳列這村生產的各類菓實和菜蔬。我看見旁邊一張油畫的標本，上面寫着「Rubber Tree」，於是我知道是橡樹。看它的取膠法，是把竹管插在樹幹上，使漿流出，恰和取漆法一樣。我看得很滿意，因為真的橡樹我還不曾看過。

那邊，平樓式的舞台上，裝着一個裸體美人，正在大輪鏟下潰血。那像是木板或大紙板做成的廣告模型，但我一看便明白裏面一定是演魔術的了。

Army Show 場前的大台上，站一個白種人，拿一根手杖在忙着努力打招呼；他的口還靠着播音機幫助他聲音加亮。

左邊走去，用不着買券，就可以入一個場，參觀裏面各種科學武器；當我們剛進去時，首先看到的是一架很大的飛機。仔細的瞧，全說：「太大了，我們從不會見過。照那樣機身，坐起來不是也和汽車一樣穩嗎？人家說，膽子小的人不配坐飛機。像現在這一隻，難道也有坐起來膽小的話？」不錯，我們看得心胸放大了。

這場裏周圍逼列着站起來和人一樣高的子彈，大砲，機關槍；有許多人把槍把玩弄着，但不見管理人的制止。各種鐵帽，防毒面具……排列着；厚厚的玻璃櫃中，陳放各式手槍，子彈，和火藥化學素。每樣手槍，都標明製造時代或彈力的強度。直到最近出品的，為段落，我們也看得好不滿意！

說起當我們出發之前，老闆對我說：「……會場裏最值得看的是那處裏面有花……可看，有椅可坐，入場券又只一角錢的。」我們在大會場裏逼打了幾個圈子，老是找不出這樣一個地方來。為的是各處的廣告沒有不是外國字，我們不大認識英文，此時才感到錯誤。全問我：「那白牌子上寫些甚麼，可是看花的？」這倒為難我了。後來，我給他一個簡截的回答：「我不大看得懂，但我可以說這裏好像不是看花的，因為廣告牌上不會有個『花』字在我的眼底映現。」

「但又有甚麼地方呢，我們不是已找遍了嗎？」全說，我們還站在旁邊猶疑；有人從裏面出來，問他，他告訴了我們。

我們決意了，費兩角錢買兩張入場券，踏進去了！

觀衆很多，我們一入場，躡擠在那走廊式的陳列所，並着肩，挨序前進。

這陳列所最先呈現的，是山景掛圖，各樣的鑲石、植物標本、魚類的寫生畫。接着，我看見好幾個玻璃器，藏着黃色褐色的東西，發散一種香氣，足夠使人的唾涎分泌加疾。我再仔細地瞧，才辨出那是些切波羅蜜、糖露……因爲一組造罐頭的機器，就在這邊製作。技師在配製一罐頭時，他一面給人家作簡單的說明。還告訴罐頭的價目，如果你需要的話，馬上可以製好的東西買去。

我們慢慢地走。這有如一片活動電影，不住的拖過我底眼簾。因此，我更看見李的織工。李也是菲島土產，一條條放在機架上，再加上人工的輔助，便成了整張織品。

榨取蔗糖，在鄉間，偶然我也會經看見。不過那是全靠牛力和人工的；但現在排列在眼前的，卻是快捷的機器。我看見蔗從一邊放下去，經過機工的轉動，不一會，便可在另一部分發見了蔗露，白沙糖。這其中，雖然我們的眼睛在看，而我們的足跟也慢慢地，不住地移。當蔗糖榨取機溜過我背後時，我已經再得到新的見識——這裏是製瓷手藝：一個瓷工坐在那邊，手裏拿一團攪勻的瓷土，在捏着，捏成了鉢子。在一個極簡單的木旋盤上，放了瓷土，用兩隻手按摩，不多時，一個圓滑滑的瓦器，立刻就成功了。我們這才稍稍住足，把它加上幾分注意。但我可不見他把做成的東西放在一邊，而是看見他把做成的東西依舊弄破，恢復了原來的一團土，然後再接再造。推他的用意，不外要給人家多知道一些事物罷了。

活動電影終於不斷地拖過去。花卉陳列的部分，就在我們面前停住。我看見許多美麗的花草，都栽在盆裏，掛上價錢牌子。

我們似乎還要向前走，但走廊式的陳列所到這裏已是盡頭。我們只好轉個彎，望着平闊的場中去！這裏是個理想的山野呀，也正像美好的公園！一切風物，險些兒使我辨不清自己，以為自己是無韉之馬，在這美好的世界之一角，漫遊着，感着無限安逸！

在一格格的田園間，我們循着阡陌，依着籬笆，一面走，一面看，同時也儘量的談話。全說：「那也許是黃豆？」他指着園裏的植物。我說：「不是棉，因為黃豆的葉沒有這樣大。」我看見籬笆旁邊插一個小牌子上面這樣寫：「Cotton」我才曉得。其實我看見棉的植物，這算是破題兒啊！此外還有好多種植物，有的我們不懂得。

過了一會，我們走過一條小橋，橋下流水潺潺。在叢草裏，小澗邊，還現出美麗的瀆水。橋是竹板鋪成的，橋樑是自然的林木。我們俯看泉水，過小橋，抬起頭來，一座秀雅的小山，已呈在我們眼前。我們領略一下，舞風的草兒，沈默的石子，山半的茅屋，都足增小小山兒底優美，加上一條純潔的、長蛇般的流泉，覺得分外可愛；尤其是山底極頂處，裝置一盞明燈，更形幽靜美妙！我說：「假如要踏登這山上的話，應該付五分錢。」看吧：「Go to go up this mountain.」這牌子是插在山腳的石級盡頭，而且那裏管着一個人。我們不上去，只繞山脚走，偶然一個洞，許多人正連續地穿進去。我們也參加鑽進，呀，好一個山洞！洞裏凹凸的巒壁，我用手指一摸，才覺察是紙的假飾。裏面又有電燈，遊人沒有迷路的危險；而且洞路也不十分曲折。一眨眼，我們已從另一洞口出來了。

「多麼值得呵，只花一毛錢！」我們嘖嘖稱讚。「真的，這比別的都來得有趣，像玩那彎兀的滑梯，

付了錢，從高高的梯上給他們推下來，經過很厲害的顛簸，才滑到平地。同時又被一羣觀眾哄笑起來！那不是像拿錢雇他們玩弄麼？

「噢，那邊小屋子，人家都進去呢，我們也進去吧！」這恰如非人村落裏一樣的屋子，地板是用削竹疏砌的，四壁盡是木圍。屋頂蓋着草，裏面並沒裝置些甚麼，只有個無線電收音機在奏曲，電火是強明的，遊人祇隨意走走，看一兩幅掛圖，聽無線電。屋子裏一共有兩室，大約是給遊人休息的。

我們出屋子，看場中還闊大着，於是再隨便走走，無意中，已經站在動物圈的柵子邊，探望獸類的形態。我只看見一隻白牛，全身都白色的，這才使我生起趣味來，原因是白牛一向還不會見過。此外就沒有甚麼更奇特的別種動物了。但也不能奇怪，因為這只是個穿插，而不是那普羅的大動物院咧！

出這一角錢入場券的門，是在玩得滿意了以後。

大會場裏四面燈光，依然和起初一樣，人也不見怎麼稀減，但那穿着寬大套衣的舞人，此時倒像增加了起來。或者他們或她們剛出舞場，還有的是才要進去，在這深夜！

我看見有人攤着「花后」們的照片，在那邊發售。圍了許多人蹲着選擇，有的僅僅低着头，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個。

喝賣領帶的，我們不去注意他；會場裏的環繞，此刻還不能阻止我，在遊人雜沓裏，好幾個女人，手拿整疊顏色的傳單，在分佈着，我們也得到了好幾張。再向前走，看見一堆人們，——男女，坐在矮腳長凳上，望一個演講的人聽道。這演講的人講到激昂的當兒，常翻開手裏的聖經，引證宣讀。這是甚

督教底佈道所，一所淺朗的禮廳，四壁貼着警語；在許多警語中間，我發見正面壁的兩旁，掛兩張「救主降世，拯救罪人」的文字。啊，我自從入場以來，在英文世界裏，這才看到八個「中國」字！

離開這裏，另外走進一個耍猴的圈幕裏去觀覽。出來後，還是沒有系統的漫遊。經過許多高台的地方，看見好一些蒙面舞女，在台上出出入入地，招呼人家從台下的門進去參觀。看那些舞女動作，簡直是純粹以肉感誘惑人。她們不住地把手把下半衣袍急速的掀高，又遮下，目的是叫你萬千眼睛都一氣丟到她們那裏去。也許你們的心動了，說不定就會買券入場去大飽你們的眼福。

是的，好幾個組織不同的舞女，爲了競爭底原故，把她們……形容動作來得越乾脆。她們的誘力足夠把你們無數足跟釘住，叫你們魂魄亂飛，如果你不能自主的話，然而，我也不曉得我們什麼也會遲遲地在這裏徘徊！

我們出來了！在星光閃爍的深夜，趕上了電車。

啊，「馬尼刺嘉年華會」確實是一年中忙碌的人們底身心安慰處！

旅行黃婆洞記

崔鼎勳

秋來了，梧桐的葉子一落，大地的暑氣全消；金風且把大自然吹變了樣子：天高氣爽，山幽水淨，這當兒，不是旅行的好機會麼？

秋季旅行的消息已在校裏的佈告箱透出來了。粵海艦隊既不成行，我便決意到黃婆洞去。黃婆

洞於今春已給我踏遍，可是公安橋下的小溪底風趣抓着我的心；而我班又議決全體參加這裏，更樂意去。

風馳電掣的汽車把我們載到沙河，再憑我們的腳載我們上去。沿途的秋色夠我們欣賞了，稻壠翻着金黃色的波，路邊的野菊泛着笑，樹上不時飄下幾片黃葉，像黃蝴蝶。但，最可恨的，一輛輛的汽車趕過我們的前頭揚起撲鼻的一陣微塵。

一面走，一面看，一面談笑，很快便入模範林道，行不多遠已到公安橋了。

「公安橋到了，那……」

「落去橋下邊玩！那裏有小溪怪好玩的。」

我不須人家提起，當他們這樣喊着時，早已跣足立在溪中了。

深水很淺，很清，不斷的從上面瀉下來，映着朝陽的光，髻髻一條蜿蜒的白絲帶似的。足浸在水裏，水花從小腿絲絲濺起，又髻髻那條白絲帶要把腿來纏住；一股涼意從趾尖，毛管孔悄悄地透到心房，感到莫可名狀的快適。

三十二人中不是跣足在涉水，便是坐着溪邊的石頭捲起袖管來玩。

「九時快到，我們得上去了。」劉先生催我們。我們的手腳已給水浸得發白了。

「望雲亭不是望見了嗎？從這裏上去，不消五分鐘便到。」發的外婆家在沙河，這裏的路徑他很熟識的，便帶我們從那山邊的小徑走。循着公路走是好走得多了，但不及這小徑來得近；爲了近，小徑

的傾斜與崎嶇祇好不願。

好容易走上望雲亭。坐汽車來的同學也到達了，他們向我們招手，我們向他們招手。

「一九三三年的『福特』果快呀！」康說。他們出發較我們遲五十分鐘。

「誰說我們靠腿子也和他們一齊到。我們不快？」B想不到大家出發的時間，他要發傻了。

在望雲亭徘徊了一忽兒，沿公路走去。轉兩個彎，在綠蔭中矗立的明珠樓和皺着微波的湖在望了。

目的地達了。肚子喊餓，我們的小組便在湖畔的樹叢中野餐。擺開了黃油油的麵包，紅皮白肉的火烤乳豬，芒果雪糕一樣的牛油，和一堆一堆的柑、香蕉、蔗、橙；劉先生也請到了。劉先生真好客氣，把他買了的火肉遞給我們，便替我們請我們八人以外的同學：「來這裏吧！大家是同學，又是同班！」我們本採取「門羅主義」的，現在卻公開了；他們也把他們的糧食「共」了起來。

儒買的乳豬真好！夠味夠香脆，夾着麵包來喫，一人半斤也喫去，可是祇買了二斤，一陣衝鋒就光了。

樣樣都喫過了，個個的肚子也飽了。

「呀！不知怎的，我的褲帶短起來呢！」B說了，我們笑得雙眼擠了條縫。

這時有些人站在堤上來看我們，我知道他們并不希罕我們的乳豬，而是我們集團的歡笑，打動了他們的心。

華把這野餐的一幕收入鏡頭，我們便收拾杯盤，各自散去。

先前湖是蕩漾着微波的，現在濺起水花來了；懂游泳的同學們紛紛跳下去，劉先生也在浮沈着。魚一般的自由，魚一般的快樂，魚的世界給他們分佔了，能不令人羨慕？——湖邊有一羣姑娘們裸着腿兒在呆望，她們羨慕着他們呢。

我和康、斌等坐在水月閣前來看，水中的人不時拋來得意的笑波。我心癢了，要不是我和康、斌一樣的下下水像大石頭，一定一個筋斗翻下去！

「呀！可惜……」

「大石頭樣，自景吧！」

水中的人漸稀了，我們跑到對山的巖石上。我和康速寫那在巖下割草的村婦，儒、炎、森向姑娘堆裏作鳥瞰，——康也在寫那姑娘吧？斌吹起簫來，簫聲把我們靜着了。我斜倚着那最平滑的一塊，合上眼皮悠悠的幽韻中我要領會到宇宙的一切手裏的「六個B」不知那時失掉了。

我們又往松風亭。亭內已有人在，便在松樹下閒談。松樹約莫是七八株，翠針蓋着他們的頭，也蓋着我們的頭，碧影森森，祇讓陽光從葉縫偷射着，地面閃動着大大小小的金錢呢。

這時風好像吹得緊，松梢不是揚出「呼呼」的聲浪嗎？——這所謂「松濤」聽來像簫聲一樣的幽雅。

「蔦地裏，拍拍」的聲響從松濤中湧起，抬頭一望，原來飛來了幾隻素羽白翻的鳥兒。何處來「哦」

的一聲，牠們復急急地繞了個圈子鑽入那遠處的濃蔭間。

「啊！驚弓之鳥！」

大家寂寞的心湖泛起了波瀾，但不久便平復了。康替我和斌、森映了幅相，題爲「松下閑人」。

青年人畢竟是好動的，久坐即悶，便一步一跑的穿過掩映的樹林，跨過縱橫的菜畦，跑上斜坡，踏遍了黃泥道；迴降後路，我們的足跡斑斕了。落葉滿徑觸目的都是秋，給與我們的圖畫，康一一把牠撮起。我拾了一片很紅的有加利葉。

返松風亭，劉先生和我班的同學羣集，說說笑笑，松濤似乎沒有那麼響了。有人提議爬過那個「黃婆山」到白雲去，年富力強的我們自然舉手贊成。在亭前全體拍了一照作紀念後，相將勇敢地向着山巔進發；劉先生赤着脚上去——他不知怎的穿了皮鞋來——更增我們不少的勇氣。

山高而峭直，階脚上去便不能挺立起來。頭兒前俯，腰兒前傾，前肢也不時要着地，這樣爬了足有二十分鐘纔到山頂。個個的鼻頭顫動着，呼吸急促了，就是太陽不緊緊跟着我們，內衣也要溼透了。

縱目四顧：平疇茅舍，叢林翠峯，和那遠遠的白練似的江，四周如老僧入定似的山，都收歸眼底了。眼界比上明珠樓時放寬得多——可是口渴了。

對面是摩星嶺，再爬過了牠便是白雲山，但須下到半山纔得爬上去。於是，帶着枯澀的斷續的喘息聲爬下山。下山像上山一樣地不容易，也不能挺立起來；祇消脚下的石子一轉身就會栽倒變成肉醬的最安全的下山法，是把身體蹲下，兩手向後撐着，兩足向前伸，這樣一撐一伸的把身體搬下去；既

不大費力，也不怕石子作弄，個個都這樣下去。

下到半山，不免又是滿身汗，口更渴了，柑、蕉、蔗早已喫光了，背着水壺的同學也只徒喚奈何了。

「口渴了，渴得要死了！」空山來了一隊未遇水壺時的沙漠的行旅。

「無飯一天饑，無水一天死，怎樣——怎樣辦呢？」傻B眼朝着天雙手抱在胸前。

「返公安橋去吧！循小路走，很快便到。」

「到白雲九龍泉飲個暢快！」

「溪水是可飲的呀……」

「到九龍泉去吧？——下得來就得爬上去！爬過這個嶺再不遠便是了。泉水比溪水來得清咧！」

這兩個意見自然第一個是好的，再爬星嶺再出一身汗，真個要渴死不成？捨遠謀近才是方法，

而且那怪好玩的小溪有重臨的必要。我和康森決意返公安橋，薛黃二君亦以為然，於是一行五衆，循

小道往。傻B喊着要來，可是不見他來。

微微的溪流聲發在重疊的濃翠中間，跑去看，原來就是流到公安橋的小溪。她晶瑩的眼波瞟着

我們，琤琮的調子迷着我們，啊，好極了！渴望着她的我們，急急伏下身子，俛下頭兒和她親吻。

一番熱吻之後，我們的心脾涼透齒頰留甘了。

「誰說她不比泉水清？」

「這時候，他們就是口涎也沒得吞呀！」

「嚼草根吧，哈哈」

我們跳着足，得意地跟着她走。

她可愛極了！泛着晶瑩的眼波，打起琤琮的調子，一面向前忽忽地走，一面還和殘葉枯枝淘氣。我拿了那片紅的有加利葉輕輕地放在她的懷裏，說了句「煩你送他到公安橋下吧。」她是怎樣和家人尋開心啊！她把那紅葉兒拉在她的笑容中，使他打轉兒打到發昏，直到巨石要在她前頭，纔放他從石邊溜走。

她遇到那些巨石，她知道石頭是那樣頑固，要求他們放行是不行的，便斂下笑容，鼓起頰兒，挺起胸脯，閉足馬力向他們衝去，踐過他們的身體，跨過他們的頭顱，箭般瀉下直到那小石橋纔緩步。我們也跟着她至小石橋畔纔站定。

她喘息了，顯然走得慢了。石頭卻笨呢！前途是人家走的，而水更是永永向前跑去的呀！你們默頭默腦地躡着，躡着，會阻得住她前進嗎？至多令她一時的喘息疲乏，可是你們自己蟬噪的頭角不能露喙——也好，圓圓滑滑我們易得坐立。

在小石橋畔玩了一小時有多，再跟她到公安橋。

果在橋下拾回那片很紅的有加利葉。

這時已是午後三時了，多少遊罷的別班的同學從橋上走過了，我們便穿起鞋襪返沙河。沿途的秋色像來時一樣的惹人看，且少了揚起撲鼻的黃塵的汽車。一面行，一面看，一面說笑，很

快便出了模範林道而抵沙河。

在義和茶樓休息了半小時，再憑我們的脚載我們返學校。爬摩星嶺往白雲九龍泉的同學也乘車歸來了。

「九龍泉水清嗎？」

「清！不過在爬嶺時要嚼草根呢。」

「嚼草根！我們五個嘴邊重浮着笑。」

二三年暑假重寫於故鄉副圖。

香山遊痕

小友

太陽剛現出一點紅色照在窗檐上的時候，我眼皮會微睜了一下，但身子略一轉動，夢境又在眼前了。第二次的醒來，是因為眼睛上被了一個溫暖而柔軟的東西壓住，跟着一陣輕微的笑聲，使我突然的覺察到這一定是一個人的手。

「好一個耐勞勤奮的青年，睡到這時候！」耐勞勤奮四個字是我自己把它們寫得很大貼在牆上勉勵自己的。這句話使我羞愧得一躍而起，眼睛上的手並沒有拿開。我說：

「誰呀，別鬧，快鬆手！」

「不，不要你說答應不答應。」

話音使我知道是琴。

「什麼事呀！大清早上來胡鬧！」

「我非要你答應我才鬆手，快，光陰是可貴的。」

我被纏着沒法，點頭答應了。手一鬆，眼睛昏了好一會，才看清牀前的琴。今天換了一身潔淨樸素的單衣。我笑着看她，她皺着眉催我快點洗臉，益發使我一肚子悶葫蘆。一邊穿衣服，一邊問着：

「說呀！」

「快點，偃好汽車在門口等着呢，乾脆告訴你吧，到香山玩去！」

這最後五個字一進耳朵，襪子還未穿好，我便跳了起來。自己常常這樣說：到北平來而不遊西山，真是莫大的憾事。有一次琴聽見了，她罵我幹嗎不去，我一時竟找不出話來回答。真的一個人，一切爲了環境的拘束，經濟的關係不說，就是時間和興致，以及天氣，便很難同時好到一塊兒來。今天從夢中我就知道天氣很好，又恰逢星期，又是這麼一個活潑快樂充滿了天真的童心的她來約我，這不算是件十二分難得的事麼？

三分鐘頂多也不過五分鐘內，以極迅速的方法洗完了臉，漱完了口，提起大褂望身上一披，茶也未來得及喝一口，便被琴把我拖下樓了。

門口果然停着一輛不十分漂亮可也並不難看的汽車，汽車裏坐着她八歲的小妹妹，看見我，很快樂的招着手說：

「二哥，剛起來嗎？」

我慚愧的點點頭，上了車後，笑着對她妹妹說：

「又忘記了？」

妹妹臉紅了。這是奇怪的事，我第一次見到她，也不知是誰告訴他的，她硬把我排行第二，雖然她母親，她姐姐，屢次告訴她我不是行二，而她老是一順口便喊出二哥來。她說，二哥那個字好像順口些。汽車直向西直門開去，我心中被快樂裝滿了。呆望着如飛般的向後退去的店鋪，說不出心中在想什麼。小妹妹拉着我的手說：

「你猜，我們一共有幾個人去？」

我本正要問到這一層，我知道一定不止我們三人，我故意說：

「一定就是我們三人，你說對嗎？」

「哈，我知道你猜不着，六個呢！姐姐，哥哥，還有那個大個兒我也叫他做哥哥的。」

「人家像你，睡到這時候！早就先到城外等着了。看啦看啦！那個小攤子旁邊不是他們嗎？」

我順着琴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韻提着照像機，英右手拿了一根手杖上下的舉動着正在和秋說笑，不一會，汽車到了他們面前，他們上了車子之後，英說：

「我們等你等得急了，從城外又跑回城裏，你要賠償我們的損失！」

「罰他在山上小觀音廟磕三個頭！」秋神氣十足的說着，使得大家合不起嘴來。

出了西直門，汽車便順着一條兩旁長滿了大樹的道路開去，這一條道，上次遊頤和園曾走過一次，所以看着窗外的景色，都使我有「似曾相識」的快感。柳樹並沒有十分發青，桃花也不過剛剛含苞，野外的一切，仍似乎沒有脫盡寒冬的蕭條。在我們江南此刻正是春光最美好的時候，那像象徵人生般的柳絮，也漸漸的在空中飄舞了。北國終究是北國啊，怎比得上南國之春！

過了燕京大學不遠，萬壽山像故人般的歡迎我們，琴和韻笑談着她們往年遊頤和園的故事，惹得我們跟着嘻笑。車子繞着萬壽山的後面轉了大半個圈子，才到玉泉山，再向前去，不要二十分鐘西山就很真切的在眼前了。

這使我很有點失望，覺得並不像我腦中幻想的景像那麼好，我的幻想是：全山被滿了遮避天日的大樹，偉壯的瀑布很高很高，像數千條鐵練子般的垂下去。聲音起碼要如同長江裏被大風激起的浪潮，可以登上山的最高峯，在那上面，很痛快的遠眺着北平的全城。而且前所見的呢，卻是許多禿着頂的山峯，很長很長的綿延起伏像一條龍伏在那裏；樹呢，遠看來很小，這兒一叢，那兒一堆，並不遮滿全山。山的頂上，也似乎沒有路可以上去。我想，這樣一點，也值得許多人誇耀嗎？正預備問問他們香的範圍是不是就只有這一點，琴卻開口對她妹妹說了：

「看哪那些山，就是西山，香山不過是西山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的時間只夠玩這一部分的。」

秋是在北平生長的，拿出老北京的聲調說：

「別看樹是那樣小那樣少，去瞧他，瞧大着啦！到西山就看的是樹，我告訴你，友弟，那頂大的樹如

果挖空了可以住三十個人……」

我聽得怔住了。

琴|聽了秋|一眼，輕輕的哼了一聲「缺德！」

車到門口停住了。原來上山是先要入門的，可是並不要買票。門外有許多鄉人牽了驢子攏生意，聽說五毛錢就可以騎驢遊全山了。許多年輕的女學生們還專門喜歡騎小驢兒逛山呢！我們都是主張步行的，說老實話，騎驢子走平地我還沒有嘗試過，如果上山更有點不敢了。我們進了門，立刻就跟來了一個引路的人，這是專為遊人而設的。但我實在不希望有這麼一個人，因為我覺得頭一次遊覽一個地方，會得到好奇心滿足的快樂，如果脚步還未踏到那一塊地方，便被引路者嘰嘰呱呱一大陣，道破了這地方的景象，那是再掃興也沒有的事。好在琴|和秋|都到過的，不愁不認識路。因此我們便直截了當的謝絕了他。

琴|到了這裏面像小了十歲，拉着韻|和小妹妹一跳便跳到眼前的小瀑布跟前。那時正有三個學生裝束的青年在拾那岩石上的青苔，他們也許是研究植物學的。我細看這小瀑布總覺得是用自來水管子通過來的，但聲音細碎得很悅耳，終日不息地這樣滴着滴着，看着牠使人會引起一點人生的感慨！

由左手的山徑蜿蜒而上，樹的確是高大而且多，此刻才證明我的誤解。並有許多白皮松，初見了

疑心樹幹是人工用石灰粉的，然而顏色並不像石灰白得那樣乾枯，那樣笨；卻帶點銀色隱隱發光，手觸之，皮是軟的，這是南方很少見的樹。在這叢密的樹林裏緩行者，雖然樹葉還沒有茂盛起來，但風在樹裏面穿，傳到耳裏，似乎很遠，又似乎很近，已經使人起古人所謂「飄飄乎如羽化而登仙」的感覺了。

最先到的是雙清別墅，主人是熊希齡氏，因現在並不是夏天，所以屋子都空着。一進了門，便使人感覺到雅的確，佈置得太幽美了。依了天然的地勢，加上人工的建築，中間一個多角的水池，泉水從一個石頭刻的龍頭的嘴裏通過來。四週如適所宜的放些石凳石桌，對面一塊較大的平地，置了一個很大的長方石桌。秋說：「熊氏請客喫西餐就在此地。」又說：「這地方從前本是戲台，慈禧太后就坐在對面看戲。」這話似乎有點相像，但誰也不能證實。另有一個小池，裏面游泳着很多的金魚，琴拍着手說：

「池裏的金魚比養在缸裏的好看得多，多活潑，多美麗！」

我點點頭，笑着答：

「是呀，籠裏的雀子那及得樹上的雀子呢！」

她忍不住微笑了。這事大概還祇有我倆知道。有一次我們無意中捉到了一個小麻雀，我要用籠子盛起來，她不贊成。她說一個生物被束縛自由是最痛苦的事。這句話感動了我，便立刻放掉了。眼望着那麻雀飛上了樹梢像感謝般的向我們啁啾。琴說：

「你看，籠裏的雀子那有樹上的有趣呢！」

我永遠記得這件事，不想無意中脫口而出了，還以為我是故意的呢！

我們任意各處看了一下，便出來順着牆走到半山亭，半山亭是否真正在半山，不得而知。但站在亭子上遠望萬壽山，再一回轉身來像一個大屏風似的高山很近的遮住眼前的視線，倒似乎是個女婿一個外孫。英摸了摸他嘴上的短鬍子，微微的點着頭說：

「此老與不淺哉！」

我說。

「吾小趣亦深也！」

一陣哄笑中，我們下了亭子。問問小妹妹累不累，她說：

「二哥太看不起我了，這點路就累了嗎？」

我們很欣然不管目的底走去。

路又傾斜了，走未多遠，路旁一塊大石頭，刻着下列幾個字：

「國難

辛未九月望後三日

華人吳善忘」

塗以紅色，很是醒目。小妹妹連問吳善忘是誰，韻笑着說是中國人。小妹妹很聰敏，立刻便懂得這三個字的意義。她說：

「你不說，我也知道了。我也不告訴你！」

大家忍不住笑了。

在這兒，我們攝了一影，小妹妹站到石頭上面去，大家只顧着自己爲自己做姿勢，沒想到小妹妹脚底一滑，望下一栽，恰恰栽倒在打盤腿坐在石邊的狄的懷裏，幸好沒有跌壞那裏。但英拿着照像匣子卻偷偷的把這個跌交的姿式也給照上了。

大家再向前走，一路談笑着，小妹妹高聲唱着「春天的快樂」，一些不知名的雀兒應和着，我的心已整個溶化在大自然中，什麼煩惱都不存在了。只有英老是那麼飽經滄桑般的，半天不說一句話，不露一絲絲笑容。我們走過玉乳泉，又見到一塊大石頭，上面刻着「羅漢影」三個字，也許是因爲這塊石頭像個羅漢的原故，英走到這兒，呆呆的看着這三個字，輕輕發出一聲嘆氣聲，但已被琴聽見。拉着他的袖管儘管搖着急急的問他：

「說說呀，幹嗎不快樂，說呀！」

英頓了一頓，左手又摸到了鬍子，嘆息着說：

「唉，記得前年，會同兩個好友在此地照過像，現在一個已經病故了，一個聽說流浪到廣東去了，現在看到這塊石頭，怎能不念到故人呢？」

「真的，」我忍不住插嘴說：「人生同浮萍一般，一會兒飄到東，一會兒飄到西，永遠受着環境的支配。譬如說：這一次我們六個人同遊香山，將來如果再想照樣的同遊一次，雖然好像並不難，然而事實上，有十分之九是不可能的了……」

我還沒有說完，琴把我一推，搶着說：

「算了吧，說得怪難過的。請兩位多情的人兒把眼淚帶回去流吧！」

這句話說得我們大家都笑起來。看看小妹妹已經走得離我們幾丈遠了。

經過電話局，順便進去參觀了一下。司機生某君很客氣，告訴我們此處電話僅三十餘戶，機器是最新式的。當時我們看他很純熟的接着線，都驚奇不絕。

出了電話局，不多遠，便見到一所樓房，走到近前，才知道是圖書館。現在並不開館。那位管理者陳老先生，白鬍子飄到胸際，非常謙恭的招待我們進去參觀，忙着拿鑰匙開門，內部佈置得很整潔，書籍很不少。據說一大半都是捐來的。和他閑談了一會，我覺得在這樣一個名山裏遇見這樣一位慈祥的老先生，倒真像遇到仙人一般。

看看錶，十二點已經過了。我們告辭出來，下山在附近小館子裏喫了一點油餅當午餐，略休息了一會，仍繼續我們的遊程。

過靜宜女學，今天雖然是禮拜，但裏面仍有不少的兒童天真爛漫的拿唱歌的聲調讀着書。似乎比城裏的孩子們活潑得多。我們順着路一直走到療養院，那是療肺病最好的地方。過療養院不遠，

便到了見心齋。這是一個極其幽雅的地方，進門便見當中一個大池，週圍繞着圓廊，綠的水波反映出紅的欄杆，在這裏面，誰還想是身在離地數千尺的山上呢！

出來，山路更高峻了一點。上面隱隱傳出燒香拜佛用的磬聲，秋笑着說：「到了觀音閣了，該是友磕頭的地方了，快點走呀！」

「好呀好呀！」琴和小妹妹的笑聲響動了山谷。我慢吞吞的說：

「得啦！我聽說這兒的觀音菩薩靈得很。別開玩笑罷，小心觀音菩薩顯靈嚇壞你們！」

「哈哈！觀音菩薩還有這兒那兒的。」難得久不說話的韻開口了。琴接着說：

「韻姐，你知道觀音菩薩是個大閩女還是個老太婆？」

她們的話越扯越遠了。不知不覺大家順着殘缺的石階爬上了小廟。香火倒很盛呢！幾個年紀大的女信士們閉着眼睛默數佛珠兒。見我們去了，不約而同的都從凳上立起來，手裏仍是一顆一顆的數着，嘴唇仍然一上一下的動着，但聽不見一點聲音。其中一個頭髮白得像銀絲的老太婆立刻走到菩薩的桌子邊準備替我們燒香。琴和秋他們擠眉弄眼的要我磕頭，不想沉默的英倒做了我的代表，真個捧着籤筒跪下去，像很有經驗般的搖出一個籤，花了一毛錢所謂香錢，拿了一張籤紙走出來，大家搶着看，倒奇巧得很，是個第一籤上上。底下兩首詩是：

春迎桃柳障東風，滿院幽香日映紅。燈報上林知歲永，好將時雨潤花叢。

綠水迢迢障，花香細細飛。簷前晴後鳥，醉臥夕陽輝。

再後面照例是什麼「功名顯達」，「財利遂心」，「婚姻和美」等四言句。

「到底是名山的菩薩，籤詩風雅得頗有畫意。」我笑着說。

走到路上，琴要英告訴她求籤是不是爲了要娶嫂子的事情，大家都笑了。據英說，他是替他一個好友問病的，但籤上沒提一個病字。英對於朋友的熱情我們是欽佩的，但這種近於迷信的舉動我們是反對的，英說：

「你們反對迷信嗎？但這名山裏若沒有古寺的鐘聲，該是何等的寂寞！我們被這小廟的磬聲吸引上去，若沒有點點綴，一來使那班只知菩薩不知其他的老太婆們失望，二來，我們這次旅行史上豈不少了一頁佳話，逢場作戲有何不可？」

大家默然無語，沿着小徑向左行，一個大花園繞着一個大別墅。秋好像聽人說過這裏面是倪嗣冲的後裔住着，但不知確不確我們走到那兒的時候，一個胖胖的小公子哥兒——約十二三歲——正在同一個僕人玩寶劍。我說：「好一個軍閥的模型！」

這兒附近有一個亭子，景色太好了。站在亭子裏望出去，正好是兩個山的接壤處，腳底下便是一個大山谷。澗水清翠，流着發出很細密的琮琤的聲音。遠遠的，正看到玉泉山的塔和萬壽山頂的佛香閣，昆明湖成了一片極小的白影子，十七孔橋也隱約可見。若果把頭略底一點，則小得同瓦片般的房子東一點西一點像放在一隻鍋裏面，大地活像一隻鍋。這兒太有意思了。我們默默的在欄杆上坐了很久，各人都在暢快的欣賞眼前的美景，誰也不願意說一句：「我們走罷！」

直到覺得天色有點陰下來的時候，我們才勉強離開了這個亭子。轉身望望那個小軍閥，正在用小拳頭捶着那僕人的肩頭，寶劍遠遠的橫在一個水缸邊，那僕人蹲在地下一面讓他打，一面還少爺少爺的哄着，大概是得罪少爺了。英嘆了一口氣，想說什麼卻又沒有說出來。我們剛剛欣賞美景之餘，腦筋中突然印上這幅圖畫，真是掃興之至。

爲了時間關係，素負盛名的香山慈幼院我們都沒有去參觀，而且今天又是禮拜，就是參觀也看不到什麼，所以我們決定下山再向碧雲寺進發。

大家緩緩的走着，談着，琴和韻高聲的唱：

出採花潭，離芳華渡，過白蘋洲，繫楊柳堤。落日西斜長空欲暮。江天烟雨，黃昏落樹。十里巖灘，接蒼煙，斟酌今夜維舟。遙望蘆花深處……

天上起了層雲，倒的確有點「長空欲暮」的神氣，可惜我們不是置身在漁舟，不然這首歌便更見恰切了。

出了門，精神抖擻的向碧雲寺進發。碧雲寺是個很有名的古剎，但比起西湖的靈隱似乎還差得多。不過那羅漢堂裏面的五百羅漢倒和靈隱的五百金羅漢像一個模子倒下來的。正中間一個很別式的塔，上去面積很大，塔的四週皆塑着佛像，顏色很像象牙。塔中間現爲孫中山先生衣冠墓，花園堆得很多，都是今年總理逝世紀念那天各界要人獻的。寺內房屋除一部分爲天然療養院佔有外，另外還似乎是一個學校的一部。我們下塔後走到右邊的水泉院，泉水清澈見底，人工使山砌成一個剖面，像

一面高牆，牆底下終年見不着太陽，所以夏天以此地爲最涼爽的地方了。我們在這兒喝了點茶，水味的確是好，茶房告訴我們關於塔的故事。據說這塔是明末魏忠賢建的，後來康熙乾隆都會重修，孫中山先生生前極愛此地，所以他故後，在這兒停了很久的轎。

四點多鐘，我們出了碧雲寺，大家遊興還未盡，於是更鼓起勇氣步行到臥佛寺，並招呼汽車先開到臥佛寺等着我們。臥佛寺又名普覺寺，建自唐時。由歷史上說起來，這個廟也是很有名的。後殿供有臥佛，進去一看，祇少得給一兩毛錢的所謂香錢。菩薩給和尚做了傀儡，想起來真是笑話。臥佛長丈餘，赤腳露胸，儀態大方。殿旁放着許多僧鞋，最大的約一尺多長，三寸多寬。做得挺結實。和尚說這是乾隆皇帝賜的。另有一雙較小的，他說是慈禧太后賜的。其餘也有是某宰相賜的，也有是某大人某狀元的，說得天花亂墜。我想：對我們這些人說這些話，在他以爲很能使我們景仰，驚奇，其實聽也不願意細聽，誰那樣笨？

這廟裏左右許多空房子都是屬於青年會的，房子是一院一院的，有所謂清涼館，鏡月軒等名稱，現在都空着，後面並有游泳池。聽說夏天來這兒避暑的人很多。

這兒遇見一件很悽楚的事情，將使我永也忘不了：

當我們剛進廟門的時候，便有一個面黃骨瘦十多歲上下的孩子跟着我們自動的指東畫西告訴我們這是什麼那是什麼，在未走到後殿的時候，他又忙着把和尚找出來開那後殿的門。我們明明知道這又是一個領路者之流，但這樣一個廟又何用得着領路，所以我們都沒有理他。後來我們走出

廟的時候，他在後面哀求着隨便賞幾個銅子兒，擰調非常優楚，我們看他可憐便給了他一毛錢，他很歡喜的謝了。我問他拿了錢幹嗎去，他說：

「回家買窩窩頭給母親喫。」

我們疑心他終是一個不歸正道的孩子，疑心他是在說謊，好奇心使我追問他：

「你母親在家幹嗎呢？」

「母親沒有腿，我就弟兄一人，母親就靠我養活。」

「你父親呢？」

「已經苦死了！」

他這句話說得文縷縷的，使我們都很驚奇，於是再問他的家庭狀況，他苦着臉說：

「我父親本來是當警察的，因年紀大，局子裏不要了，後來到南方討飯，凍餓死了。如果要是在世，現在六十多了。母親今年五十歲，歷是有一年被土匪——又聽人說不是土匪是兵——打壞的，現在整天動都不能動。」

我們問他為什麼不念書，他說：

「我是想念書呀，但是念不起！」

「到香山慈幼院不好嗎？」

「我如果念書，母親誰照應呢？」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

十六歲才這一點高，其身體營養的不足是可想而知了。

秋繼續問着他：

「你一天能掙幾個錢呢？」

「唉！那孩子要流淚了。」今天從早上到這時才掙您先生這一毛錢，這算頂多的了。有的時候還一個銅子兒掙不到呢！」

我們大家都受了感動，也許這就是因為人類是感情動物的原故吧！連八歲的小妹妹都拉着琴的手嚷着：姐姐再給他幾個錢吧！結果我們決計再給他一塊錢，當那一張鈔票遞到那烏黑的瘦削的手心裏去的時候，那可憐的孩子感激得立時朝地下一跪，向我們磕了一個頭。站起身來的時候，淚珠已滴到嘴角上了。

「下次我們再來一定看你，好嗎？」上了汽車之後秋望着他說：

「好的，謝謝您，祇要一間修彥德就成了，是單人旁的修字，不是草頭董字。」

車身陡的一振，一陣機器發動聲之後，兩旁的山，樹，便由慢而速的向後退了。歸途中始而大家沒有話說，繼而由這個孩子而談到社會的一切，大家不住的嘆息，也忘了汽車的行程，直到小妹妹突然嚷了聲「到西直門啦」之後，各人才由疲乏中擡起頭，才知道城牆上的日光已經成了紅色，才知道

天快晚了。

汽車直把我們送到翠的家門口。翠首先跨進門限，又陡的回轉身來拿一付極天真極可愛的神情笑着說：

「我說，我們今天這一趟旅行賺了便宜啦！不但帶來了快樂，還帶來了悲哀。你們說，是不是？」

頤和園記

詩 遠

頤和園，這一個江南人怪熟悉的名兒。不論誰到故都，頤和園是和故宮、西山一樣非「玩兒」不可的地方。

出西直門，大約有廿里路之遙吧，在那兒，我們便可以看見一座山，和一帶紅紅綠綠的樓閣殿宇，這一個壯觀的建築，便是盡人皆知的頤和園了。園的周圍約有十五里路那麼大小，全園的土山、石洞、湖泊，都是仿照着江南勝景的人工建築物。因為範圍太大了，沒有一天的長時間，決不能把整個的園景全部逛遍。而遊客們除了必須帶上的乾糧外，最好還能買上一張地圖和指南一類的小冊子，藉做引導；不然，迷住了路以致老在幾個原地方打圈圈是常有的事情。

或許爲了門票的高價（頭門便得兩大元，且園內還有門，還得買票）吧，遊客向來是寥寥的。在幾個零落的遊客裏，除了專有中國人陪着做嚮導及說明的西人外，可以說全是一些雙料的有閒階級。那麼廣大而且富麗的一個「皇家花園」，平素一種淒涼的景色，充分地顯示着帝王階級破滅

的悲哀！

園內的名目很多，這個殿，那個閣，記不勝記。概括的說起來，萬壽山和昆明湖算是佔了全園中最大的面積。昆明湖緊緊地靠着萬壽山，過去是曾被稱作西湖和西海的。站在萬壽山的佛香閣上，藉地看來的確有點兒像杭州的西子湖，那裏面，也有小小的畫舫，但價錢卻數倍於西湖的，所以船的生意也極寥落。而且，湖的面積也比不上西湖，站在佛香閣上便可以一目瞭然。

殿宇最壯偉的當然要算山前路的八大處，包括着東宮門所屬的仁壽殿；諧趣園所屬的涵遠堂，知春堂，臨新樓，知魚橋，涵光洞，清琴峽，以及赤城，霞起城；德和園所屬的大戲台，玉潤堂所屬的宜芸館，夕佳樓和知香亭，樂壽堂；排雲殿所屬的清華軒，佛香閣，敷華亭，擷香亭，轉輪藏，寶雲閣，邵窩，雲松巢和國花台，石大亭所屬的四所，清晏舫，荇橋和澄懷閣；南湖所屬的涵靈堂，廓如亭，鳳凰墩，繡漪橋，暢觀堂，景明樓，沿鏡閣，藻鑑堂，廣潤靈雨寺，月波閣，鏗遠堂，十聲橋，嵐翠閣，文昌閣和東堤。——這麼一大羣綺麗而又古老的名兒！

東宮門即是頤和園的正門，門上是孝欽顯皇后親書的門額。進去便是仁壽殿，相傳這是高宗聽政所在，但現在卻已經掛有「第九陳列室」的木牌子了。從窗布縫裏望進去，可以隱約地瞧到廢清時帝王們貴手中的「御物」。

諧趣園的範圍雖較狹小，其實，內中的景致，卻要算第一了。園裏面，除涵遠堂現已改為圖書館以外，其餘的宮殿，都可以任人出高價租住。這樣，從前帝王們有權獨占的園林，現在是連老百姓們都有

福份兒在這裏做一個幽閒的清夢了，然而，租金極高，沒有「子兒」的窮光蛋們，還不是一樣地會抱有「向隅之感」嗎？

德和園在仁壽殿的北邊。正殿前有着的一座三層的大戲台，殿門外是一塊較青苔稍小的巨石，這兒原是孝欽顯皇后（即慈禧太后）和羣臣聽歌看戲的地方。據說，三層的戲台，同時演着三種不同的戲，隨着孝欽顯皇后的意，看着她較滿意的一層。而那般善觀眉眼的梨園子弟們，如一瞧皇后的眼光落在自己這一層上，便會演得分外起勁，以博她的歡心，這也真不愧為皇家豢養得怪馴敏的「子弟」了。上面所提到的青苔，是在同為皇后足跡所常臨的樂壽堂內的屏堂前面，巨石上有「青苔」三字，係高宗御筆所題。字跡軟弱，實出自貴族手筆。東宮門有現在的第九陳列館，而第八陳列室，便是出仁壽堂後門的另外一座玉瀾堂，裏面的陳列物是德宗的寶座，孔雀宮扇等等。可是，大門封鎖，寶物的真面貌還是沒福瞧見的。

最輝煌富麗的，還要算到非雲殿了。據說，孝欽皇后本想把這兒當做寢殿，後來卻爲了是延壽奇佛殿的故址，於是纔反改爲遊慶典時臨時受賀之所，大概是怕觸犯佛爺的盛怒之故吧？殿前陳列着古銅的龍鳳鼎，釘等「寶物」，宮門前了有和東宮門前一樣的銅獅而外，還有着子母石十二塊，雖極其壯觀，但給與遊客們的，卻是另一種印象了。現在各殿都已改爲陳列室：第一陳列室在德輝殿，排雲殿爲第二室，陳列着商周以來的銅磁器；紫霄殿爲第三室，大都陳列着所謂「元圃藍田之產，晉璧楚珩之珍」，芳輝殿第四室陳列着宋磁，玉華殿第五室陳列着雕漆；雲錦殿第六室陳列室所

陳列的，卻又是珠玉，寶石，鑲嵌等了。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清華軒廳內的大理石屏，和佛香閣內所供的一座引佛，而佛香閣的東下，便是轉輪藏，寶雲閣的西下，因為窗瓦梁垣和供桌等都是銅製，又名「銅殿」，好一個珍貴的「銅殿」。

石丈亭在排雲殿的西首，石丈亭在西湖內的寄瀾堂旁邊，便是「啼笑姻緣」內的清晏舫——這是一隻純用大理石製成的大石船，共有兩層，現在卻放滿了茶坐，遊客們疲乏的身體，躺在這兒是會感到分外地安適的。幾十年前貴族們的避暑地，帝王們的閒情逸致，實為一般老百姓們所不敢夢想的。

十七孔橋，是一座有十七個橋洞的長橋，這是從字面上就可以推想得到的。橫的一端通龍王廟，即現在的南湖。巍然臨湖，與排雲殿相對的涵靈堂，便是南湖的殿宇之一。站在上面，你會懷疑到自己是置身在武昌的黃鶴樓頭。乾隆間，高宗、奉孝、聖憲、皇后、觀水、獵，以及光緒間德宗、奉孝、欽顯、皇后、觀水，據說，都是在這一個地方的。十七孔橋的另一端，直通東堤的廓如亭，在廓如亭的北邊，便是銅牛了。此牛鑄於乾隆年間，背上有御製的篆文，頗為遊人們賞玩。鳳凰墩則在繡漪橋的北湖內，和無錫、惠山下的皇甫墩相似。然而，因為宣宗忌諱而把它拆毀，以致現在只剩有土基一堆，徒供人們憑弔了。

此外還足一看的，在南湖的極南還有一座大理石的石橋，即繡漪橋；在涵靈堂一個石洞，即抱翠間；此間路極狹窄，迂迴曲折，直可達至涵靈堂左右的殿廡間——終之，頤和園的構製雖有匯集天下名勝的野心，但是，人工的笨拙，究竟難敵天然的奇秀的。當然如果是一個從未下過過江南的北京城

內的人們看來，頤和園的確可算是他們心目中的天堂了。不過，在一個剛從西子湖畔的柔懷裏跳出來的人眼中，頤和園還是掩飾不掉它拙笨的本來色相的。不過，以這一番巨大的工程，也就夠我們驚歎了。要是懷着和敬仰萬里長城及金字塔的心情，對着眼前這麼一個廣大的頤和園，我們是不得不肅然起敬意的了。

二十三年夏在故都

徒步旅行記

廣州中山大學高中 羅彥興

「旅行」這在我們是怪熟聽底一個名詞，它是我們快樂底課外生活的一種。的確，現代的許多教育機關，不過是「高等流氓」和「新式飯桶」的出產所，它只有教授青年怎樣欺騙，虛偽……，決沒有給我們發展熱情天性的地方，所以，除了閱讀課外書籍來滿足求知慾外，只有旅行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在途中，我們可以真誠地低語，在曠野，我們可以忘我地高歌；只有這才是我們發揮個性，流露熱情的地方；只有這才是我們赤裸裸地表露真我的時候！

遠足旅行，我們曾經過無數的嘗試，不過，這一次是比較路途長一點，而且也帶有點冒險的性質吧！

步行底動機，在幾年前已經有了，因為我們底故鄉，離廣州僅有百六七十里左右。這一次，經過了兩天倉卒的預備，在七月某日的晚飯後，購了點麵包，粽子，水果……糧食，拿了點最簡單的行李，七時

許從南方的「最高學府」出發。

到了廣九站，便沿着鐵路前行。表現着都市繁榮底洋房，馬路，都繼續的向後移去；唧唧的蟲聲，啾啾的鳥語，把我們引進了另一個世界。同時，天幕漸漸陰暗起來，行人也漸漸稀少了，偶然遇着的都是在路旁乘涼，或者在田裏工作的人。我們也不管是什麼時候，是什麼地方，只拚命地向前進；可是愈走愈黑，結果連路也幾乎沒有看見，碰石子的滋味，真可算嘗得不少然而，比較在黑暗的社會裏嘗「碰釘子」的滋味，還勝一籌啊！

白色孤立着的車站，結果呈現在我們底目前；雖然是黑寂的荒野，然而畢竟是中國底地方，拍拍的雀牌聲，居居的吸煙聲，沒有到站便聽見了。我們本來打算在這裏過夜的，便敲門要水喝，守站的以為我們是地痞無賴之流，對他們一定是沒有利益的，便在室內厲聲地說不准居留，叫我們趕快滾蛋，後來經我們再三說明理由，更開了門看見我們穿的服裝，才和顏悅色地叫我們隨便休息，說我們這麼深夜走路，不免冒險些。接着拿了一壺茶來，我們立即就飲完了。躺在椅子上，大隻蚊子包圍着，汽笛的聲音騷擾着，更加以心裏起伏的思潮，那裏合得上眼。三個人同病相憐地互相呆看着，結果索性坐起來談話了。雖然是離了都市二十多里的地方，然而，西望廣州市，還看見冲天底光芒，因為這畢竟是建築在地獄上的天堂啊。

月亮給我們親看着東昇，我們想實在沒有方法度過這悠悠的長夜，很爽快的決定趁着月色前行。那時大約是十一時半了，又四十五分鐘，便過了吉山站向烏涌去，沿途荒涼寂寞，是不消說的。這時，

月亮便是我們的第四個伴侶，它具有太陽一樣的可愛光芒，然而沒有太陽一樣可怕的酷熱。在烏浦站，有什麼「警衛軍」的守着，喝着我們停止，再三說明我們是旅行的，他們還不相信，很野蠻地說在這樣深夜走路的，總不是好人，後來一位老者出來看見我們的情形，說我們大概都是「讀書家」，沒有什麼的，才能夠給我們經過。本來我們以為夜間走路，白色的衣服太惹人注目，一向就想穿黑衣的，後來因為找尋不得而終止，不料竟因此一路得到許多的便利。中國幾千年來崇拜士大夫階級的心理，一直到现在還沒有消除呢。

過了烏浦，便入於重山圍繞的鐵路，同時，因為正是荔枝、黃皮等成熟的時候，附近的果園大都蓋着茅屋看守，更給狂吠得寒心。不過，漸漸也習慣了，好容易才推到南崗，真可說是「飢倦交逼」，便站在站旁坐下，詢問守路的才知道已是三時半了。喫了兩條豆沙粽，似乎是格外好味些，接着當然是渴的了，不得聽見附近涓涓的泉聲，便狂飲一頓，也可算是「渴不擇泉」了。休息了一會，遠聽着農夫車水的聲音，他們雖然這樣夜以繼日地不停的工作，然而誰敢保他們能夠豐衣足食呢？在這封建勢力帝國主義雙管齊下的中國農村！

天明後，繼續前行，這時太陽還沒有出來，涼風襲襲，鳥語花香，夏天底晨光，實在不比春天遜色。過了沙村路已經走了一半，同時，太陽也漸漸的高起來，雖然，時常也有雲兒罩着，但比日夜差得多了。

在新塘站歇了一會，喫了點東西，已經是苦渴不堪，眼見着荔枝一擔一擔地經過，可是，他們說不賣的，有錢也沒奈何。只好忍着渴，到塘美站才有茶賣，沙浦站附近的沙溪很多，兩旁襯着青翠的水松，

這綠色的自然界是多麼的令人陶醉！

從沙浦到仙村，是一條筆直的路，行了也不知多少時候，因為疲倦的緣故，格外覺得討厭。在仙村休息了一會，很快地石廬過了便到石灘；疲勞經過休息後，很容易便復原，但是，很容易又復發；同時，不曉是否心理作用的緣故，腰部覺瘦小了許多。推過石灘，便是東莞的重鎮石龍；距離我們底故鄉，只有十餘里了，這時已經是下午二時左右。

畢竟在三時半便抵了故鄉，雖然是極度的疲倦，然而給成功底快樂洗去了。

統計經過的時間有二十小時，除休息外，大約行了十五六小時的路；比起那些步行全國全世界

的旅行家，當然是說不上；然而，我們只是赤手空拳，沒有軍器、電手燈，也沒有時計、藥品，竟連小刀麻繩也沒有。

我想，這一次步行的意義，除卻要看看沿途坐在火車上看不到的景色外，只是想試試自己的體力，並沒有其他的目的。

一九三四，七十四。

遊蹤

蘇州振華女校 彭雪珍

一 虎丘紀遊

春天，人們都似乎特別高興，又是一個新生，混身換了一身新細胞似的那麼活躍，血液是電流般
地循環，心與脈搏都顯着例外的劇跳，這歡忻呵！

春天才有這異常的歡忻，這新生的季節，綠草萌芽，人們的心底裏萌芽，全是希望，全是真摯的快
樂。

虎丘山像個迷人的狐狸精似地等着人們，然而它沒有狐狸精的妖媚，它是質樸而又古老的，在
春天，古老卻又一度甦醒了。

沿途的人們臉上掛着笑，在爬着山的人們的臉上也掛着笑，到了山巔上的人更不用說啦。

除非是半瘋狂的詩人，他才會傻子似的對着山水蹙眉，唉聲嘆氣。這裏，全是舒泰的心呵！
女人們的嬌脆的嗓子，孩子們的尖銳的喊叫，這春山不寂寞了。

我們紳士模樣地在冷香閣喝起茶來，佔據了一大排桌子，不過我們不是品茗，我們是牛飲，再也
不能慢聲慢氣的了，天夠多麼熱，三月的天出着汗！

在那裏，「考古大家」又講起邑志來，滔滔不絕地，比學生們演講救國還有勁，每個人都會有他
自己的嗜好，有人愛靜靜地冥想，有人愛指手畫腳地談今話古，又有人瞧見一塊礪碯的石頭就使出
考古者的頭腦與眼睛來。我卻是一個不易聚神凝思的人，注意力時常分散，白天也常成夢境，古怪怪
怪的念頭與遐想一個緊接着一個。我舒適地坐在太師椅內，讓自己的思緒被小樓上的春風吹散開
去，想着半年多以前的初遊，想着那初逢時的輕微的喜悅。

一個怪腔怪調的女人吸引着人們的視線，無辜的靈魂啊！女人沒有社會的諒解與職業時，便不惜整個地出賣。「禮義廉恥」至一個人們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解決辦法時自然會被人們明瞭的，餘人記得一塊大餅比一個輕巧的氣球利害點。

虎丘塔像個沒人管的孤獨的老人似的，馮殘與破落。傾斜的度數已很可以，站在塔底下有點害怕。塔身東一個窟窿西一個洞，比蛀蟲咬破了的紙匣還甚，有的自己從疏鬆了的泥土中掉下來，有的被遊人挖了去。每一塊塔石上都有着書畫的雕塑，非尋常塔可比。

過塔走去，邁下一層泥濘的階石，那裏殘留着幾塊假山石，據說已被僧侶賣去，只剩下這點了。由這兒穿過一些田壟，就是那松林。往往名勝只有其虛名，而隱藏着的勝蹟卻永不被人發現。也許美好是應該沉默的吧？同樣，被大家推戴的名流也許還不如一個無名的小書記。這小松林躲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裏，人跡少，地方也僻靜，坐在碎石上，按膝遠望春天的原野，再好不過。

宇宙間有許多事是玄祕而不可解的，留着它們吧，謎的世界應該讓人啄不破的！

照了兩張合影，一張上癡笑，一張上是我的常態：皺眉，在太陽地上我不容易睜開眼。

我揣着重訪舊地的心情，找尋着舊日的痕跡，那時候，熟識裏夾着陌生呵！

愜心地笑了，那樓的一角我找到了，那新建的小亭我找到了，我找不到那半相識的影子，無邊的記憶抓住了我。只有傻瓜才肯辛苦地搬了西瓜到山上去割食，雖然有點有閒，但也是年輕人的歡躍哪！

爲生活而掙扎的小販們小心翼翼地偵伺着遊人們的錢袋，希望他們在逛逛名山之外帶點紀念品回去，什麼虎丘玫瑰花代代花，虎丘棒，虎丘的麥柴扇。記得初遊時是初秋，天已很涼快，而鄉姑們是追趕敵人似的要將整把的扇子出賣。這次是早春，依然是「麥柴扇，兩毛錢五把」，那麼地嘶喊着。然而人們是大多搖搖頭不介意地走過，間或還罵一聲不識相。

歸來，依然是坐馬車到閩門，姑娘們總是沒勁兒的，真是。車前車後是大羣的乞兒在追趕，我心裏不安，同時，「考古大家」依然是坐着倒坐，半百的年齡了哪，一切事物中都包着矛盾，有時候我非常軟心腸，心坎得難過，但外觀又似乎冷淡倔強得使人發惱，其實我心裏覺得過意不去的事也正多，不過是沉靜着而已，因爲我不是愛把每一件事都擺在臉上的人。

二 上天平山去

只要是一個常態的人，是總有點內心的隱疚，而心情多變化的。

這半月來我把自己埋在沒來由的懷喪裏，天似乎也什麼時候惹了我，使我下雨起風嫌冷，出太陽嫌熱的。

在這樣的心情中，我到天平去。直到上船的時候，我心頭還茫然，還是踟躕，我是爲了什麼呀。這股子傻勁兒老不消的，然而自己是在竭力抗拒這糾紛，打很小很小的時候起，我便有了一顆多幻想多夢囈的心的，這得怪誰呢？

怪得很的，我近來有了個挺沉靜的好脾氣，少開口，然而用心和眼代替了口，人家吵嚷到要翻了我的天，我會飛快地看我的書，而且一行行地都咽了下去。在船中，姑娘們在談笑，在嗑瓜子兒，我開始看布克夫人的 *The Young Revolutionists*，不管那故事是夠多離奇破碎到失了真實，是夠傳教味兒濃，然而我是看完了的。

書看完，天平山還遠着，我到船頭上去眺望，心裏是一死勁兒地不高興，我揮着槳在油味很濃的船頭上的蒼蠅，瞧着那點點平凡的遠山近水，我頭暈起來，屏了氣，忍着。爲着沿岸的浮屠的棺木或是水裏的死狗死貓，引起了大聲的驚叫，我只是皺皺眉，沒處打發我心頭的不痛快，腦袋裏像有車輪子在打轉兒似的。

只那點太陽是安慰人的，我有點心悸，又有點冷，於是陽光吻着我的衣裳，我懶散地站着，頭伏在船篷上打起瞌睡來。

到岸，我得救了。

風倒不小，使人感覺到深秋的冷。踏上那沒有欄杆的石橋時，已有不少村姑村婦們在走攏來，我們那單純癡憨的靈魂呵！她們頭上戴着紅黃的野花，腰間又都纏了紅得像玫瑰的彩帶，很替那件破舊的時色土布襖生色。我奇怪這裝束，到後來才知道那天是重九，經過一道矮牆時，在許多孩子敲鼓鑼聲中，見到了點喧嘩着的人們，知道是有喜事，大概這都是她們戴花纏腰的原因了。

灣曲地走進了一些田岸，田裏都空了，平坦的土地上面散着稻梗，寥寥地有幾個農夫在捆紮稻

柴，「秋收了，」我心裏忖度着。有幾家茶館倒是很熱鬧，並且是雀牌聲盈耳；我奇怪的這些好風氣，在中國城市鄉村是並不奉令地一律風行，像是成了必要的點綴。破落的瓦屋前都圍着幾隻雞，忙碌地在柴梗中搜尋穀粒，有這種副業的農家在現在的中國，已算是很殷實的了。想起中國農業的落後，有點暗雲遮在我眼上，中國的亂麻太多了，無從理起。

山道並不難走，只要有點力，翻那個觀音山是絲毫不費力的，黑黝的山石上浮着青苔，上面刻着些篆字。在童子門小立，只望見那片整列的田野和青山，亂石亂草在山腰間這裏那裏地突起着。

下山再上山，不自覺地就到了天平山，有小販們賣水果和點心，據說是特別爲了重九人才多一點，平常是冷落非常的。我瞧見了她們和他們的許多笑臉和歡喜的心。

到白雲池，上一線天遠矚，我茫茫然地又下來了，頹然的心情和混亂絆住了我的腿，我還是喜歡坐在山石上，瞧着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禿禿頭的老樹，癡想，我是太容易使自己靜下來，使自己在人前靜得如一隻不動彈的耗子似的，但高興時吵得更利害的也是我。

我默默地直到天陰，飄了雨絲兒。

下山時雨已下密了。我獨自個慢慢地不丁着，隊伍像斷線似地蜿蜒着下來，我倒退地望着她們，倒覺得這山還有點陡峭，黃沙雜着碎石的山道小蛇般地延下來。

已近薄暮，女人們有的還在窗前湊點亮光刺繡，這殘留着的手工業，中國人勤儉得沒有科學方法，和計劃，於是事事都望人項背。

鄉村孩子是特別地有種單純的稚氣，無邪中可喜可感。

歸航中，落霞在望，一片絳紅，漸漸地淡遠下去。趕鴨人立在船頭上，竹槓下是整列泗水的鴨羣，不得不令人佩服那根竹桿的威權，那點恬靜的情景，我是並不期望的，我心頭只有無可奈何的怒火，行過蟹欄時，響聲喚醒了半睡中的我，昏黑中，我怔怔地，那麼久，阿，是那麼久！

匡廬片錦

江西省立南昌師範 王繼善

一 登山

遊過了九江市，我們便在次日向廬山進發。先經過美麗的甘棠湖，沿着汽車路轉折了幾個灣曲，到得廣寬的田野時，綿延無際如輕烟似的廬山便躺在我們底眼前；再前進數里，便又看見半山間閃爍着幾點火光，詢問當地的人們，纔知道那是牯嶺的房子被太陽光反射所致，於是我們心中感到一種輕飄，前進的脚步，更加踏得爽快了。

到了蓮花洞，大家便解下背着的被單，稍事休息，到茶店內買些茶喝。過了片刻，太陽當着頭，於是我們又得忙動着兩腳上山了。

平坦的大道已經走盡，繼續要走的是崎嶇的梯形的路了。空走已覺費力，何況還須各負自己的被蓋行李，有錢的同學都雇人挑送，而我們幾個卻都除了釘子找不到銅的，自然除了自挑自運外，再

也沒有旁的方法可想了。幸喜我們的筋肉都是些靠勞動過活的爺媽生成的，總還沾着幾分遺傳性，連挑數十斤的東西，還不十分感着喫力。然而終於走不上數十步便不得不放下來歇歇。

山道並不狹窄，只斜陡得怕人；左邊是峭壁巖巖，高達雲表，若仰頭上望，便見架在峯腰間的巨石，將要滾下來似的。右旁是萬丈深壑，一望無底，逼生着叢密的野草；我們不敢下望，好似幽幽深壑中，有無數魔鬼，將要迷惑自己下去做食料似的。然而你能夠不望到牠嗎？這兒是牠們的世界，這兒逼生着牠們的種族——大壑小谷——牠們是空着肚子在那裏專待你，只要你偶不小心而失足，便做了填牠空腹的點心。牠們是有生命的，可是牠們的生命不是由自己創造出來，而是由嶺和峯兩先生送給牠的，但嶺與峯兩先生也得利用牠來裝飾自己的奇特，莊嚴，點綴自己的秀麗美觀。

道路是好像憑空虛架的，曲曲折折，又好像蜿蜒的長蛇。走不盡的峯巒時時變幻牠的景物。我怨恨山路太長了，我怨恨廬山太高了，我懷疑爲什麼總是這樣的斜坂！我要問爲什麼翻過一層嶺又湧出一堆峯？我要痛哭這洞人的深壑爲什麼是排在我底眼前？但當我想到狹窄崎嶇的世路時，我又覺得這山道太平坦了；當我想到黑暗而不可測度的人心時，我又覺得這巒壑太淺露太直率了。啊！壯麗偉大的峯巒啊！正直無私的巒壑啊！你們是宇宙的神潔者，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虛偽醜陋，只有你們才真能驕傲一切，我願永久受你的懷抱，我願長睹你的芳容，因爲你是有高大的風度鎮靜的性靈，溫雅的儀容啊！

人到無可奈何的時候，總會生出許多莫明的幻想來。當我上山還未走及三分之一的程途時，脚

是麻木得似脫離了我的身體，臭汗浸透內衣，頭腦昏痛得將要破裂，呼吸也極費力，肚內有說不出難過的氣團在攪衝，身體不能支持了，乃卸下肩上的負重，倚着道旁的石壁坐下，定神望着四周的山峯，竿架似的一起一伏，那樹木，那遊雲，最能吸引人們的心，還有那三五成羣的鳥，翔於峯岫間，真夠人們的羨慕。於是我恨上帝不多給人們兩隻翅膀。同時感着兩脚的酸痛，而又望見這漫長斜陡的險道，不禁又埋怨這道路不會縮短。心想：「費長房爲什麼不生於現在呢？」何以現在就無費長房那類人物出現呢？」

「努力吧，老王，更美麗的景物在那邊等你呢！難道你便被痛苦征服了嗎？你便不思前進嗎？嘿！青年人的意志！」和我共抬被蓋的偉人見我久坐着不走，天色又快晚了，便嚴顏正色的這樣催責着。

「青年人的意志做什麼？我真的怕痛苦嗎？來吧！和你較較看，這樣無奇的道路，叫牠再陡險十倍，看我有本領到達頂點麼？」我也倔強的這樣還了他幾嘴。

於是我們重復抬起被蓋上斜坡，抖擻着精神，驅逐了疲倦和痛苦。

走到兩峯夾峙的空谷中，涼風格外起勁的吹；太陽也躲在峯背後，不肯顯露面目。我們望着青天，好似一張藍幕，四面的青山，反似支暮的石柱了。綿羊似的白雲立在峯腰徘徊着。

啊！看呀！山下的世界，全變了狀態，渺茫的遠處，現出一條迂曲明亮的長帶，長江的全形在我眼底了。村莊變成斑點，岡阜成了拳石，廣大的宇宙展開在我們底眼前；西天的紅霓，漸漸映照在長江底水中，水變成血色。塵世間的愁煩離開我們底胸懷。我們到此才驚奇天地之大，山嶽之高；我們到此才感

着形骸的渺小。

二 牯嶺

在昏黃的時分，我們終於到了牯嶺；那高大的洋房，奇怪的山石，青翠的樹木，遙遠的天際繞着山腰的晚煙，和閃耀的燈火……這些，這些自然的勝景，使我忘形似的瘋狂着。

我們把行李放在交通旅社，匆匆的洗了臉，換過鞋，也顧不得肚子的饑餓和身體的疲倦，扯着鼠和顏跑到一塊幽寂的崖石上坐下，欣賞這「千金一刻」的黃昏景況。

涼風從側面的樹林裏吹來，帶着雜花的香味，鑽進我們的鼻孔，透入我們的心脾，給我們以輕柔的撫摩，使我們有舒爽的快感。

漸漸地，那輕淡的烟雲，從大壑深谷裏冒出，散布到樹林中，峯尖上，一剎那，眼前的景物，全被籠罩着，整個的牯嶺，整個的天地，盡都模糊着，如夢一般，如醉一般。只有那高空中杳散着的明星，還閃爍着牠們光溜溜的眼睛，穿進煙幕，窺探這大地上的一切。

在山的下面稍遠處，也有無數點的火光，吐出血紅的舌尖，砥破黃昏，和星光爭輝。意識告訴我，那是九江的夜市。

各人默然望着，心內有種說不出的愉快。

「我們不是做了神仙嗎？這不是神仙的境地嗎？」我正在這樣想着，忽然颯的一聲，一陣狂風從

身邊掠過，我不禁打了一寒噤，乃起身大呼：「啊！晚風在催我們回去啦！」

這聲音剛從我的口裏迸出，立刻惹起了四周的回聲：「啊！晚風在催我們回去啦！」

「啊！你們好自在！在地飽覽這美景，卻不管別人到處尋找，你這些該死的東西，還沒有喫飯，趕快些回去吧，只有最後一席了，遲了連飯屑都沒有喫哩！」文和偉現出噴嚏的神情，迎面跑來。

飯後，已近八時了，因為天風寒冷，便展開被褥坐着討論明日遊覽各地的計畫。

次日，天氣更覺晴朗，峯尖都如精神煥發的勇士們，遠近排列着。

我和偉浴着鮮潔的朝氣，穿過不甚平坦的街市，轉折了幾個灣屈，那整肅的網球場，高低遠近，不相連屬的別墅，木橋下活躍的流泉，陡聳的危巖峭壁，高插天空的樓色斜坡，從峭壁迸出的樹林，縹緲微笑的花朵，這些，這些畫不出的美景，都如電影般一一映入我們的眼中。我們深感造物者的恩惠，覺得自己是幸福極了。

山風虎虎，瀑聲潺潺，我們各不言語，向前走着；峯迴路轉，景象更新，於是我默念着「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的詩句，同時也繼悟出這詩句的絕妙處。

我們登上一座小峯的尖端，目的是在看太陽。結果，太陽雖被東面的高峯障着沒有看到，但我們並不失望，在這靜寂的空氣中，震盪着清脆悅耳的鳥聲；我們的周遭，被「青色」環繞着；青的天，覆着青的地，青的樹下，流着青的泉；眼見着的是青，心感着的也是青。雖然這時已初秋了，但在此處找不到秋的痕跡，見不到秋的色彩，聞不到秋的氣味。這裏一切都充滿了青春的生意，一切都呈現青春的象

微。我望着地上的淡影，我看見了自己的青春；我撫着赤熱的心，思量着酬報這青春。啊！我的青春，你永遠存留着麼？

對面的峯尖在陽光中燃燒着了，我們纔想到肚子問題還沒有解決，纔由迷醉中醒轉來。於是緩下斜坡，轉過灣，忽然「吭噲吭噲」的聲調，被晨風一陣陣送到耳裏來了，我循着這聲音的來源，看見那半山間，有一羣抬着沉重石塊的工人，慢慢地向山下移動。

「啊！這纔是世界上最偉大最神聖的人了！」
我不禁這樣歎羨着。

三 三疊泉

枯嶺至三疊泉的路途，完全是陡窄而又崎嶇，要翻過無數的峯嶺，又有二十餘里的遠；所以有許多身體稍弱的同學，都不願去。然而我今天特別的總是走在大家的前面，也許是三疊泉和我太有緣，也許是幾日來跑山路練習得有進步。

路走得有些遠了，耳朵裏隱約的聽見隆隆的聲音，漸漸地顯明了，增大了，於是斷定泉已不遠了，「喜悅」暗暗在心內活躍，腳步加快了速度。

到了一個亭子中間，泉水已排在亂石之前，飛動着。

烏黑的巖石疊成的參差的山澗中，湧出一道如雪如銀的飛泉，悠悠然自上而下，激於石上，便碎

散飛迸，像銀絲，像白髮，像重霧，像垂鍊。自上至下，一層，兩層，三層。

鐘鏘之聲，如古廟播鐘，澗是不能測量牠的深度，而且兩旁的崖峯，都如刀削；中間又散着突出的石島，所以我們只能站在遠處觀看。

但我們要探幽尋勝，決不這樣看着了事。便在右旁斜坡下找到一條羊腸小徑，向西走去。三寸寬的路面，高高低低，每移動一步，必須用腳跟在草叢中試探着。因為右邊是削壁似的山崖，左邊是深不可測的幽潭；假使一失足，包管你粉身碎骨。但我以為真會死在這裏，倒也是件幸事。你看呀！到處青翠的樹木，峻秀的山峯，奇異的怪石，白的遊雲一片一片的從這邊的峯背後爬起慢慢的又在那邊的巖間消逝過去，潺潺的流泉不斷地唱着迷魂的歌調。啊！這大自然的一切，都可飽飲。天晴的時候看白日青天，落雨的時候，觀重霧濃雲，高興的時候長嘯幾聲，疲倦的當兒藏入幽宮。有山神為伴，有野獸為隣，那里會感到孤獨，那里會覺得寂寞？這正是神仙的世界，極樂的國土。

下到澗中，景色又變奇異了：展開在我們眼前的，只見蔥翠的草木，夾着一般活躍的流泉，在沙上浮遊，向石塊上衝激；含着喜悅從上源流下，又得意地和我們作別而去。奇石疊成的崖峯，看不到牠的頂端；這兒看不到太陽，這兒見不到村莊，這兒有的是狹小的天空，虎豹似的崖石，秀麗的峯巒，鏗鏘的泉聲，這兒是詩的仙地，畫的世界；這兒的一切，都是高尙的，純潔的，幽雅的，奇離的，神祕的，清風吹滅了人們的愁悶，流泉滌盡胸中的煩慮。我忘了我自己的存在，我的靈魂被這奇麗的景緻攫去。我好像是

在夢中，我絕對想不到人世間真有這樣的境界。我面上流下的汗珠也無暇去揩拭，我走痛了的雙足

也忘記其爲坐着還是站着。啊！原來我已被這景物陶醉了。

淵是深的，崖石是險峻的，神奇的，有的像綿羊，有的像虎豹，張牙突目地，好像在那作勢想跳過淵的這邊，但是我們要俯察淵夷的幽宮，也便不願危險的「履巖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而攀棲鶻之危巢」。

我自愧不會作詩，更自愧不會繪畫；我只能用眼去收納這許多的美景，貯藏於內心。我沒有藝術的手腕把牠描寫出來，啊！我辜負了，辜負了這三疊泉的偉大的美，我只有慚愧！雖然大家合攝了一影，但這只不過掠取牠一部分的美。縱使能夠把這美的景緻全部收在一張影片中，也只等於死了的肉屍，沒有一點靈魂。

天呀！這怎能離別得去？當我們回顧的時候，多情的流泉，竟在那裏嗚咽地惜別呢。

四 別矣廬山

早晨醒來，忽然聽到雨聲，窗外看不見天空，也見不到側面的山峯。霧氣很大，差不多丈外的東西，都要被它隱藏了；溫度也頓覺降低，陣陣的寒風，用牠無形的冷冰冰的巴掌，在人們的面上身上悄然無聲的打擊，使人禁不住要縮頭縮手。

照例的喫了飯，老師發了下山的命令，我們忙碌着收拾，預備辭別這可愛的廬山。

細雨濛濛，涼風習習，老天雖有留人的意思，但那個肯破費慳錢，做招待我們的主人呢？

到底下山要比上山容易，雖風雨交加，重霧障目，但我足步終比上山時移動得快。下衣和鞋襪，概都溼透了，只逐漸覺得重量增加。幸而各有一個斗笠和一張油紙，否則恐怕逼體找不到半點乾燥的地方了。

此時的景象，並不和天晴一樣，峯嶺大概有點怕羞，躲到霧氣裏去了。調整更深不見底。一切底景物，都歸於朦朧。這正是煙雲瀾漫的世界！

一縷一縷的霧氣，自山腰間，竅壑中瀆出來，繞着山峯遊遊，彷彿和我們一樣的在那裏遊覽勝景。下行到半山，天開霧散，蒼翠的樹木，美麗的花草，又復活鮮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空氣似乎格外清新，宇宙間底一切，都好像剛出浴的少女，花兒笑，鳥兒叫。山下的村莊田畝，以及川澤湖沼，都可一一數得出來。回頭一望山嶺，還是煙巒深鎖，像深閨裏的千金小姐。

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摸索了半世，而驟然找到光明一樣，心中非常舒暢，脚步也更加有勁了。啊！廬山！廬山！偉大的廬山！神妙的廬山！別了！別了！你爲什麼不肯把你的真面目對世人呢？

廬山紀遊

江西省立南昌師範

王克讓

一 前奏

廬山，幽雅而雄壯的廬山啊，你那秀麗的泉壑，削壁的峯巒，蒼松翠柏，綠水青山，總之，你那別具風

格的一切，恐怕誰都「心嚮往之」吧？

因為我們的軍事訓練，要作行軍演習，同時，又想瞻仰廬山之勝，所以，我們便有旅行廬山之盛舉。這，比之那騷人墨客的什麼「仰觀峯巒之奇秀，俯察泉石之玲瓏」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

二 出發

出發的前夜，不知什麼緣故，好像陡然患了失眠病似的，一夜都不會入睡，廬山的幻影，不時映入我的模糊的眼簾，於是，我的心靈，慢慢的便陶醉在那崇山峻嶺中了。

天剛剛發白，太陽還沒有升起，同房的O君也醒了，瑟瑟地搖着牀說：

「老王起來吧，天亮了，好準備出發呢！」

「好！」我揉了揉惺忪的眼，接着，我同O君，和另外兩位同房的同學，都先後在那暗淡的晨曦中起牀了。大家都很興奮，表現着一種特別緊張的神色——像戰士臨陣般的神色。

因為我們主要的意義是「行軍演習」，所以我們的服裝行動，都和軍隊一般的整齊嚴肅，大家都背上斗笠，繫上草鞋，十足的丘八模樣。八時，我們的校長及軍事教官，先後在體育場上對我們作很懇切的訓話，綜結他們訓話的要點是：「紀律是軍人的生命，我們既然是行軍演習，就得特別遵守着紀律……」

天色是陰沉沉的，太空滿堆了暗淡的雲層。微微的風，毛毛的雨，不住地吹着下着，好像故意來磨

鍊我們似的。

但風儘管是吹，雨儘管是下，而我們的精神，我們的毅力，並不因此而稍減其熾熱的程度。約莫是十點鐘的左右，便整好了隊伍，一個個緊張着胸脯，在像刺的寒風裏，沙沙的冷雨下，衝過幾條灰色的街道，朝着過渡的江邊前進。

三 南潯道上

因為我們是行軍演習，所以坐車便有享受免票的權利。不過，佔便宜的事，總不能那樣的使你感到十分滿意，百五六十個同學，八九十件行李，僅僅就只有兩個貨車廂子，其中的一個，還被真正的丘八先生佔領了一半，等到我們所有的同學擠了上去以後，車廂裏已經是塞得水洩不通了。

大概那種車子平常都被丘八們用作裝馬的吧？那種氣味深長的空氣，假如被我們的都市裏的典型青年們碰着了，恐怕定要「退避三舍」啊。

經過了車頭一聲怒吼之後，車身便開始蠕動着。

從車窗——不，因為那種車子沒有窗，只能叫着車門——映入我們眼簾的，滿是一望無垠的原野，殘磚敗瓦的土房，鳩形菜色的農夫農婦……這一切，在我們這些久在都市裏嬌養慣了者，總覺得有些異樣。

在車廂裏，同學們都談着，唱着。間或手舞足蹈的笑着，雖然那馬糞的香味，不時侵入我們的鼻孔

裏，似乎感到有點難受。然而，我們的心情，並不因此而減少半點快樂。

車子每到遠一站，照例是要休息幾分鐘或半晌之久的，在這休息的時候，車外便充滿了叫喊的小販，賣麵包呀，賣燒餅呀，賣雞蛋呀……每逢這樣的時候，我便感到異樣的難堪，因為同學們都興高采烈的買東西，而我卻只好垂涎三尺，一文莫名。

四 車抵九江

車抵九江，是在午后十時。

當我們下車從街心穿過的時候，市面是異常沉寂的，沿街的馬路，絕少行人形影，好像整個街道的空間，都被夜的靜寂佔領無餘了，幾盞不明不滅的電燈，隱約地射出一些淡黃無力的光線，街旁的店子，大都「柴扉半掩」，間或一兩個店子裏的夥計，從門縫裏探頭探腦的望着我們的隊伍行進的時候，大都放射着一種驚奇的目光。除了我們每個人的足跟，與地面織成一種有節拍的交響曲以外，再也聽不出其他的聲息來。

——啊，這不是象徵着我們的都市的命運吧？我，隱隱地，在我的意識裏起了這樣一個疑問。

五 從九江到牯嶺

第二天，天氣分外的好，喫過早膳，便整隊向牯嶺推進。

和暖的太陽，笑容可掬的放出牠那金黃色的光彩，紅的桃花，白的李花，深黃的油菜，青蔥的草木，都活現着少女般的迷人的姿色。

——啊！春天，飽含詩意的春天，你能保持你的生命永恆如此綺麗嗎？

——啊！春天，你會拋卻了我多少韶年！於是，我又有些鬱然了。

約莫走了兩個鐘頭的光景，便到達了蓮花洞，據經驗者的報告，從九江到這裏，已有二十里遠了。這裏距牯嶺，還有十八里的山徑，我們在此休息一下，便又開始踏上一條與地面將成六七十度的山道，自己便覺得一步一步高出平地，投入了峯巒起伏的崇嶺中。

走不到一個鐘頭，步子就慢慢的覺得有點不自然，腿子也感到有點酸痛，這時，你就再壯健些，再用勁些，恐怕也敵不過這山道的崎嶇。

「喂！老王！那前面不是兩個坐在轎子上上山的嗎？」一個同學喚着我說。

「是的，喂！我問你，他來廬山大概總是想看看風景吧？像這樣坐在轎上看風景，真是太滑稽了一點呵。」我微笑着說。

「真的，哈哈……」

六 牯嶺觀感

山道的末尾，約走兩三里平路，便是牯嶺街。

因為牠——牯嶺——是一個消暑的樂地，所以外人都極力在此經營，雖然是一個山道崎嶇的所在，但牠的市街，卻一樣的有着都市的風光，所有的旅館，商店，以及中外人士的住宅，差不多全是洋式的，旅館更設備得非常講究，比較規模大一點的，每天每間普通房租，起碼要在三元以上。

商店，旅館，以及外人的住宅，門首都有幾個洋文，店子裏的夥計，旅館的茶房，都能說上幾句洋話，無論從那一方面講，牠的洋化的程度，似乎遠遠在都市之上呢。

本來，爬上了那樣遠的山道，精神早已疲憊得不堪了，但因為牠——牯嶺——給予我們的印象太好了，走進旅館，早已佈置着二人一張的鋼絲牀，房子整潔，光線充足，像這樣舒服的行軍生活，就令我們的公子哥兒們來試試，恐怕也不會感到怎樣難堪吧！

七 參觀風景

到達牯嶺的翌晨，天色又驟然轉變了，怒吼的使人感到莫名的恐懼的北風，使勁的伸張牠的威力，淒淒的苦雨，也湊熱鬧似的混和着，於是，牯嶺，那變幻莫測的牯嶺，頓成一個嚴冬的景象，白白的雲烟籠罩着，一切都模糊在不景氣的氛圍中。

同學們的勇往的精神，實在值得欽佩，就在那樣反常的天氣裏，大多數都還能夠精神煥發，一點也不遲疑的去爬山。

我，素性有點怕苦，同時，天氣又是那麼惡作劇，所以裹足不前。對着我們的勇往邁進的同學們，自

然感到有點慚愧。

「你來廬山的意義何在？」

「多難得的風景啊，多難得的機會啊！」

「不去看看，真是可惜了。」

「……………」

午后，同學們都笑迷迷的回來了，有的讚美風景，有的替我可惜，個個都振振有詞的，擠眉弄眼的望着我，恰好，這時的天色也變好了一點，風也停了，雨也息了，於是死灰復燃，好奇的心理，油然而起，便又重振旗鼓，邀了幾個不會出去的同學，去領略那被同學們欣賞過的餘味。

八 外國學校

到達牯嶺的第三天，天氣還是反常的狀態，不能夠下山，沒有辦法，只好依然逗留在那裏。

「我們可否到那外國人辦的學校裏去參觀？」早餐後，我們向我們的老師問。

「可倒可以，不過，總得有一個介紹者才行。」

「那末，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介紹？」

「我有一位姓紀的朋友，他從前生長在南洋，他和外國人很有來往，他可以介紹。」姓潘的老師這樣說。

於是我們就請潘老師領導，逕向紀先生的家裏去，請紀先生替我們介紹。

紀先生這傢伙，似乎又值得我來介紹一下，他原來是一個南洋的華僑，他的家裏，因為多年經商的關係，是一個擁有巨資的有產階級，兄弟也不少，在理，他的物質環境是再好也沒有的，他應該是一個典型的布爾喬亞的人物。

可是，他有點特別，好像那舒服的有閒生活不足以使他迷戀，一個人，別離了父母兄弟，孤獨地奔回這舉目無親的祖國（雖然是祖國，在他卻是舉目無親的了），自己開墾荒地，自己種菜，自己建築房子，自己畜羊……總之，一切都是自己幹，這樣，他便開始來過着一種富有創造意味的勞働生活，這種人，在我們的國度裏，似乎還很迫切的需要呢！我想。

他——紀先生，先領導我們參觀了他所豢養的羊，和栽種的菜以後，這才走進屋子裏加上一件外衣，帶着我們往美國人辦的一個小學去。

事情卻又有點不湊巧，紀先生把我們帶到那個學校的前面，他便獨個兒先進去交涉，我們差不多站了半點鐘之久，回頭的答覆卻又是：「現在正當他們要喫午飯，喫了午飯又要午睡，所以要到下午一點半才能參觀。」於是，我們又只好無精打采的回到旅館去。

時針指到了規定的時間，我們復又同了紀先生去。

這回，總算沒有再給我們碰壁，一個碧眼黃髮的所謂校長，領導我們參觀，每走到一個教室或者一個寢室，口裏便咕嚕咕嚕的不知談些什麼，幸而我們的潘老師，還馬馬虎虎的同他湊得兩句來，轉

算沒有遺他以「對牛彈琴」之譏。

因為天是下着毛毛的細雨，路上踐踏得濘泥不堪，我們的腳上，都滿糊了泥污，把他那整潔的地面，踐踏得一蹋糊塗，這，在我們並不覺得怎樣難堪，然而，在他們，總該感到一種厭惡和不安吧？

據說，在那個學校的學生，（完全是美國的）每年每個學生，約須負擔一千五百元左右，在中國，這算得是極奢侈的教育了。

九 原定計劃的動搖

本來學校裏原定的計劃，是由九江到牯嶺，再由星子返校。可是，因為天氣不好的關係，在牯嶺便勾留了三天，同時，在沒有出發之前，誰都料到旅館的伙食，每人每天最多不得超過四角——因為離夏天還遠，一定不太昂貴的，然而到了那裏，每人每天卻又是六角，因此，本來只預備勾留一天的，現在卻勾留了三天。本來只預備四角的，現在卻又是六角，這樣一來，前後相差的數目便大有可觀了。

「就從這裏馬上折轉由九江回去，已經是超過了預算不少，假如再到星子，那學校怎麼負擔得起！」教導主任許先生的意見，自然，他是關懷着學校裏的經濟，因為我們的學校是早就患了貧血症的呀。

「走到這裏就回去，實在是可惜了，因為廬山的風景完全在山南——星子，這裏只不過看到一點點。」這是潘老師的浩歎，因為他，什麼事都主張澈底的。

「以我們來廬山的意義而言，我是主張由星子回去的，不過……但是，只要你們決心到星子去，我是無可無不可的，老實說，你們就由九江回去了，我同潘老師兩個，無論如何總是走星子的。」這又是另外一位老師的態度。

至於同學方面呢，大多數都是主張到九江，因此，我們便在談話的第二天，由九江返校了，山南的風景，只好俟諸異日去鑑賞了。

筑渝之間

夏 巖

一九三四，五月三日。

在陰黯的清晨，我初次離開我的庭園到較繁盛的渝市去。心中的離愁，不消說得是特別多而酸的。

這一次遠行，不知何日再返，更不知筑城與我的家庭將變成什麼樣兒。心中湧起的依戀，恨不能完全棄盡，減少一點旅人的悲哀。

久居都市的我，很少有「下鄉」的機會。今天到了靜寂荒涼的路途上，才見到一些低得入門須先彎腰的茅屋，和一些赤着腳在田裏作工的村姑，她們面部的表情是很憂鬱的，也許她們誤認我們是「公家」派來收款的什麼委員吧？因為我們同路的劉君坐的是「官轎」呵。

問她們這裏離札佐有幾里，她們才釋然地微笑說：「你們是過路的嗎？快些走，不遠便是札佐了。」

由她們的話氣，知道是深怕我們有非分的打擾，所以這樣下着逐客令。沿途問了三次，回答都是同樣的含着「不納」的意味。不知爲什麼，我們城裏人會被她們這樣的拒絕？我實在沒有想到。來到以梅花開名的沙市，哨，得見幾處隱在綠樹濃蔭中雪白的粉牆，那是誰家的別莊吧？真是一些頗有詩意的閒人住所。

暮色蒼茫中，到達了下宿的札佐。這裏市面蕭條，街道污穢；旅店中有的是淒涼。晚飯後閑坐房中，只念到筑中的一切。遠矣，故鄉遠矣，可依念的衆多朋友！

四日

昨夜一夜沒有好睡，臭蟲跳蚤真多。牠們是得尺進丈地來侵襲，疲倦的我真奈何牠們不得！出門才知道麻煩。事事都須自己動手，都須自己照應，不然，便有被偷的分兒。小偷是佈滿了各處的，他們是要光顧我們的呀。

夜間得晤同學盧君，他是本地小學的教員。初見時，他似乎難爲情，以爲當教員是卑下的。開首便說：「唉！我的環境許可，我決不幹這種事情！出省升學多麼好啊！」其實他何嘗不想當教員呢？不過要學一些「升學熱」的有錢人兒說一點時髦話語罷了。這種好尚虛榮的人，怎樣我也和他談不來。不管牠夜靜淒涼與否，我還是願意獨坐着追想過去的一切。

五日

離筑城二百餘里了，所經的地方，大率都是荒山與田野。這些地方，假使用來造林和種植糧食，一

定很可解決民生問題的。但是，遍山盡是青草，田裏盡是洋煙。洋煙，這東西的足跡真是踏遍了整個貴州的。滿眼的紅白開放的煙花，一路的大小小的煙館，人們總是沉在煙的氛圍中的。

會見的人，什八是精於煙道的。他們過的是煙霧的生活，他們每題煙館爲「聞香閣」，爲「談話處」，爲「臥龍崗」……他們自稱爲「隱士」。其實不過是一羣醉生夢死的可憐蟲罷了。

到這裏，我略知道農村破產的原因，洋煙就是一分厲害的「催死藥」呵。

六日

久久欲想一見的烏江，在陽光熱烈之下得到牠的懷中。牠是一條黃澄澄的由萬山叢中衝出來的沙水，氣勢頗爲雄壯，表示出牠曾與山岩奮鬥的精神來。兩岸是壁立的高山，生滿着常綠的樹木。林中偶發一聲二聲的鳥鳴，清脆而可耳。若坐一葉輕舟往兩山間駛去，則可領略一下李白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情景兒。

今天得喫一頓較豐富的晚餐，原因是店主人酬勞同路的劉君。劉君者，一個專以誇大的言詞來欺騙人們以圖私利的人。他自稱他是鄰省派到黔來之代表，於是店主人就向他托情救救他的兒子。原來店主人的兒子曾經搶劫過郵包，破案被禁於縣獄中，承得劉君允許寫信去說情，店主便很慇懃地來款待我們。我不能替人家洗去罪惡，受此慇懃招待，真是很難爲情。並且我知道了土匪也能由「偉人」拿作人情隨意釋放，法律已無用了，雖有好菜也喫不下去。其實，我又未免過於「認真」了！一省一國差不多都可拿作禮物送洋大人，何況這麼區區一個搶劫郵包的土匪！

七日

午後五時許，帶着病到達義，達義這地方倒也不愧爲貴州商場之一，北有婁山關作門戶，南有烏江作鎖鑰，依山帶水，真駝北之扼要地也。這裏街道整潔，兩旁樹木蔭濃，景緻確是不差。路兩旁，賭攤連續很多，皆苦力之「娛樂」地。他們作一天工，可得七角許，除了伙食及煙錢外，還可去「娛樂」一下。說不定贏牠幾元，不是夠進一次羊肉館子，可是大家都這麼想，而羊肉館內還是找不到一個苦力的足跡。

這些苦力，說來也很有「來歷」的。他們是我國從來就以立國的農民，大概都是受不了天災人禍的苦痛才相率跑到都市來的。他們以爲無論收成好否，都要以三分之二去繳給地主，還要來擔當種種稅款，倒不如在都市去現賺來喫，來得簡便而舒適些。問及他們的家室怎樣處置時，他們往往很自若的說：「老婆在有錢人家做奶媽，孩子們去替人家作長工，不是全都各有出路了嗎？老實說，這樣各賺各喫，多麼舒服啦！」他們以爲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都市做苦力，情願放着田地不種植。這是誰造成的呢？天知道！

八日

天天都得遇見的是「隱士」們的「聞香閣」。無論大小站口，只要有飯賣，一定也有煙賣的。一間陰溼得令人難於忍受的黑暗屋子裏，陳設着兩行污穢的牀，牀上有四五盞燈，大大小小躺着一些「隱士」。你一口，我一盒地工作起來，煞是忙碌。吱吱的聲音不絕於耳，而陣陣雲煙直達九霄。

這裏面倒是講的真正平等。任你是達官貴人或委員代表，只要你光顧，與苦力們同是一樣招待的。萬一你要顯示一下你的地位的高處，也得用錢雇一個會「打煙」的閑人來代勞，而你便可大鬧其喫煙的架子——仰臥着，閉了兩眼，說話也帶「呃……呃……」這樣，別的「隱士」們便會對你謙遜，大家的談話也要以你作起落了。但是，沒有誰應該擺其他架子的，不然，便會感到孤獨的。要曉得，這些「隱士」是「癩土」，而不是山野的「隱士」呀！

夜間下宿劉君煙館內，因為這裏在劇匪，旅館都被「武士」們住滿了。劉君人品英俊，處人以謙，正好為社會國家謀福利，然而不知他想到那裏去了，二十一歲的人便當起「隱士」來。前幾年還不是一個英俊的中學生，曾幾何時，已是無用之人了。唉！這從何說起呢？不惟農村破產，教育也破產了。

九 日

今天是國恥紀念日，是日本帝國主義迫我承認廿一條的日子。這可痛的國恥還沒有洗去分毫，而新的國恥——失去了大好的東三省又是兩年多了！表面紀念和歎氣吐聲有什麼用呢？

婁山關真不愧為黔北的鎖鑰，上下十餘里，都是在萬峯之間找出路，曲折險阻，山岩俊秀，形勢險而奇，寂而美，真不可多得之關口，亦邊義通北之唯一要道也。

夜間下宿桐梓，這裏頗熱鬧。據說是近年來出了「大偉人」才這樣堂皇的。各街巷電燈燦然，是山國的貴州的第二個不夜之城。旅館只求外表好看，內裏仍是污糟。他們老保持着我國人好面子的特性，捨不得稍稍改革。臭蟲多得肉麻，而跳蚤使你應接不暇。

十日

整天在山中奔走着，見到一些從未見過的景像：時而高山當前，時而急水奔流，樹木森森，鳥語清脆，千百形勢，隨步武之移動而變，可謂山國中之絕景。羊腸小道，蜿蜒於層出之山腰中，遠望若白鍊，銀蛇，近觀則崎嶇險阻，心中忡忡，不知何時始完此險道。

路過一站口，恰逢趕集期。市聲聳張，令人難靜耳目。有一農人多給了三個銅板於屠者，屠者不承認，乃大喧。有人說：「三個銅板算什麼事，不要再爭論了。」農人苦喪着臉說：「不算什麼事？那是你們有錢的人所想的！我爲了要買點肉回家給老媽喫，不知使了幾天力，拿了幾天鋤頭呢。僅剩餘的三個銅板上，是有我的血汗的！輕易使用去更何況這是多給他？」我聽了，心裏覺得很難過，臉上也慚愧起來，爲什麼我們常常不以錢作正當的用呢？難道我們沒有血汗在上面，便應該揮霍嗎？

十一日

走的還是極崎嶇的山道。今天還遇細雨綿綿，霧氣迷天，路滑潤而險阻，直到黃昏才算脫了此難。宿於背山面水的清水區。夜靜，水聲嘩雜地打動了思家之心，輾轉牀上總難入睡。呵！年高的祖母！一天比一天地遠離了！再見不知在何日呢？並且前途茫茫，知來日是何世界！受你老人家十七年的撫愛的我，已走上茫茫的人生道上來了！有誰痛我呢？更有誰爲我製備寒暑需要的一切呢？慈愛的祖母呵！別了你老人家最痛的孫兒已被生活迫着遠出了！再見知何日呢！假使留有我的父母，在那又何至於此呢？在你老人家以爲此次遠行，總會顯親揚名地衣錦還鄉的，但是，現在已非從前的時代了！已非用一

枝筆便會飛黃騰達的時代了！現在事事惟有不顧一切地幹去，百折不撓地奮鬥下去，庶幾有一條生路。祖母呵！別了！未來怎樣全看我現在的努力！我正是在茫茫無邊的人事的海中的呵！

十二日

天氣是十分陰黯，細雨紛飛，路滑難行。

今天的路程是很危險的。山道崎嶇，這也能了，使人恐懼的是要走三十里的匪窠地！從酒店墟到界碑，帶有匪徒們的足跡。到了松坎，大家便不約而同地宣佈戒嚴了，彼此的面部表情都很慌張的，說話也很細聲了。想起來，覺得可笑而又可惜！假使社會安寧點，哪裏會有土匪呢？若是我們沒有爲衆人所想要的錢，又哪裏用得着這樣驚慌失措呢？爲了錢，不得不做一些「庸人自擾」的行爲了！

的確，路是極難走的，一面是怪石嶙峋，一面是深幽山谷，不是鷺鳥的振翼聲和小溪的潺潺聲，真是靜寂得心抖！在這些地方要閃出一些劫財要命的傢伙來，那是誰也能意料的。前面的路是被很密的松林遮沒了，有時在那半山樹稀處，偶現一段路和一所土地廟或一縷半縷的滿不高興的炊煙，知道那裏必有山戶人家，心裏也稍寬懷。

在這樣的驚惶的時間中，覺得很長很長地才過了今天。

到了觀音橋，人們都用驚疑的眼光注視我們，好似說：「你們平安地過關來了，真好幸運呵！」

十三日

天下事最難測者，莫如人心，有誰相信呢？同路劉君竟是這麼一個專以欺誑來騙人的「假代表」。

他的外表並不討厭，只不過大現其「煙像」吧了。他的處世態度到使人佩服。每天我們和他同桌食飯，他的第一要着便是快，很快的喫完，便大而闊之地進「聞香閣」去了，到了我們喫完飯把帳匯清，他的第二要着又演出來：「老闆看帳啦！」等到我們說清楚了時，他還嘮叨地說：「呃，呃……真的嗎……那……」不得結果的話。

他坐的是官轎，在煙館中當然要擺一下架子，於是天天都得雇一個「鎗手」。這些「鎗手」是專望替人家代勞而生活的一切，都聽喫煙者的擺佈。劉君常怪叱打的煙過大了，就是一盒打到七口八口（常例大則兩口，小則四口已足），他還是說大無辦法，「鎗手」只好辭退，但是他說人家沒有始終，不能要工錢！「鎗手」們見他有官轎，有隨行兵，也只好忍氣吞聲地走開。十餘天來，天天要同樣的把戲，天天可以減少一兩吊錢。

他自稱平生有三種天才，一是繪畫，一是醫理，一是打煙。他說打煙這工作可以看出其人的藝術程度。講藝術而不會打煙者，是傻子！打呢，要打得快，白緊，喫起來要如小鷄啄米，要如海洋翻波。他說這些他都做到了，他的藝術修養是高深的。據我看來，他簡直是誇大的神經病者，政客軍閥的典型！

這次和他同路，使我氣笑不得。不過，他給與我得見政界中人的日常生活了。我相信，他至少可當作大半的代表。

十四日

在川省走了兩天，沿途景物和黔省沒有多大異樣，只是少荒山，多田壩，住民變傲慢些罷了。

這裏據說團防兵最恨學生，他們常以爲學生親近共匪。所以你用「洋筆」寫字也在他們注意之列，好吧，今後在途中不寫日記了。

廣九上綫

廣州動動大盤中
洛沙

彷彿有把巨大的剪刀，慢吞吞地在翦夜幕。夜幕破裂的缺口地方，露出青灰的曙色，青灰色的天

暗！
給我送別的友人，還在酣睡的夢境裏。

我的體軀怪不舒服地，好像有漫身的蟻螞，爬呀爬的。我下意識地把腦袋透出帳外，用力睜開疲倦的睜眼，惺忪地盯着玻璃窗子。

「天已亮了哩」

特地來給我送別的友人，跟着也起來，行腳在我的書屋裏移動，拋棄在地上的煙屁股，橘子皮，花生殼，……吱噓地發響，好像抽搐地噉泣，捨不得我的遠別，遠別的流浪人啣！

我手提着小皮箱子，友人幫我的忙搬鋪蓋，悄悄地離開了我的家。

土灰色的車站，密密地擠滿了旅人，像電燈柱子那麼地站着。

「快點上車去！是開車的時候了。」送別的友人，手裏緊緊地拿着替我買來的車票，氣喘喘地走到我的跟前來，焦灼地催促我。

匆忙地走進了三等的車廂，把行李靠月台那邊的座位上放下，腦袋伸出車窗外去，瞧呀瞧的，卻不見父親的影子。

「車是開行的時候了！給我拿鈔票兌換金子去的父親，爲甚麼還沒來多精呀！」

報販叫賣報紙的聲音，小販叫賣食物的聲浪，送行友人話別的聲音，漸漸地消沉了。汽笛子嗚嗚地叫，催出了流浪人的眼淚。

一剎那，特地給我來送別的友人，引着我年老的父親，踉蹌地走向我這個車廂的窗口來。

父親把換來的金子塞進我的手裏，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淚水浸透了他老人家的眼珠子，楞磕磕地盯着我瘦黑的臉。

淚水往肚子裏嚥，用力地咬着嘴唇，迸出撫慰我年老父親的話：「爺！我走後可不用牽掛，時常我會寫信給你的……」

父親點點頭，沁透了苦汁的鉛色的心，好像稍輕快了些。留着鬍子的嘴唇，默默地終於漏出些叮嚀的話：「孩子！你是年輕的人，做甚麼都要謹慎，當心……」

身子往後一倒，「卡隆」地發聲響，月台往後退。我微笑地給我送行的父親揮下手，低聲地說：「別了，年老的父親，別了，敬愛的朋友……」

蜈蚣蟲那麽樣的列車，喘着氣，鼓動了機械的脈搏，拚命地向前爬。爬呀爬的，爬出廣州的懷抱，爬過農村的原野，爬去旅人的目的地。

同一隻凳子坐，古銅色的臉，靠我右邊的那位穿洋服的青年人，大概從我和父親的談話，聽得我是客籍的人吧？他放下手上拿着看的報紙，很和藹地問：「朋友，你是東江那邊的人嗎？」

初次離開爺娘的懷抱，像我這樣的年輕的流浪人，給這陌生的人來詢問，在我實在是很難討的，像晴空裏的霹靂——楞磕磕地看着他，點點頭，遲疑地說：「是的，你呢？」

「我也是。大家都是客籍人哩！」狡獪地裂開嘴脣笑，對我好像很親熱那麼地。

「你父親做甚麼職業的？」

「開紗廠的。」

「開紗廠的規模很大嗎……」這傢伙好像把我當囚犯那麼地，追根究底的審訊着。

這傢伙滿以為我父親開的舖子，是棉紗的紗廠，而不曉得我說的是指砂石的砂廠——爲了避免這傢伙的囉嘮，於是咬緊牙齦地撒個謊：

「是的！規模倒不見得怎樣的大，和上海的比較起來。」

「……………」

我的眼珠子的視線，移向車窗外躍動的田野，默默地想：「當心這流氓嘍！」

「是的，我的行止是不能給人曉得的，因為我是從惡魔的牙牀裏逃出來的流亡人哪——我這

次毅然到的××那麼遙遠的地方去念書，甚至自己慈愛的娘，給我撫慰的愛人……也沒有告訴她們呀！

「我深深地曉得她們是很愛我的，我之所以悄悄地離開了她們，不給她們曉得我的遠行，並不是爲了甚麼，而是怕她們阻了我的行程，怕見離別時她們潸泣的苦臉……」

「這個黑暗的社會，是人喫人的社會啊！也許這個向我追根問底的忘八羔子，就是喫人的爪牙，……自己的行蹤是不能給人曉得的啊！」

想呀想的，受了創傷的心，別別地跳動，好像想打口腔裏跳出來那麼地。

流浪人的心啊！

蜈蚣蟲似的列車，喘着氣，疲倦地躺在九龍的海濱了。螞蟻樣的旅人，爬出車廂，在月台上蠕動着。香港張開了巨口，把螞蟻樣的旅人，吞進肚子裏去。

鹽腥味的海風，吹亂我的頭髮，吹去我疲憊，吹去我悵鬱……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按照地址找朋友L的寓所去。

一九三四，八，二三，在廣州。

東湖紀遊

浙江杭州師範

吳錫澤

在一個細雨濛濛的早晨，我們的船從紹興城裏出發，向着白茫茫的烟波深處慢慢地駛去。

同遊的同學一共有百餘，分乘着兩隻大大的烏篷船。各人的臉上都畫着一個愉快的淺笑，聲一動，各人的心都跟着飛躍了。

雨漸漸地下大起來。在窗子外織成一層串珠似的簾幕。大家悶在船裏，聽着篷上瀟瀟的繁響，頗覺無聊；同時又不勝焦慮着，惟恐辜負了今天的遊興。

終於雨聲漸漸收住了，濃雲的疏鬆處，透露出一塊塊蔚藍色的天空。頓時各人的精神都非常振奮，爭先恐後的跑了出去，船頭船艙以及兩旁都站滿了人，倒把個烏油油的篷頂圍個「水洩不通」。

眼前景物，頓覺豁然開朗。經過了這一番雨的洗刷，沿江一帶碧綠的田疇，越顯出它的清新可愛了。久在城市裏薰慣了煤烟氣味，一旦投身大自然的懷抱裏，真是塵煩盡滌，心曠神怡，有說不出來的輕鬆與快適。

「啊，當心頭皮！當心頭皮！」前面的人這樣大聲嚷着時，船已拖着笨重的軀體地蕩入橋拱下，又從那面探了出來，篷頂幾與橋背相擦。大家都敏捷地把頭俯到篷底下，出橋時重擡起來，再回首望着後面的船，同樣的無數張着笑眼的臉龐兒，很整齊的忽起忽伏，有如風吹草偃，別饒意趣。於是大家又笑着，叫着，歌唱着，笑聲歌聲在空中蕩漾着，天上那些棉絮似的白雲彷彿出神地在那裏聽我們的歌聲而停住它們的飛跑。

我們融化在快樂的氣氛裏了。

翠遊之樂，真非曳杖獨行的騷人墨客們所能夢想到呢！

說起石橋，確是這裏的特色。石橋之多，遠非蘇州所及，差不多每隔不到二里左右就有着一彎長虹似的橋拱跨在我們的前面。古樸的倒影，在波心蕩漾着，看了頗令人悠然神往。我靠着船篷，不覺獨自沉吟着：

橋如虹，

水如空，

一葉飄然烟雨中，

蔚藍的天空，一清澈底，沒有半點兒雲塊了；只剩下一輪火盤似的太陽，熱辣辣的陽光灑滿了我們的船。站在船頭，臨風披襟，固覺涼快；但已被太陽灼炙得汗流浹背了，不得已我們只好仍窩躲到艙子裏去。

從窗口窺出去，忽見前面巉岩壁立，形勢陡峭，我暗暗的稱奇。舟子報道：這裏就是東湖了。兩隻船並排兒拴在柳蔭底下，我們跳上了狹小的堤岸。

湖面不甚寬敞，形狹長，略似半規，水碧醞釀，澄靜如鏡。（東湖又名鑑湖，大概就是以此得名）湖的當中，跨着一條背脊特別隆起的橋拱，那種古樸的粗野中帶着細緻的建築物，很給人以美感。

湖的周圍，雜生着一些不知名的草木，有時在綠葉叢中，更透出一二個白色的花朵。湖的他端，在幾株枝葉扶疏的大樹的擁抱當中，露出半個水榭的輪廓的倒影，幽靜地躺着。

周圍的空氣是靜悄悄地，沉寂得特別顯出我們的笑語聲的清響。我們再站到那橋拱的中央，細細的領略那雅潔樸緻而饒有詩意的景色。微風習習生脅下，令人煩襟盡解，機慮全消，大有飄飄欲仙之概。

湖的後面，削壁屹立，怪石嵯峨，老遠就可以望見的。那形勢的奇險，真是得未曾有。而因為這，越加襯托出湖面的幽雅與靜謐，亦因為湖面的幽靜，更顯出岩石的怪突。天造地設，各得其妙，這不由人不大叫一聲奇絕！

我正在看得出神間，忽然覺得背後有人在叫我，回頭一望，只見他們已統統上了船了。我還貪戀着不肯遽去。

夕陽西下，晚風送爽，雙舟輕擺，滿載着笑聲歌唱聲。各人都帶着一個滿足的心情，黃昏的景色慢慢地送我們歸去。

夢裏西湖

上海開明中學 崔月可

微波盪漾的湖上，一葉輕快的扁舟，坐上我和你，沈醉在春的懷抱中。

參觀莊子，攀越山巔，那倒又在度外的。

金陵山不如水，姑蘇水不如山，六朝殘跡，吳王故址，固也在在使人留戀，我們淡裝濃抹的西子呵！我還覺你最美麗。

五年前了，我會到過一次，那時當然也有大好的湖山，而且不少融洽的旅伴；不過而今呢……

時間是過去了，年歲是增長了；這顆心依然不會放下過。我因此還不敢到西湖去，——她會在蘋果綠的湖面上泛起一層淺笑呢！她要因單調而羞赧替她點綴些桃色麼？簡直是在侮蔑人了。

纖細柔軟的遊絲，還會將我常到那恍惚的美景中。

——舟子怪知趣的在對面，頭也不會擡過一次，我和你緊緊地偎依着，你蓬鬆鬆曲的頭髮枕在我的左臂上，兩眼呆呆地釘着我，在我的感覺中，你的眼光能釘住製造兵艦的鋼板啊！

——我惡作劇地右手從你的背後擦起些水，向上一灑，你的面孔上頭髮上濺着湖水了，那真像新開的桃花上沾了水，茂盛的夏草上着了露呀！你嬌嗔了，拿起絲帕，揩了湖水，還鼓着小嘴哩！幹嗎沒有引你又笑起來了？我已窘得非常了吧！

——鶯成對燕成雙地在湖面舟中談笑着，我們不也是其中一對麼？那些成羣結隊的遊人們，是滅煞風景的俗人啊！因為在我們的心坎中，覺得遊湖不該有兩人以上的團體，才能體貼到真味，不知嫌太主觀嗎？

——你要我對你說要說的話，實在我到這時候，什麼都不要說了。氣息、心聲加了速度，我在這情形之下，簡直不要說任何的話，其實也怕那斷續顫抖的語調會太顯露了我的脆弱啊！

——不用你責問，我自己已覺得奇了，信上會寫得那麼熱切，見了面會什麼話也沒有得說，我敢發誓：我寫信時不會有半點矯飾過，那又有誰相信呢？——不過你就不該不相信！

——船慢慢地盪着，槳懶懶地划着，我們本預備盪他一天的湖，什麼英雄墓，名妓墳，都不曾引我們上過岸，可苦壞了舟子了。

——我忽然發生一點玄想，又萬不敢告訴你：假如這年老的舟子換了位二八年華的船娘——不要叫船女，穿着一件白色的小衫，黑色的褲子，最好還戴着一個大笠，她搖着槳兒，懷着春情，因為也要知趣，並不會明白地擡起頭來過，但她卻時常要假託頸部被笠帶束縛得難過而屢屢搖頭擺脫似地偷看我們，我們就會更驕傲，然而也會表示一點同情麼？

——你萬一絕頂聰明地察覺了我的心事，我怕又要過一重鼓嘴或皺眉的難關了，——雖然你不會皺眉。你終於拍了我的肩膀問我想什麼了，我隨即說：我要想，到底爲什麼我們在一塊兒，反沒有話說。這當然比說「不想什麼」爲有效。

——融融洩洩的樂趣，盈盈脈脈的隱情，皆是甜甜蜜蜜的滋味。

——現在，這種情味到那兒去了呢？

——微波盪漾的湖上，一葉輕快的扁舟，坐上我和你，沈醉在春的懷抱中。

荆門的勝景

武昌杏立師範 陳特夫

離開荆門整整地七年了。這並不是說我在這七年之內沒有回過家，我回家沒有到過縣城，我們鄉裏是以縣名稱呼縣城的。縣城的東南西三面都是山，山並不高，不過地勢佔得好。離南城六十里外

我的家鄉，在晴朗的日子裏，東寶塔和西寶山可以清楚地看見，青色的山峯上，好像在與雲吐露。東寶塔建造在東山上，塔不知是七層還是九層，在頂上的一層，朝東可以望見數十里外的襄河上帆船的徽影。城南的山很平常，卻有許多傳說，說上的關公的古跡；如望兵石、羈馬石柱、撥兵石，每個附有一段美麗的故事，頗能引人入勝。最令我不忘的還是西寶山。站在龜蛇二山上望大江東去，引起的是一種偉大之感；西寶山與此完全相反，秀麗纖巧，引起的是一種隱逸的趣味。朝上登到了第一山頂東面的城牆，像是一個院子，朝西下有村莊田園，再上第二山頂有寺觀，觀旁一泓水泉，每嘆為奇跡，再下再上，再上就到了第一高峯，西面環繞八小山，說是八仙帶來的。一到這裏就像馬上要下雨了，如立身微風細雨之中，飄飄欲仙，把持不住。就像這樣爬一次，連回來一起要花掉一整天的工夫。

西寶山下有蒙龍惠順四泉，蒙泉的流量最大，約有一桶粗。龍泉是由地底翻起來的，連成一線線的泡沫，好像一串串的珍珠。蒙龍惠三泉匯成一小湖，湖水分兩大支流，一支用來舂竹做紙，一支引入一個校內，由石階間流出，路經此間，流水淙淙疑是天上來。每當清晨旭日東升，木杵舂紙聲，仕女捶衣聲，鶉聲，水聲……形成一種和諧的音樂；兩旁有許多亭臺，讓遊人來享受夏日的涼風，冬日的熱霧。四泉流於一個小河，永遠朝東流去，河上架着許多精緻的青石橋，尤以小南門外的兩座最好，數百年前的建築，現在還堅美如故，這種偉大的工程，現代的荆門人是做不到的。

荆門的山，荆門的泉流，如果靠近着一個大都市，是要成為許多人神往的處所。她既生在偏僻的地方，如同她附近過着地獄生活一般的住民一樣，永遠沒有人注意過，他們詛咒着。

好個荊門洲，泉水往東流；財主無三代，清官不到頭。

荊門全縣地勢甚高，時常犯天旱，鄉民很苦，當然沒有遊山賞水的雅致；泉水南流或北流以灌田，多好呀，天公偏不湊美！城內是一羣寄食的煙片鬼，城外是許多窮苦無告的農民；清官一到這裏就腐化了，財主也經不起幾天花，我到縣城讀了兩年書就叉了一年半的麻將；大好河山，白白地糟蹋了！聽說民十五年後，死人，死馬，槍斃了的人，都往河裏丟，有回，一個兵士在蒙泉裏洗澡，被連長看見了，一槍打死，就永遠葬在那裏，現在是一河屍水了。

泉流變成屍水，叫我們如何去回憶這些勝景？但不知東寶塔和西寶山現在變成了什麼樣子？

冰 島

江 鋸

——寄雁的信——

雁子：

今朝，我可尋到你的芳影了。

我們從興福下院一直翻到破龍澗的腰，好像已穿過了半山亭。不怕是小沙彌火葬的亭子。我們佇立在澗的一條小石橋上，遠望着在橡樹叢中大雄寶殿旁，邊虛掩着半扇小窗的我們底寢舍；更望着我們常同小頭陀們在盤桓或是和着朋友們共讀着詩句的白松，那時樹旁正盤踞着一隻隻像偵察機似的鷹鷂，有如同這孤松結下了深緣。

在柔和的陽光下，我們正看得出神，忽然小張發見了巖石下松針裏的晶石。他好奇了，他終於攀了枯枝溜到澗裏去。給太陽燒深着的焦點的地方，前星期的鵝毛大雪是溶化了。但是背着臉的嵌在山路的側面的，好像沙灘白浪似的鋪着靜穩的大地澗的上源，白雪是流淚了，溶化了。而流到澗的中流呢，又早凍結成一塊塊銀白似的晶體了。

小張要是沒老楊說「小狂，這是冰啊」的話，他這眼睛不好的人真會當作品石看了。不過，當小張拿着在手時，冷雖覺冷，麻雖覺麻，他那快樂的神情是躍然於面幕的。他狂命地剝着扳着，他狂命地塞在嘴裏吸着吮着。他說着：詩意的甜水啊！清泉啊！我是在受洗禮了。

隨後，他點着頭擺在小克明的眼前。克明竟一口咬住了，累得小張向前追。這一追啊，真使我們感謝的，卻給他重復發見了更優美的更晶瑩的晶石所在了；給他導引到北極圈的王國裏去了，這王國裏不是你，不明明是你坐在西宮彈着三絃琴的見面歡嗎？不明明是你帶着笑臉在駕着雲霧降臨到這溪澗裏來的嗎？真的，真的，在枯樹園裏，在崎嶇的山道裏，我們跟着殘雪的孤影，踏着光明的小魂靈，我們來到這冰島和你見面了。冰島鑊在熏黑着的岩石裏，王國的宮殿籠在綠蔭裏。幾隻小雀吱吱地在冰上跳舞，似乎已忘記了冬的惡魔底猙獰面目了。山中靜如昏夜。冰島有如斂眉微眠着的美人，露着纖白的肌膚，迎受着自然之神的按摩，傾聽着甜怡的乳娘之曲，冥冥地歡笑盈盈地入夢了。

麗子，在月夜，我是深深地悔恨着的，深深地祈禱着天父的寬宥的。但是你該知道，你該原諒我是愛你而恨你的，因愛而擯打你的。先是我踏着冰滑到澗的對岸去了。隨後我們是舉起狂暴的頑石，叩

啄冰島的宮門了。清脆的音韻，震動着游子的耳，我是從心底幻起歡笑的波紋來了。最後我們索性以晶石撞晶石了。這更清脆更幽靜的聲調，使我想起了去年我們在村落的背後小溪上，撿着手兒溜冰，更想起了我倆在燕山畔的私語。不提往事則已，提起了我心裏實燃燒着紅火，我是更發狂地更拼命地敲着冰塊，一塊一塊的一粒一粒的投向冰窩裏去，接着一陣細碎的像銀珠的墜環聲，玉石聲，嘶命命嘶命命，纏綿着耳，纏綿着心了。

啊，麗子，現在我悔恨着的是我將眠倒在你的懷抱了才好。可是你隱隱約約的哭喊，顫動了我被繫着的搖鈴了。

陽光是陰着了，冰島是被灰色佔領了，你的四周是給哀怨圍住了。古廟的鐘聲，如病驢的蹄，在石上掀動。小克明也帶着十足的倦意了。這樣我頹喪着臉，染上了淒傷的調子，告別了你，踏着殘雪的孤影回寺。

這一次我可真的尋到你的芳影了。

狂
絲

八大處

北平市立二中 佟天眞

茶館裏的同學們，等候了許久，那些騎車的同學們，才慢慢的到來。過了一會，大家一同出了茶館，上山去了。

遠遠的望着山，那山的顏色卻有一種誘惑的力量：藍色，綠色……時時刻刻的變化。真不知道這山有多麼神祕；現在上山了，這山卻也是那樣的平凡啊！

「進，進！」的呼喊，使我們不覺得是在上山。大家累得滿頭是汗。這時有的在向下瞧，有的在休息。到了靈光寺。這裏有一個魚池。池裏的魚游來游去，忽上忽下，有時將水面弄出一條銀色的波紋。池子的西邊是山石，水從石縫中流出。在出水的地方有一個小洞，潺潺的水，活潑的流着。我在洞的旁邊站了一會，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暢快。

再爬山，一個賽着一個的競走。走了半天，我們到達了一個背陰幽靜的處所，涼風習習的吹來，我們的汗乾了下去。俯視脚下的山川屋舍，一塊塊的排列着。在黃色的一片中，間有繚繞的青烟。我舒暢得很！高興地吹奏一曲半曲的口琴，同學們全隨着唱了出來。我們自己聽不到自己的歌聲；但在我們停止的剎那間，所聽到的山谷的回聲，卻清逸而幽雅！

在我們走過的這段路程中，所看到的都是些廟堂。殿前有半株古柏，殿內放着泥像幾尊。看起來這個廟殿的建築，頗可寶貴；但可惜在這些優美的建築物中，只裝着無知無覺的泥像。

殿內殿外都充滿了陰鬱的氣象。老朽的古樹老練而威嚴，到處都有山林的味道。

走到了一條石子路。這條石子路很長，上邊還有流水。太陽光照着，樹的暗影蠕動在這路上。從樹枝的空隙間，透過幾脈和暖的陽光。閉着眼睛坐在石塊上，耳邊聽着鳥兒嬌滴滴的歌聲，真仙境呀！回想去年今日，我們好友數人，在此小憩，是多麼快樂呀！現在呢？他們都離開了北平，這裏只剩我們一兩

個人了。現在我們走到這裏，只覺惆悵。

走那規則的羊腸小路，太無聊了。我們要到最高峯。索性受點苦痛，就直爬上去吧！「爬」老石同意我們，我們便開始「上」！

過了一個土崗，又一個土崗，像臺階似的。山坡上盡是荆棘和牛糞。爬了一會，我們幾個人聽不到旁人的語聲，知道這一定是和他們離開了。再往上爬，我們一抬頭便看見了許多同學已經達到了最高峯。

咳！這個崗可真高，上面還有荆棘滿佈着。不怕我們拖住了一塊山石，一用力，爬上去了。哈哈！到了最高峯。

在這裏往下看，那些山都像土堆，地上的河流如帶。在東南方有黑色的東西在地上蠕動，有時冒出白烟。看來許是火車。在這裏，東望廣大的黃土地帶，西面青色的山。藍的天空有悠悠的白雲在閒散着。

我們休息了許久，照了兩張像片，然後下山。有的同學他們還願意玩，但是我們不玩了。下了山，回到茶館。

在回校的路程上，我們看見了些農田和欲枯的草木。夕陽在這時期漸漸的沉下。在滿街燈火的薄暮中，我們歡歡喜喜的回到了學校。

焦山

南京中學 陶叔美

一 焦山去

要不是下午天晴，那麼這次遊山的機會，便會無形地消滅了。因為假如繼續下雨，我們得回南京去，而不能再在這裏——鎮江——逗留。

看，迷濛的天邊，遠遠的煙樹漸漸地顯出光亮清明，天空整塊的烏雲，飛了，散了，露出了天的青的天。

我們一隊灰色動物，穿過了幾條長蛇般的馬路和雨水未乾的小巷，從路人疑異的目光中，到了喧雜的江邊輪埠。賣水果的小販，滿口喊着甘蔗荸薺，來來去去地招攬生意。破衣的賣報者哼着熟爛的曲調，一手背個報袋，一手拿着幾份報紙，不時地伸到我們面前，現着個希望的臉色：「——新聞報——時報？」

嗚嗚，一隻小輪（新鎮江）泊在我們面前了。聽得教官的指揮，爭先恐後的擠上艙去，佔滿了客艙，佔滿了頭等客座。

由窗望到遙遙地孤立在水中的焦山，層邊現着微笑。

船尾在江面劃上一條不斷的白浪。浪衝擊着船身，和船頭所發的機聲奏成一片交響樂。灰色的

江鷗沉入水中又飛起，飛向那水天相連處。寒峭的風送來一陣陣春意。看那蒼翠的山上點綴了零星的亭樓，深廂舊宇，山腰裏半開的灼桃，紅得鮮豔，山後面半露笑臉的垂楊，蒼黃嫩綠。漸近了，近了，就在臨水的定慧寺，我們停了船，上了岸。

二 定慧寺

伏在山麓下的定慧寺，負着蒼翠的山石，面着浩闊的江水，藏着我們所要尋訪的古碑，真是個好所在！

山門的右側，有一株古柏，高高的枝頭還生得幾絲針葉，據說是六朝的遺物。牠的下面來過多少憑弔的詩人。牠看過世界的昇平，牠經過離亂的戰事，牠消磨過多少時代，飽嘗過人生的經驗，牠奮鬪到現在。

全寺很大，殿分二進，前面是如來殿，佛像極偉大，望之凜然生長。後殿供的是觀音，寺內的和尚就在這地方做他們的功課。我們去的時候，濯濯的一百多個光頭齊列在那裏，正半閉了眼睛，喃喃地哼出響亮而難聽的經調，像煞一羣頑童，幽禁在私塾裏用功一樣。

我們讀書者倘若對社會無所貢獻，還不是等於和尚麼？

右廊有間半舊的屋子，裏面牆的四周嵌滿了石碑，碑上鐫的是顏魯公、蘇東坡……許多名家的字跡，中間一碑已破碎模糊，辨得清的字只有十分之一二，一個和尚在很細心地用白紙墨墨拍下來，

從他的口中知道這是王羲之的字。

左廊通着方丈，屏聯書畫，佈置得清緻雅靜，處其間，不禁有超凡之感，怪不得文人隱士喜歡與和尚處山林中談玄論禪，度那脫塵的生涯。

三 上山

不像棲霞的崎嶇多險，也沒有瑯琊的側峭難登，這裏是隨着山勢而高的石級和一些平易的土道。所以我們上山覺得非常容易，不消二十分鐘已到了半山。

山下東流的江水，碰着兀立的大石，鏗鏘作響。天的遠處，下午的太陽，隱隱地在白雲後面，像披了一身網子。在無力的斜輝裏，依稀還看到對面的金山，山上的尖塔藏了一些生趣。

沿途經過許多亭子和破宇，假如在這裏面休息一下，那麼在柱上或牆上會看到一些歪斜的題詩和「×××到此一遊」的字樣。

探勝的心引我們到了山頂，環顧宇宙，才覺得宇宙的偉大，我們的塵垢棍棘已全盤洗滌。

笑容可親的和尚招待我們喝茶，略坐了一坐，他引我們看那藏在木箱裏貴寶的龍袍和玉帶，他說這是光緒皇帝用的——寬大的身體，緩慢的步武，我揣想到帝皇的威儀。

就這樣粗粗的流覽一番，正到了集隊的時間，於是匆匆的下山去。
山童的歌聲，送我們上了歸程。

一九三四，四，五，鎮江。

九一八的陽光

安陽高中 尹雪曼

九一八的陽光是依舊的呵

風還是秋天的風，陽光還是溫柔的陽光，沒有一點異樣呵！

淡淡的，沒一點異樣的九一八的陽光呵！人們從被窩裏鑽出來啦，又鑽到擾攘的人羣裏，風還是秋天的風，吹着人們秋天的心，該做夾大衣啦，該預備新的棉被啦……冬天快來了。

誰也沒想起，一點遺痕都沒有；淡淡的，在擾攘的人羣裏奔波着，勞碌的背着一顆秋天的心。

九一八的陽光是依舊的呵！

沒了家鄉的人們

陌生的街，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腦袋，陌生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呵！

陽光依然從東天飄上來啦，飄上去，飄上去，秋天的風是涼爽的，陽光是溫柔的，跟自己的家鄉一樣呵！可是，這兒沒有熟了的家鄉的大豆。一切都是荒涼的景狀呵！禾苗淹了，旱了，被蝗蟲喫光了；一切是不同的，不同呵！

聽說義勇軍打勝了，沒了家的人興奮起來啦。或許還能回家鄉去的吧，哪兒是溫柔的，可愛的，秋

天有着快樂的氣氛的。不像這兒的淹了旱了，蝗蟲喫光了的情景呵！

到明兒又聽說義勇軍打勝了，打勝了，還是打勝了；於是沒了家的人們的心疲倦了，失望了，只是打勝了呵！

淡淡的，淡淡的，在打勝聲中，沒了家鄉的人們又飄流了一個歲月。

冷清的抗日會

因為人們太忙碌了，所以大會只有簡單的來舉行，各個兒開各個兒的，開開就算了。抗日會早兩天掛上了個恢復抗日工作的牌子，昨天又掛上了個工作緊張的牌子。可是今天開會的時候到啦，陽光爬上了屋頂，八點鐘，九點鐘……閉幕了。來的幾個人走啦，後來的一看連車子也沒下就回頭跑，抗日會連個鬼影子都沒有。可是門上的大旗是在飄着的，日曆上紅着眼珠子的「九一八」是冷清的；院子裏的老槐，望着北風，依舊是那麼蕭殺的情調，可是又是二年了呵！又一年在平淡中飄去了，沒有一個人想到，沒有一個人曾經被感動，沒有一個人覺得這算一回事。一年一年葉子落了，長了又落了，又是一個平淡的年呵，在平淡的聲中度過了，度過了。

瀋陽城裏

太陽旗飄起來了，映着紅的陽光分外有勁的在猙獰的笑着。望着毀了的長城，望着烏煙瘴氣的

關內，笑開了。又一年了，還是我的天下呵！

人們從被窩內鑽出來，望着空中飄着的太陽旗。飄着的太陽；跟去年是一樣的呵！風是秋天的風，陽光依然是秋天的陽光。可是又一年了呵！於是人們喃喃地念着，心慘痛了！

秋天的風，秋天的陽光；歡樂的悲慘的混合的調子，飄着飄着；鬼魂在淒泣了，望着這茫茫的一塊平原，依舊是襲着幾年前的情調呵！一點兒也沒改變，風還是秋天的風，陽光還是「九一八」的陽光呵！

二十三年東北紀念日於高中

街市片斷

北平 鏡湖中學 尹樂湯

噹噹……二路電車停在十字街口。

「王府井」

吞，吐，它吐出我來，立刻又跑了。

我向北拐了個灣兒，我的神經轟然地像寒暑水銀柱般升高起來。

寬敞平坦的瀝青馬路，和交民巷裏的在對稱着；我可不敢在上走呀。從交民巷長安街來的汽車，衝奔的不要命；幾個修路的工人，流着汗往家裏走着，各個給我一副鬼臉，我趕快藏起步子到路旁吧。

嘟嘟……一座，兩座，三……五……又一座……瞪着兩隻大眼睛飛跑過去；警察放下了胳膊，伸

了伸懶腰，又將一羣洋車趕到兩旁。

洋行公司屋頂上，鑲着五彩電光，門裏的弧燈白光，在馬路上反映着；我又見工人的鬼臉，在反映的瀝青路上塵土裏，向我猙獰着，加速度地走。

雖沒有日光了，我卻以為陽光放着熱氣呢。

其實連兩行的洋車也是在忙裏偷閒，來耗這夏日黃昏夜晚，白白地將希望放在人家的屁股板上。

兩月的商行洋行，亮晶晶地從這些玻璃窗裏射出；西服店擺着大捆的綢羅，幾件做成的西裝；百貨店的商標，彎曲小玻璃管裏變化着「玻璃」「棕櫚……」；寫真館更新奇，小方匣在窗格裏動起來了。但是與這沒有購買力的我，也是無干。

嘟嘟……一座，三座，三……四……五……；瞪着兩隻大眼睛飛跑過去，警察動一動。

腳踏車的手鈴，洋車腳鈴，又是喇叭，總是繼續地響，厭得自家耳朵真難過！

咖啡館的樓上，風扇；雙雙捧着杯，談着。

銀行門前的巡捕，來同地端相着人家的臉。自家不願意，低着頭兒走過。

玲瓏巧小的玩具，舶來的華美珍品……小孩們跳着，露出可貴的天真之笑；跟着大人們，拉着小手兒，提着貨包跳出中原公司的門。

天上懸着星斗，銀河橫着；有北斗星作自家的帽子，雖然，同陞和的草帽樣式新，價錢小，牌子正。我對着窗子，祇摸了摸自家的口袋，又動動頭髮。

從華北日報社出來的小孩，今天增得多多。挾着報匆匆跑向市場；邁着街心的時候，拍拍警察的手掌給各個小孩一個紀念印章；小孩們的襪手在背上一摸，仍然飛也似的，帶着希望，前跑。

牽着手，穿着西服，提着錢夾，雪茄香煙，嘴裏失火，綢紗，裹着軀幹，粉脂的腿，腿，曲線擺動着。氳氣，氳郁，陣陣；報童看着，市場的門崗檢閱着，我也欣賞着。

幾個着眼的大字，人們看了，像喫了○○○的絕強的刺激素，全有希望得這五十萬的啊。拖着木屐的矮子，假着虎威的黑子，揚眉吐氣的大鼻子，全來了。

掛着「文化區」的招牌，受了一天拘束的「公子」「小姐」式的學生們，出現了。歪帽，短褲，籃球靴，裸臂……高跟鞋，三五成羣地，會同聲協氣地哼着「桃花江」「妹妹我……」的進行着。

「晚報！××告急！」

「華北報！黃災的消謠！」

「××借款又帶美人魚的消謠啦！」

打擾着人家「有聞」的心，不自覺的報童；愉快的霎那間，表示這真是意外的投機，賊破喉嚨，近近地向人家揮手，結果賺了白眼。

粉脂的腿，腿，並伍的拖地長褲，長褲，慢慢地移動；第一伍象徵着「有閒」，第二伍象徵着「有閒」，我相信第三伍還是象徵着「有閒」。

狐步舞的進行曲停止了。

「真光兩輛」嘻嘻。

風馳的大步，車輪從十字街頭的那邊飛上來。

飛快，快，從此很近的現出暗團，兩隻大眼瞪着地上滾，更近了，十字街心，警察的面前，丫子丫一聲，巴一聲。

「散開有甚麼可看的？兩條賤骨頭，碰人家汽車；你們且不要阻障交通！」木棍幌得和他的聲音成等速地奏着。

人們散了，將我圍在路的一旁。
嗶！照常速度地奔向交民巷的門。

註 消謠是北平報章口中的消息。

一九三四，夏，北平。

早象剪影

太倉師範 玉瓊

黝色的皮膚，反映着田間快要枯黃的稻苗，農夫們的心碎了。

阿柄才六歲，焦黃的臉上，掛着濃濃的兩道鼻涕，老是坐在車棚裏看着牛打水。車輪的磨擦聲和老黃牛喘氣聲的交響曲，他早已聽得熟了。

他躺在草地上，臉仰着，眼睛被太陽光射得又閉了起來。他反過身來，臉向外了：河裏黃濁濁的水，凝結了似的停在那裏，上面浮着幾塊西瓜皮。阿柄又想起了：他今年夏天沒有喫過瓜，他爹老是騙他今年的西瓜裏有毒，喫了要肚子痛的。他也相信這句話，去年夏天的確曾因為喫西瓜而肚子痛過。至於究竟爲什麼今年他爹比去年更愛護他，怕他肚子痛呢？他卻沒有想到過。

因此阿柄也泰然了。轉過頭來：他突然看見老黃牛在慢步，他又揮起鞭子，狠命地在牛背上抽了一下。黃牛感覺到痛，尾巴揮了揮，嘴角動了動，眼睛從鬚裏斜過來看阿柄，又拖着沉重的腿，在前進了一下。阿柄今年還是第一次看牛。他記得隔壁小狗去年看牛的時候，總是很自由地騎了牛整天地在外面玩的。他不明爲什麼今年自己看牛了卻要整天坐在車棚裏看打水呢！——他要是知道「命運」的話，他一定要說「命運」在支配他了！

看牛的事，是他父親教他做的，他不敢反抗，雖然他覺得看牛的事是太沉悶了。

阿柄又坐下來，他看見在河裏有隻船，因爲水太淺了，不能搖，所以有人在河裏把船推過去。船裏載着一座抽水機。但是他並不認識，他覺得奇怪，在村裏從沒有見過這東西。看看推船的人，又都是生疏的，他知道這不是他們村裏的了。他目送着這船給推着轉了個灣，到那較深的河裏在搖着了。

老黃牛又站住在牛棚裏。他有些奇怪：爲什麼今天牠老是不肯走呢？他又揮起鞭子來打牠的背，但是這一次老黃牛怪樣地鳴了一聲，跳了起來，他沒有經驗過老黃牛這樣的怪叫。他畢竟是小孩子，有些害怕起來，不敢再打牠。垂着鞭子，呆呆地站着了。

太陽忽地隱進了一朵烏雲，吹來了一陣風，他感覺到有些爽意。仰着臉看天時，烏雲又逃避了。阿柄知道今天又沒有下雨的希望。

他又憶起前天城裏的一個方臉的大胖子來這裏看田。他爹曾對他說：「天再不下雨，我們一家連飯都沒喫啦！」還講了些阿柄聽不懂的話。他覺得這胖子好玩，怎的走路的時候，全身的肉在抖動呢！他在村裏從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阿柄不懂他爹的話，怎樣天不下雨，就沒飯喫呢？他想了想，肚子真有些餓起來。他望了望老黃牛，牠還站在那邊不動。阿柄想起了：這牛也許是餓了，牠所以不走。他臉上浮着淺笑，天真的心裏，也有些「自己是聰明」的自驕了。

阿柄決定要走到田間去喚他爹來「解車」——他自己不會解的。——好讓他牽牛去喫草。

走出車棚，烈火似的太陽曬在他頭上，他有些暈。他想爲什麼不像剛才那樣的來一朵烏雲蓋住了太陽呢？吹一陣風來，是多麼的適意！不！一陣雨更多麼的好呢！阿柄重又想起他爹的話：「天再不下雨，我們要沒飯喫啦！」——他又強烈的感到了「肚子餓」。

阿柄遠遠的看見蒼色的父親，伏在那邊田裏，那片烏雲的陰影正遮過那邊。

高塔

張笑冰

在沙漠似的寂寞的人間，造物者給人們造下了一座極偉大的幸福的高塔。

在那裏，在那天空底懷抱所包圍的高塔裏，有着光明底照臨，有着愛底賜與，有着人們所需求的一切東西。

但是，踏進高塔來的人多了，多得沒有地方容納；於是造物者便造好一道滑梯，代替了那容易走着

着的石階的來路。

呵，那是一道極油滑的梯子呀，許多人不久便會毫不奇異地滑下來，滑到高塔底下面。

於是人們失望了！

失望終究是不能征服人們底心的，不久人們依舊想上那高塔去，想得到那高塔裏底一切。

於是人們開始再爬上去；爬上去，滑下來，又爬上去！

經過了長久的努力和奮鬥的結果，當真的人們中已有人爬上去了。但我呢，我卻是在半路的一人啊！

我爬着，我拚命地爬着，我和許多人一同拚命地爬着。我底心卜卜地跳動着，在焦急，希望我能夠快快地爬上那高塔。

於是一步一步地，慢慢地，挺着胸膛，握着手臂，很注意地我在前進。一秒一秒的時間，我底心全是卜卜地在跳動着，接着我底小腿微微地在動作，我充滿着無限愉快的心情，於是我更加努力地我在爬我底路了。

沙沙沙沙……

一息間我就聽見一些音響了，那是很響亮的，很短促的一個聲音。我很明白這是一些人滑下去的聲音，一個失望的表徵。接着我起了一次顫抖。

我底心劇烈地跳動了，我底身軀，我底手臂，隨即起了一陣痙攣。我顫抖得很利害，我感到無窮的恐怖。

然而在一分鐘的時間的過後，一切也就恢復到平靜了。沒有恐懼，沒有喧嘩，人們依舊安然地努力地在爬路，在爬着他們底未完的路，在爬着和我底相同的路。

一步一步的前進，我接連經過了許多滑得非常的危險的地方。可是我知道那不過是一小段，我離那高塔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於是我又毅然決然地振奮起我底精神，加速了我底脚步了。

沙……沙……沙……

又是一陣可恐怖的聲音在我底耳邊飛過。

我知道一些人又滑下去了。接着我又起了一次痙攣。唉，我底小腿漸漸感到乏了，疲倦而無力了。我勉強地用盡了學生的力量才提起我底脚步。在無限的困難中我明白我底脚步是漸漸走不

動了——我終於是無心地徬徨了啊！
徬徨了，徬徨了，我將要像一般人一樣地由滑梯上跌下！

經過了極力的掙扎以後，我才支持我底身軀，立定了我底雙腳。在這多時的動作中，我知道我不能一下子毫不費力地就可以達到那高塔上面的了；我該還要有長久的時間長久的奮鬥，才能爬到那高塔底頂端去。

在滑油油的斜梯的途中，我感到了無限的艱苦；在艱苦裏便使我深一層的認識了那高塔裏一切底神祕和可愛。

我知道，我底雙手現在並沒有損傷，我底頭腦並沒有頹廢，我正應該用盡我底渺小的力量，鼓起我底熱烈的勇氣，繼續我底努力的精神，漸漸地一步一步地去爬我底未完的路了。

所以我努力，我奮鬥，我將憑着我底未完的生命去掙扎，我依舊要爬上那幸福的高塔去，去取得我底心的快樂和慰安。

我說的是我自己底事。

於中山。一九三四年四月六日。

死的笑

舟山中學 忻元錫

冷，所感到的只是靜穩地流蕩着的冷。

我似乎被拋棄在死的窖裏，沒有光，沒有熱，更沒有力。我不知道幾度——十度，五度，或者還要少。——我只知道這冷是無微不至的，無情的襲入我的四肢，我的頭腦，我似乎已逼近了「死」。

但是什麼東西滾在我的耳際，我突然地抓住了它；是圓的一顆，冰冷的，腥氣的，微黏的。什麼！血的頭顱我跳起來，但是又絆倒在另一東西上面；屍體！屍體！我在上面打滾，是軟的硬的屍體，我不知道這屍體堆積得多麼厚！

我開始大聲呼喊，向着每一件接觸的東西亂踢亂打，但是沒有人應，我曉得這裏是死了的，而且我也不久就要死了，像身旁的屍體一樣，很快地消失了！我身內的一些微的熱。

什麼地方伸過來一隻冷的手在撫摩我的頭顱。

「我不能！」我狂叫，呻吟，喘氣，但是我又聽到了一點聲音。是誰在笑？這像貓頭鷹夜啼一樣的笑聲刺激了我的心，我撲過去，抓住了它，是頭顱！血的頭顱！

「你爲什麼笑？」我嘶聲的問。

「我在這裏歡迎你呢！朋友。」我似乎覺得它在笑，「但是你爲什麼要擾亂這裏的安寧。」

「這裏告訴我這裏是什麼地方！」

「第七十二號死窖，懂嗎？你要曉得我們並不是不能喊，因爲我們不願意喊；到這裏來的人都不會像你那樣狂暴的喊過，而悄悄地甘心死去，因爲他們澈底的了解他們到這裏來的目的，我曉得你

還不知道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但是朋友，請你不要那樣緊的抓住我。」

「我爲什麼要到這裏來那麼？」

「爲的是要你死。」

「啊！天哪！爲什麼要叫我死，爲什麼要叫我死，爲什麼要叫我死啊……！」

「輕聲，輕聲，你可憐的糊塗蟲！你聽着，你到這裏來，爲的是要填沒這死窖，懂嗎？填沒這死窖；在以後，正多着像你一樣的人到這裏來呢；把這死窖完全填沒之後，後世紀的人才能在我們的身上架起摩天大樓來，在我們身上平安地過活，而我們則做他們生活基礎裏的一分子……！」

「但是爲什麼叫我死而不叫我享福呢？」

「因爲朋友，你生在這二十世紀的暴風雨裏呀。」

我明白了，於是我放鬆了它，安靜地躺着。

冷，靜穆地流蕩着的冷，貫進了我的全身，我靜待着死的到來。

紅葉小談

台灣國立女子師範

邵西鎬

每逢秋風蕭瑟已涼未寒的時節，有些樹木的葉子變成紅色，絢爛鮮妍，把零落衰颯的秋郊，裝成豔麗的春色。牠的丰姿實不亞於籬邊的黃菊，天邊的晚霞，所以詩詞中寫詠紅葉的頗多。例如：

「停車坐看霜林晚，楓葉紅於二月花。」（杜牧）

「忙裏不知秋色老，青山紅樹夕陽垂。」（彭瑛）

「清溪曲逐楓林轉，紅葉無風落滿船。」（王漁養）

「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王實甫）

「遠村山色如畫，紅樹間疎黃。」（晏殊）

「謝自然底好意，幾夜濃霜，教葉如花替！算秋光不及春光膩，但秋光也許比春光麗；你看那滿樹兒紅豔豔的。」（劉大白，紅樹）

「有了多情的秋雨灑惜別的淚，飄零的紅葉也得着安慰了。」（佚名）

「疎林亦有斜陽意，卻爲將殘分外妍；留得娟娟好顏色，不辭岑寂晚風前。」（汪綉，紅葉）

有一節關於紅葉的故事很有趣，相傳是這樣的：

「唐僖宗時，于佑偶臨御溝，見一紅葉拾之，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題一詩於紅葉，置溝上流，流入宮中，爲宮女韓夫人所得。祐後爲韓泳門館，值帝放宮女韓泳爲作伐，以韓夫人嫁祐，及成禮，各於篋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泳開宴，曰：『子二人可謝媒矣。』韓夫人乃吟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卻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有了這樣奇巧的韻事，使紅葉的情趣更加豐富。

紅葉並不是世界各國都有的，僅見於北半球的溫帶各地，以日本和我國長江流域最爲特色。能

生紅葉的樹木最普通的爲楓、柿、槭、樺、烏柏、莢蓮、衛矛等。到了秋季，溫度降低，水分缺乏，葉的生活作用衰敗，原有的葉綠素不斷的破壞，其所含的糖和澱粉，因乾燥寒冷和日光作用，變成紅色的花青素，含在細胞液中，遂成紅葉。葉綠素所分解的鎂、炭及蛋白質等重要養分，輸入莖部，隨後葉柄與幹部間生離層，由數層柔膜組織而成，故易脫落，旋又生栓皮以封之。因秋時水分的吸收不及蒸發之盛，有損於植物，而葉面尤爲蒸發作用的重要部分，故於秋季必須落葉以阻之，藉以保持植物的生活力。花青素的作用所以遮斷光線，吸收熱量，使葉內化學作用順遂進行，將重要化合物完全輸入莖內，以備來年長成之用。

本校近傍，白雲山之麓，多烏柏，現在樹葉都已變成紅色，一片緋紅，豔如堆錦，在冷落蕭條的氣運中增添生趣不少。願料峭的秋風勿嚴加催逼，讓牠多留幾日在枝頭吧！

霧裏的校園

南通中學 胡 盧

一個「冬」底早晨。

已是早晨八時多啦，霧還很濃地瀰漫了這空間。

頭感到有點沉重；心裏的碎塊也好像在騷動着；靈魂不安地，我沈思着，卻又並不想着什麼地，踱進了校園。

從假山底這邊轉了彎，校園模糊的，她全浸在那灰色的，只無力地映着慘白的光的氛圍裏。她是

含羞似的，如一張藏在織綉的面紗裏的少女底臉，這樣隱隱地，模糊的。

推開了那扇紅色的門，在那一段白粉牆上鑲着似的；我仍舊沈思着，蹣着，蹣着，蹣過一架老實樣子的橋；我底眼不經意地瞧到那淋濕了的橋欄，那橋下乾涸了的小溝裏，臥着那麼許多不幸的，枯黃色的落葉，好像是受了「天」底譴責似的。

這時，心裏底騷動已沈靜些了。雖然沒有風，自家卻感到寒氣的襲人，可厲害得很；這，冬深了，我感到啦。

沿着池邊，我垂着頭，看着自家底脚，依舊沈思着，但又並不想着什麼地，接着 Lisette 的拍子似地向前走着。

偶然，停住了脚，站着，我給一種聲音吸引啦。

「Y——<<XY, <<XY……」

真像極了那夏夜裏的蛙鼓聲，一羣鴨在歌唱着。

我底眼已應到他們這一羣了。

藏在水裏的，許多扁腦袋，鑽出來啦；水面上：

「<<XY——<<XY……」地叫着，很高興的樣子。

一個肥大的屁股，浮在水上，從那清碧的池水裏，看到兩張楓葉似的脚，動着，動着，池面上，給弄成

了一渦，一渦，更大的……漣漪，也許這鴨羣是看到了 Sylvia，那少女底笑渦吧。一種嘈雜的聲音，他們這一羣齊唱着，站在水面上，鼓舞着羽翼，游來游去的，那麼輕輕地；他們完全忘了人們所感受的「冷」。

雖然在這樣的重霧裏，他們竟好像看到那面的光，高興地，對這陰冷的季候，迷濛的氛圍，毫不介意似地。

這連我也將人生底煩惱忘去；我儘看着，依舊沈思着，但又並不想着什麼地，看着他們這一羣真正了解了「生」之真諦的小生命；好久，好久，我似乎已忘了我自己啦！

風吹着，我又在向前走動了；暖過了惜景軒，仍舊傍着池沿，走着，按着 L'anto 的拍子似地走着。唉！許多的可憐相，挽着小手樣的，舞着跳進了我底眸子了：

季候是變了，櫻花節早去了，可已在回來的這兒上走着啦；那一叢叢的，映着如 Young 頰上的紅暈的，嬌小的花花；那一束束的，紅潤的，Omid 底小嘴唇似的珠珠，沒有了，沒有了，全跟着那溫暖的風兒去了。

芙蓉，那溫柔的，少女底面龐兒似的，也不見了；只留着纖細的腰枝，給風吹着，擺動着，消瘦得可憐啦！

蓬茸的草，都壓倒了，病着；也全呈着枯黃色的命運。

連她，那慣具着抵抗性的菊，也熬不住這季候的摧殘了；她們也躺着，憔悴的臉，深痛的苦笑，呻吟得這樣低，聽不出的。

走着，走着，瞧見了希望啦！

那邊角上，亭亭地，微斜地立着的，玉蘭，打了蕊啦。這許多的小生命，和鴨子羣一般地戰勝了這季候了；在這深濃的重霧裏，看吧！這許多小生命，她們底青春，在活躍着在有力地活躍着呵！

走着，走着，輕輕地轉過了那池角，息焉游焉之室已到了我底背後。那老年女人底頭髮一般稀疏的，枯萎了的紫藤花架，在流着淚，是在追戀她消逝了的青春吧！

踱着，依舊沈思着，但又並不想着什麼地走上了這狹長的，曲折的，蛇一樣躺着的，紅色的橋。

瞧啊，池邊的柳，可真是柳絲啦，一條條的，這麼溫柔地垂着；還有一兩張葉片，仍舊是綠的，只無力地黏在柳絲上，不忍分離似地，會使你看了生出熱烈的同情——你竟會感到一個病危了的孩子底兩顆圓大而沈滯的眸子，悲哀地看着爲他而憔悴了的媽，兩隻小手，還拽着她底衣袂，等着長睡去的時候，那母親底心理說不出的沈痛。

天，陰沈的臉，也掉下淚來啦。一滴，兩滴……大淌起來；同情的悲哀，支配了我底心情。

忘記已——過了「苑在水中中央」的鑑止亭，我又站住了，倚着淋濕的橋欄，依舊垂着頭，沈思着，卻並不想什麼。

水，給風掀起了一摺一摺的波；這擁着那，那推着這，那又擁着那條，波動着；一片顫動的，不平靜的水面上，映着若斷若連的橋影，樹和屋子影，自己底瘦影兒，如騷動着的心靈一般地動搖着，當然也是若斷若連的。

這時，天陰沈着，水顫動着，自家底心更給悲哀佔領着；週遭只有灰色的空虛，耳畔好像還聽得「死」底嘆息。

也模糊啦，心裏好像丟失了「生」底意識。

「X X Y Y——X X Y Y……」

轟然，一陣嘈雜的聲音，近了，漸漸地近了；喚回來了，我好像纔失去了的心靈，空氣也激動了許多。又待走動啦，自家冰冷的手，先拂了拂給天底淚水打濕了的舊棉絮袍子。想了一下，便踏着淋濕的枯枝和落葉，仍舊垂着頭，沈思着，卻並不想着什麼地走動了。

又經過了兩所屋子——存雅齋和斗南廡。

走着，好像忘了頭底沈重；仍舊沈思着，卻又不想着什麼地踱出了那扇來時推開的園門。

在假山脚下，我回過頭看看；啊，剛纔走過的地方，一片模糊，和來時一樣的；校園底一切依然藏在濃重的朝霧裏，但，剛纔在那邊，看了模糊得如被灰色的雲氣掩蔽着的這假山，現在可又尋不出十分

的霧意了。

雖然霧吞沒了這空間底整個，但自家除了感到前面模糊的灰色，卻並不覺得自家也是霧裏的一個。後來，偶然想到了，我可有些憤然啦，到現在，不，永遠地，我將沈痛地咀咒那造物者——我想：他應該欺騙了我，一個虔信着他的孩子。

隨着腿底移動，回來了。

學校裏依然照射着各種色彩不同的光，充塞着窒息心竅的空氣。腦裏，還模糊着頭，終於恢復了沈重。

太陽漸漸地升高了；幾次想問問他：

校園，那位命運不幸的，含着滿心坎的天真底愛的姑娘似的，給灰色的老霧放了沒有？
啊！太陽好像也只帶着不自然的苦笑。

一九三三年，南通。

廢園

上海中學 徐禮章

這個園不知已廢了幾代。記得父親似乎說過祖父手裏就這樣，從前祖父在世時也似乎說過會祖手裏就這樣。總之，他們都不明白。

我幼時，似乎也曾經把這問題問過旁人，有的說這園裏從前有隻根因很深的狐狸精，常常出來迷人，後來被大明護園軍師劉伯溫陰陽指子算出了，指頭一指，唵唵有辭，移泰山頂上一塊大石頭鎮住的，並且嚴誡後人再不得耕種這塊地皮，謹防搗動這塊鎮石，再放這隻妖精出來騷擾天下，所以荒着。也有的說這個園裏本來有隻小廟，煞神很凶，觸動一根草都不成功的，所以荒着。也有的說這園本來是幕府爺的小衙門，後來長毛來了，府爺被長毛挖了眼睛，衙門也被長毛的九節銅鈴毆打坍了。斷碑被別人家拿去砌棺材，碎瓦拿去墊牆脚，少許完整點的拿去搭坑棚……所以一直到現在，還是荒着。但總之他們也都不明白。

明白也好，不明白也罷。歸底這個園是我家的。園是荒蕪的。可是我進學以前的三四年的白天，差不多全放在這個廢園裏，而且從不會覺到牠是怎樣荒蕪。

實在細細考察起來，廢園裏什麼都沒有，全是廢物，除了沒底的宜興盞，亂掉屁股的田螺殼，褪色的小脚鞋子，乾癟了的筍壳與茶葉，霉壞了的藥榨之類，還夾七夾八生了許多野草。花花娘子，野胡蘿蔔，老的蒲公英，或者湊巧，還有長不過寒的蠶豆箕，瓜結得比新雞蛋還小的狗屎瓜藤。

廢園裏的春天頂恬淡，頂幽靜。野胡蘿蔔開出小的白花，在慘笑，花花娘子搖着頭嘆息，因為那滋蔓的狗屎瓜藤時常來攀他們的頭頸……不過倒居然也會誘到幾隻窮的蝴蝶來來往往，在四週飛翔，幾個瘦的蜜蜂蹲住着不肯走。那時我們是時時在這個廢園裏出沒的，我們時常用洋火柴的空壳

去捉瘦蜜蜂和瘦蝴蝶，而且還揀頂瘦惡頂蠢笨的，倘使性子躁的，力氣大的蜜蜂，太不容易養活，並且捉時一不小心，黑的長刺就要插進肉裏去，痛起來酸溜溜怪難過的！

照例，六月裏的廢園是頂熱鬧的，不要講長脚的蚊子在裏面低吟，金頭蒼蠅塞住鼻子哼戲，懶蝦蟆在草叢裏敲鼓。就是那高過我們大腿的野草，野草上碰頭的蚱蜢，中間或者突然跳出一隻綠背脊的青蛙，都是使我們心醉的東西。尤其是夜裏，一閃一閃的螢蟲故意在廢園上低低地徘徊，好勤儉的紡織娘在草裏切尺切尺地做布，隱士式的草金鈴幽揚地讀詩……可是我們不敢去，因為長輩們常常諄諄告誡我們，夏天這園裏有毒蛇，咬一口就沒藥喫的，所以去不得的那我們只有呆望着他們發癡。

不過，我們仍舊時常偷去的，叫膽大的先開道，其餘的蹣手蹣腳跟在後面走，大家手裏拿着細竹梢或是單剃傘頭的傘柄，也有的竟兜了一衣兜斷磚，防備着蛇的冷口。果然有時會遇到的，可是都是那種最沒用的水胖蛇，肚子很大，尾巴很細，聽說這種蛇咬了一口，反而會吸去我們本來的毒的啊！好不可笑，好不笨拙的蛇啊！不過有時也會遇到兇狠的烏青蛇或滿身紅斑的火赤鍊，那我們只有丟掉竹竿傘柄斷磚，奪先跑逃了的！

這些事一直要等到雜草完全枯凋了的冬天才停止；那末再換的是尋東西。

大概每年將要逼近新年的寒腳裏罷！家裏的人都在憂打不成年貨，還不了店賬，償不完租米……；但我們仍舊在廢園裏用斷掉半段的竹筷撬着垃圾，撬着雞屎堆，撬着……；正忙着翻尋東西。若

是運氣好的，可以尋着繡花退色的小腳鞋子，畫花的香煙牌子，也有的撿到一二個白花銅板的，也有翻着別人家定親用過的紅紙請帖的，也有的尋着二個空的痧藥水瓶，一隻斷骨簪的……

至於找到的東西呢？不是大家自己藏起來的，褪色的小腳鞋子和斷的紅骨簪是正月半請坑三姑娘或壁角姑娘用的，而紅帖子，白花銅板，痧藥水瓶，香煙牌子……那都是新年頭齋泥佛佛時一定用到的。

可是等不到我再多玩幾個年頭，家裏因為缺錢，早已打定主意把這個廢園賣掉。

前幾天我還家去，隔別多年的廢園連影跡也不見了！騎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削平的廣場，廣場中間還堆滿許多許多紅瓦，許多許多洋松，並且還聽說今年八月底就要動工了！

葡萄棚

舟山中學 孫家瑛

這次返鄉的時候，正碰着風雨交作的天氣。到鎮海故趁航船到徐家堰，還須步行一里許才趕得到家鄉。在白雲紛飛下戴着用油布製成的暗黃色的傘，三步二腳的向家裏奔。

到了家，祖母笑臉迎着我，三歲的紅妹和五歲的玉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嘻嘻哈哈的跳躍着；弟弟呢，卻立在一旁呆呆地看着我。我是「久別重逢」到了半年不見的家中，見了慈祥的祖母，內心的愉快，竟連話也說不出一句來。

「家，」半年不見了的「家，」在這寒冷的冬天，更顯得荒涼了。門前的田園裏，除了幾枝被雪壓

着將要死去的青菜外，別的一點也沒有。屋旁的籬笆，因了年久不修，好像快要坍下來的樣子。

「唉！葡萄棚不見了！」我偶然想起了那籬旁的那架葡萄棚，才發覺它已經不在了。它那可憐的一生，立時在我的腦中演映起來。

記得在十一二歲的那一年，正是家道開始中落的時候，父親的店將要倒閉，這枝葡萄樹就從店中掘了過來。從此前門的竹籬旁，就多了一架正方形的陰森森的葡萄棚。

第二年的八月間，那架葡萄棚就生滿了纍纍的葡萄，怪使人可愛的。每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我們徘徊在這架葡萄棚下，仰起頭來看見那暗綠色的葡萄，各人的臉上就滿浮着微笑。就是爲了家務而終日奔勞的祖母，也每每偷着片刻的空兒，回過頭望望那架葡萄棚：「大了，多了。」接着就是幾聲「呵！呵！」臉上堆滿了笑容。

這一年就摘了四大籃的葡萄。除了自家人喫喫外，還可以做人情。每逢親戚或鄰舍來的時候，談起了葡萄，祖母總是笑着說：「今年紫葡萄生得很多，味道着實好呢。今天給你帶點去。」接着就挑選了幾吊大的，用新聞紙包得好好的，悄悄地放在那客人的手中。

第二年，葡萄生得更多了，每個人的心裏都懷着獲得了什麼寶貝似的快樂，父親的心裏似乎更快樂，他還親自添種了二枝小葡萄樹，把這架葡萄棚點綴得益發美麗了。但是，誰知道，不到一年，這架葡萄棚，便已在開始衰敗了呢！

「呀！那一枝竹桿已經斷了呀！」有一天早晨，父親在籬旁發見了一枝竹桿斷了，不覺喫驚地叫

了出來。可是過後總沒有人提議過要修理它的話。

不知那一年，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從城裏的學校裏跑到家裏來，一看見了葡萄棚，就使我喫了一驚。我看見那葡萄棚的竹桿，因了暴風雨的吹打，已折斷了許多。那圓圓的葡萄，因為缺乏養料，也見得小了，少了。皮包着骨，好像將要死的老年人。我見了這般情景，心裏好像橫着一件什麼東西似的難過。

後來，葡萄棚的竹桿愈斷愈多了，好像要坍下來的樣子。家境也日非一日了。伯叔母間常因了家庭細故發生齟齬，到萬不能維繫在一起的時候，終於分了家。這架葡萄棚卻沒有分給誰，但正因為它是公有的，也便沒有人去管它了。

去年暑假返鄉時，我一看見了那架葡萄棚的憔悴的樣子，心裏着實又替它難過了好幾天。據聞伯叔母間爲了葡萄口角，也不止一次了。總是「喫要喫，修不會修，還是斬斬掉好。」這不和的氣氛，明明斷定了那架可憐的葡萄棚的命運。我不禁又深深替它惋惜了一陣。

終於葡萄棚被拆掉了，葡萄樹也被斬斷了。今日歸來，籬旁只曠了一塊空地，蓋滿着白皚皚的雪。頓時，我的腦海中湧起一種莫名的感覺，呆呆地望着那灰白的天空出神。

秋

湖北省立高級中學 馬菊佛

秋多麼幽靜動人的一個名詞啊，異地飄零的孤客，吟風弄月的騷人，自命多情的公子，獨處深閨

的少女，古往今來，也不知道爲她流了幾許眼淚，奏了多少哀曲！耕夫織女，受着秋神的催促，在加倍地努力着他們的前程；同時那達人麗姬，也正好趁着秋日的清爽，初試新裳，徘徊秋郊，笑賞着醉人的野宴！秋！你好像那嬌美絕倫的風流少婦，能使人們爲你顛狂，更能使人爲你腸斷！

看，從水邊望到山尖，地角望到樹梢，每一個跳躍着的人，每一棵青綠的草……一切的東西，都已披上了秋之素衣，失去了它那春夏的情意。

聽！渺小的秋蟲，在籬腳邊的砌石縫裏，振着它的雙翅，顫動的，憑着一點殘餘的力量，發出那怨慕泣訴的音調！實在的，秋天給於我們的都祇是些「葉落花殘」的情景。

近幾年來，我開始感覺到作直線運動的光陰走的太快——尤其是到了秋天。每逢看到案上的花瓶內插上枝枝的桂花時，我的腦海中立刻就浮起了一個嚴肅的悲思的影子！像有一塊很大的石頭從峭峯絕壁上掉落在我那平靜的心湖內，它震激着，漾成層層的波紋。可是在小的時候，我那幼稚天真的心，對於秋的感受絕不是這樣。

記得是一個秋天——也是和現在一樣的秋天，那時我正在洛陽小學讀書。有一次全校師生到黃河邊沿去作秋季旅行，當時我真高興極了，穿上母親給我做的新制服，帶着父親給我買的餅乾，在音樂鏗鏘中跳躍着出發了。過邙山時有幾分鐘的休息，給我們不少遊玩的機會。洛陽爲我國古代帝王建都之所，當時最繁華不過的，可是那名噪一時的皇帝功臣，結果差不多都祇長眠在這荒涼的邙山的懷抱裏。我們這一羣天真的孩子們，在休息的時間仍不稍靜，踏着衰草，在墳前的石馬石人間亂

跑。先生們在指手劃腳的互相談論着。秋天的黃河，更覺蒼老，一望無際的沙灘，混濁深黃的流水，十足的可以代表我們這個民族現在的氣質。無數的雁兒躲在河濱的水草內，但受不了我們的擾攘，嘎嘎地在空中飛鳴，我們歡呼着用石子來擊它們。船上的老羊剝夫望着我們發笑——這笑中我現在想着，一定含有不少辛酸的成份。沙灘中的石子很好看，圓的，長圓的，潔白的，微黃的……回校時我還帶了兩衣袋。那種情形，在現在回憶起來，心中真覺着有說不出的快意——這快意將永遠的存留在心之深處。現在，我的童年已隨着青春消散了，秋，還不是一樣的秋嗎？唉！我的童年！我的童年的秋啊！

今年我是在萬丈羈塵的武漢討生活了！幾年來很少接近自然的景色。僅僅地在街上看到時髦女郎的衣服改換了顏色——知道大地一定也要更動時序了！影戲院內的電扇休止了，無疑的，這正是金風送爽，秋天快和我們握手了！因這樣渾渾噩噩的度着無識的生活，幾乎把秋的容態也忘記了！秋來了，有時約幾個朋友，在月夜站立在揚子江畔，或是在午後散步到抱冰堂中，感覺到秋の意味真太苦了！假如我現在仍回到滿佈皇陵的祁山，羣雁飛鳴的黃河渡頭時，我將怎樣的流淚痛哭？

一九三三年的秋快去了！我不知道她能否把國家的恥辱，個人的悲哀帶到虛無的國度裏去？因為在這個年頭兒，秋給予我們的恥辱和悲哀太多了！我們的東北就是在秋風中失掉的，年青的人們，還記得吧？

然而，朋友！不要頹喪！秋天一去，不遠春就會來的。聽秋風在播送哀樂，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也是如何的在表現着秋の意味！努力吧！年青的人們，爲着我們的國家民族！

初寒

海甯縣立中學 朱基焱

秋是在雷雨聲中暗暗地潛到了人間，秋風瑟瑟地趕走了大地上熱炎炎的火氣，人都覺到「清涼可愛」，但此刻又感到涼而帶寒意了。

太陽整日地躲在深雲中，天裝着淡灰色的素粧，晚風裏送來了哀鳴着的蟲聲——聲聲悲秋。一羣鴻雁從天上飛過，轉向東南去了，我彷彿聽到「天將冷了，南方去罷」！我不禁挑動了我的心靈，打動了我的感慨。

啊！秋豈呵！你在平日裏，暖日時整日地振起你的翅膀，唱那快樂之歌，一點不知道做事，準備將來；在同族的同胞中，一點不知道親愛，卻互相殘殺。你的行爲祇是放縱你自己，只管遊玩喫飯，貪圖你的快活。

但此刻天將冷了，你平日只管爲你自己，貪圖安逸，你也終於沒有方法來抵抗那凍餓的環境，你只管聲聲悲秋，還有誰來可憐你幫助你呢！

你不聞剛才鴻雁的聲音嗎？他們已飛向和暖的地方去了。他們能團結一致，能努力自己，已飛向快樂自在的地方去了。

你不見樹枝上的小鳥嗎？不時的唱他快樂之歌，你看，此刻已去找尋他的預備過冬的食糧去了。你不記得最近桂花叢中的蜜蜂嗎？他的身體本來很怕冷的，但還要免強強地努力地到花叢

中去探花，何等的辛苦。

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地忙？原來都是爲過冬的事情呀！

你從前不肯努力，不肯喫苦，終日和那知了做伴侶，紡織讓做朋友，現在他們都死光了。你不久也要墮他們的覆轍呢！

唉！此刻你懊悔也遲了。你要努力，懺悔也來不及了。你沒有辦法，只得聲聲悲秋，可是現在還是初寒的時候，寒冷下去，唯有把你的性命白送在偷惰安逸的路上去了。

鷓 鴣

方靈音

那簡單的屋脊便是它們棲止的處所，——一對美麗的鷓鴣，當我坐在教室裏時，總可以看見牠們的影兒在那裏走來走去；這對鳥兒有特別的魔力吸引我的注意，有時我因爲目光轉射到屋脊上去，而使聽覺失了效力，可是在綠蔭掩映下的一對鳥兒，是不會覺得有人在窺視牠們的。

這是牠們的習慣，和我們每天上課一樣，總是雙雙地站在屋脊上，靜默而幽閒地對立着，用嘴遍擦自己光澤而美麗的銀灰的羽毛；那一對壯健而和平的體子，已夠使得人愛！那麼牠們相互間的愛戀程度，除了牠們自知外，用筆是形容不出來的。

牠們各自把容貌裝飾好了，便扭過嘴來，互相凝視着，用那特有的唱歌姿式運動頸項使勁地一

上一下互行敬禮；在兩方親熱地致敬後，便轉到同一的方向，任意地在屋脊上追隨着邁步了，那步法是那麼幽閉而鎮靜，有時候牠們跳下了屋脊，在屋上兜着圈子，忽地又跳出我的視線，跑到屋脊那一邊去了。

當我看見牠們時，祇好把視線暫時回射到書本上，耳朵裏這時又挺住了兩句教師所講的話，可是這些話腦筋裏有時會拒絕收入的，牠——大腦——命令眼睛道：「你仍然注意到屋脊上去吧！」果然那鷓鴣又回到屋脊上來了，可是祇有一隻，另一隻已不知在什麼時候飛去。這隻留下的，據我想一定是雌的，牠靜靜地站在屋脊上，注視着那穹窿青翠的天空，靜候着牠的伴侶歸來。牠的知覺都好像集中在自己的視線上一樣。和風拂着美麗的毛羽，一片片地翻了轉來，牠毫不覺得，仍然靜寂地站在那裏期待着，一動也不動。

颯颯的翅聲飛來了！牠——那留下的鷓鴣——知道自己的伴侶已經回來，很快地收回視線，抖一抖被風吹亂了的羽毛，走向前去歡迎着。這時候那旅行者已落在牠伴侶的面前，在相互地凝視後，又邁步起來了。有時牠們一同飛到天井裏的梧桐樹上棲着，讓和風溫柔地梳櫛牠們美的羽毛；但這不是常見的事，平常牠們祇要梧桐的綠蔭掩覆在自己所棲止的屋脊上，便心滿意足了，並不常常飛到楞枝上來。

那雄鳥不知是負了什麼使命出去的，回來時也不見帶些什麼轉來。也許牠們是互換地去找食吧？留在家裏的，未見得一定便是雌鳥；可是要我辨出誰雌誰雄，實在太困難了，因為牠們的形狀、顏色、

姿態，都一樣地分不出高下來。

我有些不解，從未嘗聽見牠們和悅的鳴聲，也未嘗看到牠們歡愉的舞蹈，平時總是那麼慢慢地蕩着，默默地對着。牠們是怕那熱情的歌聲，會激起離人的思淚吧？怕那沉醉的舞態，會引起愁人的妬意吧？可愛的鳥呵！靜默的愛呵！

這樣習慣地生活下去，祇有雨天，便不見那一對兒站在屋脊上，我沒有看見牠們的巢穴，有些人說牠們是不會築巢的，祇會棲在樹枝上；可是無論如何，是比那有窠的鶻兒可愛得多呢！

天又瀟瀟地下雨了，可恨呵！

獻 詩

安慶聖保羅中學 楊 礪 成

你少年英俊的中國青年呀！
起來吧！現在已經是時候了！
崑崙山刮起了風暴，
鄱陽湖汎起了新潮，
揚子江在嘩啦啦地奏着前進曲，
催促你勇敢地佩上戈矛。

聽說摩天嶺那邊有人在狂號，
爲了瀟蕭的肚皮與露天裏的寒宵；
鴨綠江畔有流亡者的歌曲，
一輪關山月帶着淒涼的苦笑。
新疆蒙古亦起了爭吵，

說是爲了遊牧的羊匹，
給人打得不可開交；
沙漠裏傳來了危亡的捷報！

西藏的弟兄在虔誠的拜佛，
早晚脫不了英吉利的侵擾；
還有那雲南的片馬，
至今佔據的猶是法僑。

關山月

新秋的夜晚裏，
清得幽幽的風把月色都吹白了；
聽海浪的翻騰，
山岳撼震，
血腥的骷髏在蠕蠕的顫動，

蜿蜒的長城，
暮着一串秘密，
悲壯的黃河，
湧出了新的力，
把泰山搖醒了；
春風裏，
新生的中國人，
你英俊的青年，
古老的民族，
又將抬頭了！

二十三、四、廿五在安。

安慶聖保羅中學 楊礪成

是何處，
訴起了嗚咽的笛，
悲壯的，
是否民族的吶喊？
山河破碎，
流亡者在徬徨，
一輪關山月，
照着悽慘的家。

九一八週年紀念前一日寫。

弔

儘我們底夢像仙島裏的花，
但仙島早就成了鬼底窩了；
蟠桃連根燒成了灰，
紫竹林成了沙漠，
年青的花草的命運交給了風雨。

狹的島應該單住風凰，
單種牡丹，單住獅子，
麥和禾，高粱，甘薯，
麻雀，烏鴉和多嘴的鸚鵡，
只該爲了湊熱鬧而生長，
笑和生氣已像多變化的氣候，
卻又有花剪，籠子，井，

方 慧 心

還有六月的雹，十二月的雪；
毀滅嗎？怪平凡哪。

太陽沒亮，池裏沒有星和月底影，
盜火的人還鎖在高加索山上，
滿天的風以外又有滿天的雨，
毀滅的挨苦挨到毀滅以前，
但生存的也像石像般過日子，
在柔軟的牀上合了眼，
給大自然領回到它懷裏，
你是太幸福了，年青的朋友。

生命之歌

—— 謹 日 有 感 ——

白牆上留着黑的字。

海潮退了，

留下一堆堆的銀沙。

生命呢？

我你不曾帶着什麼到人間，

紅的心，亮的眼。

而今也無留戀，

隨着海潮去吧！

人間僅度了廿一春，

奸詐，虛偽，眼中的憧憬。

鬼影在身旁閃爍，

湖北省立二中 馬 芭 玲

這短短的廿一春。

童年留下了一絲的渺影，

在胸中留戀。

禮教枷鎖了活潑的心靈，

過去了的青春。

沒有看見多少奇景，

浪潮未擦我至頂心。

平凡中我在摸索，

熔爐中的熱火燒不到我的身。

飛馳天空把宇宙繞巡，

雄心呢？

低徊在清幽的夢境，

我在低吟。

古國蒙上了黑暗的那年，

一切血的顫動是震撼山陵，

吹皺了平靜的心，

卑賤的沉默，我不作聲。

洪流擁到了我的跟前，

默默的我仍掩藏着身影，

天崩地裂的一聲，山倒了，

孤立的悲哀刺進了我的心。

這時生命空洞之感襲來，

拋棄了粉紅我要尋找酒精。

人散了，瓶子空了！

尋！我還是向前找尋，

而今，生命依然是一堵白牆，

有了廿一春。

到那裏去尋？

沒有人也沒有聲。

「不尋了！

了此一身。」

橫空的劈來一聲，

悲哀的心！

停住呢？

邁開大步？

心在才，

脚在底下探尋。

白牆上留着黑的字。

故鄉

幾個禿着的山坳相連，

僵屍似幾叢松樹與古木，

狠狠地看着圓天，

圓天像鳥籠罩着一切與一縷炊煙。

冬天的枯寂圍抱着淒清，

這是我的故鄉，我故鄉的早晨。

小鳥不知爲什麼還沒有飛來，

只有我默默地徘徊園心。

記得是個春天，

海潮退了

留下一堆堆的銀沙，

生命呢？

湖南邵陽鄉村師範

蕙冰

東風吹笑了孩子們的柔渦，

他們是那樣的安樂、雄健，

桃花忍不住笑一聲打中了孩口邊；

不消說兒時的伴侶已變了父母，

不能忘，

在濃陰抱着自然的密秘裏，

那懷裏睡熟時輕輕的嘆息。

時光促着我走上了飄泊的旅程，

現在的故鄉使我多麼失望傷心，

走遍了園林，尋不出半縷春意，
 只看見罪惡和魔鬼的戰爭；

園中的玫瑰已變了惡草，
 可愛的人們已變了強盜，
 假使沒有法律的存在，
 他們已爲着自私的滿足，喫盡了弱小。

舊日偉大的建築，美麗的田園，
 現在祇是陋小，與乎野草寒煙，
 假使罌粟還不願寂寞，

霧

十月七日的早晨，
 濕冷的灰霧，瀰漫了故都，
 更瀰漫了勞動者的心。

也算是大地一點鮮妍。

我實在看不慣社會罪惡晶成的桎梏，
 加上了弱者的頸項；
 我實在看不慣少婦要求丈夫一滴同情，
 半夜不盡冰冷的哭聲。

小鳥不知道爲什麼還沒有來，
 只有我個人默默地走過林心，
 小三沒喫他不服氣牽着牛來了，
 那邊沒有炊煙，只有小孩子的哭聲。

李塵帆

廣場上，
 濃濃的世界是夢鄉，
 西風裏的羊鈴——

飄蕩着的音韻悠長，
少年牧羊人，
吹着口哨響。

笨重的糞車，
停放在骯髒的高崗，
轉動時代的單輪，
在幽暗的空間發亮。
糞夫的眼，
是淒涼而又苦悶，
拾金似地
盡量在低穢處搜尋。

長相思

楊柳已經惹綠了呢，

軌

長聲尖叫的水車，
轉過清道夫掃起塵埃的街頭，
劃破了人間的好夢。

挑水者

洒着生活的點線，
敲開了朱紅的大門。

一九三四年，

十月七日的早晨，
濕冷的灰霧瀰漫了故都，
更瀰漫了勞動者的心！

一九三四年，七。

浦東中學 尹鏡岩

籬邊又藏着木香的葉子。

記憶是淡藍色的，
春天帶來了我長長的相思！

溫着那些過去了的，
淡藍色的記憶，淡藍色的夢；
我底心是沉重的——
合着遼遠的戀情和濃郁的憂鬱。

簾前的黃雀是我的好伴侶，
當着這春天，這朝晨，
我含了淚坐在木香花的藤架下，
用枯燥的歎息來代替哭泣。

紫荊花也將老了呢，
暖的春風，薰醉了的蛺蝶；
你瞧，翠鳥也在樹梢瞌睡了，

啊，春天是我們年青人的！

夢也該少擾我幾回了，
（縱然春光暗度，年華偷老了！）
該珍重這最大的創傷，
這扯不去的一頁。

爲誰流着這滾熱的淚滴，
這消不去的愁思？
五年來，這寂寞的戀，
我整個底心是悲哀的！

永永不會淡忘，
那個笑，那個凝視，
碎錦似的往事：
一個紫的記憶，一片霧。

留着那個永遠的希望吧，
悄悄地理在心底。
等着，等着，第二個春天，
啊，蒲公英也愁白頭了！

你還是走你的

算了吧！就當沒這回事。
是我的錯，我不該太多情，
愛上了你，像愛自己的生命。
你放心，我也不盤問你了；
(你心裏的玩意兒，只有天知道。)
那怕你再撒個嬌，來個懺悔，
甜蜜的言語，好比天花亂墜，
我可不珍惜你那淌不完的眼淚。

園內的銅像是個仁慈的老人，
在沉默的春風裏，
我傾情地訴說了一個戀，一個秘密，
和一個淡澹而又深長的故事。

廿三四，七，修改。

菊 隱

溫存體貼，到底是一場空；
多少希望，更是些糊塗夢！
這只怪我做得太認真太傻；
我不會拿愛情當做把戲耍。
可是我不怨你，也沒半點兒恨；
受一回折磨，卻得到些教訓。
從今後，再不扮這傀儡戲，
咱沒這福分，你還是走你的！

懷 思

劉 平

粉般細的雨撲在面上，

冷冷的；

腳兒踏着溜泥，

滑滑的。

繁多而又紊亂的腳印呵！

有這麼多的人走在我的前面去了？

還是他們從前面退下來的。

細雨斜風吹打着，

衣裳已經濕了，

腳兒已帶着

黏着的，洗重的惱人的水泥。

前面渺茫茫的，

多麼遙遠的路呵！

怎麼沒有一個人在路上行走。

我有些倦怠了，

這遼遠的路程，

我在冥想過去的夢。

——在一個春天，

有着溫柔的太陽，

沒有風，沒有雨，也沒有溜泥，

在一個少女的心宮裏，

尋找到人生的真諦，

不多久，他失蹤了，

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夜裏。

「我先走了！前面等你哪！」

我祇聽到這麼兩句話，

我不能再糊塗的做夢，

我跨過水，我爬過山，

我在追趕，

我失去明星，

憶

那個——

「圓的，黑的，靈活的眼；

曲的，烏的，蓬鬆的髮。」

無時一刻不是浮現在我的眼簾。

一步的，一步的，

登攀着石級，忍着辛勞，爬上了山腰！

胸間的氣喘，心房的悸動。

但又那能追獲呢？

我倦了，

這無終止的路程，

我在留戀着過去的夢。

杭州高中 吳有秋

衝，——衝！

衝出這層隔膜，衝上那山峯。

那裏——

有着絕嫩的翠葉，

點綴我生命之花。

跨下了小艇，隨着起伏的水波，

飄到了湖心。

心神的恍惚和迷惘，在彼此的心中；
呈着說不出的歡欣。

盪——盪！

盪出這黑暗的境界。

那邊——

有着光明，

反映着我思想之影。

雖說，相聚不過一秋。

在我靈府底裏

感到了人生的溫柔；

心頭的中間，

燃起了青春的烈焰。

此後——

我卻轉變了一個生活的舵向！

天，陰霾着，風也沒有。

樹枝上，屋脊上，大地上……

盡是麵粉那般的白。

我斜倚着窗欄，凝視着——

雪，一層層從半空中壓下來。

我，——

追思着，追思着，已往的興趣；

握住着，握住着，生命的中心。

——在山巔與水底。——

那時；我又憶起了那個：——

「圓的，黑的，靈活的眼。

曲的，烏的，蓬鬆的髮。」

別

一角斜陽倒掛在簷下，
 西天抹一道灰的雲霞，
 心弦跳着辛酸的別曲，
 我拖着沈重的步子走向她家。

她的臉像陰霾的天，
 淚珠將手絹繡上花邊；
 滿懷別緒何從說起，
 時間套上了靜默的鎖鑰。

眞火

一把火從心底着起，
 像漫天的乾草遇着
 烈焰，漸大，不可收拾；

河南大學附中 王文耕

默默的，我們只默默對着，
 任雙眸傳遞心中的音波，
 桃色的希望被北風揉碎了，
 從此，從此我們只有長在淚淵中過活。

遠方傳來一陣汽笛的悲鳴，
 嘩聲震碎了創痛的心靈；
 夕陽慘白像死屍的眼，
 我嚙着淚向她道聲「再見」！

河南大學附中 王文耕

愛！你知道這是眞情之火，
 我將以此燦燃你更熱的
 愛情，毀滅爬在心弦上的懦怯。

夢裏的薔薇是開花了，沙粒上
再也看不到失望的影子；

山洪迸出 *Q. E. D.* 的小弓，

弓上鐫着「愛情永恆」的詩；

讓牠久遠的貼上你的靈魂罷，

——那印着粉紅的夢影的靈魂。

愛你該知道——

春風裏的萬彙那是活躍的，

我們的愛情那正像

三月裏的妍李。

有你在，一切都會減色，

杜鵑掛住嘴，盛開的玫瑰
也不敢抬頭……

誰說什麼稀罕，那

他準沒見過你，

真稀罕的是你那——

一朵吻，幾炷笑，還

有那一串串羞媚。

愛像沙漠裏的征人，我們

奏着心的喜曲，慢步向前，

讓真火永久燃燒在心底。

會過了幾個春天呢？

駱文華

（聞唯，姦姊妹將同別來六載的故鄉——雲南去了，她倆是那已陸續地在異鄉結了婚的，自然會使作着丈夫的
劍與奚帶起惜別的情緒。幾日來，一有空，便纏綿地討論着去或不去的事，這其間，我寫作他們四人的朋友的我，也
就寫了下面的詩了。——文華附識）

跨上了北行的海鷗，
飄過南海，又飄過東海，
將親子之鄉剩在背後，
到如今——

已滑過六個春天了！

已滑過六個春天了！

鎮南關的石礮又多上幾莖青苔了吧！
正當南國の木棉妝成火山時節，
飢渴的懷鄉病燃燒在遊子心裏。

說是病中的母親等着你們回去，
許是謊話吧！

但是——

怎捨得石馬背上的苔痕呢！
怎禁得夢裏不投向伊底懷裏呢！

怎禁得夢裏投向伊底懷裏呢！
當圓圓的橄欖又添上新葉時光，
游子踏上了往故鄉去的路；
投向伊底懷裏去吧！
趁苦夢醒來時候。

撇不下萬般旖旎，
只恐他往夢中苦候，
拋不了無限溫存，
只恐他底心也粉碎，
南歸的兒女啊！
誰阻了你們底歸期呢？

跨上了南行的海鷗，
飄過東海，又飄過南海，
將悽苦的面影剩在背後！

會過了幾個春天呢！
到舊夢重溫時候？

(註) 作為雲南貴州間的界限的石馬，是很有趣的東

秋 收

秋天的太陽無力地倦臥在天空，
銀色閃爍的穀粒子像水般流動；
劉二嫂歡喜地露出了滿嘴黃牙，
守場的小黃狗狂吠着捲起尾巴。

八月的風是這樣清涼而黯淡，
秋風裏挾着黃葉紛紛飄散，
吹不盡劉二哥滿頭的熱汗！
他全家的希望啊，就在這勞苦秋天！

西。傳說向貴州的一面終年蒼翠叢生，向雲南者
則無。
橄欖產在雲南是圓形的。

山東惠民中學 王萱軒

劉二嫂計畫着今年要喫頓肉，
希望飛進穀堆裏得意飄流；
小寶寶喃喃說要買隻小皮狗，
媽的買皮狗不如買黃牛。

金色的穀直弄得向上堆又向下流，
盤算着比往年要多打幾斗，
劉二嫂許下願借佛爺再多叩頭，
劉二哥興奮說「這是天爺保佑」。

穀皮子飄飄的飛滿了場，
黃口袋盛滿了黃色的糧，
一滴汗一滴血換來的粒粒希望，
肥胖的小黃狗豎起頭向東汪汪……

秋江月

這太潔了，太淨了，
天上不鏤一片雲，地下不留一息聲；
只有細語的浪花，
月光，山色，聽不見的風音。

雁字印上了平沙，
雁翅上帶來一片秋，
輕波蕩不亂蘆影，
蘆葉也劃不斷長流。

一羣人鬧嚷嚷是爲收糧，
指呼着連去年的歸上，
老五的心像受了尖利的一槍，
西風裏吹走了他全家希望！

安慶寶保羅中學 陳師穎

月光灑着輕翻的水花，
水花在銀波裏蕩漾，
一線線，一線線，無極——
微風挾水花流着月光。

柔浪呢呢地從來處來，
它又喃喃地向去處去，
訴不完的無數種心事，
教蘆葦也耐不住瑣語。

月光不敢多驚動水花，
 水花卻不甘在微風裏休息，
 一線線，一線線，輕翻的銀沫，
 在無極裏漾着月情風意。

奇蹟

天上撒了一個謊：
 說今天下雨，一定！
 烏雲蓋滿，沒見一顆星，
 電光在雲裏閃動，
 雷聲迴響着空谷，
 震醒了，震醒了渴望的心，

賣春婦底心

我愛那顛探着羣星的深夜，
 那是籠滿佈的絳天；

月光山色聽不見的風音，
 只有細語的浪花；
 天上不鏤一片雲，地下不留一息聲，
 這太潔了，太淨了！

安慶聖保羅中學 陳師穎

昨日西角掛出一道虹，
 （老人說也是雨的信）
 狂風帶來個好消息，說
 把暴雨下在漲水的域地！

一九三四，於久旱的夏。

遺灰

枝頭幾朵玲瓏的梅花，
 伴着婷婷黃色的水仙；

哦，天哪爲什麼？
我竟不能得到這點。

我底脣，像氤氣的廣告燈，
凍得不停地啣嚙。
還有這赤露的手臂和臉，
怎免得生長可怕的凍瘡。
幸好天只吹着箭般的風，
沒有降下愁人的雨珠。

夜是這樣的深又這樣的冷，
看誰還不鑽進那暖和的被窩，
做他美滿的夢；
我爲什麼，難道是命中注定，
在這時候
還該蹣跚在這悽切的街頭！

偶然有縮着頭疾行的過客，
手中總是提着不少包裹，
我敢斷定，他在回家之後，
將有個足償他夜行的歡樂，
回想自己，家中等着的是：
偷偷地上牀，偷偷地哭。

一個溫柔體貼的丈夫，
和二個活潑孩子，在我身邊；
絮絮地話着家常，
圍坐在棹燈的下面，
上帝呀，告訴我
究竟會不會有那末一天？
哦，別夢想了吧！
誰要娶我這街頭賣春的婦人。

我怨恨我苦命的爹，
爲什麼餓了肚子，就賣女兒？
我也恨我的媽，她怎的……
啊！停止了，想下去就沒有個完。
天啊！我底天！

更夫

「托托托」一陣又一陣，
驚心的梆子應和着柔弱的足音；
街燈像一隻陰險的眼睛，呆盯着
這顛倒生活的奇人。
不用猜四周是怎樣的沉靜，
他總須孤獨地踏遍全村。
有時跨近石築門旁，
不想驚醒了警犬的清夢，

那位善心的人，
估我去你枕邊；
我陪你度過這冷悄的寒宵，
你教我逃脫那
無情搗母底皮鞭。

淺影

還江大學高中
向着他發出惡狠的狂號。
它原不會知道
人間有這樣的事情：
一個人也和它自己一樣
專爲人報告：盜賊，火警！
他也曾用過他簡單的腦海
把自己和狗做個對比：
他每發嗅的是鹹菜拌着黃糙米；

牠倒有牛肉，白飯，
而且時刻挨近閩人的身邊。
但這不是可恥的徵象，

縫衣婦

度過了殘冬，又到了春天，
瞧那籬邊的桃花紅了不知幾回，
楊柳綠了不知幾遍？
可是她，這流浪的縫衣婦，
在這牆角旁生活着一年又一年。

記憶裏埋着許多好的孩子，
看他們從這裏長大，從這裏離去，
可是她沒有兒子，也沒有女兒，
她是一個人，一個被生活壓扁了的身子。

他要在椰子聲中
驅走了黑夜，拉出了鮮紅的朝陽。

潘東中學 尹鏡巖

靠着這雙手，補着一件件破衣，破褲，
掙幾個錢，買些米來糊口，
在三月的春風裏低唱着江北歌，
在針線上而度過幾十寒暑。

而今是一個鬢髮斑白的老婦，
花眼內瞧慣的是一樣底人惜風土，
沒有溫暖，也沒有快樂，
過着這蒼老如恆的悠長日月！

挑水夫

河北正定中學
白炎

細雨裏挾着冷風，
吹動了水濕的樹枝，
掀開了挑水夫的衣裳，
使他飽嘗着雨天的沁涼，
沁涼也得擔當，
否則要餓壞家裏的兒娘。

拖着雙骯髒的泥腳，
踏着苦地的滑光，
緊咬着牙關，
正定身體的棒頭，
挨着這兩天的沁涼。

理髮匠

河北正定中學
白炎

陽光剛走下西牆，
挑着全部的財富，
拖着雙笨重的腿，
在寂靜的街衢裏，
叫聲，奔忙。
太陽已走到天的中央，

仍舊挑着全部的財富，
拖着雙笨重的腿，
在擾攘的街衢裏，
陽光慢慢的爬上東牆，
到底在追求些什麼呢？
還在這寂靜的街衢裏，

叫聲，奔忙。

盲歌者

天涯的飄零客呵！路畔的盲歌者，
昏黃底街燈下你在高嘶着歌喉，
乾啞的喉裏飛迸出那淒涼的調，
那調，正如你沙漠般淒涼的身世。
那奏着你那灰褐色破損的胡琴，

（那上面的弦線是斷了又接起的）

拉着的是雙滿染風塵枯黃的手。
蹲着在身旁那棟動兀楞的一堆，
他是閃耀着一對烏漆似的眸子，
捧着小鉢長跪地向着來往的人，
希冀哀求的光，投射繁華底街心。
聚了又散了，過往的人們底奇異，
蔑視，嘲笑，一些僅有底憐憫、同情。

蘇州中學 李 芝

投下一枚銅元，將有半個大餅喫，
命運判定你一天中辛勞的代價。
盲歌者！你從那裏來？更將何處去？
你走遍多少鄉村，城市，走過多少
山嶽，河流和淒涼孤寂的沙漠啊！
春的美麗，夏的蒼鬱，秋底蕭颯呵！
你認識了幾許？人世間醜態罪惡，
太陽底光明，夜底黑，狼心底可怖，
你認識了幾許呵？可憐的盲歌者！
昏暗的夜色儘浸蝕世界底一切
讓「德摩克拉西」的夜伴你底一生
祝福在你漫漫的征途康健安寧。

大車夫

天津中學 宏詞

人架着車轍，

由眉毛流下的汗珠，

連成了一條線。

車上的貨物滿得要往地上跑。

晌午的太陽如火燒！

柏油路也溶化了。

腳掌燙得起了泡；

肩頭也被皮帶擦破了。

「拉這勞什子作啥？」

「爲桂兒，他媽，

自己的肚子都空了？」

（生活啊！）

變得頭暈，肉皮早就變了色。

「生活管不了那些！」

「唉，可恨的肚子，

你爲什麼要餓？」

「使勁啊，上坡啦！」

「狗老板，喊你媽的！」

「爲生活——」

我只得在肚裏說。

日頭下了山，

身體輕鬆了；

腳掌可痛得似針扎。

「不打緊，睡」覺便消了泡！」

順着馬路走到盡頭，

看見了——

柱兒在門前黑土裏耍；

泥漿弄了滿手。

討食女

才子着——

一根木杖，

撐起枯細的身軀；

一隻小籃，

包藏着生活的膏脂。

希望的種子在她身上不會開花，

都市的奢華淹埋下低微的太息。

西風吹滅了青春之燈，

風雨中的難民

冒熱氣的窩頭，

喫飽了便睡。

「睡啊，只有夢是香甜的；

明天的車只重啊！」

豐源中學 秋水

永遠受着罪惡的洗禮。

饑餓把人生之路慢慢地引長，

讓悲愁一直從頭頂纏到腳底，

不會歡笑，也不會狂哭，

永也沒有改變的日子，

才子着——

一家，一家，一家，

嗚咽着求生的哀曲！

上海光復中學 丁志道

自從大火將開北的草棚燒燬，
他們都變成了無家可歸。
白日裏哭泣着向人求乞，
晚上借宿於污濁的弄內。

大風雨淋濕了整個的上海，
又給難民添上了一重悲哀。
狹窄的弄堂裏小兒哭着說：
「媽！我的破襖已無一塊溫暖！」

父親的手

那年染了點小病，
愁着臉躺在炕上；
睡意朦朧裏，
父親的一隻手加在我的額上；
「怎麼樣，頭痛嗎？」

接着又是一個小孩的哭喊：
「爸！肚子餓了，我要喫飯！」
父親憂鬱的眼光望着愛兒：
「寶貝我也餓了一天又半！」

親和兒談話在風雨中更覺辛酸，
但老天依舊不給他們些微慰安。
狂風暴雨吹擊着天地之每一角，
狂風暴雨打碎了每個難民的心坎。

河北保定中學 劉文霖

他試察溫度的高低，
我聽見是我的父親，
得到了無限的安慰。
父親離世兩週年了，
加在額上的那隻手也不知變成什麼樣子；

我不敢再小病了，

黃河碼頭

黃河岸上，

白帆聚成了白牆；

水聲裏，

帶着搖櫓的聲響，

嘩啦！嘩啦！……

紫皮膚的男人的身影，

晃過來，晃過去。

貨物移上來，搬下去。

龍蟠山的黃昏

秋風牽着裊繞的炊烟掠過黃昏，

我獨自悲哀在荒蕪的龍蟠山頂，

病了再到那裏去找那一隻手！

山東惠民中學

安狂夫

推車者扭起屁股勇猛的前進，

車子底下吱啞吱啞地，

他臉上的汗珠一顆顆的向下滾，

岸上下的人們，

呼叫，吶喊……

水裏的搖櫓聲音，

嘩啦！嘩啦！……

上海清心中學

沈寔澄

繁生的荊棘吞沒了去路，

不知那兒有可走的前程。

我俯瞰着山之東坡，

接連着紛擾喧鬧的市廛；

回頭來看西山之下，

清涼的勝地疑不是人寰。

市裏的軍營的喇叭高吹，

鼓噪着獸性的殺伐震喊；

清涼山頭的晚鐘聲聲，

和着僧尼們誦經禮懺。

誦經禮懺的僧啊尼啊，

你只爲自己的過失懺悔；

要替你們身外的同胞，

懺悔那互相殘殺的大罪！

不僅祈求自己的來生榮幸，

也請禱祝衆生的天國早臨；

不僅祈求自己的靈魂安定，

也請爲可憐的衆生祈和平。

夕陽的斜暉掛在林梢，

向人間作最後的微笑——

是留戀於過去的東方，

是預樂乎西方之逍遙？

是笑人間的罪惡與污穢，

是笑人類將作黑暗之俘虜；

還是故意獻障別的嬌媚，

想博得人間的相思於去後？

西方的天幕塗着彩色的金匱，

這又是什麼天才創造的圖畫？

這正似一幅戰場上的火光旗影，
這正似一幅戰場上的血肉飛騰。

我怯懦的心與夕陽齊頤，
我合十向和平之神哀懇——
請不使人類的光明失去，
請消滅人間獸性的戰爭！

我轉望南方的蔚藍的天幕，
好像一幅舒展的彩紙，
我把夕陽擬作上帝之神燈，
我休在神燈之下賦詩。

山下晶黑的烏龍潭，

倦 旅

可不是我貯墨之池？
我將攝彗星以爲筆，
在天幕上抒寫新詩。

我不惜驚動那潭底的烏龍，
把牠的蟄伏的安寧奪去。
誰使牠不遨遊於深的大海？
甘心在我底墨池裏蟄居。

我用筆把牠挑在天幕之上，
牠起伏蜿蜒宛如一座詩山，
每當寂寞來時在龍鬚山頂，
誰誦我抒寫的天上的龍蟠。

蔚 人

上

只這樣闖然地踟躕於行旅，
因着不會確定生活的始基；
隻身無語跨上寂寞的征塵，
毅然地脫卸那慘紅的夢衣。

肩負着生活底疲倦的重載，
追逐着大時代前夜的車輪，
匆然地歷到暴風雨來臨，
隨人們在世事潮流中翻滾。

不去估計清晨，不想到中午，
更想不到無邊蒼茫的日暮；
只見寂寞的影子在身邊增長，
我孤對晚霞的虹彩黯然無語！

望見前途是這般的遼闊，

不敢再作遲誤因循的停頓；

只經歷過九載生活的變亂，

那古老的憂傷已蕩然無存！

中

會歷過那一望無垠的沙漠，

不見一些愛，美，與青春的花朵；

熱的情感換成冷酷的理智，

往日的鬱悶輕輕在心弦上遊過！

着意去追求過這人類的信仰，

無奈永燙着時代進展的遺棄！

勇往的精神在泥濘中深陷，

悽然地只聞內心畏縮的抖顫。

願影想念着那悽惻的情致；
思潮只湧翻出罪惡的遺際；
不會做過那咤叱風雲的睥睨，
怎地受到猙獰奇視的敬禮？

再不咀嚼那流浪深長的味狀
讓時光去將他慢慢的消蝕。
默然無語忍受着空虛的吹拂，
不去領受那無聊淡然的撫慰。

下

會歷過人禍天災的變亂相循，
更見到人類爲飢寒交迫的騷動；
也知道那是世紀末的浩劫！
歷史的階段必然從此經過。

難忍地這人世飄意的癡笑，
熱望的感念只換到這詛咒，
眼望着世界矛盾循環相亂，
夢一般的人生呵！只相對無言！

這長期的旅程只換來憔悴，
幾番的離合也愴然難敘；
不盤算這途程生活的花絮，
生涯如一隻孤獨的苦因煉獄！

就這樣固定着逆旅的生命，
悠然承襲着無盡休的流配，
不問那終古是怎樣去結束，
永恆地奔向勞碌地倦旅之途。

遐 想

愛在迎，憎在抗，
人生之舟停泊在沙灘上，
採茶的女郎不是個沒情種，
只是不知牠行程的方向。

平空裏會起出大風暴，
微細的漣漪會形成巨浪，
生命的海上有無數的船隻，

心 聲

鮮紅的薔薇開滿了籬笆，
快樂嗎？青春……
蝴蝶一雙雙的飛翔呢。

蘇州振華女校 紫 衣

愛和憎也會在半途埋葬。

愛的飛翔，生的榮光，
鐵鏈下飛起了燦爛的火花，
磨石下擦得出生命的創傷。
愛和恨，生存與死亡，
在荆棘中才有鮮豔的玫瑰，
在烈火中才能鍛鍊堅固的鋼。

廣東欽縣第十二中學 黃華琨

春天一如往年的美麗：
綠蔭的池畔，
燕剪的微波，
點點的白鵝戲水鴨。

也沒有一些兒改變；

惟有濃陰深處

垂柳披肩的池畔，

已往默默的雙影啊！

現在冷清的只有一個！

快樂嗎？片片的紅霞？

轉瞬間也許你變成了白髮的蒼蒼呢，

那時你還在追想着桃紅的笑靨，

幻想着夢裏的神情麼？

辛酸之淚啊；

洗不去已往之殘痕！

漂亮的蝴蝶一雙雙的飛翔，

孤獨麼？

暗泣麼？

也許是你的命運吧。

勝利之高歌，

那裏知道你失敗之楚痛呢，

消散吧！

那祇有憑着你的詩篇！

你哭你叫你狂！

有誰同情你，

輕談之苦笑啣；

還博得他人之淚呀。

請莫開言呀！

心事如麻！

長天裏的淡月，

潺湲不絕的溪流，

啓示呀！
這是人生光明的啓示呀！

深秋之夜

幾家燈火的時候，
牆下的蟋蟀奏着悽切的歌聲。

深秋的夜是冰冷的，
這是琉璃萬頃之寒田。

黃昏

落日沉淪海底的時候，
黃昏帶來一張可怕的灰網；

幽幽的水，
日夜不停地東流，
牠是爲着了什麼呢？

陶然

偶而，爬下一片孤楓紅葉，
不及歎息地便落到寒潭裏去了；

曾經聽到這歡聲的，
只有，那冷冷的
浸在潭中的殘月。

陶然

罩遍了天，罩遍了大地，
罩遍了我那靈魂的心坎。

黑暗抓住網網的案子，
如同孩子調戲套着頸的貓兒
抽……抽……

秋 月

我不敢凝視清朗的月光
映着的田間。

鄰居的胡琴聲
早有幾天不曾傳到此間，
門前的院場上
已有多天不見鄰人面。

他們，多已在工作了——在田間；

鑼 聲

貓兒抽死了，
丟在冷落的智井之中，
伴着漫漫的長夜。

吳小武

整日的工作似乎忘卻了疲倦，
七十歲的老伯伯，八歲的阿連，
也伏在那裏扶着槓桿——
腳踏着車軸不住的旋轉。

秋蟲聲連綿，
車水聲相聞。
一片清朗的月光下呵——
夠悽慘

江蘇太倉師範程 錚

我不知鑼聲起自何方，
有如急雨敲擊玻璃。
農人車水，脚似飛輪轉動，
像裹入狂風裏捲起的沙漠。

在雨後

雨後——
初夏的黎明，
你止了嗎？
一滴，兩滴，三滴，
在我眼簾的葉崖閃墜呢。

面前潔綠之溫愛
雨後——
我的心隱藏在葉懷了，

我不知鑼聲起自何方，
像夜哭的黃鶯悲傷，
農民的負擔日重，
像利刃的加上頸項。

尹瑞

可是我的氣息，天的氣色，
陰暗了我旅者的健步，
而秋曠的遺夢再起了，
帶了音樂的履聲；
一步，兩步，三步，
不盡的青山，
在雨後。

民，三二，六十一，於香港華中。

夜半

窗玻璃顫抖着輕微的聲音，
老屋在北風裏欠伸。
體胖的黑暗壓得太重了！

紅的舌頭，嗅力地喘氣，
煤油燈底血快要燒乾。
體胖的黑暗壓得太重了！

破鐘靠在黑暗的角落裏，
的嗒的嗒帶來了寂寞，
拉長了夜。
難道沒有叫呢！

黑暗，寒冷堆積在我身上，

白浪

寂寞的重石壓在我心頭，
一堆，兩堆，一塊，兩塊，
盡是這麼沉重。

我非常抑鬱、難過，
我爬起來，
看見週圍沒有邊際的黑暗，
難道沒有叫啊！

夜裏想念的太陽是美麗的，
夜裏想念太陽的心情是苦悶的，
這又是一個寒冷寂寞的夜半。

一九三三年底在武昌。

眠兒曲

平大高中 尹 虹

啼——啼——

快睡啊，啼！

不要這樣掙扎着哭啊，啼！

已經懂得話，你也會笑，

爲麼總讓媽心焦？

哦，你冷了嗎？

哭也當不得棉襪！

誰讓你生在窮人家裏？

誰讓爸爸被機器軋死？

誰讓媽媽沒錢買棉衣？

哦，你恨媽媽不買棉衣嗎？

媽媽心裏比你急！

媽這粗老的身體還怕冷

忍叫冷風吹你嫩肉皮？

可是媽媽因爲你和病，

已被工廠開除了！

媽媽掙得棉衣錢，

也被廠主扣去了！

你恨媽媽也沒得怨，

只要不再哭得媽心焦！

啼——啼——

快睡啊，啼！

不要再掙扎着哭啊，啼！

已經懂得話，你也會笑，

爲麼總讓媽心焦？

哦，你餓了嗎？

哭也不會使你飽！

誰讓你生在窮人家裏？

誰讓媽媽沒錢去買糕？

媽也不忍使你挨餓啊！

誰不知道飢餓難忍？

媽媽肚裏也空得發燒！

可是媽媽那裏去弄錢？

工廠不再用媽了！

將媽媽乾涸的奶吮腫，

你還不會喫飽？

你恨媽媽沒有乳汁給你嗎？

枯瘦的病身怎能給你造？

哦，你恨媽媽也不惱，

只要不再哭得媽心焦！

哼——

快睡啊，哼！

不要再掙扎着哭啊，哼！

你既懂得媽媽話，

就不該再讓媽心焦！

媽怎不知你飢寒難忍？

可是你不該只怨媽心狠，

誰讓你生在窮人家裏？

誰讓爸爸被機器軋死？

媽已經三天沒喫飯，

可是媽也沒得怨，

只盼大雪止後去乞討。

現在你縱然哭喊死，

也不過空讓媽心焦！

只你肯安心靜睡，

縱爲你奔波死，

媽也不辭勞！

哦，你還恨媽媽嗎？

你恨媽媽也不惱，
只要不再哭得媽心焦！

哼——哼——

快睡啊！哼！

不要再掙扎着哭啊！哼！

你既懂得媽媽話，

就不該再讓媽心焦！

快在媽媽懷中睡啊！

養足精神好跟媽媽學！

媽媽教你快快跑，

媽媽教你高聲叫！

朦朧月下的歌聲〔詩劇〕

景：

荒涼的山上，滿蓋着潔白的冰雪。

教得你同環環去掙扎，

教得你能在生活圈裏去中怒吼！

那時縱然爲你勞碌死，

媽媽也心甘受！

哦，你還不聽媽媽話？

你還掙扎着哭號？

你既懂得媽媽話，

就不該再讓媽心焦！

不要再哭啊！哼！

哦，快睡啊！哼！

哼——哼——哼……

一九三四，五北平。

蔣翹翹

映着朦朧的月光，反射出那銀色的光芒。

——是一個殘冬的黎明。

(朦朧月下透出歌聲)

歌聲

和平的黎明，
不知逃向何方，

戰爭的毒氣，
彌佈了我們可愛的家鄉；
看呀！

我們的雄燧的遼寧！
那不是已變成了日兵的
鐵蹄蹂躪下的地方？

飄泊者

哦呀！在這般寂靜的地方，
飛進了這般慘痛的歌聲；
是誰在那裏緩緩地哀唱？
使我的熱淚縱橫！

老人

已喪失了土地的人，

是多末哀痛喲！

比奴隸更難堪，

比亡國更悲傷。

世界上的人們是快樂的，
世界上的人們是不平等的，
可是呀，你們將亡國的人，
比什麼更痛苦，比什麼更傷心。

飄泊者

又是從那裏傳來的聲音？
帶着這般哀怨的哭聲；
我四周都看遍了，
爲什麼依舊不見一個人影？
悲傷的哭着喲，
請你出來罷！

老人

已喪失了土地的人，

是多末可憐呀！

我是一個老人。

飄泊者

哦，可憐的老人，

你到底在那兒呢？

老人

我終日都在這山上，

每到夜來我就放聲哀唱。

因為呀，我美麗的可愛的家鄉

被日寇踢躡得到這般模樣！

飄泊者

可憐的老人，誰的心不和你一樣？

我希望我們的可愛的家鄉，

永遠是太平，

和從前一樣。

老人

最可痛恨呀，是我們沒有團結的力量，

在這時期了，還爭什麼我是虎你是羊！

最可惜呀，是我們沒有愛國的熱心，

把整個的東北白白地送給「東方島國」

的豺狼！

歌聲

和平的黎明

不知逃向何方，

戰爭的毒氣，

瀰佈了我們可愛的家鄉；

看呀！

我們的繁華的吉林！

那不是變成了日兵殺我華人的——

黑暗的屠場？

飄泊者

哦呀，剛才的歌聲又開始了，
這到底是什麼人在唱？
帶着這般哀痛的聲浪！

老人

他們嗎？他們是愛國的同胞，
他們不是軍人，也不是官僚；
他們是辛苦的工人，農夫，和平民……
他們不怕敵人，也不懼鎗破。
他們寧死也不甘願避逃，
雖然他們的茅屋已被日兵燒掉；
可憐呀，他們都死了，死了，
只有他們的靈魂夜夜還在這裏哀號！

歌聲

青天白日旗
在惡風暴雨中飄盪，
戰爭的毒氣

灑佈了我們可愛的家鄉；
看呀！
我們的燦爛的黑龍江喇！
那不是已變成了焦土的
血肉糊糊的戰場？

老人

可憐呀，可憐
我這飽受了蹂躪的家鄉，
這都是因為呀，我們沒有胆量，
沒有胆量和敵人反抗！
我的家鄉呀，
我們的可愛的家鄉！
嗚呼者
唉！那可憐的老人
他不知在那裏隱藏？
他總是這樣想念，

想念着他的家鄉。

可是呀，他那裏知道，

知道我這人間的流浪，

我的痛苦，悲哀……

又何嘗不和他一樣？

歌聲

隆隆的炮聲，

已迸裂在不抵抗的瀋陽

瀋陽的一切，

都成了待割的羔羊。

看呀！

華族的鮮血所製成的——

青天白日旗——

如今呀，已不在瀋陽城上飄揚！

老人

唉！我聽了這歌聲，

就回憶到那夜的情形，

唉！那夜的恐怖，

真非言語所能形容。

我的兒子這樣講：

「唉呀，那是何處的炮聲：

炸得火光冲天。

莫非是瀋陽的炮台在響？

或是地方的炮彈

迸裂在瀋陽城上……」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

就聽見了逃難者的喊聲，

他們道：「日本兵，日本兵

日本兵打進城！」

唉，可憐我們

就如那被豺狼追趕的山羊。

飄泊者

(依靠於稍斜的大石上，舉首望月)
光明的月亮，

只能照在我破了的衣裳；

光明的月亮

永照了透我碎了的心腸！

聲音

喂！你是何人？

泊楓者

(猛然回首)

唉呀！你是那裏的魔鬼，

或是他方來的山妖？

你爲何拿着那

染着血腥的大刀？

義勇軍

我是中華義勇軍。

我來找尋我的父親；

你爲何在這裏哭泣
不下山去殺你的敵人？

泊楓者

我非不爲國家出力

不下山去殺敵，

我恨那國內的軍閥，

他們做了敵人的奴隸；

他們殺了我們的兄弟，

我們和他們拚命，

他們的部下又何嘗不是我們的兄弟？

殺了自己的兄弟實在可惜！

義勇軍

那管他是敵人或是自己，

我們要爭鬥是爲了正義！

歌聲

隆隆的砲聲，

已迸裂在長春城上；

長春的一切，

都已成了待割的羔羊；

看呀！

華族的鮮血所製成的——

青天白日旗

如今呀，已不在長春城上飄揚！

義勇軍

唉，這歌聲是由何處傳來，

聲音是這般悲壯？

這是什麼人所唱，

同胞，你請明講。

飄泊者

這是一般愛國者的呼聲，

你聽，歌聲又來了。

歌聲

青天白日旗。

在惡風暴雨中飄盪，

戰爭的毒氣，

灑佈了我們可愛的家鄉；

看呀！

我華族善戰的男兒嗚！

那不是已犧牲了嗎！——

犧牲在黑龍江的戰場

飄泊者

我聽那老人說：

「這歌聲似乎，未完哩。」

義勇軍

哦，是那一個老人，

他或許就是我的父親；

我要告訴他在戰場的情形，

以及我所以致死的原因。

自從那時我和家人離別，
 我便決心把國恥雪！
 我要把日寇殺滅，
 用我鮮紅的熱血！
 我們雖是沒有鎗礮，
 訓練的時期也不過一月，
 但我們有奮鬥的精神，
 殺得敵人的膽心俱裂！

兵士

(歌聲由遠而近)

在沙場上，
 北風烈烈；
 在沙場上，
 罪罪寒雪！
 在沙場上，
 交通斷絕；

在沙場上，
 哭聲遍野！
 爲國而殤，
 重重疊疊；
 蕩蕩長河，
 都是紅血！
 不要怕苦，
 不要悲切，
 要救中華，
 只有鐵血！
 同胞同胞！
 我們立誓，
 把日寇滅！
 把國恥雪！
 義勇軍
 同胞！

這就是我們反攻時的歌聲。

歌聲

敵人的飛機，

一架，兩架，三架……

巨大的的炮彈，

到處爆炸。

去罷！義勇軍，前進罷！

沒有你們愛國的熱血，

這枯木也似的中華，

那能發芽？

兵士

(由山邊穿過)

孟冬十月，

嚴寒似鐵；

鎗礮轟轟，

殺氣烈烈！

管他日盜，

管他國賊！

我們反攻，

反攻盜賊！

不管白日，

不管黑夜；

死者疊疊，

亡者疊疊，

不要怕死，

不要悲切，

要救中華，

只有鐵血！

同胞同胞！

我們立誓，

把日寇滅！

把國恥雪！

義勇軍

最可痛恨呀，我還沒有把敵人殺完，

我胸中便中了鎗彈，

日寇是那樣的害怕，

當他們聽見我們衝鋒的吶喊！

最可惜呀，仇人還未殺盡，

我便中了這般重大的傷劍；

可憐，國恥還未雪淨，

我便死在這新開的戰場。

歌聲

已炸毀了的房屋，

一家，兩家，三家……

兇惡的日寇，

到處慘殺！

吹罷，義勇軍，吹着你的喇叭，

不流出我們鮮紅的熱血，

這枯木也似的中華，
那能開花？

義勇軍

我的小弟，

他已不知去向，

我想他雖是不強，

卻不會向敵人投降；

不知是被仇人所殺，

抑是被雪霜埋藏；

唉！我的小弟，

他已不知去向！

唉！我的兄弟，

我那能把他們忘！

還有我忠實的兄長，

他如今還在戰場！

歌聲

吹罷，吹着你的喇叭，
前進罷，到沙場去罷！
不要悲愁呀，
更不要思念你的家！
看呀，不放下我們的頭顱，
鮮紅的熱血
那能染遍中華？
去罷，義勇軍，到沙場去罷！

飄泊者

如今我再也不能聽，
聽着這樣哀痛的歌聲。
我要到沙場去，
為我的祖國犧牲！
可是量我亦手空空，
我那能擔得起這最大的國難！

義勇軍

可愛的同胞，
你的義氣這樣高，
你再也勿庸焦急，
也不要這樣煩惱。
你若能把日寇趕掉，
這是你的大功勞。
如今，我把這寶刀送你，
希望你能把日兵一個一個的砍倒！

老人

如今，快樂不能醫治我的愁心，
富貴更使我難堪，
只有你能把日寇趕掉，同胞，
這就是我最大的心願！
飄泊者
哦，你這愛國的同胞，
這就是那位老人。

章勇軍

不錯，這就是我的父親
我還認得他的聲音；

同胞！把這寶刀拿去罷，
去殺你的野獸似的敵人。

(青光一閃義勇軍忽不見)

飄泊者

別了，你這哀痛的歌聲；
別了，你這仁慈的老人；
別了，你這愛國的青年；
別了，你這幽靜的山林；
別了，你這受辱的祖國；
別了，你這被蹂躪的家鄉；
別了，一切都與我別了……
我就起程，起程到戰場！

兵士

在沙場上，
北風烈烈；
在沙場上，
霏霏寒雪！
在沙場上，
交通斷絕；
在沙場上，
哭聲遍野！
爲國而殤，
重重疊疊；
長河浩蕩，
都是紅血！
不要怕死，
不要悲切，
要救中華，
只有鐵血！

同胞同胞！

我們立誓，

把日寇滅！

把國恥雪！

老人

同胞，你要到沙場去，

也帶我一齊去罷！

你要殺日本兵，

也爲我多殺幾個罷！

你所要流出的熱血，

也爲我多流一點罷！

你的靈魂要歸來時，

也帶我一齊歸來罷！

你的花要開放時，

也爲我多開一朵罷！

唉！我希望我們的，花，

能開遍我們可愛的中華！

同胞！前進罷！

愛國的同胞！到戰場去罷！

歸 家〔獨幕劇〕

松江職高 陳 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於廈門。

地點 遼寧新民縣

時間 現代，一個秋天的黃昏。

人物

徐德傑 青年，體偉力大，富英雄氣。喬裝工人，但仍可辨別其學生之特質。

周全芬 女姓，十九歲，衣衫破舊，徐的鄰居。

警察甲 東北人，思想簡單，屢次不……

警察乙、丙、丁 仝上

警官 日本人，身穿便服，從他姿態上與行動上知爲警官。

景

很簡單，祇是條冷靜的街。街非常寬闊，然而沒有行人也沒有街車，這樣子真像個垂死的病人。聽說在「一九一八」以前，這兒很繁華，是一條熱鬧的市街；是的，我們從兩旁的房屋上看，相信這話是真的。街的左角有石庫門一，旁有瑛瑛質藍地白字的牌子，上鐫「新民縣府顧問橫濱松村雄寓」。門雖半開着，但瞧不見裏面的景況。白的蠟灰牆，右上角的地方，貼滿了什麼「東亞日語免費學校招生」，大日本皇軍×師團第×旅團槍決土匪佈告，「新民縣政府告示」等等的廣告，告示，標語。其中措辭都是你所想得到的。因爲這完全是「傀儡國」的特創。

幕啓時，石庫門口站一個警察，沒有持槍，祇左腋夾一根警棍，神氣很無聊，口裏輕輕地哼着京調。半分鐘以後，青年徐德標出。

徐德標（以下簡稱徐）（自語）真是變了，這樣冷靜的，我幸虧記性還好，不然自己的老家都找不着啦。（目向前後左右掃視，似乎歡喜中帶着謹慎，走向石庫門。）

徐 什麼？果然不認得了，我的——（他遙遠地瞥見門旁邊的警察和牌子，面色傾刻變換，胆怯地站

住了，搔着頭皮，深思。乖人不喫眼前虧，還是謹慎點好。（回轉來看牆上貼的東西，突然，挺一挺胸，很大大地走向大門去。）也許借的房客，怕什麼？

警察甲 找誰啊？（見他匆匆地向裏走，吃問）喂，你找誰？

徐 哦，徐先生在家嗎？（立定）

警察甲 什麼？

徐 這兒不是姓徐嗎？我是他的弟弟。哦，你不會認識我的，我已經——

警察甲 什麼姓徐？不姓徐，我問你找誰？

徐 我不找誰，回家，明白嗎？徐福標先生就是我的哥哥。老總，我不是找你的老爺，我——

警察甲 找我家老爺？

徐 不，我說我並不是要見你家老爺。這兒就是我的家，現在我回到家裏來，明白嗎？我姓徐，這兒是我的老家。

警察甲 你究竟幹嗎？哦媽的，嚕哩嚕嚕。

徐 那末，老總，我問你：這兒有沒有姓徐的住在裏頭？我就是他家的二兒子。

警察甲 你認得字嗎？（手指牌）老子告訴你：裏邊是縣衙門裏大老爺的公館，沒有什麼姓徐的，快給我滾。

徐 是，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請問你老，這兒的房東——那家姓徐的——有沒有人？假如有人，對不

要你替我報一聲好嗎？說德標回來了。

警察甲 討厭，你還不滾。姓徐姓徐，我家的老爺姓松村，找姓徐的別地方去！（揮棍）走。

徐 是，但是老總，姓徐的他們搬家了嗎？（呆想）果然像他們所說嗎？（忍氣地再向警察解釋）你

老還沒有明白，讓我再講一遍，我姓徐，徐福標是我的哥哥，我還有一個媽媽。我一向（略頓）在外邊，已經有四年了，一直沒有回到家過，但是以前我們是住在這兒的，這房屋也是自己的，所以我今天回到這兒來。可是我不知道他們那兒去了，並且這個這個松村（稍頓）松村先……生搬來多少時候了？

警察甲（不耐煩）早對你說沒有姓徐的，還是嚕嚕不完，（吆喝）你究竟怎樣？

徐（低頭默想）……

警察甲 馬上給我滾，不然叫皇軍來了。

徐 你也用不着爲虎作倀，什麼黃軍，就是黑軍，白軍，藍軍也不怕。我又沒犯什麼罪，彼此都是老鄉，問信都要受洗嗎？（自嘆）哀莫大於心死，真是奴隸性。

警察甲（不解其語，祇是虎視眈眈）他媽的……（怒目）還不給我滾……（用棍擊徐的肩）走。走嗎？爲什麼走呢？我不走，你打哪。（兩拳擦腰，作準備衝突狀）周全芬自左出。一手提瓶，一手提

籃，瓶中盛煤油，籃裏放煤及白紙包的花生米之類。

周全芬（以下簡稱周）站住，注視徐。徐！德！哥！

徐 (見警察又用棍迎面擊來，即讓過。同時回過頭來) 那個

德哥，是我——全芬。(走前去)

徐 (見警察第三棍打過來，乘勢一避，立刻退後了十幾步，警察乘勢追擊，他索性跑遠了，至台的極右角。警察見他遠逸，亦不加窮追，退原位) 是芬妹嗎？啊呀，我不認識你了，四年裏你竟長得這樣大啦。

周 你剛纔回來嗎？(指警察) 與他幹嗎兒？

徐 豈有此理，他不許我進去。——好，你來得正好。我問你，我的媽，我的哥，現在還住在裏頭(手指石庫門)嗎？媽的，他媽的，他要打我。

周 你的家嗎？——好——但是說來話長，——
徐 怎麼哪，怎麼哪？

周 (稍頓) 沒有什麼，他們已經搬——

徐 搬到那兒？

周 搬得很遠了。你(作爲難狀)你還是到——我的——家——去談談罷。

徐 遠在那兒呢？(高聲) 別打趣啦，快說快說，我的心要急死哪！這種是用不到瞞着的。

周 德哥，別性急，我說你先到我家裏去，然後，我再詳細的和你談。(暗指警察) 這兒總不是講話的地方，明白嗎？

徐 爲什麼講不得是堂堂正正的話。

周 （催徐快走。低聲）現在是「滿洲國」了，不比從前——

徐 什麼「滿洲國」，我不承認，我只曉得這兒是大中華民國遼寧新民縣。投降「滿洲國」的給我滾！

周 （見他纏喊，驚慌得想走，待見那邊的警察毫無動靜，然後嬌媚地向徐）德哥，你是聰明的，聽你芬妹的話，別站在這裏，快跟我家去，媽也常常想念你呢。

徐 （其時，警察見不在他的職守以內，早抱了不睬主義，仍舊哼他的京調。）
慢着。你說了再走。——我的哥哥和媽究竟怎樣？

周 （神氣很尷尬）沒有什麼。（低聲）但是我卻要問你，你爲甚出關？有沒有使命？中央對我們的態度怎樣？再有關內同胞他們忘記了我們沒有？

徐 你也說這些話嗎？哈哈，東北人心未死！
我爲什麼不說呢？你看我的衣服，從前和現在比較下子：九一八以前我——啊——是怎樣時髦的一個……現在……哼（輕聲）我也幹救國的工作哩。

周 我正想問你呢，好閒話少說，我也不能夠到你家裏去。（盼顧警察）徒然使你們受累，是不是？至於講到這次出關，一方面看到關內民氣消沉，想出關瞧瞧東北人自己能不能救自己的東北。但我恐怕遇見日兵不方便，所以喬裝工人。另一方面，芬妹，請你老實講，去年我就聽得老鄉說我的

哥哥，他被日本軍捉了去，信息杳無，真的嗎？

周（侷促不安）沒沒，沒有這句話，沒有這句話。

徐 自然，我那裏會相信呢？那時候我就想出關的，後來被同學勸阻住了。今天到了此地，一看（手指自己的家）這個樣子，我已經證實了一半，現在細察你講話和講話時的表情，這樣不吞不吐的，（激憤）完了，一切都證實了，同時我的心也碎了。我也沒有話好說好妹妹，但是我問你，我的媽媽現在在那兒呢？——關於我哥哥，請你等到東北收復之後，再告訴我，因為我的心痛得要碎啦。你很聰明的，何必問呢。（言出，自知失言）

（警察再始注他們）

徐（悲憤）這是什麼話，是什麼話？

周（捱近徐）德哥，你是好好的，一個青年，應該以國家為前題，勸你馬上入關，別留在這兒。走得愈快愈好。德哥，現在我要去了。請你聽我的話，走罷！

徐 你走你的罷！我不走。報國的機會已經到了。

（回身走）走罷，到關內去。再會！（但仍戀戀不捨）

（深思，偶然回頭見警察在奔過來）必先打死這漢奸（帶哭喊地衝上去）媽媽德兒替你報仇了。

（兩人正面衝突後，即開始劇烈之爭鬥。周全芬回頭瞧見他們打起架來，急得手足無措，走又不

好，不走又不好，上前去勸又不好，幫打也不好，呆呆地站住了。徐德標畢竟比警察勇敢得多，雖然打架起初的時候，他徒手敵不過警察的警棍。最後，非但把警棍從日本人的走狗手中奪過來，而且全力反攻，警察竟敗得狼狽逃去。

周（見徐德標要追警察，即丟下瓶和籃，向前拖住。）你……你發了瘋嗎？

徐（我發瘋了。我要殺人……你別拖住。（狂呼）殺盡這狗漢奸！

周（全力拖住德標哭着喊。）我的德哥，聽我的話，趕快走罷，回到關內去。聰明一點——

徐（我不聰明，那狗漢奸，他逃到天邊，追到仙天邊，殺鬼子必先殺盡這批奸奴（仍要掙脫全芬之手）。

周（你不要這樣蠢啊。（抵死拖住他）你真瘋了嗎？你一個人的力量，究竟有什麼用，鎮靜些罷。那傢伙在喊人來了，你想想能抵敵得住，不你趕快走哪，設法回關內去，聯合全國同胞起來復仇，才有力量；你一個人，徒然犧牲。不錯，抗日必先殺盡賣國的漢奸，但是請問你短短一根棍子究竟能打他們幾個？請你把眼光放大些，要認救國為前題。你能夠報國仇，你同時便也報了私仇；現在縱使犧牲了你個人，報了你的私仇，然而對整個的東北沒有多大的關係的，他們決不會因了你打死一個無名小卒，就此自動退兵的。你說對嗎？——走罷！

徐（氣稍平）很對，想不到三年的教訓（打量周）把一個充滿了布爾喬亞氣味的小姐，變成了一位中國的女青年。這些話在三年前，你是夢也做不到的，也惟其你夢都做不到，纔有今日做亡國奴的一天。好了，（激憤）一不做，二不休，我也不預備回到關內去了。要是沒有人敢單身與仇

人決死，也決不能喚起全東北人的民族精神。（作準備狀）來一個殺一個！但是在沒有死的以前，要求你告訴我媽媽是怎樣死的。

周

（涕泣）你哥哥和我哥哥參加抗日工作，一同被日本鬼子活……埋……的，你媽媽聽得消息，就此一病急死了，房屋被他們佔了去，你什麼都不知道嗎？德哥，他們馬上要來了，走罷！現在，早被那傢伙看見了我，我也不能住在這兒的了，一同入關罷。

徐

（袋中摸出鈔票一卷給周）好的，你趕快走。

周

（接鈔票，握徐手）要走，一同走，快快。

徐

（不肯動身）你先去吧，待我——

周

（嘯，一聲槍響，警察甲、領警察乙、丙、丁及警官蜂擁出。）

徐

（向前狂奔）跑呀！

周

（回身用棍前劈警察）來了嗎？殺殺！

徐

（槍聲大作，徐德標即中彈仆地，但周全芬却重又退回，怒髮沖冠，大呼：「德哥，芬妹和你一同打

周

殺！」警察便迎戰全芬，喊聲齊起。此時德標縱聲一呼，忍痛站起，拾起全芬丟掉在地上的煤油瓶

警

擲向敵人。他們疑為炸彈，四處奔避，但隨即回來，用槍猛擊德標，全芬亦仆地。）

官

（察看全芬，奸笑）這土匪是女的。

周

（狠命的坐起來，罵）什麼土匪，告訴你，中國的女青年也不怕死的！

（很乾脆的，日本警官立刻用手槍擊斃了她，此時其餘警察正在爭搶全芬丟掉的鈔票）

——幕很快地下。



開明青年叢書

青年

與

生

活

金仲華著

實價
四角
五分

本書用談話體裁，討論青年生活的各方面。所有青年生活中之各項重要問題，如教育、勞動、科學、政治、戰爭、運動、性育等等，都經作者加以詳細的分析，指示青年以認識和應付的途徑。各篇引證歐美青年生活的情形頗多，饒有趣味。

開明書店

印行

民國廿三年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九角

(外埠酌加寄費)

“藝文生學中四三九一”
(册下)

印翻准不極作著有

編者 中學生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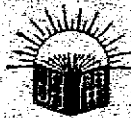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八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中宣會圖書登記審查

審查證字第七八〇號



兰加
16

九角